大唐二十一帝

吴鹏 著

二百八十九年大唐荣耀
二十一任皇帝风云际会

天下可汗 · 至尊红颜 · 千古一帝
兄弟相杀 · 母子相争 · 父子相逼

上海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唐二十一帝

吴鹏 著

二百八十九年大唐荣耀
二十一任皇帝风云际会

天下可汗 · 至尊红颜 · 千古一帝
兄弟相杀 · 母子相争 · 父子相逼

上海人民出版社

yamaxun

大唐二十一帝

吴 鹏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二十一帝 / 吴鹏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ISBN 978-7-208-17024-7

Ⅰ．①大…　Ⅱ．①吴…　Ⅲ．①皇帝列传中国唐代　Ⅳ．①K82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058776号

责任编辑　邵　冲

封面设计　赤　徉

大唐二十一帝

吴　鹏　著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317,000

版　　次　2021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7024-7/K·3069
定　价　89.00元

作者简介

吴鹏

河南平舆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新锐文史作家。《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等媒体专栏作者，近年来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等媒体上发表文章150余篇，著有《选贤：＜资治通鉴＞中的用人得失》等。

目 录

第一章　唐高祖李渊：朕不靠二郎上位
英雄来路
走向时代
招兵买马
晋阳起兵
登基称帝
一统天下
父子兄弟
被逼退位
第二章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是这样炼成的
英雄少年
秦王破阵
玄武喋血
四方归心
五湖四海
君臣同心
克己纳谏
居安思危
天下可汗
太子废立
生前身后
第三章　唐高宗李治：朕不懦弱
晋王逆袭
龙困浅滩
高宗破局
李治突围
开疆拓土
第四章　一代女皇武则天：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才人媚娘
皇后之路
天后临朝

日月凌空
国老仁杰
神皇归路
第五章　唐中宗李显：妈妈不疼、媳妇不爱、女儿不孝
二度废立
昏聩无能
这饼有毒
第六章　唐睿宗李旦：高风亮节
刀光剑影
三让天下
第七章　唐玄宗李隆基：盛世的创造者与毁灭者
英武少年
连环政变
盛世开元
朝堂党争
天宝之乱
悲凉晚年
第八章　唐肃宗李亨：朕就是给父皇收拾烂摊子的
艰难即位
李泌相助
死不瞑目
第九章　唐代宗李豫：筑底大唐
平定叛乱
铁腕反腐
整理财政
皇后失踪
第十章　唐德宗李适：朕的智商不在线
第十一章　唐顺宗李诵：朕这一家太奇葩
第十二章　唐宪宗李纯：伟大复兴
第十三章　唐穆宗李恒：当皇帝不要太累
第十四章　唐敬宗李湛：当皇帝就是要玩
第十五章　唐文宗李昂：朕还不如汉献帝
第十六章　唐武宗李炎：朕最不佛系
第十七章　唐宣宗李忱：回光返照

第十八章　唐懿宗李漼：见光死
第十九章　唐僖宗李儇：大厦将倾
第二十章　唐昭宗李晔：有心杀贼
第二十一章　唐哀帝李柷：大唐走好

第一章　唐高祖李渊：朕不靠二郎上位

在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中，大唐高祖李渊可以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开国皇帝，也是最被低估的开国皇帝。提起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宋太祖赵匡胤、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等，人们脑海中都会出现很多条弹幕：说起秦始皇会想到横扫六国、开创帝制、万里长城，提起刘邦会想到斩蛇起义、鸿门赴宴、楚汉争霸、大风起兮云飞扬，谈及赵匡胤会想到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说到成吉思汗会想到一代天骄、弯弓射大雕，想起朱元璋就是和尚皇帝、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他们都是自带光环，形象丰满。

可是想起李渊，人们大脑中的视频好像瞬间卡顿，一条弹幕也弹不出来，想了半天或许只有一条：别人拼爹，李渊是拼儿子，李渊的江山都是二儿子李世民帮着打下来的，坐享其成而已。

那么历史的真实是这样吗？让我们回到隋末唐初那个英雄时代，找到当事人李渊，他会含泪告诉你：朕是自主创业，不是赶鸭子上架，也不是因为女人，被二郎坑爹玩仙人跳，才被逼造反走上创业之路。一句话，朕不是靠二郎才上位，朕是大唐真正的创始人。

英雄来路

人一旦富贵起来，都会找一个名气比较大的人当祖宗，向世人炫耀一下，爷祖上就是这么牛。李渊也不例外，当上皇帝后就找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在今天甘肃敦煌酒泉一带割据称王的西凉太祖凉武昭王李暠当祖宗。其实，李暠和李渊一点关系也没有，纯属李渊乱认祖宗。李渊家族的真正崛起，是从他爷爷李虎开始。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粗线条。西晋统一三国没多久，就八王之乱窝里斗，匈奴、鲜卑、羯、氐、羌趁乱集体进攻中原。五胡乱华，北方沦陷，衣冠南渡，司马家族跑到南方建立东晋，北方先后出现十六个国家，是为东晋十六国。五胡之中，鲜卑族

势力渐强，其建立的北魏逐步统一北方。北魏后来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东边是东魏，后发展成北齐；西边是西魏，后发展成北周，李虎是西魏八大元老柱国将军之一。北周取代西魏时，李虎已经去世，就被追封为唐国公。唐朝的国号“唐”，就是从这来 的。

李渊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出生于长安。7岁的时候，李渊的父亲李昞去世，李渊就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7岁当上国公，说明李渊奋斗的起点很高，但7岁幼年丧父也是人生一大悲痛。幸好，李渊还有姨夫和姨妈照顾。

李渊的姨夫和姨妈那可不是普通的姨夫姨妈，而是隋朝的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和独孤皇后，李渊的母亲和孤独皇后是亲姐妹。所以李渊小时候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没少受杨坚和独孤皇后的照顾，李渊对他们的感情也很深，用《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话说就是“特见亲爱”“相亲爱”。但感情归感情，工作归工作，事业归事业，一码归一码。该下手时，李渊会毫不犹豫地动手。杨坚和独孤氏老两口没想到，他们会亲手给老杨家培养一个接班人，准确地说，应该是掘墓人。

李渊长大后，用《旧唐书》里的话说就是“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那叫一个风流倜傥、豁达大度，玉树临风。最重要的是，会交朋友，见人家一面能记住十来年。能上交，能下交，还能平交，身份比他高的，比他低的，和他平起平坐的，各色人等都能交，都吃得开，方方面面的人都觉得小伙子不错。李渊这种交友之道，对我们今天拓展人际关系网，无疑有诸多深刻启示。

这样的优秀青年，自然要有奇女子才能相配，李渊的妻子窦氏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当窦氏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表现出不一样的特质，生下来就“发垂过颈”，刚出生就长发及肩。等到三岁，头发就“与身齐”，头发和身子一样长，比日剧里的贞子还贞子。

别人家的女孩都是“头发长见识短”，可窦家的女儿却是“头发长，见识更长”。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所以窦氏也就是北周武帝的外甥女。因为这层关系。加上窦氏自幼聪慧，喜爱读

书，过目不忘，北周武帝就特别喜欢她，把她养在宫里。当时中国处于南北朝后期，南边是南朝最后一个王朝南陈；北方中原一分为二、东西并立，西部是北周，东部是北齐；最北边是最强大的力量突厥。为联合突厥制衡北齐，北周武帝就娶了突厥的公主，但又不喜欢人家。突厥公主用唐朝房玄龄的话说就是“陋而无宠”，长得丑，又不会穿衣打扮，自然得不到皇上欢心。更何况是被迫娶来的，北周武帝看着就膈应，瞧一眼就想撤退，就不怎么待见突厥公主。

这时窦氏出来说话了，劝北周武帝：我说老舅啊，当今天下还不太平，东西南北乱得好比一桌麻将，咱们大周南有陈国，东有齐国，北有突厥，可不是你任性想爱谁就爱谁的时候，你不把突厥公主给伺候好了，人家给娘家传个小话，过来砍我们怎么办？“愿舅抑情慰抚，以生民为念”，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突厥公主长得再难看，舅舅您也要当成西施去疼去爱。突厥公主心情好了，我们也就有安全感了。

北周武帝大腿一拍，我这个小外甥女说得在理啊，就“深纳之”，听了窦氏的话，在公主身边充分展示了皇帝暖男的良好形象，赢得了娘家突厥的点赞。后来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的时候，突厥就没怎么进行实质性的干涉。

窦氏不但头发长见识长，而且是壮志豪情。公元581年2月，隋文帝杨坚推翻北周政权，建立隋朝。窦氏在家里一拍胸脯，长叹一声，“恨我不为男子，救舅氏之患！”窦氏父亲大将军窦毅和母亲襄阳长公主一听，赶紧捂住窦氏的嘴：祸从口入，你不知道“死”这个字是怎么写吗？难道要让我们窦家家破人亡吗？难道要亲身体验一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滋味吗？

通过这件事，窦毅觉得自家小棉袄非同寻常。也让窦毅犯了难，看来不找一个真命天子，是镇不住这个小丫头。有句话叫待我长发及腰，少年娶我可好。还有一个版本叫待我长发及腰，将军归来可好。等到窦氏长大，李渊也已经长成武艺绝伦的翩翩少年、无敌将军。

窦家是武将世家，选女婿的方式是比武招亲。窦毅在自家客厅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和上门提亲的人约定，只要能几百米之外射中孔

雀的眼睛，就可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前后有十几个人来射，可都射不中。李渊到窦家后，弯弓射箭，连发两箭，射中孔雀的眼睛，也射进了窦氏和老丈人的心里。窦毅看着好，窦氏更是喜欢。因为这个小女子要办一件大事，就是干掉隋朝为舅家北周报仇，可惜自己是女儿身，只能找个大丈夫帮忙。有了李渊这样的文武全才，窦氏怎不欢心畅快。这门亲事就定了下来。李渊后来果然不负窦氏厚望，按照隋朝取代北周的模式，依葫芦画瓢，也给隋朝来了这么一手，算是圆了夫人的梦。可惜此时窦氏已经过世，不能眼看着夫君荣登大宝，自己也没能母仪天下成为大唐开国皇后。

李渊和窦氏的感情很好，婚后两个人在家里的日常保留节目很有意思，就是练书法。窦氏很喜欢书法，夫妻俩一起写字，时间长了，外人都分不清他们俩的字到底是谁的了。练书法之外，窦氏经常写文章，大多都是女德文章，大概就是如何当好老婆、做好儿媳之类的。

窦氏对李渊的帮助很多，是个贤内助。他们简直是现代很多人追求的那种势均力敌爱情的模范典型，门当户对，举案齐眉，精神交流毫无障碍。李渊和窦氏一共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老二李世民，三儿子李元霸，老小李元吉。窦氏最喜欢的是二儿子李世民，因为据说李世民出生的时候，有两条龙在产房门前散步游荡，窦氏觉得这是好兆头。李世民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李世民当皇帝后，有次路过出生地今天陕西省武功县的庆善宫，想起母亲，嗓子一紧流下眼泪，对身边的大臣说，当年朕就是在这里出生的，今天故地重游却不见母亲大人，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养育之恩怎么去报！说完就哭个稀里哗啦，旁边的大臣也陪着一起痛哭流涕。哭完君臣一起进宫祭拜窦氏。

还有一次李世民到在今天陕西宝鸡的离宫九成宫住，夜里梦见母亲，仿佛还像小时候在妈妈的怀抱里一样，世上只有妈妈好，李世民这时已经没有妈妈了，梦醒后又哭了个稀里哗啦。第二天就下令有关部门访贫问苦，给困难群众送慰问品，为母亲积点功德。所以在大唐，老百姓能从皇帝的孝心中得到实惠。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一直强调以孝治国的原因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说，李渊是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事业的奋斗，是

从隋朝起步的；他在仕途上的步步升迁，也是隋朝杨坚、杨广父子给他提供的平台。杨坚刚取代北周建立隋朝，就给李渊封了千牛备身的官，千牛备身为中央警卫禁军部队的武官，在皇宫里手握千牛刀，保卫皇帝，级别是正六品。这个级别很高了，读书人寒窗苦读十年，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后，才能从“从九品”的官开始做起，而李渊一起步就是“正六品”，谁让人家李渊有个当皇帝的姨父和当皇后的姨妈呢！

在皇帝姨父和皇后姨妈的培养下，李渊在中央警卫禁军部队没待几天，就外放到地方当封疆大吏，先后任谯州刺史（今天安徽亳州市一带）、陇州刺史（今天陕西陇县一带）、岐州刺史（今天陕西凤翔县一带）。在这些地方，李渊一边当官一边结交各路英雄，包括一些大师，其中就有一个叫史世良的大师。

史大师很会看相，看了一眼李渊就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兄弟，我看你骨骼清奇，是万中无一的从政奇才，以后为人民服务，维护天下和平的重任，就交给你了。希望你好好保重自己，一定不要忘记我今天给你说的这番话。一般人听到大师的这种话肯定是吓得直哆嗦，要知道被人说成要当皇帝“必为人主”，那可是犯了反朝廷大罪，其心可诛。可李渊却是“颇以自负”，心中暗自得意，看来我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人。由此可见，隋朝刚开国没几年，李渊就想给人家挖坟掘墓了，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隋朝和唐朝皇帝都是关陇贵族集团出身，关陇是今天陕西关中和甘肃六盘山周围地区。这个集团是汉人和胡族主要是鲜卑族的混血集团，能文能武，文武双全，从北魏末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西魏、北周和隋朝唐朝的皇帝都出自这个集团。西魏和北周的皇帝血统以鲜卑血统为主，到了隋朝和唐朝转换成以汉族血统为主。隋朝杨家和唐朝李家，父系血统是汉族，母系血统是鲜卑族。关陇贵族集团有个特点，对敌人狠，对自己人更狠，经常搞杀人杀全家、满门抄斩的窝里斗，从隋朝开始又加演了父子兄弟相亲相杀的戏码。隋文帝杨坚当了24年的皇帝，弄死了大儿子废太子杨勇、三儿子秦王杨俊，废了四儿子蜀王杨秀，最后被接班人二儿子杨广弄死。隋朝由此进入李渊的表弟隋炀帝杨广时代。

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李渊摊上这么一个领导和亲戚，怎么办呢？

走向时代

杨广登基后，李渊先后被调到荥阳郡（今河南荥阳市一带）和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一带）当太守，这两个太守的官职和李渊之前当的刺史实际上是一样的。隋文帝的时候先是将从东汉末年开始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改为州县二级制，隋炀帝又将州县制改为郡县制，还是二级行政区划。这时的州和郡是平级的。将州改为郡，并不是玩文字游戏，州的长官刺史既是行政长官又是军事长官，手里握有一定的军权。而郡的长官太守纯粹是行政长官，基本上没有兵权，这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杨广登基后，李渊先任荥阳郡和楼烦郡太守，后来调回中央，当了从四品的殿内少监，掌管皇宫的吃喝拉撒等后勤工作。到朝廷工作后，李渊和杨广的接触机会多了。杨广喜欢捉弄或者说是作践别人，尤其是有才华的人。有次炀帝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李渊是“阿婆面”。什么意思，就是说李渊长得像老太太。当然这也没有冤枉李渊，据史书记载，李渊的长相就是这样“高颜面皱”，脸上有一些皱纹，就像是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但皇帝你也不能当面嘲笑人家。于公人家也是四品大员，朝廷的高级干部；于私人家是你的表兄弟，怎么能这样干呢！可炀帝就是炀帝，管你是谁，想作践就作践。

李渊这时毕竟还是臣子，不能和皇帝顶嘴，只能生闷气。回家后，还把工作上的情绪带到了家里，饭也不吃，澡也不洗，牙也不刷，就抱着老婆窦氏抹眼泪，说炀帝欺负自己，骂自己是“阿婆面”。窦氏一听，一拍李渊的大腿：此事可喜可贺啊，夫君，你听为妻细细道来。咱们北方，阿婆是一家之主，就是堂主。老公你的爵位是“唐公”，“堂”和“唐”谐音，堂主，唐主，这意味着你是未来的唐朝之主啊。老公，你难道不记得当年史大师的话了吗？

李渊一听，对啊，爷拥有天命，自带光环，你杨广算什么东西，明天皇帝那个位置还不一定是谁坐呢。

窦氏虽然玩文字游戏把李渊哄开心了，但从小就长在宫里深知政治斗争险恶的她，已经通过这件事，知道老公在朝廷的处境不是太好。就找个时间劝李渊：夫君，你看咱们家里的那些骏马、猎狗、猎鹰，都是好东西，不能自己留着，要送给皇帝，那杨广也好这口。如果哪天有人暗地里打小报告，告诉杨广咱家里的马比皇宫里的御马跑得快，却不进贡给皇帝，你在朝中更不好混了。

李渊有些小心眼，自己喜欢打猎，好不容易搞到这些宝贝，干吗要送人。就犹豫了几天，没有及时送上去。果然不出窦氏所料，杨广知道了李渊家里藏着好东西又不肯拿出来共享，就整天给李渊穿小鞋。李渊那叫一个难受。更悲痛的事还在后面，没过多长时间窦氏就去世了，年仅45岁。

中年丧妻的李渊痛苦不已，想起窦氏的话，悔恨难当啊！料理完窦氏的后事，李渊立马改正错误，按照夫人要求的去做，不但把家里的骏马、猎狗、猎鹰全部上供，还自掏腰包到全国各地找更好送给杨广。炀帝一看，哟呵，我这老表上道了啊，朕也不白拿，收人东西得办事，就给他个机会吧。大业九年（613），杨广将李渊提拔为卫尉少卿，主管皇宫和朝廷各个部门的警卫工作，级别为从四品上，提了半格，更重要的是权力变大了，不再是后勤部长，而是警卫局长。

这一年，隋炀帝第二次攻打辽东高丽，派李渊到怀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北一带）去督运粮草。这次东征高丽之前，农民起义已经在全国各地陆续爆发。隋炀帝的心腹、隋朝开国元老杨素的儿子，根正苗红的贵族二代，当时任礼部尚书的大贵族杨玄感想江山轮流转，今年到我家，就在黎阳（今河南鹤壁市）起兵造反。杨玄感造反的时候，他的兄弟都在辽东前线，秘密从前线经过怀远逃回后方。这事被李渊发现，李渊判断杨家将要搞事，就秘密报告了隋炀帝，炀帝得以迅速从前线撤兵回师平叛。

杨玄感的兄弟能够从辽东前线逃回后方，靠了当时兵部侍郎斛斯政的帮忙。斛斯政给他们伪造了通关文牒，这才顺利过关。事后隋炀帝下令严查，斛斯政就在前线叛逃高句丽。而当时任弘化郡（今甘肃庆阳一带）留守长官的元弘嗣，是斛斯政的亲戚。为防止元弘嗣和杨玄感东西呼应，隋炀帝派李渊快马加鞭从东北赶到西北，夺了元弘嗣

的权，代替元弘嗣任弘化郡留守长官，并将潼关以西包括天水郡、陇西郡在内的十三郡的军队全部交给李渊指挥。

一下子拥有了这么大的权力，李渊准备摩拳擦掌大干一场，就到处收小弟。李渊对人比较宽和，又没有那么多的规矩，人们都想跟着他混，身边很快就聚成一股势力。

疑心病很重、耳朵又很长的隋炀帝收到了风，我这老表要干吗，也想搞事吗，不行，得放在眼皮底下。当时有句流传很广的童谣让杨广很不舒服，就是“十八子得天下”，“十八子”三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李渊的姓“李”字，天下谣传要有姓李的人取代隋朝坐天下。杨广觉得李渊“阿婆面”相貌奇异，又姓李，不能脱离自己的视线，得用自己的天子真气镇住他。

就这样，李渊刚没轻松几天，就被杨广揪了回去。有次炀帝召见李渊，碰巧李渊生病没能及时觐见。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在杨广后宫当妃子，杨广就问王氏：你老舅呢，怎么拖拉了这么半天才来见我？王氏就说老舅生病了，杨广竟然问：病了啊，那会不会死翘翘啊！李渊听到这个消息，吓得赶紧喝两杯酒压压惊。从此再也不敢明目张胆才气侧漏，整天花天酒地，还经常收钱纳贿，大搞腐败。读过这么多历史的我们都知道，这是在装呢！

但装总比明着来要好，李渊还是用装这一招暂时骗过了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三月，杨广巡幸山西太原。四月左右，任命李渊当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山西，是太行山以西；河东，是黄河以东，实际上就是今天山西省的范围。李渊当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的任务，就是去巡视地方工作，将地面弄干净点，把小股的农民起义军给灭了，别惹皇帝心烦。李渊很能干，按照炀帝的意思把山西的大小官员整顿了一遍，并调集军队，去镇压在龙门一带（今山西河津县附近）的以毋端儿为首的起义军。

毋端儿率几千部队挑战，李渊只带了十来个骑兵随从充当前锋迎战。只见李渊连发七十多箭，箭无虚发，招招致命。哥这箭法当年能下马比武招亲抱得美人归，今天照样也能上马杀他个干干净净。毋端儿的部队哪见过这阵势，立马抱头鼠窜。李渊首战告捷。

当时山西还有一股比较大的农民军是敬盘陀部队。炀帝先是派民部尚书樊子盖去镇压。樊子盖只会打打杀杀，不管是良民还是起义军，从汾水北岸见人就杀，见村子就烧，就算有投降的起义军，也一律活埋。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这样起义军只会越杀越多。杨广一看，樊子盖不行啊，就派李渊去干。李渊反其道而行之，攻心为上，遇有投降的起义军，不但不杀，还留在身边当警卫员。这些起义军见惯了樊子盖那样的屠夫，哪见过李渊这样的软刀子，一个个像见到了再生父母一样投奔而来，前后投降的有几万人。这样没怎么杀人，就将起义军瓦解，敬盘陀只有跑路逃亡。

杨广一看李渊既懂事又能干，一高兴就在大业十二年（616），提拔李渊当了右骁卫将军，这是个从三品的武官。终于当了将军，李渊却流泪了。他想起了去世多年的夫人窦氏，想起了窦氏对他的劝告，让他夹着尾巴做人。李渊哭着对几个儿子说：如果我早点按照你们母亲说的去做，这个将军我早就到手了！窦氏若九泉之下有知，也应该会含笑瞑目。

任命李渊当右骁卫将军后，隋炀帝让李渊和马邑（今山西朔州一带）太守王仁恭一起去砍突厥，以报上年即大业十一年（615）被突厥十万人围困在雁门关的一箭之仇。当时突厥骑兵就有十来万人，李渊和王仁恭手里只有五千多人，肯定不能硬碰硬的正面进攻，只能找突厥的小股部队去练手。因为兵少，王仁恭就有些害怕不敢打，李渊主张以彼之道还治彼之身，你突厥不是骑兵强嘛，那我也练一支骑兵，整天在突厥身边转悠，不打也不跑。等到突厥习以为常，放松警惕，李渊突然命令部队进攻，在马邑大破突厥，斩首上千人。这次之后，只要李渊在马邑前线，突厥就不敢轻易进攻山西。

当上右骁卫将军的第二年，即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终于获得了一块可以独立自主发展力量的根据地。隋炀帝之所以疑心李渊，还要放他出去，一是此时农民起义已经是星火燎原，手上一时无人可用。二是炀帝在任命李渊当太原留守的同时，还给李渊准备了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两个副手，想牵制住李渊。

由此可见，李渊在隋炀帝手下的生存策略，首先是送礼哄皇帝开

心，其次是装孙子让皇帝安心，最后就是能干活让皇帝放心，事交我办请放心。李渊把杨广忽悠得既开心又安心还放心，自然能生存下来。

隋炀帝以为自己设计的用王威、高君雅牵制李渊的权力制衡机制很精妙，能够将李渊牢牢封印。可惜他忘了，有些人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李渊有反革命野心不是一天两天。早在大业八年（612）左右，天下还很太平的时候，李渊就曾经多次与好基友宇文士及在深夜里叽叽歪歪，秘密讨论天下大事，随时准备抓住机会。所以，隋炀帝一直怀疑李渊脑后有反骨，不是没有理由的。

等到隋朝农民起义遍地狼烟之时，跟李渊一起去河东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副将夏侯端也劝李渊，兄弟，你看这世道乱成这样，皇帝又老是看你不顺眼，现在早做打算吧，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李渊亦是“深然其言”，就是说你的这个想法我是很赞同！

当上太原留守主政一方后，劝李渊起兵反隋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大舅子即老婆窦氏的哥哥窦抗、二儿子李世民、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等人，前赴后继劝李渊干一把大的。

李渊本人也跃跃欲试，刚到太原，他就和老二李世民谈心，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简单来说就是咱们老李家的封号是唐国，而太原就是古时候唐国所在地，你老爹我以唐国公的身份来到古唐国太原当家作主，这就是上天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天命注定老李家要逆袭翻身做主人。老天给的机会都不好好把握，那会遭天谴、被雷劈的。

此时天下已经乱成一锅粥，李密的瓦岗军在中原大地势如破竹，已经快打到洛阳。江南的杜伏威、河北的窦建德也是节节胜利，农民起义已经成燎原之势。隋炀帝一看这天下乱局，顿时头大，立马跑路到江都（今江苏扬州），索性丢下烂摊子不管了。

起兵创业的战略时机已经成熟，但李渊眼下还有两个钉子要拔掉。一个是太原南面的历山飞起义军，一个是太原北面虎视眈眈的突厥人。起兵之前，李渊曾对老二李世民说，不干掉历山飞这帮毛贼，不忽悠住突厥这帮野蛮人，咱们就没有出头之日。

历山飞农民军大约有十万人左右，大部分是百姓家属，战斗部队大概两万人。但当时李渊的部队只有五六千人，力量对比还是比较悬殊。双方在今天山西介休市和霍县之间的雀鼠谷大战，历山飞军队布了个十里长蛇阵向李渊进攻。李渊将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老弱病残押着粮草辎重用来诱敌。历山飞军队一看这个便宜可以捞一下，就集中力量攻击李渊的粮草部队。趁着历山飞军队抢钱抢粮的时候，李渊率领精锐部队突然出击，打得历山飞措手不及，溃不成军。李渊乘机收罗了许多散兵游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南边刚把农民起义军按住葫芦，北面突厥却浮起瓢。而且一出就是大事，几乎把李渊推向深渊，带来灭顶之灾。

自从在马邑被李渊摆了一道后，突厥就一直想着报仇。听说李渊离开马邑回到太原去镇压农民起义了，就来找茬。当时李渊正专心对付历山飞农民军，分不开身去应付突厥。就派副手高君雅和马邑太守王仁恭一起去抵抗一阵，先稳住阵脚再说。不料这哥俩一上阵就被突厥砍了个落花流水，大败而归。

此时远在扬州的隋炀帝听说了马邑的败仗，立马派人到山西，要处决王仁恭，同时将李渊就地免职，听候进一步处分。好不容易在太原有了块根据地，还没来得及干出大事，就被隋炀帝给死死摁住了，李渊显然不甘心，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李渊的力量还没积聚起来，只能洗干净脖子让杨广砍。大家知道李渊自带主角光环，肯定是大难不死，关键问题是他如何躲过这一劫。

招兵买马

李渊先找老二李世民商量：老二，我看这大隋朝要完啊，咱们老李家本来是天命所系，风水要轮流转到咱家的，只是因为你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远在河东（今天山西省永济市一带），因为顾及他们，我下不了决心早点起兵，结果沦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咱老李家不能被一锅端，如果我真被砍了脑袋，壮志未酬，你们兄弟一定要集结力量立即起兵，造杨广的反，在这乱世打下一片江山，不要辜负这个时代，不要被天下英雄所笑！

李世民一听老爹这话有点诀别的意思，竟对着李渊哇哇大哭起来，《大唐创业起居注》里面明确说，“秦王泣而启帝”，然后出了个馊主意：爹，你听说过汉高祖刘邦吗？人家当初也是在秦朝犯了事，直接跑路上芒砀山，咱们学学汉高祖，上山先避避风头，看看再说。

李渊这个老狐狸比李世民这个愣头青的定力要强得多，告诉李世民：天塌不下来。你老爹我天命在身，说不定这次就会转危为安。当然，如果老天要收我，那也没办法。再等等。

李渊虽然要再等等，但已经下了起兵造反的最后决心。之所以要等等看，因为一是老大李建成和老四李元吉还远在河东，投鼠忌器；二是还没有到与隋炀帝翻脸的最后时刻；三是造反的核心团队已经组建完毕，但手头可用的兵力还是有点捉襟见肘。所以还要再拖几天，看扬州那边会给他什么样的最终处理结果。

李渊可能真的是命中注定的那个要得天下的“十八子”，没过几天，从扬州又来了一个使臣，传隋炀帝的诏，让李渊官复原职，继续统率太原兵马。那个吃了败仗的王仁恭也躲过一劫，回到马邑继续当太守。

当时天下已经乱得不可开交，各地的路都走不通了。朝廷的文件从扬州送到其他地方，经常延误，唯有这次饶李渊不死的文件，是准点到达太原。消息传开，百姓们都纷纷传言，是神仙在保佑老李家。李渊接到赦免诏书后，激动得握住身边一个叫温彦弘的手说：“此后余年，实为天假”，今后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老天多给的，一定要好好珍惜！然后立马把李世民叫到身边：既然上天再给了你老爹一次机会，那咱们也不白来这世上一遭，开干吧，二郎，该爆发了！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历史事实。有一种观点，认为唐高祖李渊虽是开国之君，却是胆小如鼠的昏聩无能之辈，当初晋阳起兵造反是李世民极力促成的，李渊属于坐享其成的类型。而起兵的直接导火索，则是李渊睡了隋炀帝的女人，没办法，只能反了，要不然身家性命都不保，这是被逼上梁山。

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是捏造抹黑。李渊睡隋炀帝女人的事，青史凿

凿。“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李渊的登基称帝后的第一号宠臣好基友裴寂，曾经充当过皮条客的角色，私下将隋炀帝杨广行宫晋阳宫里的宫女送给李渊暖被窝。好事做完后，套路来了。一天李渊和裴寂喝酒，酒酣耳热之际，裴寂告诉李渊，你家二儿子招兵买马准备扯旗造反，正是因为我把皇帝的女人送给你睡，怕有朝一日事发满门抄斩。现在大家都已经决定反了，唐公您怎么看呢？李渊道：算了，老二真有这个想法，就随他去吧。

好像李渊真的是被二儿子李世民推上皇位的，这样的好儿子得多生几个。那么问题来了，李渊敢睡隋炀帝的女人，究竟是胆小如鼠还是胆大妄为。换作凡人，就算借他几个胆儿，敢吗？要知道，李渊不是在醉酒后才行此好事睡宫女的，无论是新旧《唐书》还是《资治通鉴》，都记载李渊是在清醒的状况下霸王硬上弓。和裴寂吐露心声的一场大酒，那是后事。

前面讲过，李渊早就有取隋而代之的野心。实际上，李渊的目标早已明确，志向也很远大，只是需要慎之又慎。造反事大，不可鲁莽行事，所以他刚到太原，就让大儿子李建成去结交河东一带的英雄，让二儿子李世民去结交太原豪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而李建成尤其是李世民去忽悠江湖上的兄弟跟着他李家干，是打着李渊的旗号。人家认的不是毛头小伙李世民，而是李渊的二儿子李世民。

问题又来了，唐朝初年的史官们对这段历史应该很熟悉，为何在史书上处处都说李渊无所作为，根本没有创业才能，太原起兵主要靠的是李世民的谋略呢？原因是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夺取最高权力后，为宣传抢班夺权的合法性，证明自己打天下坐江山的正当性，对历史进行了大幅度的篡改，所以之后的历史记载，都把当初起兵创业的历史功绩全部算到李世民头上。而晋阳起兵之初的一部原始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就是当时唐朝阵营的重要笔杆子温大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对唐朝创业历史的真实记录，真实反映了李渊在晋阳起兵和建立唐朝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起兵的决心是下了，核心团队也组建好了，但只有大将没有小兵也不行。在公开宣布造反之前，李渊得想办法合理合法的招兵买马。毕竟身边还有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门神在盯着自己。

李渊刚打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过来。大业十三年二月，当年和李渊一起打突厥的马邑太守老王王仁恭，隔壁出了个老刘——刘武周，此人本是王仁恭部下中低级军官鹰扬府校尉，经常出入王仁恭府里，一来二去就和老王的小妾勾搭在了一起。刘武周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挑逗了王仁恭的小妾，就再挑逗王仁恭的百姓。刘武周在马邑到处贴王仁恭的大字报，揭发王仁恭贪污受贿，大灾之年又不开仓放粮赈济百姓，挑起群众闹事情绪。大字报中说的也都是事实，没冤枉王仁恭。百姓很快就群情激愤起来，趁着这股热乎劲，刘武周然后带着十来个亲兵，杀进太守府，抹了王仁恭的脖子，自称天子，公然起兵举起反隋大旗。刘武周比李渊提前一步，先造反了。

刘武周不但叛朝廷，而且叛国，打下马邑郡后，立马投靠突厥。为给突厥献上投名状，三月份的时候，刘武周攻破了李渊曾经当过太守的楼烦郡，占据隋炀帝的行宫汾阳宫，把行宫里本来给杨广准备的女人全部抓走，送给突厥的大可汗始毕可汗。没几天，刘武周又攻下雁门郡，直接威胁太原。收了刘武周送来的女人，突厥很快投桃报李，册封他为定杨天子。突厥这个封号用意很明显，就是支持刘武周去造老杨家的反。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李渊就有足够的理由公开且合法的招兵买马。因为按照隋朝的法律规定，如果发生了叛乱或外敌入侵事件，地方官必须招募军队进行镇压抵抗。现在刘武周反了，还勾结突厥，既是叛乱，又是侵略。李渊马上叫来王威和高君雅两个副手，和他们商量：太原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刘武周叛军和突厥侵略军离我们只有三百里了，而皇帝远在江都扬州距我们有三千里，根本来不及去报告请示。如果要是被刘武周和突厥给包了饺子，丢了太原，皇帝怪罪下来，你我可都是死路一条。唉，这可怎么办呢！

王威、高君雅一听，事实确实如此，眼下保住太原和脑袋要紧，马上顺着李渊的杆子往上爬，说：你是太原老大，又是皇帝的表哥，这事就您说了算吧。李渊顺水推舟：那就招兵买马，和刘武周突厥他们干。王威、高君雅表示同意，李渊立马命令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分头去招小弟，没几天时间就招到三万多人。

要知道在乱世，一般百姓只要有口饱饭吃，是不愿意去当兵的，李渊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招募到这么多军队呢？除了李世民等人能干外，这里面还是有一点猫腻的。

就在前不久，有人自称是从江都扬州而来，传达隋炀帝的最新命令，要求太原、河西、马邑、雁门四个郡年龄在20岁到50岁之间的男子，年底的时候到涿州（今天北京市一带）集合，再次攻打高丽。要知道，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隋炀帝打了鸡血一般的非要灭高丽不行，几十万隋朝儿郎死在东北冰天雪地之中，太原百姓自然不干，与其去高丽送死，还不如就地参加李渊的军队。

因为这道命令，太原百姓恨死了隋炀帝，反朝廷情绪空前高涨。其实大家想想，这时北方已经大乱，隋炀帝跑到扬州根本回不到北方，哪有心情再去打高丽呢？事实上，那个自称从江都扬州来的人，是李渊安排的；所谓隋炀帝的新命令，是李渊让刘文静伪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太原百姓感到恐惧和愤怒。因为恐惧，就会和李渊抱团，参加李渊的军队；因为愤怒，就会抛弃老杨家，拥抱老李家。

这边李渊奸计得逞，那边王威和高君雅却慢慢觉得不对劲，因为李渊把招来的军队都交给了李世民和长孙顺德、刘弘基。李世民是李家老二，倒也罢了。可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是朝廷的通缉犯，名副其实的反动分子。让这两个反革命带兵，李渊这是想要上天吗？王威、高君雅就想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然后把案子往李渊身上扯。

王威和高君雅有点磨叽，没有立即动手，而是去找曾经干过木材生意，现在主管太原军队武器装备的武士彟商量此事。武士彟你可能不知道，但他女儿你一定知道，那就是先给李渊当儿媳妇再当孙媳妇，后来给李唐江山来了一段武周插曲的女皇武则天。

武士彟劝王威、高君雅赶紧打消这个想法，打狗还得看主人！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是李渊的客人，你去抓他俩，让李渊怎么看。王威、高君雅一听也有道理，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现在还没法和李渊摊牌，而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这事就暂且放了下来。

到了五月份，王威、高君雅终于回过味来，明白了李渊真的要上天。作为大隋王朝和隋炀帝死忠粉的他们，决定不成功、便成仁，准

备趁李渊到晋祠求雨的时候，刺杀李渊。不料消息走漏，李渊收到了风，于五月十四日夜间命令李世民带兵在晋阳宫城外埋伏。

第二天，五月十五，李渊召集王威、高君雅到晋阳宫城开会。没说几句话，就有人闯进大厅要告状。李渊让王威去接状纸，告状人说，告的就是你王威还有高君雅，所以这状纸你们不能看，只能给李渊看。

李渊接过状纸一看，是告王威和高君雅勾结突厥、里通外国，叛朝廷叛大隋朝。很显然，这又是李渊事先安排好的，一切都是套路。李渊一声令下，李世民带兵上来，将王威、高君雅五花大绑，扔进监狱。

人好抓，但却不好杀。王威、高君雅毕竟是隋炀帝的亲信，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说他们勾结突厥叛朝廷叛大隋朝，太原老百姓不一定相信。没有过硬的证据就杀人，太原百姓不一定服气，民心不一定向着李渊。

关键时刻，老天又给李渊送了一份厚礼。刚过两天，五月十七，突厥数万大军真的来进攻太原了，前锋部队还打进了太原外城，从北门进，东门出，好像有内鬼配合接应的一样。这下太原所有人都相信了，这帮突厥人就是王威和高君雅招来的，官府里面真的出了坏人，幸亏李渊及时把这伙反朝廷集团给揪了出来。太原百姓纷纷喊杀，李渊顺应民意，顺理成章的砍了王威、高君雅，解决了心腹大患。

李渊诬陷王威高君雅里通外国勾结突厥，而突厥人还非常配合地杀到太原城下。大家应该能猜到突厥人不是王威高君雅招来的，那是李渊提前安排的吗？

晋阳起兵

清除了王威、高君雅这两个太原城内的重大政治隐患，城门口的突厥人却成了胸口的一把刀子。这次真的不是李渊事先安排的，不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抓耳挠腮一番后，李渊决定使诈，学一把诸葛亮，唱一出空城计，一边让下面人备战，一边下令打开内城城门。那

年罗贯中还没出生，还没写出《三国演义》，突厥人不知道什么是空城计，一看城门洞开，城墙上空无一人，连一面旗帜也没有，不知道李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时间不敢继续进攻。

看着空城计生效了，李渊决定试一把硬的，让部将王康达率一千精锐去打突厥的后勤部队，主要目的是抢突厥的马。没想到马没抢到，王康达反倒被突厥前后夹击，前无进路，后无退路，只有跳进汾河逃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一两百人从河里爬出来。

没办法，看来真的不是李渊太无能，而是突厥太能打，精锐部队连人家的后勤伙头军都打不过，只有继续使诈。李渊派军队夜里秘密出城，第二天又大张旗鼓地从其他城门进城，连续几天，好像增援部队源源不断的到来一样。突厥人又被李渊给忽悠住了。摸不清情况，就在太原城外逗留了两天，抢了一把就撤退了。

这次突厥进攻太原，让李渊又怕又喜。怕的是突厥的战斗力确实爆表，自己根本干不过。要是自己这边刚起兵，突厥就联合刘武周在背后捅一刀子，那滋味不要太酸爽。太原是自己的大本营，不能后院失火。喜的是突厥力大能打却单纯，读不懂《三国志》，上次两个简单的计策就将他们忽悠得晕头转向，以后还可以继续忽悠。

既然打不过，那就服个软。李渊决定联合突厥，一可以保障大本营太原的安全；二可以从突厥那买马组建精锐骑兵，要知道在古代，骑兵可相当于现在飞机加坦克的威力，既可以快速突击，又可以侦察敌情。

李渊给突厥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姿态放得非常低，用了下级给上级请示工作的公文格式。李渊在信中说，我要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隋朝人民，出兵到扬州把皇帝接回来，希望能得到可汗您的支持。事成之后，我们继续送公主和你们和亲，嫁妆肯定不会少。您也可以派兵和我一起南下创业，但不要侵犯沿途百姓。和信一起送过去的，肯定少不了金银财宝。

李渊的态度够谦虚，意思表达得也到位，礼送得更大方。始毕可汗开口笑纳，但也提出一个条件：杨广那小子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你把他接回来，他一定不会放过你，还不如李渊你自己做皇帝，替我大

突厥管理中原地面。这等于是让李渊向突厥称臣。

消息传到太原，身边人纷纷劝李渊：不想当皇帝的造反派不是一个好的造反派，既然要玩就玩大的，直接当皇帝得了，这样对突厥也有交代。

李渊不是不想当皇帝，一是时机未到，过早称帝会让隋炀帝将主要矛头对准自己；二是称帝的条件是得向突厥称臣，刚开始创业就要给人家打工，这点李渊面子上过不去。就一时没答应。

李世民一看老爹犹豫起来，就撺掇军队表态：唐公李渊你再不下决心答应突厥的条件，我们就散伙不干了。

眼看内部不稳，李渊思来想去，决定半妥协：称臣可以，称帝暂时不行。打出半红半白的双色旗，红色是隋朝的旗帜颜色，表示仍然忠于隋朝，起兵只不过是替天行道；白色是突厥的旗帜颜色，表示向突厥称臣。起兵的名义也不是接隋炀帝回长安了，直接废了隋炀帝的帝位，宣布隋炀帝为太上皇，另立隋炀帝留在长安的孙子代王杨侑当皇帝。突厥对此表示同意。

和突厥结成联盟，稳定住太原后方后，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就等李渊平地一声吼了。公元617年6月，李渊在太原召开誓师大会，正式起兵创业，以人民的名义，奏响289年大唐荣耀的前奏。

宣布起兵后，李渊给周边地区的地方官发出号令，要求他们跟着自己一块干。结果辽山县（今天山西左权县）县令高斌廉和西河郡（今天山西汾阳一带）郡丞高德儒都不听招呼。高斌廉还连夜派人到扬州报告隋炀帝，你老表李渊窝里反了。高德儒是个百分百的奸臣，当年在中央警卫团给隋炀帝当警卫员，声称在洛阳宫殿里看到两只孔雀，奏报隋炀帝说是凤凰来仪，天降祥瑞。隋炀帝派人去查看，而孔雀早已经飞走，也不知道真有还是假有。不管你信不信，隋炀帝是信了。隋炀帝信了，高德儒的好运就来了，当即被提拔为从五品的朝散大夫，后来又放了个西河郡郡丞的肥缺。

六月初五，李渊命令大儿子李建成和二儿子李世民去西河郡砍高德儒。这里插一句，李建成李元吉已经于六月初的时候跑回太原。这俩坏小子，本来是和李渊的另一个儿子，自己的亲弟弟李智云住在一

起，就因为李智云和他们不是一个娘生的，跑路的时候没带上他，结果李智云被隋朝地方官抓走送到长安剁了脑袋。

进攻西河郡是李渊晋阳起兵后的第一仗，意义那叫一个非同凡响。李渊对此非常重视，要求首战必胜，为此还派出太原县令温大有去当军事参谋，并对温大有说：我这两个儿子还小，所以请您老人家去坐镇。咱们这次创业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仗能不能打赢了。

李渊很忐忑，两个儿子很争气。进军途中与士兵同甘共苦，上阵杀敌更是身先士卒，冲锋的时候都是大喊兄弟们跟我上，而不是弟兄们给我上。路过村庄县城时，严格执行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士兵们吃个水果都自掏腰包，不敢去抢。有调皮捣蛋的士兵偷了老百姓的东西，李建成和李世民一定要找出失主赔偿，但也不惩罚偷东西的士兵，老百姓和军队都很满意。自从隋炀帝搞得天下大乱，老百姓哪见过这样的军队，还没等开到西河郡，隋朝的民心已经被老李家收走了。到了城下，攻城云梯一架，军士们一个个嗷嗷叫地往上爬。没怎么打，高德儒就被部下给五花大绑送到军营。李建成李世民数落高德儒：你当年指孔雀当凤凰，和指鹿为马的赵高一路货色，当今天下容不得你这样祸国殃民之徒。说罢手起刀落，剁了高德儒，其余一个人也不杀。这一仗，从出发到凯旋，仅仅用了九天时间。李渊见旗开得胜，很是兴奋：有了这样一支军队，纵横天下不在话下。

西河郡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位于太原到长安的连接线上，打下西河郡，就打通了南下长安的通道，李渊由此正式确定了“入据关中、号令天下”的战略规划，这是李唐王朝能够打下江山的关键一招，充分体现了李渊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

自从秦汉以来，天下的战略重心就在关中即京师长安地区。关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刘邦干掉项羽，靠的是关中。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也是因为一直打不下关中。隋朝统一天下，靠的也是以关中为根据地。打下长安，就取得了其他群雄无法比拟的战略优势，进可以向东争夺天下，退也可以依托关中平原自保。更重要的是，占据长安，李渊就有了政治上的合法性，可以名正言顺地将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扶上位，进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进军前夕要整顿队伍。六月十四，李渊建立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封大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指挥左路军；老二李世民为敦煌公，指挥右路军。核心团队成员也都封了官。

这边队伍整编完毕，那边突厥送来的外援就到了。突厥派大将送来一千匹战马，并承诺将会派军队以实际行动支持李渊造反夺权，军队要多少有多少，草原上不差人也不差马。六月十八，李渊在晋阳接见突厥大将，接受了突厥可汗的册封，从名义上正式向突厥称臣。对送来的战马，李渊只挑了五百匹好的。手下人看不明白，以为将军府缺钱，就纷纷表示可以自掏腰包买下突厥的马，毕竟打起仗来，骑兵的战斗力绝对碾压无马的步兵。

看手下人不明白什么意思，李渊露出流氓般的微笑：你大哥差那两个钱嘛，他们的马多的是，咱们一下子买完了，下次送来的更多，咱们能受得了吗？我买得少，一是向他们哭穷，二是表示对战马的需求并不是太迫切。突厥人一看，就会赊给咱们，咱们先打白条，还不还那是以后的事。

突厥大将回草原复命，李渊派刘文静一同去落实突厥的军事支持。临行前，李渊秘密吩咐刘文静：突厥人一进中原就杀人放火，是中原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咱们只是请几个门神壮壮胆子，牵制住刘武周那小子别背后捅刀子，不要拉来太多人，几百个就够了。

从李渊对突厥的一系列忽悠来看，他始终是将突厥作为可以暂时利用的一个对象，而非绝对的长久的靠山，不是像刘武周等其他隋末割据势力一样完全投靠突厥，当铁杆汉奸。这是李渊后来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成功的重要原因。只有对中国这片土地爱得最深沉的人，才有资格问鼎天下。一切准备妥当，七月初四，李渊任命四儿子李元吉为太原留守，镇守太原大本营。七月初五，正式率三万人从晋阳出发，向长安开去。同时发布告大隋人民书，表示此行不是造反，而是为了去长安保护新皇帝杨侑，希望沿途各郡县不要找茬。

望着从太原城门浩浩荡荡开往长安的队伍，李渊的心情在澎湃着，三万将士的心情也在起伏着。未知的前途和命运在前方等待，冲他们招手的不一定就是成功。但无论如何，这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下去

了。

七月初八，李渊率军到达刚平定不久的西河郡。在西河，李渊访民问苦，慰问百姓，年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给一个荣誉性职务散官。李渊到处拉拢英雄豪杰，只要有一点能力，立马授予官职，有时候一天之中就任命了一千多人。委任状都不够发，大家只有用李渊手写的白条代替。任命的官员越多，凝聚的人心也越多，也就有更多的人希望李渊创业成功。因为他们手里的白条，只有李渊成功才能兑现。

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收到李渊起兵的风后，就立马派隋末名将宋老生和屈突通分别驻守霍邑（今天山西省霍县）和河东，堵住李渊去长安的路。

李渊刚要攻打霍邑，老天就来捣乱，下起了连绵大雨，无法攻城，只有屯兵城下。粮食也快吃完，就派人回太原再运一个月的军粮来。这时李渊还有两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个是后顾之忧，一个是前进之患。

后顾之忧是突厥。虽然突厥已经答应给马给兵，李渊也已经派刘文静去签合同，但毕竟突厥还没有实质性地出兵以表示对李渊的支持。此刻顿兵霍邑坚城之下，谁都怕突厥背后来一刀子。不要说李渊杞人忧天，后来突厥也确实干过这事。

前进之患是另一个姓李的乱世英雄李密。天下是一盘大棋，长安就是棋眼。当时在下一盘大棋的人，看到长安这个棋眼的不只是李渊一个。李密比李渊更早看到了长安的重要性，早在杨玄感起兵反隋之时，李密给他谋划的上中下三策，中策就是西进长安，大张旗鼓地向西打过去，直取首都长安，占领关中以为根本。等到李密坐上瓦岗寨头把交椅，成为各路起义军盟主的时候，手下有个叫柴孝和的大将也曾向他提出过袭取长安定鼎关中的建议。此时李密兵强马壮，比李渊的实力要强得多，如果他腾出手来先打长安吃肉，那李渊连喝汤的份都没了。

且看李渊是如何解决后顾之忧突厥和前进之患李密两个问题的。对突厥，李渊的主要策略是拉拢。李渊派出的刘文静到达突厥后，立

马与始毕可汗签订协议：“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等到李渊进了长安城，城里的百姓和土地归李渊，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则任由突厥抢劫，李渊绝不阻拦。突厥那帮人的日常生活就是抢钱抢粮抢银子，如今李渊给他们开了张这么大的支票，长安花花世界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任他抢来任他拿，一下子就勾住了这帮草原狼的魂儿。始毕可汗大喜，当即下令派兵以实际行动支持李渊的造反大业。

只是李渊没想到，突厥对他开出的这张空头支票当真了，是要求必须兑现的。自己不履行合同，儿子也必须兑现，父债子还。李渊给突厥开的这张支票，给后来的唐太宗造成了极大的外交和国防麻烦。

登基称帝

李渊用忽悠大法解决了突厥问题，那该如何处理李密问题呢？李渊既然能忽悠突厥，那对李密就是继续忽悠。

对李密，李渊刚开始只是写了一封信，想凭这封信就把李密招到帐下当小弟。可惜人家李密根本不买账，给李渊回信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咱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兄弟不才，被各路英雄拥戴为造反派总司令，希望你能以实际行动为反隋事业作出贡献，最好是能亲自到我的地盘，咱们见面深谈。意思是这天下将来肯定是我李密的，你老兄以后跟着我混就行了。

李渊接到回信，知道李密的心思，再次施展忽悠大法，就让温大雅起草了给李密的回信：老兄我现在已经五十多岁的人，已过知天命之年，有自知之明，老弟你才是真命天子，那句“十八子得天下”说的就是你这个李啊。我对老弟的景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听老弟一席话，感觉我这五十多年都白活了。待到革命成功，你封我当个唐王我就心满意足，哪还能有其他想法。三言两语就把李密给忽悠住，李密也就不再有西进的想法。李渊一封信，就让李密乖乖地替他在东方牵制住隋军主力，自己能够全力夺取长安，然后坐观天下成败。笔杆子的力量，有时候就是这么强大。

有一种失败，叫道理都懂，却还是过不好这一生。李密就是这样，他和李渊都懂得占据长安重要性这个道理，但能够下决心行动的却只有李渊。有想法还不行，关键是行动，是落实。计划不执行等于废话。这里插句题外话，李密之所以下不了西进长安决心，除了李渊的忽悠，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他手下的将领大部分是山东即太行山以东的人，都主张先打洛阳，不愿意远离故土；二是李密本人不自信，他家虽然也是关陇贵族，但很早就被赶出了权力核心圈子，属于破落户，即使打进关中，他也没有李渊家族和杨玄感家族那样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没有那么多的老关系可以用。

后顾之忧和前进之患都解决了，李渊可以专心攻打霍邑了。但如前面说到的，霍邑前线一直是阴雨连绵，军中的粮食又快吃完，从太原运的粮食还没到。军中又有不明真相的士兵传起谣言来，说突厥和刘武周要联合进攻太原，抄李渊的老窝。因为这时刘文静还没有回来，军中不知道是否与突厥达成合作意向的准确消息，又一直怕被人断了后路。李渊的好基友裴寂等人就说，现在往前打不下，万一被突厥刘武周占了太原，军队的家属都在太原，军心必乱，不如先回去，再从长计议。

老大李建成和老二李世民发话了：哥几个，我们这是革命造反，不是请客吃饭，只能向前进，往后退是死路一条，往前打才有生路。粮食不是问题，路边这么多庄稼，怎么会饿死。刘武周和突厥是面和心不和，互相都防备着对方呢，不可能一起搞太原。咱们本来是要干大事的，刚走出第一步，就要退回去，这不被天下人笑掉大牙嘛！真要回太原固守孤城，不几天就会被灭的。

请注意，老大李建成和老二李世民是一样的观点，主张进攻，反对撤退。这说明老大老二在能力上是不相上下的，唐代史书对李建成懦弱无能的记载，纯粹属于抹黑。

但兄弟俩意见再一致，也架不住老爹李渊想撤。李渊这时确实有点打退堂鼓，不顾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反对，下令撤军，左路军当即就连夜往回撤，右路军殿后等天明再出发。半夜里，李渊正在熟睡，听到帐外二儿子在号啕大哭，赶忙叫进来：这是咋地啦，老二，是不是睡不着想你娘了。李世民哭天抹泪：老爹啊，咱们老李家马上就要

被天打五雷轰了，你这一撤，将士们本来就军心不稳，肯定作鸟兽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宋老生、屈突通再从后面追，咱们还有活路吗？既然走上了革命造反这条路，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老爹，您当年就是靠箭法超群才把俺娘给追到手的，不知道开弓没有回头箭吗。

李渊一听，醒过神来，马上下令李建成和李世民去把左路军追回来。七月二十八，太原的粮食送到。八月初一，天气放晴。八月初二，李渊让全军晒衣服晒武器准备战斗。八月初三攻城，李渊带着李建成李世民和几百个骑兵在霍邑城下挑战骂大街，摆出要用这几百人就攻击霍邑的架势，根本不把宋老生放在眼里。宋老生是隋末名将，那受得如此奇耻大辱，当即让三万守军全线出击去砍李渊父子三人，要让他们断子绝孙。宋老生刚出城，李渊埋伏的大队人马就杀到，混战中宋老生被砍下脑袋。李渊顺利拿下霍邑。

霍邑是李渊起兵革命以来，打下的第一个大城市。进城后如何表现或者说如何进行政治表演，关系着天下人对李渊怎么看。

进入霍邑后，李渊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不分出身贵贱，对有战功者一律进行奖赏，即使是地位很低的奴隶也同样对待，这就可以吸引更广泛阶层的百姓来参加李渊的革命队伍；二是慰问干部百姓，愿意参加队伍的欢迎，想回家的一律授予五品散官待遇，然后让其回家。有人劝李渊：天下还没到手呢，你封官许愿也太多了吧。李渊回答：这些人拿了我的官，就相当于拿了咱老李家公司的股票期权，以后几家公司争夺市场，他们更想让谁赢啊？人心向背啊，懂不懂。

此后，李渊打下城池，基本上采取的都是这种策略，很快就赢得了人心支持，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先后投奔过来。

拿下霍邑，下一个目标就是河东。李渊率军到达河东城下，见河东城高险峻，城防坚固，兵精粮足，倒吸一口凉气，不敢轻易攻城。在讨论进军方向时，大家发生了意见分歧。军中大将都要先打河东，剁了屈突通那小子。文人参谋主张放过河东，抓住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期，迅速渡过黄河夺取长安。两种意见各有利弊，先打河东，可以避免屈突通从背后捅刀子，但可能会失去进军长安的宝贵时间窗口。放过河东是赢得了夺取长安的时间，但万一屈突通趁唐军打长安时从

背后来一下，谁也受不了。是时间重要还是安全重要，不好决断。

李渊拍了半天脑门，终于下了决心：打河东，但不拿下河东。打河东的目的是为了教训一下屈突通那小子，让他见识一下咱们军队的厉害，不敢从城里出来捣乱，只能躲在河东城里做缩头乌龟。九月初十，李渊部队包围河东郡，并进行了假戏真做的进攻，将士们士气如虹，一千多人爬上了城墙。李渊赶紧鸣金收兵，做做样子就得了，不带这么玩命的。而屈突通被李渊的假戏真做吓破了胆，不再敢和李渊正面对抗。

吓住屈突通后，李渊兵分两路，派李建成带部分军队对屈突通进行监视，李世民率领主力部队西渡黄河。黄河两岸的官员百姓，纷纷主动带着船只，运送李家部队过河。隋朝人心丧尽，改朝换代已经是大势所趋。

渡过黄河后，李世民一路收拢沿途自发起来反抗隋朝的农民起义军，加上本来就在关中地区发展势力的叔叔李神通、姐姐平阳公主带领军队前来会和，老李家的部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李世民从西向东，李建成完成牵制监视屈突通的任务后从东向西，两面夹击长安，终于在十月初四的时候，在长安城下会师。

此时隋朝守军已经放弃了长安外围，收缩兵力防守内城和皇城。李渊下令全军休整十天，十月十四对长安进行包围。这一围就围了十天半个月，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毛头小子都等不及了，纷纷劝老爹：兄弟们从太原过来一路都憋着火呢，见到长安城就嗷嗷叫，趁着这股热乎劲赶紧攻城吧。

李渊不是不想攻城，而是不想硬打，毕竟自己是打着拥立隋朝的名义来长安的，贸然霸王硬上弓，直接攻城，舆论会对自己不利。最好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如果能和平解放长安，那是最好不过。李渊毕竟还是要比两个儿子要老谋深算些。

在长安城里面的杨侑，是隋炀帝杨广的孙子，李渊和杨广是表兄弟，那按辈分，杨侑就是李渊的孙辈。可这个孙子死活不愿意主动开城门。再加上十来天对长安的围而不攻，政治工作也做到位了，也足以让天下人看到李渊的诚意了。那就打吧。十月二十七，李渊下令攻

城。李建成从东面和南面打，李世民从西面和北面上。攻了十来天，十一月初九，李建成的部队率先从皇城东门景风门突入城中，撕开一个缺口。隋朝守军很快土崩瓦解作鸟兽散，李渊顺利占领长安。

进入长安后，李渊和手下小弟没有先去快活一把，而是进行了一次集体学习。学什么呢？学历史，学秦朝末年，汉李渊刘邦打进长安之后政策策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

在学习正面经验方面，李渊和手下人还是比较一致的。进入长安后，他们深刻学习领会了刘邦团队入城时的好作风，“一如汉初入关故事”，封好仓库，接收好图书档案，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军纪，不准骚扰老百姓，与长安人民约法十二条，废除隋朝所有的残暴法令。李渊当初起兵的时候，长安这边的留守长官派人把他的祖坟给挖了，把他家里的供奉祖宗的五座家庙给强拆了。挖人祖坟，这是不同戴天之仇！人们都很担心李渊虽然对百姓很好，但对隋朝留守长安的官员和军队，会不会像当年项羽一样，来个一锅烩啊！

李渊毕竟是英雄，被人刨了祖坟自然愤怒，但必须注意形象，让天下人看到自己的宽广胸怀，毕竟刚打下长安，天下还没平定，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李渊的刀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只砍了为首拆李家祖坟的且对长安人民犯过滔天罪行的十来个人，剩下的人一律不予追究。这就向天下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不管是谁，不管他曾经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和我李渊有过什么深仇大恨，只要他从现在开始承认我李渊的领导地位，那就可以加入我李渊阵营中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此时李渊已经占领政治中心帝都长安，又展示出如此宽广的政治胸怀，怎能不让天下人望风归附。老李家公司的成长前景如此光明，趁着还未IPO，赶紧下注成为原始股东。很快，内蒙、甘肃、宁夏等地的隋朝官员，纷纷派人到长安给李渊送上投名状。

但在学习刘邦的反面教训上，李渊和手下人却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手下人认为，刘邦进入长安后本来手上拿着一把好牌，后来之所以被项羽摁在地上摩擦了好几年才取得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称王称帝，没有建立政治合法性。劝李渊赶紧夺了隋朝的鸟位，登基

称帝，有了政治名号，其他事情就好办了。

李渊则看得比较长远，也很有耐心。李渊认为刘邦之所以被项羽胖揍狂虐了好几年，是因为没有立秦朝宗室子婴当皇帝，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子婴的名义迅速整合原来秦国关中地区的力量。眼下进了城，称帝建国是迟早的事，但不能太着急。还是得把先把杨侑这个吉娃娃捧出来，先放在皇位上装门面，隋朝这杆大旗还得再扛几天。只要实权在手，暂时没必要去追求那个虚名！况且当初起兵的名义就是要立杨侑当皇帝，总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十一月十五，李渊昭告天下，立隋炀帝杨广的孙子，13岁的代王杨侑当皇帝，这就是隋恭帝。改元为义宁元年，遥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

十一月十七，隋恭帝杨侑任命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就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和最高行政长官。两天后，杨侑下诏：李渊的丞相府统一处理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所有日常工作，并对全国全军所有重大之行动下最后之决心。晋封李渊为唐王，以前是唐国公，现在是唐王，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隋恭帝杨侑成为事实上的傀儡。十一月二十二，李渊立大儿子李建成为唐王府世子接班人，任命老二李世民为京兆尹即长安最高行政长官，并封秦公，老四李元吉为齐公。

第二年即公元618年正月初一，李渊又取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待遇，即上朝时不用解掉佩剑、不用脱鞋、不用跪拜的待遇。这是所有权臣篡位之前的标配，标志着李渊已经开始启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但李渊还在等待着一个人的消息，他的存在，使李渊还不敢贸然迈出最后一步。

这个人就是李渊的表弟，隋炀帝杨广。杨广虽然偏安扬州，但毕竟还是全国名义上的皇帝。李渊要最大限度的赢取人心，给大唐基业奠定最坚实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不能越过表弟杨广。只要杨广还在，他只能耐心等待。

三月十一，杨广终于有了消息。扬州发生政变，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用一丈白绫结果了杨广的性命。

四月底，这个大消息传到长安，李渊的第一个表情当然是痛哭流涕，哭天抹泪，据史料记载，“唐王哭之恸”：大表弟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呢？表哥我已经起兵要到扬州把你接回来，你怎么不等等我呢！

哭完了，该办正事了。五月二十日，识趣的隋恭帝杨侑，自觉地把皇位交出来禅让给李渊。李渊在太极殿正式登基即皇帝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揭开289年的大唐荣耀序幕。六月初七，李渊立老大李建成为太子，封老二李世民为秦王，老四李元吉为齐王。

李渊将军出身，喜欢打猎。他五月二十登基，第二天即二十一日就有人投其所好，献上猎鹰，新皇笑纳。旁人一看，原来是皇帝换了，风格不变，换汤不换药啊，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紧接着琵琶、弓箭都进贡了上去。李渊喜欢开大party，负责国家礼仪音乐的太常寺，就准备在玄武门城楼下搞个盛大演出，以博新皇欢心。

针对这些问题，时任京师长安下属的万年县八品法曹孙伏伽于六月二十四，即李唐建国刚满月不久，就向李渊连上三道奏疏。要求李渊清心寡欲，削减皇家乐团编制；挑选贤才到东宫和秦王府、齐王府工作，名为善加辅导诸王，实则加强对他们的控制，免得生出乱子。

李渊接到奏疏后，龙心大悦，当即下诏表扬孙伏伽文章写得好，道理讲得透，“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既然提意见如此到位，对朝廷政策得失的洞察如此深刻，人才如此难得，那就提拔一下吧，“既怀谅直，宜处宪司”。李渊遂将孙伏伽连升四级，任命他为五品的大唐中央最高监察机关御史台副长官治书侍御史即御史中丞，负责主持御史台日常事务，协助长官御史大夫会同刑部、大理寺联合审理重要狱案，会同刑部按覆囚徒，管理御史弹劾之事，并有权决定御史的人选。

孙伏伽的三道奏疏，李渊下令“仍颁示远近”，批示给朝廷各部门和各地州县学习，认真对照检查，看有没有存在奏疏里面的问题。连皇帝都虚心承认错误，努力改正，下面更要立行立改。

李渊之所以如此大动干戈，主要是因为孙伏伽是他登基以来第一个进谏忠言的，“帝受禅，伏伽最先谏”，“帝欲尽下情，故不次见拔，

以示群臣”。只有把孙伏伽迅速提拔起来，让天下人看到说真话不但不会掉脑袋，还会升官并且发财，才能让更多的人敢于进而乐于向皇帝说实话，朝廷才能掌握全面准确有效的信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在这个问题上，李渊的政治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这之后，孙伏伽又多次上书言事。当时李唐王朝刚打出招牌，中原板荡，群雄逐鹿，鹿死谁手，还未可知。由于朝廷还处于战争状态，“军国多事”，整天不是砍人就是被砍。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打仗都是打钱的。钱从哪里来，只有从百姓身上刮，各种赋税全部压到本就疲惫不堪的百姓身上，“赋敛繁重”。孙伏伽“屡奏请改革”，要求减轻赋役负担，与民休息，让百姓喘口气。还提出设置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谏官，能时不时扯扯袖子，咬咬耳朵。“李渊并纳焉”，一一听取。

一道道奏疏上去，孙伏伽在李渊心中的形象也愈发高大。武德二年（619）闰二月初四，“上考第群臣”，李渊亲自召开考课大会，对文武百官在建国第一年的工作进行年度考核，并确定等次。这是新朝第一次考核群臣，考课名次决定着朝臣在政治上的发展空间，将谁排名第一昭示着朝廷今后的用人方向。排名出来后，“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孙伏伽和另一个以敢于犯颜直谏闻名的元老重臣李纲并列第一。李渊将孙伏伽、李纲亲自列为榜首，宣告了新朝广开言路、从善如流的崭新气象。

考课大会结束后，“因置酒高会”，李渊借着这个机会大宴群臣，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我那大表哥隋炀帝杨广，因为不让人说话、成天听假话弄得国破身亡。朕上位以来，整天鼓励你们讲真话说实话，可惜只有李纲算是尽了忠心，孙伏伽可谓诚实正直，说话有辣味，能让朕红红脸出出汗，其他人还是穿新鞋走老路一言不发，这不是朕想要的！以后你们一定要向孙伏伽和李纲学习，朕把你们当成儿子，你们视朕为慈父。儿子和父亲有什么不能说的，以后朕有什么做得不对的，一定要放胆提，敞开说，不要憋在肚子里看朕笑话！说罢，李渊“命舍君臣之敬，极欢而罢”，放下君臣之间的拘束，不醉不归！

李渊登基之初对孙伏伽、李纲等直言极谏之臣的重用，充分展示了他察纳雅言的姿态和虚心听取批评意见的度量，为后来唐太宗等后

世君王树立了从谏如流的榜样。

李渊登基称帝，李唐新朝开张，只是新的开始，只是万里长城刚走完第一步，接下来就是逐个削平群雄，统一天下，重建大一统国家政 权。

一统天下

老李家的大唐公司正式开张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巩固关中根据地进而统一天下。隋朝的鹿跑了，一起打猎逐鹿的不止李渊一家。长安西北有薛举、李轨、刘武周等集团，东边有窦建德、王世充、李密等势力，江南有刘武周、杜伏威等人。大家都在跃跃欲试，鹿死谁手，还或未可知。

当时威胁关中的主要有前文提到的屈突通的河东部队，还有在金城（今天甘肃兰州一带）割据称王的薛举薛仁杲父子。李渊先是平定了河东的反抗势力，接着派二儿子李世民去砍薛举薛仁杲父子，然后把目标对准在今天河西走廊一带割据的西凉皇帝李轨。

武德二年（619），李渊派人招降李轨，让他接受李唐的官爵。李轨与西凉百官商议后，认为当今时代乃群雄逐鹿之时，决定不听李渊的招呼，任凭他李渊在长安称帝，自己继续在武威称霸。这年二月二十八，李轨派西凉尚书左丞邓晓赴长安觐见李渊，递交国书，落款上赫然写着“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拒绝接受唐朝的官爵册封。李渊大怒，扣留邓晓不予放还，开始策划出兵征讨李轨。

不久，李渊派人里应外合，于当年五月十三生擒李轨。还被扣留在长安的西凉使臣邓晓听说后，丝毫没有任何国破家亡的悲痛之情，反而“舞蹈称庆”，立马进宫打起手鼓唱起歌，欢乐的歌声震长安，在李渊面前唱起欢乐的新生活，感谢李渊除暴安良，把西凉人民从李轨的魔爪下解救出来，从此春光在西凉，歌声永不落。邓晓此举，意在赶紧改换门庭，从西凉的旧人变成李唐的新人，免得背上亡国之臣的政治包袱，从此轻装上阵，继续搏击宦海。

李渊赶紧叫停邓晓的表演：你这个人，听说祖国西凉亡国，不但

不悲痛反而欢喜异常，在朕这唱歌跳舞表示庆祝，为了拍朕的马屁连做人的底线都没了，还有一点廉耻之心吗？你“不忠于李轨，肯为朕用乎？”李渊遂将邓晓“废之终身”，终身不再录用。这样的人，能无灾无难当个平头百姓就已经不错了。李渊此举，为新生的唐朝树立了以忠诚为先的用人导向，极大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平定河东，战胜薛举薛仁杲和李轨，唐朝顺利把关中地区收入囊中。不料关中刚摁下葫芦，老窝太原却起了瓢。李渊本来是派四儿子李元吉留守太原，看家护院。李元吉这家伙真真是个败家子，老爹一走，没人能镇住他，在太原是骄奢淫逸，无恶不作。

李元吉喜欢玩军事游戏，让下人分成两队真刀真枪的互相砍，自己也亲自上阵与民同乐，经常挂彩。乳母陈奶妈实在看不下去，毕竟是自己一手奶大的孩子，身上破点皮心疼得不得了，就劝李元吉不要玩得太大。陈奶妈可以说是李元吉的再生父母，比亲娘还亲。李元吉刚出生的时候，因为相貌丑陋，丑得母亲窦氏看着都恶心，“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都想扔了算了，不养了。是陈奶妈看着李元吉可怜，才用自己的奶水把李元吉养大。李元吉把奶妈的好心当驴肝肺，不但不听，还趁醉发酒疯让手下人勒死了奶妈。此事充分说明了李元吉的无赖和无情。

李元吉喜欢打猎，每次出去光打猎的家伙事都能装满三十大车，老百姓的庄稼被糟蹋不少。曾放出豪言“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大有宁舍三顿饭不舍二人转的架势。又经常跑到大街上用弓箭射人为乐，看小老百姓如何躲避他的神箭。到了晚上，娱乐活动更丰富了，半夜三更溜经常到百姓家里“慰问”良家妇女。

李渊听说李元吉的英雄事迹后，就于武德二年（619）闰二月二十二，免去他的并州总管。毕竟太原是老巢，让小崽子这么胡闹，万一出了事，就老窝不保了。被罢了官的李元吉眼睛一转，想出一个好主意，发动群众展开舆论攻势，让一些太原父老到长安觐见李渊，说李元吉被那些敌对势力给陷害了，在太原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希望他继续留在太原。李渊不明就里，再加上是亲儿子，就于三月十五恢复了李元吉的职务，让他继续当并州总管。

有道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李渊这次真真是自作孽，六个月后小儿子给他造的孽债就上门了。李元吉再次出任并州总管后，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太原的人心慢慢就散了。九月，刘武周进攻太原。李元吉打猎内行，打仗可就外行，立马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跑前还忽悠守城将士：弟兄们，你们在城里顶着，看我出城去砍刘武周那小子。李元吉是出城了，但却一溜烟往长安跑了。李元吉这一走，太原城里又有人给刘武周做内应，很快失陷。李渊大怒，幸好听人劝告，没有迁怒于防守太原的其他将领，毕竟儿子是什么货色，他自己知道。

太原是李渊的老巢，而且跟着他一起到长安打天下的大部分将士家属也在太原。一旦失守，长安震动。而且刘武周打下太原后还不收手，乘势向长安打过去，一直打到黄河边上。还没开始统一大业，就丢了老家，这是刚刚登基的李渊断不能容忍的，立马决定先集中力量对付刘武周。派谁去呢？四儿子的屁股，只能让二儿子去擦。

李渊下令李世民挂帅出征，并亲自到在今天陕西省大荔县的长春宫为老二送行。十一月，李世民在龙门（今天山西河津市一带）利用黄河封冻的机会，率军过河。经过近半年的激战，武德三年（620）彻底击败了刘武周。刘武周逃到突厥当铁杆汉奸，后来因为想反水被突厥干掉。太原收复后，李世民又乘胜占领河东全部地区，加上之前已经拿下的巴蜀地区，使得山西陕西四川连成一片。唐朝有了巩固的根据地，可以像当年秦朝统一六国那样，从容不迫地横扫群雄。

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李渊要统一全国，首先要拿下中原，尤其是洛阳。洛阳是隋朝的第二首都，是当时全国除了帝都长安之外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大运河的中心所在、命脉所系。

洛阳本来是被瓦岗寨的李密视为囊中之物，但在与王世充争夺洛阳的时候，李密因内部不团结加上指挥失当，不但没拿下洛阳，反而一败涂地，只有去投奔李渊。没了地盘，军队又被收编，李密自然成为板上鱼肉，不久就被李渊找茬做掉。

武德三年（620）七月，李渊派李世民东征盘踞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本来是西域胡人，不是汉人，因为老娘改嫁给了一个姓王的人

家，就改姓王。此人靠拍隋炀帝的马屁，加上也确实能打，很快上位，被隋炀帝派到洛阳和瓦岗军死磕。杨广被杀后，王世充在洛阳立越王杨侗当皇帝，实际掌握大权，后来又废了杨侗自己当皇帝，国号是郑。王世充手下还是有一些大将的，我们比较熟悉的秦叔宝和程咬金，刚开始都是跟着王世充混的。所以这一仗，不是太好打。

但王世充这次的对手可是李世民，两人硬碰硬，就看谁有手段了。王世充先带三万人出城在洛阳西北和李世民对攻，结果没打过，就缩回洛阳城里。李世民排兵布阵，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又断了王世充的粮道。准备长期围城，把王世充这老小子给困死。

相持不下之时，李渊李世民父子和王世充都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河北的农民起义军扛把子窦建德。窦建德是贫苦农民出身，因被隋朝地方官污蔑谋反，索性就真的反了，壮大成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吃掉那个做掉隋炀帝的宇文化及率领的隋朝残余部队后，战斗力更是爆棚。所以李渊李世民和王世充，都想拉窦建德站到自己这边来。窦建德决定两边都卖好，对李渊表示愿意结成统一战线，还放回了以前和唐军打仗时俘虏的李渊的亲妹妹同安公主，但要求李世民撤掉对洛阳的包围，放王世充一马。对王世充呢，窦建德表示可以助一臂之力，愿意出兵相助。明显是想在李渊和王世充之间和稀泥，搞调停，但本质上还是站在王世充这边。

王世充和窦建德觉得既然隋朝没了，那咱们几个一人划拉一块地盘，和平相处，岂不痛快，干嘛非要你死我活。当初李世民围洛阳时，王世充就曾表示，李渊的唐朝占据关中，我王世充的郑国占据中原，你李世民来砍我干嘛！窦建德想在王世充和李渊李世民中间充当调停人，也是想维持分裂的局面。这就是眼界问题了，他们的格局还是太小，没有往更高的层次去想，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地上也只能有一个国家，一个皇帝。自古以来，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逐鹿天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哪有和平相处的道理！一个山头连两只老虎都容不下，更何况还有三只。眼界的低下，格局的狭窄，决定了三方斗争的必然结果。

武德四年（621）二月，李世民围了王世充八个月，双方又在洛阳城外大战，李世民和王世充都亲自上阵砍人。唐军大胜，但也疲惫

不堪，有人想班师，李世民下令，军中敢说回去歇口气的，斩立决，这才稳住军心。

三月，窦建德终于出牌了。他率十万大军，号称三十万去增援王世充，双方约定两边东西夹击李世民。有人建议撤退，李世民决心抓住洛阳缺粮的战机，再坚持一下。的确，洛阳已经被围了大半年，草根树皮都被吃光了，只能用泥土和点米糠做饼吃，每天都饿死人。这时攻城的人有困难，但守城的人困难更大。

李世民决定围点打援，围王打窦，留下主力部队继续围攻洛阳，自己只带三千五百人去砍窦建德。李世民初战告捷，打得窦建德心惊胆寒。又在五月初二的决战中用以逸待劳的战术，打了个对手措手不及，窦建德被活捉。

李世民押着窦建德到洛阳城下，王世充看见被五花大绑的窦建德，彻底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完全泄气，只得出城投降。这一仗，李世民一举拿下王世充、窦建德两个对手。中原和河北都纳入唐朝的地盘。

战场上的军事仗，李世民打赢了；人心上的政治仗，李世民却打输了。窦建德虽然投降，但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还在，仍然是一座活火山，随时可能会重新喷发。唐朝本来答应得好好的，让投降的起义军回家种地，既往不咎，这些农民军也确实想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但朝廷却言而无信，将起义军解散后就各个击破，开始迫害参加过起义军的农民，抓捕起义军将领。

七月初九，李世民身披黄金甲，凯旋回到长安。

七月十二，朝廷下诏，“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给复一年”，指出战争状态即将结束，要免除百姓一年的赋税，让民众稍微缓一缓，韭菜长高点再割。更重要的是，诏书决定大赦天下，不管以前在国内战争中跟着谁混，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今后只要承认我李唐是全国唯一的合法性政权，愿意在我李唐的旗号下团结起来，永远跟着我李唐走，主动到所在的地方官府报到，把以前的事说清楚，那么就可以把战争时期的恩恩怨怨都一笔勾销，今后都是大唐的好子民。朝廷一定既往不咎，决不搞引蛇出洞、秋后算账那套把戏。

诏书下达后，全国百姓欢欣鼓舞，战争终于结束了，可以过上一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了。可诏书刚发布没几天，朝廷就出尔反尔，露出真面目，“又欲责贼支党，悉流徙恶地”，要严厉处罚窦建德、王世充的部下，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远地区。

孙伏伽得知后，又是一道折子递了上去，先给李渊讲了一堆法治和诚信建设要从自身做起、以上率下的大道理，接着指出问题的根本所在，打仗的时候可以玩这套阴谋阳谋，毕竟只要能打胜，什么招都可以出。但如今战争胜利，我们掌握了全国政权，就必须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以信为本，依法行政，以法治天下了。说过的话要算数，出台的法令要与天下人共同遵守。而且这法律是陛下您亲手制定出来的，只有您带头守法，才能让百姓相信法律、尊重朝廷。“自为无信，欲人之信，岂可得哉”，自己干的是破坏法律的勾当，还想让百姓相信法治的力量，可能吗？“赏罚之行，无贵贱亲疏，惟义所在”，法律以赏罚为本，不论高低贵贱亲疏远近，都要共同遵守。“臣愚以为贼党于赦当免者，虽甚无状，宜一切加原，则天下幸甚”，那些按照法令规定需要赦免的王世充、窦建德部属，和我们的血海深仇再大，在战场上杀得再刻骨铭心，也要全部赦免。只有如此，国家才能真正稳定下来，百姓才能真心归附。

孙伏伽的这篇奏疏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从打天下到治天下的政治转型问题。隋失其鹿，天下英雄共逐之，人人都有逐鹿天下的机会和权力。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夺取政权自然是你死我活。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胜利者，如何对待一起玩逐鹿游戏的对手，就成了政治转型问题的重要内容。

孙伏伽提出的解决之道是法治，在确认对手已经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和反叛之心的情况下，用颁布大赦法令的办法来实行宽容政策，将曾经的对立面转化为自身的基本盘。用朝廷遵守大赦法令的鲜明态度，来彰显新政权的胸怀气度和容人之量。由此让人看到洗心革面的新生希望，在内心深处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只要有法治的旗帜在大唐的上空飘扬，有法治的力量捍卫百姓的基本权利，民众就会对未来有所预期，不怕朝廷的朝令夕改和反攻倒算，从而真正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生活，本本分分工作，和朝廷一起完成从乱到治的政治转型，助

推新的繁荣时代降临。

看到孙伏伽的解决方案，李渊立马醒过神来，“帝皆钦纳”。只可惜从皇帝的认可到政策的落实，子弹还要再飞一会。这边李渊和孙伏伽刚达成一致意见，还没来得及落实大赦法令，那边河北地方官府就已经开始迫害参加过窦建德起义军的农民，要求他们交出之前打土豪时分到的一点财物，实在拿不出来就活活打死。

朝廷严惩窦建德、王世充余党的法令刚刚发布，七月十七，窦建德的余部就在刘黑闼的带领下重新反了，几个月就恢复了之前的地盘。

十二月，秦王李世民再次出兵，仍然采取残酷镇压的办法对付起义军，却被刘黑闼一顿暴揍。后来因起义军决策失误，李世民才在武德五年（622）上半年勉强打了一次胜仗。但刘黑闼又跑到突厥借兵，下半年东山再起，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再次占据了河北。李世民硬是没有压服河北，只有灰溜溜地回到长安。事实证明，李世民这种单纯军事镇压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

这时唐朝内部的接班人问题也开始激化。李世民到处攻城略地，打下一块地盘，基本上当地的官员就由李世民任命，这块地盘也就成了李世民的私人势力范围。太子李建成也是文武全才，只是因为太子身份不能轻易挂帅出征，只能眼睁睁的李世民一天天坐大。李世民在刘黑闼问题上的失手，给李建成提供了机会。李建成向李渊请求出征河北，李渊也想借此机会平衡一下两个儿子的力量，就接受了李建成的请求，派他去河北前线。

在魏徵的辅佐下，李建成不折不扣地落实大赦法令中的赦免措施，釜底抽薪，与刘黑闼争夺河北群众。直到武德六年（623）正月，失去群众拥护、没有群众基础的刘黑闼才走投无路最终投降唐军，然后被杀。刀把子解决不了的问题，最终还是得靠法治的力量才能妥善处理。李世民虽然没能最终解决刘黑闼问题，但此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为后来贞观初年治国方针的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

王世充和窦建德占据的中原和河北地区平定后，接下来就是长江以南和江淮地区。早在武德二年攻打刘武周的时候，李渊就开始着手

准备进军江南，派李靖到巴蜀整军备战。武德四年九月，李渊命令李靖等人从四川顺流而下，接连夺取长江中游地区。李靖接着进攻长江下游和东南地区，势如破竹，为唐朝平定了南中国。这样到武德七年（624）的时候，全国大体上完成了统一。

之所以说是大体上，是因为还留了一个尾巴，在朔方郡（今天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一带）割据称帝的梁师都。此人靠着突厥的力量撑门面，还经常勾引突厥骚扰唐朝边境。李渊时期，已经锁定了对梁师都的胜局，但还没来得及摘桃子，李渊就变成了太上皇，最终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就交给唐太宗李世民。

在唐朝建立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李渊始终是最高战略的制定者，和下最后决心的那个人。三个儿子中，李世民作出的贡献最大，但也是在李渊的领导下进行的。晋阳起兵由李渊主导，进军长安由李渊决断，统一天下由李渊谋划，李渊是当之无愧的大唐289年荣耀历史的奠基者。

李渊之所以能化家为国，在隋末群雄中最终脱颖而出，笑到最后，和下面三个原因是分不开的。

第一个原因让人很泄气，没办法，人家出身好。李渊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家族，和各个家族关系都不错。他又在很多地方做过刺史和行政长官，社会交往面比较广。他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是哪一个集团都比不上的。当时各个集团内部的官僚阶层，实际上都把重建统一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了李渊身上，在李渊消灭群雄的斗争中，这些官僚起到了带路党的作用。

第二是李渊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后方。李渊占领长安巩固关中后，又占据巴蜀四川地区。只要你读过《三国演义》，知道诸葛亮的《隆中对》，就知道拿下这两块地盘意味着什么。在关中和四川，李渊又注意轻徭薄赋，对老百姓是多给点少拿点搞活点，这样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士兵和粮食供应前方。

第三是李渊手里的资源搭配非常好。在关中地区，李渊掌握了今天陕西华阳东渭水入黄河处的粮库永丰仓，这就有了粮食可以吃；拿下了长安，就有了中央政府钱库的钥匙，有钱可以用，让人卖命，离

不开能使磨推鬼的钱；占据了今天陕西大荔县的养马场，这就有了战马来源。这样，李渊粮库、钱库、马场齐活了。反过来看看李密、王世充这些人，在资源配置上都存在结构性矛盾。李密只有粮库没有钱库，有粮食吃，却没有钱花；王世充只有钱库没有粮库，有钱却不能当饭吃，所以李世民围攻洛阳时，洛阳城里才饿死了那么多人。只有李渊，有粮有钱有马，他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超过了隋末任何一个武装集团。

胜利完成祖国统一，老大李建成和老二李世民为争夺胜利果实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手心手背都是肉，面对儿子们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李渊虽然为难，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

父子兄弟

李渊团队胜利完成统一大业，外部敌人消灭了，内部斗争就开始了。其实早就开始了，只不过以前还有共同的敌人，大家还没撕破脸皮。

李渊和结发夫妻窦氏生的儿子中，李元霸早年去世，此时还有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都是文武双全的可造之才，老四李元吉虽然品行不好，却也是一员猛将，武艺高超，和同时代的名将比武，只有尉迟敬德能稍微占点上风。除了尉迟敬德，李元吉谁都不怕。

三个儿子都很能干，尤其是老大老二，但接班人的位置只有一个。对这个问题，李渊并没有选择纠结症。刚当上唐王的时候，就立了李建成当世子；登基当皇帝后，顺理成章地立李建成当太子。李世民并没有进入候选人范围。

为什么？因为从能力上看，李建成和李世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李建成少年老成，当年李渊去太原当官，十七八岁的他留在河东照顾一家老小。起兵后，他和李世民兵分两路，各有千秋，共同为唐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建国后，他主要帮助李渊处理国事安定后方。之所以李世民在唐朝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看起来功劳很大，是因为李建成身

为太子，作为国本，不能轻易出征，这才有了李世民秦王破阵建功立业的机会。在治国方面，李建成的能力还要比李世民高出一筹。在前面提到的处理刘黑闼问题上，李建成的政治手腕要比李世民单纯的军事手段高明得多。在用人上，后来辅佐李世民打造出贞观之治的魏徵和王珪两个重要大臣，都是李建成先发现并提拔重用的。

而且在李渊眼里，李建成还有一个李世民无法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嫡长子的身份。李渊认为，隋朝之所以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就是姨夫隋文帝杨坚选错了接班人，废了嫡长子杨勇，改立老二杨广当太子。嫡长子继承制是儒家政治伦理的基本原则，再加上李建成并没有问题，而且能力也非常不错，李渊没有理由不选择他。

对于老二李世民，李渊要重用，但不能大用。要重用就是让李世民这个刀把子在战场上充分发挥能力施展才华，不能大用就是刀把子要向外不能向内，当好你的秦王就是，不要觊觎接班人的位置，大唐朝廷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只能是你大哥李建成，老二你就不要想了。朕不给，你不能来拿。

所以，在大唐接班人的问题上，李渊和李建成是一体的，李元吉也是支持李建成的；李世民基本上是单打独斗。李渊可以默认李世民对李建成的小动作，因为他需要用李世民平衡李建成，而且两个儿子有竞争才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动力。但在关键时刻，如果李世民过线，李渊就会和李建成一起，猛踹李世民。

所以，从建国明确李建成的太子、李世民的秦王地位开始，李渊就对李世民是又打又拉又用，也就是控制使用。李渊对李世民的打压主要体现在这几件事上：

一是做掉李世民的核心盟友刘文静。刘文静是晋阳起兵的重要策划者，也是李世民掏心掏肺的好朋友。李渊刚登基不久，刘文静因为被边缘化排挤出权力核心，酒后吐真言公开表达对朝廷的不满，结果被家里的小妾告发，顺理成章的被打成反朝廷分子。李渊当然知道刘文静是被冤枉的，但李世民出面求情了，而且为刘文静辩护，说人家功劳大却受了委屈，抱怨两句不算什么。李世民本意是想救刘文静，但正是这个举动让李渊看到了李世民后脑勺的反骨。我是你老爹，更

是皇帝，身为君父，你小子是儿子更是臣子，父皇说了刘文静有罪，你作为臣子竟然说父皇做得不对。是不是对朕的用人政策不满？你说刘文静功劳大有委屈，那你打了这么多仗，岂不是功劳更大、委屈更多！李渊起了杀心，必须用刘文静杀鸡儆李世民这个猴崽子，敲山震李世民这个虎崽子。李渊手起刀落，杀了刘文静。李世民也确实被镇住了，服了，但心里开始与李渊离心离德。父亲已经不再是父亲，是皇帝，是父皇。他不再是自己的靠山，反而可能会对自己下手。李渊也得出了一个结论：老二可以用，但欠收拾。这就有了第二招：控制使用。

刘文静事件刚平息，刘武周就打了过来。李渊对老二一顿安抚，亲自送李世民上战场去砍刘武周。李世民击败窦建德，逼降王世充，拿下洛阳后，立马开始扩张个人势力，在洛阳到处收小弟，回到长安后又组建了文学馆，馆内的杜如晦、房玄龄等十八人表面上是在研究文学创作，实际上就是李世民策划篡位夺权的一个参谋班子、反朝廷小团体。

李世民的这些活动虽然是在秘密进行的，但已经引起了李渊的警觉。因为李世民以秦王身份下发的命令有时甚至比他作为皇帝的圣旨还管用。有次李世民赏赐给淮安王李神通一块地，命令刚下，李渊的妃子也看上了这块地，要李渊赐给她爹。谁料李神通拿出李世民的命令，拒绝交接。李渊大怒：到底是你秦王的命令管用，还是我皇帝的圣旨有用！当即对裴寂说：我这个老二在外面带兵时间长了，翅膀硬了，被一帮读书人教得良心大大地坏了，不是我当初的那个小可爱了。此事后，李渊便开始逐步收回李世民的兵权。武德五年上半年，李世民刚打败刘黑闼，李渊就让他回朝，不让他占据河北，不给他摘桃子的机会。武德六年七月李世民到并州防御突厥，没有及时班师，李渊赶紧几道圣旨让他回来。

第三招就是极力扶持李建成，增强太子的影响力，向天下昭告李建成才是名正言顺的大唐朝廷和国家事业接班人，是伟大皇帝最看重的儿子，是亲儿子中的亲儿子。李建成也不负众望，借着去山东平定刘黑闼之机，与将军们打得热火朝天，收罗了大批人才，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李世民之前借着手握兵权，在长安秘密

建立了一支800人的非法武装。李建成也在长安搞了一支2000人的部队，虽然单兵战斗力不一定有李世民的手下高，但毕竟人多，而且是被李渊认可的合法武装力量，关键时刻还是用得上的。

李渊的三板斧下来，李世民见招拆招，丝毫不理会老爹要掐死他的目光。武德七年，唐朝的统一大业基本上完成，接班人问题完全浮出水面，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李世民主动进攻，给大哥李建成下套。

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到仁智宫避暑，随身带李世民李元吉同行，太子李建成留守长安。李渊怎么也没想到，李世民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给李建成来了一刀。李世民收买了李建成旧部杨文幹的部下尔朱焕，让尔朱焕污蔑李建成要让杨文幹举兵谋反，干掉老爹李渊。李渊刚开始还真被李世民给忽悠住了，下令李建成、杨文幹到仁智宫问话。结果杨文幹这家伙猪队友一个，以为主子和李世民正式摊牌，就真的举兵造反了，这下李建成就算满身是嘴都说不清，赶紧上仁智宫喊冤，几乎要昏死过去。李渊把李建成扔进监狱，要废掉他的太子位，并让李世民领兵去砍杨文幹，许诺等李世民剁了杨文幹，就立他为太子，让李建成到四川当蜀王。

李世民那叫一个兴奋，篡位夺权的小目标马上就要实现了，而且还是不流血的。没想到剧情却反转了。前方李世民正在砍杨文幹，后方李渊就放了李建成，仍让他以太子的身份回长安处理政务。

为什么？李世民心头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很简单，李渊毕竟是李渊，可以一时被忽悠住，但过两天就会想明白。李建成难道疯了吗，要谋反，本身就已经是太子，老爹还支持他，只要耐心地等，就会等到皇帝宝座，脑子进水了才会想抢班夺权。李渊得出结论：李建成是被冤枉的，根本不可能造反，这件事就是兄弟两个内讧。事情的真相也确实如此，李渊处理了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几个属下，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此后，双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步步升级，李渊无可奈何，只能听之任之，毕竟两个都是儿子，他不想让李家重演姨夫杨坚一家父子兄弟相亲相杀的悲剧，无法及时拆除李世民这个炸药包，只能看着兄弟俩砍来砍去。争吧，老爹的这点家产，去争吧。

终于，矛盾爆发的临界点到来了！

终于，李渊决定痛下杀手解决李世民。

但是，为时已晚。

李世民初步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去砍大哥李建成四弟李元吉，一切都准备妥当，但李世民还没下最后决心的时候，武德九年（626）六月初三，大唐的天空发生了一起奇怪的天象：太白金星从东南划过天空，在西北落下。在古代的天象政治学中，金星代表着兵器和军队，还代表着政治权力；而西北是古代秦国的范围。负责看天象的太史令傅弈秘密报告李渊：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你家老二可能摁不住了，要篡位夺权了。

李渊此前对李世民的阴谋可能有所察觉，但念在父子之情，想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就把太史令傅弈的报告拿给李世民看，天象都说你要篡位夺权，你看怎么办吧。李渊是想警告李世民一下，收手吧，老二，别蛮干，要不然大家都不好看，你那点事情朕都清楚，非逼得老爹下最后决心啊！

没想到李世民不但不听劝，反而倒打李建成李元吉一耙：老爹，这都是大哥四弟陷害我。有件事您还不知道吧，您头上冒绿光啊，早就是一片绿草地了，芳草萋萋，您后宫的妃子给您戴绿帽子了。您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您的两个宝贝儿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咱们老李家这下可出大笑话了，青史留名。我真不知道那几个后妈生的孩子，到底是我弟弟呢，还是我侄子呢！恐怕您也不知道到底是儿子还是孙子吧！李渊听后“愕然”，惊呆了，震惊了！

李渊没想到老二竟然如此下作，如此厚颜无耻，为了上位，不惜往父亲和家族头上抹翔，拿父亲的脸面和皇家的名誉去搞政治斗争。李渊愤怒了，当即作出决定，告诉老二：今天太晚了，明天你和你大哥四弟来宫里开会，我要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

李渊此时已经下了最后决心，要解除李世民的一切权力，即使不要他的性命，也要终结他的政治生命。之所以要说第二天开会调查，是要稳住李世民。淫乱后宫这种事只要找当事人对质，很容易查出来的。明天会一开，李建成李元吉肯定说绝无此事，李渊的妃子们更是

哭天喊冤，那李世民也拿不出证据来，如果他有证据早就告发了，干嘛要去搞政变，这种事如果坐实了一招就能把李建成掀翻在地。所以，李世民拿不出证据，就是诬陷，诬陷太子，侮辱皇帝，这两个罪名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李渊没想到的是，李世民已经在进宫的必经之地玄武门，准备好了一切，就等着大哥、四弟自投罗网。六月初四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刚到玄武门，就迎来李世民的雷霆一击。李家老二秦王李世民亲手射杀大哥太子李建成，四弟齐王李元吉被李世民手下尉迟敬德射杀。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在玄武门杀兄屠弟的时候，李渊正在皇宫里干嘛呢？手上沾满兄弟鲜血的李世民，如何去和父亲见面呢？

被逼退位

老李家三兄弟在玄武门杀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李渊正在皇宫里和宰相们一起划船，泛舟湖上。划船只是形式，内容是做宰相们的思想工作，会前统一思想才能把会开出皇帝想要的效果，才能得出皇帝想要的会议结论。

李渊给宰相们打招呼：我家老二这次真的是越界了，过线了，再不收拾他，朝廷和国家的事业就要面临分裂的局面了，朕这次要收起父子之情，用君臣之道去收拾他，你们作为宰相，务必理解朕的良苦用心，拥护朕的决定。

李渊正在要求宰相们表态之时，忽然看到身穿铠甲、手持长矛、一身是血、满脸杀气的尉迟敬德带着一队人马闯进来，顿时感觉大事不妙。政治上的敏感使他迅速判断出大事了，自己一直以来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很可能是几个儿子火并了。李渊强作镇定问尉迟敬德：今天是谁造反？你来这里干嘛？

尉迟敬德回答很干脆：你家老大老四谋反，已经被老二做掉。老二怕惊动了你的圣驾，派我来保护你。

听到尉迟敬德的回答，李渊暂且松了一口气，他刚开始以为尉迟

敬德是来杀他，现在一听是来保护他，就暂且安下心来，“意乃安”。

其实是不是保护，李渊心知肚明，李世民心里明镜，尉迟敬德不用教就知道要干什么。李世民实际上是派尉迟敬德把李渊和宰相们变相软禁起来。

此时李建成李元吉的卫队还在和李世民的部队交战，尉迟敬德要求李渊下令，将军队交给李世民。

李渊问宰相们怎么办，都已经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刺刀见红了还能怎么办。宰相们毕竟是宰相，很快站好了队，劝李渊：这天下是秦王李世民打下来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本来就没什么功劳，还想去害李世民。现在秦王做掉他们，真是人民的名义，历史的选择。陛下您不如顺水推舟，就立李世民当太子，把天下交给他，这事就算了了。

李渊赶紧借坡下驴，下一道手谕，要求两边停战，所有军队听从秦王李世民指挥。接着李渊下诏，朝廷所有大小事务全部交由李世民处置。李世民从老爹手里接连取得军权和行政权，李渊手里的权力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父子俩完成权力交接容易，难的是如何见面。虽然李世民囚禁了老爹，李渊也猜想过李世民可能会杀害自己。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过去，父子之间的血脉亲情浮上心头。这个面怎么见，见了之后说什么？

李世民这边，是对老爹的一肚子怨气，都是亲儿子，你为何这么偏心老大？你不是一直看不上我老二吗，不是最看重老大吗？我和老大到底是谁更有本事，你老头子难道瞎了眼吗？现在我把老大干掉了，你老头子还不服吗？心里可以这样想，但话能这么说吗？显然不能。

当天晚上，李世民入宫，和老爹李渊见面。李世民很聪明，自己先不说话，先看老爹怎么说。李渊只能先吭声，毕竟自己的小命还在二儿子手里捏着，这小子哥哥弟弟都能杀，说不定老爹也敢杀。李渊老了，已经花甲的他，见过姨夫隋文帝杨坚家里的父子相杀，又刚刚经历自己家里的手足相残，心灰意冷。只能服软，对李世民说：老二，爹错了，误会你了，“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这几天几乎犯

了“曾母投杼”的错误。

什么是“曾母投杼”？这是一个成语典故。曾参是春秋末年鲁国人，孔子的学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鲁国有个和曾参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有人就去告诉曾参的母亲：你儿子杀了人。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说我儿子不会杀人，继续织布。过会又有一个人跑来告诉曾参母亲你儿子杀人，曾母还是不信继续织布。等到第三个人告诉曾母说曾参杀人，曾母赶紧扔掉织布的梭子，翻墙逃跑。这次她真的信了。

李渊对李世民说自己有“投杼之惑”，等于就是拉下老脸向儿子认错。尽管他真的没错，但他还要认错，因为刀把子在儿子手里握着呢。这就是帝王家！

既然老爹给了自己面子，李世民也就不端着了。赶紧“跪而吮上乳”，跪下来，扑到李渊怀里，扒开老爹的衣服，含住老爹的一个乳头，“号恸久之”，嚎啕大哭。据《新唐书》记载，李渊有三个乳头，“体有三乳”，也不知道李世民含的是哪个。

李世民为什么要去吸吮老爹的乳头呢，想吃奶吗？中国古代北方有个习俗，就是父亲用模仿母亲给婴儿喂奶的行为，来加强与孩子的感情，所以男人有“乳翁”之称。李世民吸吮父亲的乳头，来表示自己不会忘记父亲的养育之恩。

就这样，李渊一句话，李世民一个吃奶动作，表面上让父子俩捐弃前嫌，和好如初。这之后的事就是走程序了。

六月初七，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

六月十六，李渊表示退位，要去当太上皇。

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登基，李渊的武德时代落下帷幕。

政治生命被老二终结，但李渊还得活下去，从武德元年到武德九年，李渊当了九年的皇帝。从武德九年八月到贞观九年五月，李渊又当了九年的太上皇。

虽然玄武门政变当天父子俩表面上恢复关系，但李世民心里的那道坎很难过，所以太上皇李渊的日子也很难过。

李世民上台后，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拼命抹黑李渊，往死里坑爹。

首先是篡改历史。李世民对唐初创业开国史料进行了系统篡改，从太原起兵到进军长安再到扫平群雄，全部是李世民一人之力，李渊只不过是被李世民推着往前走，伸手摘桃子而已。

其次是极力抨击武德政治。宫墙之内，太上皇李渊没什么朋友可以说说知心话，只有老友裴寂还能时不时探望一下。李渊和裴寂的基情很深，在太原时就一起扛过枪，当皇帝后李渊曾表示要和裴寂同富贵，“逍遥晚岁”，老了还要一起跳广场舞。可李世民上台刚两三年，就把裴寂打成反动分子，甚至借着批评裴寂，对老爹指桑骂槐，说什么“武德之际，货贿公行，纪纲紊乱，皆由公也”，武德年间贪污腐败，不讲政治，没有规矩，都是裴寂这个宰相没当好。这分明是明目张胆地抨击老爹，简直把武德时期的政治生活当成了暗无天日的“旧制度”。不知道李渊听到这句话时，是什么心情。

更有甚者，李世民自己行仁政还不忘羞辱老爹一把。贞观二年（628）九月间，天下大旱。李世民和大臣抬头看天，认为是民间光棍太多阳气太重，宫里怨女太多阴气太盛，阴阳失调所致。就昭告天下，把多余的宫女全部放归民间，与光棍们结婚配对。此举李世民赢得天下人心，真是既关心百姓吃穿温饱又关怀婚姻幸福的好皇帝。只是，放出去的三千怨女，大部分都是太上皇李渊宫里的宫女。李世民的潜台词是：太上皇你都那么老了，身体也不行了，要那么多宫女干嘛！

李渊本来在太极宫居住，李世民登基后刚开始在太子东宫处理国事，还给老爹留点面子。到贞观三年（629）四月，李世民终于将老爹请出太极宫，自己搬进去。那老爹住哪呢，去住以前的秦王府弘义宫，真是一点脸面都不想给老爹留了。

搬进弘义宫后，李渊实际上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以前他还能经常到处游山玩水，打打猎什么的，现在是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只能在弘义宫待着。贞观六年（632），李世民嫌长安太热，要搬到离宫九成宫避暑。大臣马周当即劝李世民：你热，你老爹难道不热吗，九成宫离长安三百多里，太上皇想见你怎么办，最好带上你爹一起去吧。李

世民不置可否，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把老爹扔在长安。李渊已经被李世民严格控制起来，没有了人身自由。

在这种尴尬的父子关系中，李渊终于走到了人生尽头。贞观九年（635）五月，太上皇李渊龙驭归天，终年70岁。群臣讨论定谥号太武皇帝，庙号高祖，下葬后的陵墓被称为献陵。

李渊去世后，没见史料记载李世民有什么思念之情。第二年六月，李世民发妻长孙皇后去世，安葬在昭陵。为能一抬头就看到皇后的陵墓，李世民特地在宫里修了个高台。一次还和魏徵一起登台远望，对魏徵说，看，那就是昭陵，朕想念长孙皇后啊！魏徵说看不见，看不见。

李世民一边指，一边说，就在那，昭陵就在那。魏徵仿如恍然大悟一样，原来陛下你说的是安葬皇后的昭陵啊，臣早已经看见了，臣以为你看的是太上皇的献陵呢！太宗的眼里，已经只有发妻，没有老爹。

李世民的内心深处，对老爹李渊更多的是一种恨。恨李渊不立自己为太子，逼得他要发动反动政变才能篡位夺权，自带非法上位光环，因此在即位后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抹黑老爹。但李世民没有料到，他对老爹的这个心结，会成为李唐皇室的死结。

父皇对太子的防范，儿子对父亲的猜疑，是李唐王朝驱之不散的魔咒。唐朝皇位继承，几乎没几个是和平接班的。每到皇位交接之际，总会有政变发生。李世民对李渊的态度，无疑是这种政治生态的源头。

从大业十三年起兵造反，到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之变被老二李世民从皇位上踹下来，李渊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晋阳起兵，建立大唐；二是横扫群雄，大体上统一全国；三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进行了一些制度建设，比如科举制度、三省六部制度、府兵制度、制定唐律、租庸调赋役制度等等；四是轻徭薄赋，减轻农民负担，恢复发展生产。李渊在这些事情中都是起主导作用的，为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打造出贞观之治奠定了基础。

同时，李渊时期，也有四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一是统一问题。前面说过，还留下一个梁师都的尾巴；

二是突厥问题，李渊起兵的时候虽然暂时稳住或者说是忽悠住了突厥，但唐朝建立后，把突厥在中原的代理人如刘武周等，一个个给干掉了，双方的矛盾立马激化。武德时期突厥一直是唐朝最大的国防威胁，曾几次向关中进攻。唐朝付出了很大代价，才勉强顶住。

三是用人问题，就是执政基础和依靠力量的转型问题。李渊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收拢了全国各地各个阶层的人才，有高门士族，有一般地主，也有寒门子弟，李渊也都能给他们相应的官位，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在李渊内心深处，还是厚此薄彼的。李渊政权的核心团队，仍然是高门士族，尤其是关陇贵族，其次是山东士族和江南贵族。李渊在位期间用过12个宰相，除了老二李世民和老四李元吉，其余的10个人中，有7个是关陇贵族出身，1个山东士族，1个江南贵族，还有1个是隋朝老臣。

李渊的这种用人思路和隋唐之际整个社会阶层的升降起伏很不合拍。经过魏晋南北朝几次大的战乱清洗，尤其是隋末唐初农民起义的打击，高门士族已经失去了对整个社会的主导权，他们已经衰落，无论能力还是数量都无法适应一个新兴的大一统国家的人才需要，一般普通地主已经崛起，掌握了大部分基层政权，只有依靠他们才能真正稳定全国局势，进而恢复发展生产。这个执政转型的问题李渊没有解决好，但不能苛责李渊，因为后来唐朝用了好几代人的时间，尤其是武则天以非常规方式的强力推动，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完成了大唐执政基础的历史转型，才迎来了大唐盛世。

四是路线问题，即确立一条清晰明确的基本治国路线。李渊虽然当了九年皇帝，但前七年一直在打仗削平群雄，后两年又被接班人问题牵扯住大部分精力，在治国上没能确立基本路线。制定一个一百年不动摇的基本路线问题，只有留给李世民了。

那么，唐太宗李世民是如何解决老爹留给自己的四个问题的呢？当年的李家老二李世民在晋阳起兵中，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天策上将李世民在唐朝统一天下剪灭群雄的过程中，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危急时刻呢？秦王李世民到底是如何从不受老爹待见的困局中，突围

而出最终上位的呢？

第二章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之治是这样炼成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古代皇帝群体中最为杰出的模范生，是古代干部百姓们经常说的别人家的皇帝。笼罩在他身上，有太多的光环，比如十六岁就能在突厥十万大军中救隋炀帝的驾；从晋阳起兵到占领长安到一统天下，奠定了唐朝事业的大部分基础；从上马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一手开创了贞观之治的黄金时代；听得进不同意见，经常被大臣怼得脸上挂不住，还能压制住满腔怒火笑颜以对。如果剥去这些光环，唐太宗还是那个英明神武的模范皇帝吗？

英雄少年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生于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公元599年1月23日，出生于今天陕西省武功县的庆善宫。出生之时，据说有两条龙出现在产房门前，游荡了三天才腾空而去。

李世民四岁时，有个大师给父子俩看相，见到李渊，说你可是个贵人啊，必定也有个贵不可言的儿子。见到李世民，说你这个儿子可不简单，相貌堂堂有龙凤仪态，天庭饱满如正午太阳，二十岁的时候就能为人民服务保卫世界和平。李渊听后大吃一惊，觉得大师泄露了天机，要被别人知道老李家出了个朝廷事业的接班人，那可是要死全家的。李渊刚使眼色让手下动手杀人，大师一下子没了影踪。李渊就用“济世安民”中的“世”和“民”两个字给老二起了名字，这就是史书中李世民名字的由来。

显然，这两个离奇的故事都属于李世民登基后，舆论宣传部门对皇帝的神化，要向天下人证明李世民当皇帝是上天的选择。但世民这个名字，确实是含有济世安民的意思在里面的。

李世民从小就聪明睿智，长大后，按照史书中的说法，是“玄鉴

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看事情看得长远，看问题能一针见血，处理矛盾能当机立断，不拖泥带水、当断不断，不在细节上浪费精力，善于从全局着眼，没人能猜透他的心思，也不知道李家老二到底能走多远。

李世民在历史舞台上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隋炀帝大业十一年（615）八月间。八月初五，杨广到塞北一带视察工作。八月初八，东突厥始毕可汗率十万铁骑刺王杀驾，“谋袭乘舆”，要做掉杨广。八月十二，杨广紧急撤到雁门关即今天山西代县。

十万突厥骑兵将雁门关团团围住，一波一波的进攻，“矢及御前”，有流箭甚至射到了御驾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杨广吓得全然没有了在国内百姓面前的威风，抱着小儿子赵王哭成一团，眼睛都哭肿了。八月二十四，杨广“诏天下募兵”，下诏让各地将领带兵赴雁门关勤王救驾。

当时十六岁的李世民也投军入伍，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帐下。李世民建议用疑兵之计，忽悠战术，“宜昼则引旌旗数十里不绝，夜则钲鼓相应”，避免与突厥硬碰硬决战，白天数十里旌旗招展，夜里锣鼓声互相呼应，让突厥以为隋朝大军已至，将其吓跑，“虏必谓救兵大至，望风遁去”。

平心而论，李世民此计甚妙，很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按照新旧唐书《太宗本纪》的说法，云定兴根据李世民的建议进行了部署，始毕可汗果然中计，以为“王师大至”，以为隋朝军队倾巢而出，怕被包了饺子，“由是解围而遁”，立马撒丫子跑了。

始毕可汗有这么怕这么一个毛还没长齐的十六岁少年李世民吗？显然不是，始毕可汗是撤了，但并不是因为李世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前从隋朝和亲到突厥的义成公主谎报军情，说北部有外敌入侵；二是隋朝洛阳和其他郡县的勤王之军已经云集雁门关附近。新旧《唐书》将这个功劳放到李世民头上，显然是给主子脸上贴金。事实上，当时云定兴的部队正防守今天山西原平县，自保还不够，根本抽不出军队去救驾。

雁门关勤王救驾的功劳虽然不是李世民的，但李世民此行收获也

不小。十六岁的李世民，肯定听说了四十六岁的皇帝杨广，被突厥人吓得嚎啕大哭的事情，从此破除了对皇帝、对朝廷的迷信，看来皇帝也不过如此，这个宝座我也是有资格坐的。

大业十二年（616），李渊去太原当留守长官，李世民跟着一起去。当时李渊率军征讨太原周围的农民起义军，在西河郡永安县一个叫雀鼠谷的地方与敌人遭遇。李渊手下只有五千多步兵骑兵，起义军有两万多人。李渊身先士卒，被重重包围。关键时刻，十八岁的李世民带着几个亲兵，杀进敌人阵中，搭弓射箭，手起刀落，所向披靡，于万军之中救出李渊，然后和顶上来的步兵一起，大破起义军。

这一仗下来，李渊父子在太原站稳了脚跟，有了一块根据地，开始思考更为宏大的问题，那就是革命造反，化家为国。李渊很早就有了取隋朝而代之的反革命野心，只是这种想法一直处于隐蔽状态，想想而已。到了太原，才开始正式实施。上阵父子兵，当时在李渊身边的只有李世民，李建成此时还在河东照顾一家老小。从大业十二年底，李渊和李世民父子开始组建反革命小团体。

在李渊的指示下，李世民到处结交各路英雄豪杰，主要是一些有显赫家世又被隋炀帝处分过的落魄之人，如长孙顺德、刘弘基等；还有就是被朝廷通缉的大侠，其实对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来说，这些大侠就是强盗。李世民和他们一起吃喝玩乐，斗鸡走狗，打猎跑马，聚众赌博，愣是把酒肉朋友发展成生死之交，由此可见李世民的交友本事和忽悠能力。这些人都是对隋朝不满的反社会人群，李世民把他们一个个凝聚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成了一根线上的蚂蚱，成为自己最初的班底。

北周和隋朝的权贵世家窦家子孙窦琮，也因躲避朝廷刑罚跑路到太原，早年不知因为什么事，和李世民有些过节。到晋阳后，窦琮老是怀疑李世民会趁他虎落平阳收拾自己。李世民注意到了窦琮的情绪，就对他特殊关照，多方修补双方的关系，甚至带着他随意出入自己的卧房。在中国古代的交往礼仪中，这是一项特殊友谊。窦琮从此和李世民化干戈为玉帛，同心勠力。

靠着这种广结英雄的魅力，李世民引起更多人才的瞩目。毕竟要

干革命造反的大事，只交一些江洋大盗做朋友还不行，这些人最多可以成为冲锋陷阵的大将，要让革命事业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还要拉拢体制内的官员参加进来。只有体制内的官员，才能拥有更高的社会声望，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历朝历代，体制内的力量往往是对朝廷的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击。当体制内的官员都抛弃了朝廷时，这江山确实也该换了人间。所以李世民还重点交往了晋阳县令刘文静和晋阳宫的宫监裴寂。

刘文静刚开始和李世民交往是因为脾气相投，能玩到一起，聊到一块，两人经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对形势也有相同的看法。刘文静见李世民骨骼清奇，豁达大度可比汉高祖刘邦，英明神武极似曹操，虽然年少却志高，必是命世之主，遂主动归附，深自结纳。但刘文静毕竟是晋阳县令，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主动抛弃朝廷，投入革命的大潮。真正把刘文静推到革命洪流之中的，正是隋朝朝廷。因为刘文静和瓦岗寨的李密是亲戚，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扔进监狱等着砍头。既然朝廷如此薄情，那我刘文静也不枉担反革命这个虚名，索性就真的反了。在李世民去监狱探望他的时候，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共同立下革命誓言。刘文静由此成为李世民的重要私人班底成员。

晋阳宫宫监裴寂，本来就是李渊的好基友。但太熟了，有些话反而不太方便说。而且裴寂是替隋炀帝看管行宫的，这可是个肥差，除非特别受皇帝信任，一般人坐不到这个位置。要试探裴寂对革命大业的态度，还得李世民出面。

在刘文静的建议下，李世民动用了大杀器对付裴寂，那就是腐败，先后送了几百万的钱给裴寂。行贿的手段还很高明，不明着送，而是拉裴寂一块赌博玩牌，在赌桌上把钱输给人家。裴寂一看，不管是一手好牌还是烂牌都能赢钱，自然不亦乐乎。这个老狐狸当然知道能赢这么多钱，不是靠牌技，更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人气，一来二去就觉得李家二公子小伙子不错，会来事，和李世民的交往就多了起来。

玩得开心之时，李世民向裴寂说出革命计划，并请裴寂去劝李渊挑头干。当然这一切都是李渊授意的，等裴寂去做李渊的思想工作

时，李渊就知道裴寂可以发展到队伍中了。裴寂由此成为晋阳起兵的重要成员，李渊一辈子的老基友。

无论是结交各路英雄豪杰，还是拉拢体制内官员同去革命，李世民都是打着老爹李渊的旗号进行的，花的也都是李渊的钱。李世民一不当官，二不做生意，哪有什么收入，他送给裴寂的那数百万钱，都是李渊的。这些大侠大盗和朝廷命官之所以认同李世民的革命计划，并愿意加入队伍，看重的也是李渊的政治资源、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

我们可以简单想想，大业十三年（617）的时候，李世民才十九岁，李渊五十一岁。李世民除了李渊二公子的头衔，什么也不是。李渊却历任中央地方大员，太原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打过大仗，当过大官，还有唐国公的爵位。如果换做是你，你是够胆跟着十九岁的毛头小伙李世民闹事呢？还是有种追随五十一岁的中年大叔李渊革命呢？答案不言自明。

所以，李世民深度参与了晋阳起兵的谋划工作，并作为李渊的私人代表，在其中做了很多李渊不方便出面的事情，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这一切都是在李渊的旗号下做的。对晋阳起兵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李渊而非李世民。李渊属于老成持重的类型，时机未到，他不会轻易出手。时间一到，他会干净利落痛下决心。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父子在晋阳正式起兵，以人民的名义，以挽救大隋江山为号召，开始了革命造反的星辰大海征程。

李渊父子起兵后，晋阳旁边的西河郡表示不服。李世民和大哥李建成就先去剁了西河郡太守，打通了从晋阳到长安的道路。李渊遂定下了南下关中，占领长安的战略规划。李世民兄弟三人各有分工，老四李元吉留守太原看家；大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指挥左路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指挥右路三军。

霍邑和河东是进军长安路上的两个钉子。李渊在李世民、李建成的辅佐下，先打下霍邑，又对河东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迅速渡过黄河，直奔长安而去。过河后，李建成率军驻守永丰仓和潼关，监视关

东隋朝军队动向，防备河东力量从背后突袭。李世民则率军从渭河以北西进长安，联络关中地区各路反抗隋朝的力量，尤其是和叔父李神通、姑姑平阳公主带领的数万兵马会合后，军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于这年十月顺利包围了长安。

十一月，长安被攻陷，李渊立隋炀帝的孙子杨侑当傀儡皇帝，这就是隋恭帝。李渊进封唐王，任命李世民为京兆尹即长安市最高行政长官，封秦公。

第二年即大业十四年（618）三月，李世民被改封为赵公。五月，收到隋炀帝已经在扬州被人用一丈白绫勒死的消息后，李渊立马逼迫杨侑这个没了爷爷的孙子，将皇位禅让给自己。五月二十，李渊正式登基称帝，建立大唐，李唐王朝的旗帜开始高高飘扬在中华大地上。六月，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尚书令，主管全国政务。不久，李渊立大儿子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李唐王朝虽然已经开张，但此时只是众多门店之一，江湖上还有很多英雄在和李唐一起玩逐鹿游戏。李唐只占据了关中地区，西北有磨刀霍霍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北边有虎视眈眈的刘武周，洛阳周围有王世充，河北有窦建德，江南有杜伏威、萧铣。此时李渊已经贵为天子，不能御驾亲征；李建成也是太子国本，不可轻动。统一全国的重任，就落到李世民肩上。那么秦王李世民是如何横扫各路诸侯的呢？这其中又有哪些命悬一线的危急时刻呢？听说有只可爱的米老鼠在关键时刻救了李世民的命，这是真的吗？

秦王破阵

最早向李唐王朝砍过来的一刀，来自薛举、薛仁杲父子。薛举是金城郡也就是今天甘肃兰州市的土豪，手里家财万贯，但没有政治地位，想趁这乱世从土豪翻身做皇帝。在大业十三年（617）四月，就是李渊父子晋阳起兵的前两个月，在兰州扯旗造反，自称是西秦霸王，封儿子薛仁杲为齐公。薛举很快占据了甘肃，七月份的时候称帝建国，号称有三十万兵马。薛举的战略眼光也很毒辣，和李渊一样要进占关中拿下长安，可惜因为距离太远，反而被李渊抢先一步。

十二月，薛举父子刚收到李渊打下长安的消息，立马率十万兵马来抢地盘，包围了扶风郡即今天的陕西省凤翔县，准备拿下扶风后再打长安。李世民挺身而出，率军顶住薛举父子的攻势。十七日，李世民在扶风大破薛仁杲的部队，从扶风一直追到陇山。这一仗，打得薛举心惊胆寒，竟然问手下：我说兄弟们，自古以来有没有天子投降的先例？薛举已经心灰意冷想要投降了，在手下的安慰下才重新焕发了斗志。

李世民旗开得胜，巩固了关中地盘，但薛举并不甘心。李渊称帝后，薛举立马送上一个大红包，从泾州即今天甘肃泾川一带砍了过来。七月，李世民带刘文静等八大总管前去迎敌，双方在今天陕西省长武县一带对峙。谁料李世民关键时刻掉链子，染上了疟疾，在军中一病不起。李世民交代刘文静等人，本王现在身体不舒服，先歇会，你们要hold住，等本王病好了再去砍薛举那小子。

刘文静等人却主张进攻，双方遂在七月初九大战。唐军在长武县西南列阵，仗着人多势众没有太防备。薛举在前线佯攻，暗中调动骑兵从唐军背后突袭。打得唐军丢盔卸甲，八大总管的阵地全部失守，军队损失了一半以上。薛举占领长武，李世民带着残兵败将退回长安。听说前线打了败仗，京师震动。

这一仗，史书中都把战败的原因归罪于刘文静等人。其实，当时李世民就在军中，尽管生病但不至于阻止不了刘文静等人的轻举妄动，李世民思想上应该也存在侥幸心理，觉得或许能打赢，他对这场败仗也要负责任。自从太原起兵以来，李世民几乎没打过什么败仗，不免志骄意满。这次薛举算是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终于知道砍人不是请客吃饭，砍不死人就会被别人砍。

长武大败的后果很严重，因为薛举准备一鼓作气进攻长安，而此时长安只有被吓破胆的残兵败将，不一定能守得住。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诡异，李世民上次关键时刻掉链子，这次该轮到薛举掉链子了。西秦部队刚集解完毕，正准备出发，八月薛举突然生病，而且病得很急很重，八月初九就病死了，进攻长安的计划不得不终止。

薛举死后，儿子薛仁杲继承了老爹的皇位和革命遗志。八月十

七，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元帅，趁薛仁杲死了老爹，去砍人家。在李世民进军的路上，薛仁杲又连续击败了唐军的其他前线部队，占领了陇州就是今天陕西省陇县等城池，形势不容乐观。

十一月，李世民的军队终于再次来到长武。四个月前的那场惨败历历在目，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刚安营扎寨，薛仁杲就派大将前来挑战。这次李世民学乖了，手下将领要求立即进攻，为死难的兄弟们报仇，李世民却下令高举免战牌，关闭营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严令军中：敢言战者斩，谁敢再说去砍人，我先砍了他脑袋。

李世民稳住了小弟，薛仁杲内部却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早在薛仁杲当太子的时候，就与很多将领关系闹得很紧张，大家都是看着薛举的面子才勉强和薛仁杲友好相处，双方心里的梁子彼此都知道，只是没说破而已。等到薛仁杲上了位，手下将领们就犯起嘀咕，当初如何如何，以后会不会那个。薛仁杲又不去主动安抚手下，收揽人心。人心就是这样，你不去拢，慢慢就散了。

经历了上次惨败，李世民的脾气越来越好，一下子和薛仁杲相持了六十多天。薛仁杲远道而来，粮食不好运，两个月就吃完了军粮。没了粮食，手下那些离心离德的将领就开始本色出演有奶便是娘的戏码，一个个投奔到李世民这边。李世民判断战机已到，下令全线开战，亲自率领十多个亲兵上阵砍人，鼓舞士气。这次轮到薛仁杲兵败如山倒，十一月初八出城投降。李世民把薛仁杲押回长安，李渊下令将其处死。

因为这次大胜，十二月的时候，李渊任命李世民为太尉，黄河以北各大战区的军队全部归属李世民指挥。看起来是风光无限，暗地里却开始出现危机，这次的问题不在外部敌人，而是内部父子兄弟。

随着李世民的军功越来越大，地位的上升，逐渐威胁到太子李建成的地位，甚至李渊也开始防范老二。以前是父子，现在更多是君臣。李渊就动手将李世民的第一号小弟，晋阳起兵的大功臣之一刘文静打成了反革命，以谋反罪将其处死。李渊此举意在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也有强化皇权的考虑在里面，警告李世民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但只是暂时把李世民给压服，父子兄弟之间开始离心离德。李世民没有

了安全感。为了得到最起码的安全保证，他必须成为那个能决定别人生死的人，而不是被别人决定生死的人。他必须打更多的仗，得到更多的地盘，拥有更强大的力量，用更多的军功来向天下证明他才是最有资格坐在皇位上的人，他才真正是历史的选择。

历史也确实给了李世民这样的机会。不管李渊、李建成愿不愿意，至少在这个时候，他们离不开李世民。西北刚摁下葫芦，北方刘武周就浮起瓢。武德二年（619）八月，刘文静被杀没几天，唐军就在山西打了大败仗，留守太原的李家老四李元吉被刘武周打得仓皇而逃，唐朝几乎丢了整个山西。山西是李渊集团的龙兴之地，俗话说就是老窝。还没统一天下，老窝先被人家给端了。山西一丢，关中的北方门户洞开，长安面临泰山压顶般的压力，李渊怎不气恼。关键是手下一时无人可用，最能打的李世民刚吃了自己一耳光，还能毫无违和感地上阵卖命吗？

十月，李渊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不是要给李世民俩甜枣吃抚慰一番，哄着让人家去卖命，而是给李世民下了一份手谕，“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刘武周那小子这两天的风头太劲，我们最好还是暂避锋芒放弃山西，守住关中长安要紧。

李渊难道真的是怂了吗？显然不是。他这是以退为进，用激将法激李世民主动请战，而不是被自己哄着上战场。李世民决定迎接挑战，用战争给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得到消息，李渊大喜过望，把关中所有兵马都交给李世民指挥，并亲自到李世民驻守的长春宫今天山西大荔县一带为出征将士壮行。十一月，李世民率军趁黄河结冰，从龙门顺利过河，与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宋金刚在一个叫柏壁的地方对峙。李世民安抚民众，征集粮草，“休兵秣马，唯令偏裨乘间抄掠，大军坚壁不战”，厉兵秣马，就是不出战，只派出小股部队袭扰。

一天，李世民“自帅轻骑觇敌”，带几个护卫亲自去察看宋金刚排兵布阵情况。走着走着，“骑皆四散”，本来人就不多的小部队又化整为零，分头侦查。李世民只带一个亲兵登上山岗，俯瞰敌情。不一会

就困了，就天为被地为床，躺下舒舒服服睡上一觉，“世民独与一甲士登丘而寝”。大梦之中，宋金刚的部队四下围上来，准备将李世民包饺子，“俄而贼兵四合，初不之觉”，可怜的李世民和手下亲兵竟然都没有发觉。

就在此时，李世民的人品爆发了。

一条长蛇追逐一只老鼠，老鼠四处逃窜，撞到了亲兵脸上，“会有蛇逐鼠，触甲士之面”，一下子惊醒梦中人。亲兵揉揉眼睛，看着快收网的宋金刚部队，马上叫醒李世民，翻身上马，狂奔突围，“遂白世民，俱上马”。还没跑出一百步，就被敌军追上，“驰百余步，为贼所及”。

关键时刻，李世民搭弓射箭，一箭将跑在最前面的敌军小头目射死，其他人这才被吓跑，“贼骑乃退”。当然，宋金刚手下这帮小喽啰应该不知道被围的是秦王李世民，否则肯定会一哄而上抓人领赏，而不是被一张弓几支箭吓退。

李世民一生，经历无数腥风血雨、生死考验，但最危险的莫过这次。如果不是这条长蛇和这只老鼠，千古一帝天可汗李世民，可能就成为小兵甲小兵乙的刀下冤魂。很多人都用这件事，来论证李世民受命于天，可谓真命天子。

其实，李世民躲过这场灾难，固然是因为长蛇追老鼠这件偶然小事而撞上大运，但其最终突围，靠的还是武艺绝伦。危急时刻，从容不迫搭弓射箭，一箭毙敌，这功夫可不是盖的！有道是，天命还得自己搏，打铁还需自身硬！

逃过一劫的李世民，继续与宋金刚对垒，直到把敌人的粮食耗尽。终于，六个月后，武德三年（620）四月，宋金刚没粮食吃了，熬不住了，下令撤军。李世民等来了机会，全线出击，从山西南部打到北部，有时一天一夜行军200多里，大小战斗十多次；连李世民都连续两天不吃饭，三天不卸甲睡觉，终于彻底击败刘武周宋金刚，打得他们逃亡突厥。没了军队的刘武周宋金刚失去利用价值，不久就被突厥杀掉。

这一仗，李世民收复了山西，保住了李唐王朝的根本。对李世民

个人而言，这一仗的意义更重要，他收降了宋金刚手下的大将尉迟敬德。李世民得到猛将敬德，大喜过望，任命他为右翼统军，继续统率旧部八千人马。有人劝李世民注意提防敬德，最好打散其原来建制，方可控驭。李世民“不听”，始终保持对敬德的信任，敬德用一生的绝对忠诚证明了他当得起这份绝对信任，对李世民后来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干掉刘武周宋金刚，山西陕西和之前拿下的四川连成一片，唐朝没有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以赴进军中原争夺天下，下个目标就是洛阳的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挂帅东征洛阳。

其实，李渊父子刚占领长安的时候，就试探性地打过一次洛阳。武德元年正月，李建成和李世民分别率领左右两路军进军中原，打到了洛阳旁边，因为李世民判断即使拿下洛阳也不一定能守住，就主动后撤，放弃了眼前的肥肉。后来因为要专心对付薛举父子和刘武周宋金刚，一时顾不上洛阳。现在是二打洛阳，李世民志在必得。

八月，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城西北的青城宫对垒，王世充见到李世民就怂了，表示可以割地求和，李世民说要割就把全部地盘割过来，别整那些没用的。双方开片，唐军陆续攻占了洛阳外围的很多据点，但王世充也不是软柿子，仗打得很艰苦。以前投降过来的刘武周宋金刚手下，很多人都跑了。只有尉迟敬德不动如山，继续跟随李世民冲锋陷阵。可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要跑，就把他囚禁起来，还劝李世民找借口杀掉敬德以除后患。

李世民表示自己绝对信任敬德，相信其绝无二心。李世民不但下令释放敬德，还邀请他进入帐内卧室，赐给重金予以抚慰，表示自己绝不会听信他人谗言疑心敬德。若敬德执意要走，这笔钱就当作路费相赠，不想走的话就该干嘛还干嘛，不要有思想负担，“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敬德当即表示肝脑涂地无以为报。

九月二十一，李世民带着500骑兵到洛阳北邙山一带巡视战场。不知是不是走漏了消息，王世充突然带着一万军队杀将而来，把李世民包了饺子。王世充手下大将单雄信手持长矛，直冲李世民而去。千钧一发之际，斜刺里闪出一员大将，大叫：“休伤吾主！”原来是尉迟

敬德快马加鞭赶到。敬德从侧面刺中单雄信，将其从马上掀下来。王世充军队士气大挫，尉迟敬德趁机保护李世民杀出重围。此时唐军的主力部队收到消息，赶紧上来救援。李世民、尉迟敬德又杀回去，砍死加俘虏王世充部队七千余人。战后，李世民对敬德说，“公何相报之速也”，你的报答来得太及时了吧！说罢又赏赐一盒金银，敬德“自是宠遇日隆”。此战王世充偷鸡不成蚀把米，从此再也不敢出城和李世民正面硬碰硬对攻。

到了武德四年（621）二月，李世民又断了王世充的粮道，洛阳彻底成了一座孤城。李世民四面攻城昼夜不停，但由于洛阳城池坚固，一时啃不下城墙。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河北的窦建德放弃了在李唐和王世充之间的中立立场，决定拉王世充一把，率领十万大军号称三十万，从黄河下游赶过来，突然出现在李世民背后。

窦建德明白，他和王世充现在是唇亡齿寒。只要李世民干掉王世充，下一个就是他窦建德，因此必须来救王世充。此时李世民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如果被窦建德反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很多人都主张先撤回去，李世民最后决定进攻。围点打援，围王打窦，让主力部队围住王世充，自己亲率3500名精锐骑兵到虎牢关堵住窦建德。只有进攻进攻再进攻才能争取更大的胜利，而撤退往往意味着土崩瓦解的开始。

窦建德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战略选择，那就是手下谋士提出的围魏救赵，直接杀向关中，迫使李世民解围洛阳回援长安。可惜窦建德有些轻敌，认为李世民区区3500人不算什么，先吃掉再说。四月，虎牢关大战开始，李世民还是采取先坚守不出避其锋芒，然后断掉对方粮道的做法，终于等来了决战机会。五月初二决战当天，李世民先按兵不动以逸待劳，等到窦建德部队人困马乏，出其不意发起攻击。混战中，窦建德的指挥部被端掉，本人还中了一枪，被唐军活捉，送到李世民军前。李世民质问窦建德：我去砍王世充那小子，关你什么事，你非要来凑热闹。窦建德的回答很搞笑：我主动上门服务，是为了给你减少点工作量，让你少跑点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世民与窦建德两军对阵时，李世民见敌将王琬所骑青骢马竟是隋炀帝当年御马，啧啧称赞，“彼所乘真良马也”。

尉迟敬德当即率二将突入敌阵，万军之中将王琬连人带马一并擒来，“众无敢当者”，敌军无一人敢动。

五月初八，李世民押着五花大绑的窦建德到洛阳城下。王世充和窦建德两眼相望泪汪汪，一个说兄弟我尽力了，一个说兄弟啥都不说了，我明白。第二天，王世充开城投降。一场苦战，李世民一举歼灭王世充窦建德双雄，拿下河南河北。中原地区彻底被唐朝收入囊中，统一大业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接下来的下江南就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让李靖他们去打扫就行，不劳李世民亲自出马。

外部的敌人被消灭，兄弟之间的争斗又翻开新篇。为唐朝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李世民，会甘心屈居大哥太子李建成之下吗？有功高震主之忧的李世民，如何才能获得绝对的安全感？在与大哥的争斗中，李世民到底是主动进攻的挑衅者，还是被动防守的受气包？玄武门之变中的那个潜伏者，到底是谁？

玄武喋血

洛阳之战刚结束，李世民就带着房玄龄微服私访，秘密去拜会一个叫王远知的大师。据新旧《唐书》记载，王大师很有名气，当年李渊还没起兵时，大师就曾说过李渊天命在身。这次李世民去拜访，还没敲门，就听王大师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李世民赶紧承认，正是在下。王远知接着泄露天机：“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秦王你将来是要当天子的，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万寿无疆永远健康。

洛阳之战的胜利，标志着全国统一大业已成定局，接下来就是如何分配胜利蛋糕。李世民不想要别人分的那块蛋糕，而是想夺取最高权力，由自己掌握胜利蛋糕的分配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不想当皇帝的王爷不是好王爷，他要从沙场征战的胜利走向争夺权力的新的胜利。

从洛阳凯旋回长安，李世民摆出了盛大的进城仪式。他身穿黄金甲，身后是二十五员盔甲闪亮的大将，然后是一万名铁甲骑兵，两万

名戎装步兵，三万人排出了两公里左右的队列，军歌嘹亮，呼声震天。

李世民此举，不仅仅是扬我国威壮我军威，更重要的是要向长安街头的人民群众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这天下是我秦王打下来的。打天下坐江山，人民群众懂得这个理。

皇宫里的李渊和东宫里的太子李建成明白李世民想干什么，你小子不是仗着功劳大想夺权吗？好，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狡兔死走狗烹，什么是飞鸟尽良弓藏。

李世民凯旋长安大约是在武德四年七月，但仅仅是回来而已，李渊和李建成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声：哦，老二，你回来了，知道了，辛苦辛苦，回去休息吧，就没下文了。

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斗争中，李渊是站在李建成这边的。因为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是天然的接班人，而且能力也不错，只是碍于太子身份不方便挂帅征战，没有机会建立军功而已，况且没犯过什么大错误。所以李渊对李世民的洛阳之功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李世民仿佛一个沙包大的拳头打在空气中，那叫一个气恼。

但很快，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狡兔又活了，飞鸟又回来了。七月十二，窦建德在长安被杀掉。七天后，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就起兵再次造反。这次纯粹是因为李唐王朝对农民起义军搞秋后算账，给逼出来的官逼民反，不是叛乱。而且之前窦建德抓住了李渊的姐姐等亲戚，是好吃好喝的招待着，后来还送了回去，一根头发丝都没少。你李唐王朝倒好，抓住人家窦建德直接给砍了。这叫什么事，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所以刘黑闼迅速得到了河北人民的响应，势如破竹，没几天就恢复了以前窦建德的地盘。

李渊没把刘黑闼当回事，先派了其他大将去镇压，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看来没有张屠夫，还真是只能吃带毛猪。只有请李世民出马了。但在请人家卖命之前还得先安抚一番。

十月，李渊给李世民封了个天策上将的头衔，并宣布李世民的地位在诸王公之上，是大唐的第三把手。天策上将虽然听着无上光荣，

是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三皇五帝到大唐都没有过的官衔，是给李世民量身定做的私人定制，但也是个虚衔。至于明确李世民是三把手，更是文字游戏，因为人家本来就是三把手，只是宣布而已，没什么实质意义。这不是李渊无情、李建成无义，是因为他们能给李世民的都给了，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给的了，除了他们的皇位和太子位。可这些，能给吗？

十二月初，李世民挂帅去砍刘黑闼，仍然采取残酷镇压的办法对付起义军，结果被刘黑闼一顿暴揍。后来因起义军决策失误，李世民才在武德五年（622）三月勉强打了一次胜仗，把刘黑闼赶到突 厥。

李世民这次仅仅是打败刘黑闼而已，河北地区人心并未归附，仅仅过了三个月，这年六月刘黑闼就再次起兵，仅仅用了四个月时间，在十月份的时候又占据了河北。

李建成出手了，为了平衡李世民的战功，树立太子的威望，同时收拢河北山东地方势力，十月，李建成主动请缨，带着魏徵去河北收拾刘黑闼。在魏徵的辅佐下，李建成攻心为上，用软刀子杀人，改变了李世民单纯军事镇压的方法，将被俘虏的起义军家属全部放回去，不管以前说过什么做过什么都一笔勾销，回家种地去。大乱之世，谁不想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傻子才去造反。这下刘黑闼就被釜底抽薪了，彻底失去了群众基础。武德六年（623）十月，刘黑闼被自己人抓住送给李建成，然后顺理成章的被剁了脑袋。

从平定刘黑闼一事可以看出，李建成感觉到李世民的威胁后，是想用合法斗争即建功立业的方式消除威胁巩固权力，两个人一起比功劳，比治国思想，看谁的政策方针更适合目前的政治形势。显而易见，就当时而言，李建成更倾向于文治，更适合从上马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执政转型，他也有通过提倡文治正效应来降低李世民武功影响力的考虑和打算。

李世民显然不能坐以待毙，时间拖得越长，他出生入死换来的战功慢慢就会被人忘记。李世民的战友们也劝他大干快上，毕竟秦王太子两边已经势同水火，李世民被人干掉，他们也没好果子吃。李世民当上皇帝，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前途。

李世民开始主动进攻，先是组建秦王府十八学士的反朝廷小团体，表面上研究文学创作，实际上就是他篡位夺权的参谋班子；在全国布局力量，只要是他打下的地方，基本上都安插进自己人；在长安准备了一支800人的秘密非法武装，随时准备刺刀见红；结交朝廷大臣，让他们给自己说话。

这几项措施中，最具有深远影响的就是组建十八学士。正是靠着这十八人的密谋策划，李世民才能处心积虑苦心经营数年最终上位。早在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就开设文学馆延揽四方文学之士，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人，都陆续进入文学馆兼任学士，号称秦府十八学士。

十八学士的名号在天下读书人中很响亮，士人艳羡不已，称其为“登瀛洲”。李世民上朝处理完公事后，一般都是直接到文学馆里和学士讨论如何篡位夺权，有时到深夜方才就寝。十八学士中，最具才能的无疑是房玄龄、杜如晦。

房玄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朝攻灭南陈，统一江南，“天下皆以为将太平”，当时才十几岁的房玄龄却不以为然，私下对时任监察御史的父亲房彦谦密言道，“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文帝当年是用诈术从北周孤儿寡母手里夺取天下，来路不正，基础不牢；现今从太子杨勇到杨广、杨俊、杨秀、杨谅诸王，“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果不其然，几年之后，杨勇被废，杨广夺嫡，杨俊、杨秀、杨谅或谋反被杀，或忧惧而死，隋朝在杨广手上二世而亡。洞悉时势的房玄龄着手为将来的改天换地做准备，五岁就能背诵《毛诗》的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博览经史”上。十八岁时，房玄龄考中进士，到吏部等候分配工作。吏部侍郎高孝基素以知人著称，见到房玄龄后大为惊叹，“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异日必为伟器，恨不见其大成耳”。隋末大乱，李世民进取长安途中，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投奔到李世民帐下。李世民对他一见如旧相识，当即让其负责军中机要和参谋事务。房玄龄亦认为是得遇明主，从此尽心竭力。

杜如晦归附李世民的时间较晚，是在打下长安之后才进入秦王府。当时他还未崭露头角，李世民对他不是很了解，只是让他担任兵曹参军，负责后勤军械事务。后来高祖李渊和太子李建成察觉到李世民的不轨动向后，立马着手拆除十八学士小团体，翦除李世民羽翼。其中釜底抽薪的一招，就是抽调十八学士到朝廷任职，解除李世民和他们的主仆关系。国家庶事草创，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李世民身边的人才集聚得太多，既是资源浪费，也容易出事。杜如晦亦在外调人员名单中，升任陕州（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带）长史。

房玄龄建议李世民：其他人走就走吧，只有杜如晦必须留下。此人有王佐之才，只有他能把您送到想坐的那个位置。李世民随即去李渊处做工作，终于把杜如晦调回身边。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高度评价房玄龄留用杜如晦之举，将之与萧何月下追韩信相提并论，“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将如韩信、相如杜公而后用之，不亦难乎！惟能置萧、房于帷幄中，拔茅汇进，则珠玉无径而至矣。”

房杜二人自此成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经常跟随他征战四方。杜如晦长在参谋决策，处理军中各项杂务剖断如流。房玄龄长在理政引才和衷内外，每次打下城池，将军们都争着进城抢钱抢粮抢宝物，只有房玄龄四处拜访当地人才，延聘他们到秦府充当幕僚。房玄龄还经常抽出时间专门做将军们的思想工作，尤其是加强与那些猛将们的谈心谈话，使他们心甘情愿为李世民效死力。

不但如此，房玄龄还在用人上替李世民挖李建成的墙角。当初杜淹因一直得不到升迁，就想走李建成的门路。房玄龄得知消息后，认为杜淹计谋多端，如果被李建成所用，必定为李世民大患，就劝李世民把杜淹招进秦府。

杜淹后来多次献计李世民，最重要的就是策划了一个惊天大阴谋——杨文幹谋反案。大致过程就是李世民收买李建成部下杨文幹的部下尔朱焕，污蔑杨文幹谋反，把案子往李建成身上扯，说是李建成指使杨文幹造反，给李建成安上策划反朝廷政变抢班夺权的罪名，让李渊废掉李建成的太子位，从而和平夺取。而杨文幹这个猪队友竟然以为李建成要和李世民摊牌，真的反了。眼看奸计就要得逞，李渊醒过

神来发现李建成是被冤枉的，就对兄弟俩各打五十大板了事。

在被李世民多次中伤后，李建成开始反击，但大多都是一些常规手段。比如与李元吉结成政治联盟，壮大力量；污蔑李世民有大逆不道之言，说他自己有天命；刻意制造李世民与李渊后宫妃子的矛盾，让妃子们在李渊枕边吹李世民的歪风等。除此之外，李建成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收买李世民部下。

李建成、李元吉见李世民手下“多骁将，欲诱之使为己用”，试图先从尉迟敬德那里打开缺口。李建成曾送给尉迟敬德“金银器一车”，并修书一封，“愿迂长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要和尉迟敬德做好朋友，试图拉拢。尉迟敬德当即严词拒绝，表示李世民对他有“更生之恩”，此生惟当杀身以报之。“若私交殿下，乃是贰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如果我为了一车金银就改头换面，那这样的不忠之人，您敢用吗？李建成热脸贴到尉迟敬德的冷屁股，“怒，遂与之绝”。

尉迟敬德将此事告知李世民，李世民称赞他“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就算李建成送的金子堆起来有从地球到北斗星那么高，敬德也会忠贞如磐石，不为所动。有敬德在前面做表率，后来李元吉收买李世民部将段志玄、张亮等人时，也是碰了一鼻子灰。

李建成、李元吉收买尉迟敬德不成后，就派人去敬德家里行刺杀之事。敬德收到消息后，“洞开重门”，让家仆把庭院、客厅、卧室的门窗全部打开，然后躺在床上“安卧不动”。刺客“屡至其庭”，连续几次跳到房里，就是不敢动手。

李建成对李世民还有手足之情，对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还心存幻想，下不了最后决心动用坚决手段除掉李世民。有次李元吉要派刺客刺杀李世民，被李建成给制止了。魏徵也多次劝李建成采用铁腕措施，李建成就是不听。

太子、齐王与秦王刀光剑影，长安城人心惶惶，到处是政治谣言。武德九年（623）六月初，突厥突然进攻唐朝在今天甘肃武威一带的军事据点乌城，朝廷决定派李元吉统兵出征，抵御突厥。与此有关的两个情报传到李世民阵营。第一个是李元吉要调李世民手下的尉

迟敬德秦叔宝等大将一同出征，利用战场上的生杀大权除掉他们；第二个是要在出征仪式上做掉李世民。

两个情报第一个是真的，第二个不一定是真的，因为后来玄武门之变时李建成、李元吉手忙脚乱，根本不是准备好做掉李世民的样子。第二个情报可能是李世民主动放出来的风，目的是激发部下的斗志，增强内部的凝聚力。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听说这两个情报后，果真炸开了锅，李建成李元吉不但想做掉他们，还要干掉主公李世民，纷纷劝李世民跟他们拼了，先发制人，抢先动手。

李世民有些犹豫不决，想算一卦。一个叫张公瑾的手下跳出来：都什么时候了，还算什么卦。如果是凶卦，难道就不干了吗？李世民这才下定最后决心孤注一掷，不要怂，就是干！当时房玄龄和杜如晦不在秦王府，李世民让尉迟敬德去找。结果不知道是尉迟敬德没有说清楚，还是房杜二人不知道李世民已经下了最后决心，就没有立即去。李世民大怒，拿出佩刀给尉迟敬德：这两个人再不来，就提他们的头来见。史称“房谋杜断”的二人赶紧跑到秦王府，为李世民的反革命大业加持。

李世民集团的计划是在玄武门动手，干掉李建成李元吉。为什么选择玄武门，因为玄武门是唐代皇宫北宫门，是从东宫到皇城的必经之地，驻守玄武门的北军是长安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控制了玄武门就控制了皇城，控制了皇帝。如果不能在玄武门干掉李建成李元吉，就坚守玄武门，控制李渊，以李渊的名义发布命令处置李建成李元吉。再退一步，政变失败了，就跑路到洛阳，那边李世民已经经营多年，是稳固的势力范围。

玄武门地位如此重要，李建成李元吉就不知道吗？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以为玄武门是控制在自己人手中。这个想当然将让他们付出巨大代价。

在玄武门动手的前提，是李建成、李元吉得在李世民计划的那个时间点恰好出现，总不能传个话过去，大哥四弟，咱们不能再这样过下去，干脆到玄武门约架吧。即使李建成李元吉同意约架，李世民也不敢去，毕竟人家二打一，常规战斗他不是对手。即使是单挑，李世

民也不是李元吉的对手。

李世民想出一个绝好的点子，通过李渊调动李建成、李元吉。六月初三，他向李渊告发李建成、李元吉淫乱后宫，和父皇的妃子长期通奸。李渊大怒，李世民这不仅不要自己的脸，更不要父皇的脸，还不要皇家的脸，为了争权夺利无耻到这种地步。李渊立马决定召集三个儿子天亮到皇宫开会，当面对质，彻底解决老二问题。

李渊不知道，自己的怒气正是李世民所需要的。只有李渊下旨让李建成李元吉到皇宫开会，他们才不会有疑心。李建成得到进宫开会的消息后，找李元吉商量。李元吉劝李建成假装生病不去宫里，赶紧集合队伍，看形势往那个方向发展，随时准备动手。这是个很高明的建议，如果李建成接受了，历史就会改写。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李建成不听李元吉的建议，还幻想着用会议上的合法斗争手段解决李世民。李建成认为李元吉过于谨慎，玄武门当天的值班军官常何是自己的老部下，不会有问题。只要玄武门掌握在手中，就不会出事。是的，谁掌握了玄武门，谁就有了通往胜利的入场券。关键是，守卫玄武门的，是谁的自己人。

太子秦王争斗多年，双方都在往彼此阵营里安插眼线招降纳叛。李建成、李元吉能想着去收买尉迟敬德，怎么就想不到自己手下会被李世民收买？常何就是被收买的那个人，此人虽早年跟随过李建成，当上玄武门守备长官，但却早已被李世民拉下水，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发挥了关键作用，此人就是玄武门之变中最大的内鬼。

六月初四清晨，李建成和李元吉会合后，一同去玄武门。李世民早在常何的暗中接应下，率领尉迟敬德、程咬金、秦叔宝等人进入伏击位置。李建成、李元吉到达临湖殿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妙，立马调转马头，但已经来不及了。

李世民先跳出来，大叫一声：大哥，你等等。

李建成李元吉停下来，兄弟三人看着彼此。李世民的伏兵出现了，杀气腾腾，李建成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老二，你叫我等等，是等你的小弟出来砍我吗？

李元吉回过神来，拿出弓箭准备反击。可能是太紧张了，竟然拉不开弓搭不上箭。虽然心里早就几次想把李世民剁成肉酱了，可那毕竟是自己二哥，真要红刀子进白刀子出的时候，真的紧张。

还是李世民沉着冷静，从容不迫的拉弓射箭，一箭射中大哥李建成的喉咙，李建成摔落马下，当场毙命。看着大哥死在自己亲手射出的箭下，李世民方寸大乱，虽然兄弟俩平日你死我活，可毕竟是大哥，一奶同胞血浓于水，事情弄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自己当初想要的吗？

等到李世民回过神来，胯下的坐骑惊了，被树枝绊住，李世民动弹不得。李元吉此时离他很近，看到二哥被困，立马跑过来，不是救二哥，而是要用二哥的弓弦勒死二哥。大哥已经死了，我再弄死二哥，那这江山就是我老四的了。我的名字元吉两个字合起来可就是大唐的“唐”啊，难道天命就在今天？

李元吉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李世民眼看要被勒死，尉迟敬德大叫而来：放下你二哥，让我来。李元吉一看是尉迟敬德，撒腿就跑，不是他欠了人家钱，而是自知技不如人。

尉迟敬德骁勇善战，武艺绝伦，年画中经常以手持一对钢鞭或左手大刀右手钢鞭的形象出现。其实，历史上真实的尉迟敬德更善于使用和躲避“槊”即重型长矛。每次单枪匹马冲入敌阵，敌军集结持“槊”兵士一起向他猛刺，“终莫能伤”。敬德还有一项绝技，就是夺“槊”，敌人拿“槊”刺他时，他竟能反夺过来，用敌“槊”刺敌身。李元吉也精于用“槊”，曾向敬德挑战，却未能伤及人家毫发。李世民见状问敬德，“夺槊、避槊，何者难易”，敬德回道，夺“槊”更难，李世民遂命敬德去夺李元吉“槊”。李元吉“执槊跃马，志在刺之”，要刺死敬德，没想到连续三次被敬德夺“槊”。比武结束，李元吉“虽面相叹异，内甚耻之”。

正因如此，李元吉一见尉迟敬德冲过来，只能逃为上计。李元吉往皇宫的方向跑，想跑到老爹那里。尉迟敬德在后面开弓射箭，射死了李元吉，然后砍下李元吉的脑袋，之前李建成的脑袋也被人砍下。

这时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薛万徹、冯立、谢叔方收到消息，立

马带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去救老大，猛攻玄武门。攻了半天攻不下，薛万徹大叫要去攻打秦王府。此时的秦王府是不设防的，精锐都被抽到玄武门这边。尉迟敬德赶紧拿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让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知道：你们老大已经呜呼哀哉，认命吧，不要再做无谓抵抗。李建成、李元吉的手下一看：得，老大都没了，咱们赶紧跑吧，再晚点就被人家给清算了。

玄武门这边刚解决，李世民马上派尉迟敬德进宫以保护李渊为名，把老爹给囚禁起来。大哥四弟都被做掉，李世民如何收拾残局呢？如何让撕裂的双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新凝聚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呢？玄武门之变的寒冷黑夜，是如何催生出贞观之治的温暖春天呢？

四方归心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得胜利。相比于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何收拾政变后的残局更难。

毕竟对李世民来说，政治斗争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建设国家，而不仅仅是夺取权力。权力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运用权力。相比于政治斗争，更重要的是把大唐建设好。太子宫齐王府和秦王府两边经过多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势同水火。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手下，还都是可用之才，各为其主而已，不能简单地肉体消灭全部清算。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团结他们，让他们继续为大唐工作，考验着李世民的胸怀肚量，也考验着他的对手盘对人性对权力的信任度。孟宪实老师在《论玄武门事变后对东宫旧部的政策——从〈张弼墓志〉谈起》一文中认为，唐太宗对待建成东宫旧僚的态度有个从最初准备大规模追杀，转为不追究，再转为有选择的任用的变化过程。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血腥的。玄武门这边刚完事，那边李世民的手下就杀到太子东宫和齐王府，将李建成、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全部给砍了脑袋，“皆坐诛，仍绝属籍”，名字也都从皇家玉牒上抹去。斩草还得除根。

绝了人家后还不算，李世民手下的一些将领还要将与李建成、李元吉有过交集的官员一网打尽，“诸将欲尽诛建成、元吉左右百余人，籍没其家”，杀人都杀红了眼。

关键时刻，砍下李建成李元吉脑袋、双手沾满鲜血的尉迟敬德发话了，咱们要首恶必办、其余不问，杀人太多，不好对天下交代！尉迟敬德虽是武夫，却也明白冤冤相报何时了的道理。眼下最要紧的是收揽人心、过太平日子。

李世民的政治觉悟比尉迟敬德只高不低。六月初四当天，他就通过被自己软禁的老爹李渊下诏，“赦天下，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自余党与，一无所问”。既然李建成、李元吉已死，打击范围就不要再扩大了。这次斗争只到李建成、李元吉为止。各位以后安心工作，该干嘛干嘛，一起为大唐朝廷的事业努力奋斗。

圣旨是发出去了，关键是，李建成、李元吉的老部下薛万徹、冯立和谢叔方，他们信吗？

第二天，六月初五，冯立和谢叔方收到消息后，主动出来投降，“皆自出”，回城里看一下李世民是否是真的不再追究以前的事。

薛万徹、冯立和谢叔方三人中，只有冯立和谢叔方回城，留下最能打的薛万徹继续潜伏，看来对李世民还是不放心。

冯立和谢叔方进宫后，李世民当即就赦免谢叔方，先后任用其为右翊卫郎将和左亲卫中郎将，成为负责李世民安全的中央警卫团高级将领，后任西州、伊州刺史，成为封疆大吏，最终做到洪州都督、广州都督。

对冯立，李世民还是要先敲打一下。因为在玄武门之变时，冯立为给李建成报仇，亲手将李世民的大将敬君弘给干掉，然后大叫一声：太子爷，末将算为您报仇了。这之后，才和手下一起跑路。见到冯立后，李世民先怒气冲天地骂了一顿：你个猴崽子，你有两大死罪你知不知道？以前跟着我大哥的时候，老是离间我们兄弟之情，这是一；昨天你又杀了我的敬君弘，这是二。你难道长了两个脑袋吗？你还我的敬君弘，你给我抵命。

冯立跪倒在地，痛哭流涕：你大哥对我恩重如山，我怎能不为他尽忠；昨天他命丧黄泉，我怎能不给他报仇。

李世民听后，长叹一声：没想到你还挺忠心，是个可用之才，很难得嘛。当即就对冯立既往不咎，官复原职。冯立回去后，对身边的人说：本来没指望能活着回去，这回跟定李世民了。没多久，突厥打到长安城下，冯立率军血战到底，硬碰硬的把突厥给顶了回去，李世民提拔其为广州都督，和谢叔方一样成为封疆大吏。

至于薛万徹，看到冯立、谢叔方安然无恙，经过李世民“屡使谕之”，多次派人招呼，“乃出”，才从跑路的终南山出来。七月初六，李世民任命薛万徹为左领军将军，继续担任唐军高级将领，参加了平定梁师都、出征突厥、吐谷浑、薛延陀、高句丽等战役，为唐朝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争霸天下，立下不世之功，拜右卫将军，成为李靖之后，唐军最能打的三大将军之一，被李世民点赞“当今名将，唯李勣、江夏王道宗、万徹而已”。薛万徹后来娶李世民妹妹丹阳公主为妻，当了李世民的小舅子。只可惜在唐高宗永徽年间，被长孙无忌诬陷组织反革命小团体阴谋篡朝夺权，上了断头台。

以上是武将，文臣方面，太子李建成的手下中，李世民最恨的，应该是魏徵。

早在玄武门事变之前，魏徵就多次劝李建成先发制人，做掉李世民，“洗马魏徵常劝太子建成早除秦王”。玄武门之变发生后，魏徵没有跑，而是留在长安，准备等死。所以在大搜捕行动中，李世民不费吹灰之力，就抓住了魏徵。

六月十二，李世民召见魏徵，当众怒不可遏，质问魏徵：“汝何为离间我兄弟？”新太子、旧秦王盛怒之下，“众为之危惧”，身边人都在替魏徵担心。可人家魏徵一点都不怕，“举止自若”，说出一句话，如果你哥早听我的，哪会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哪还有你说话的份。

一两句话，李世民就听出魏徵的弦外之音：我一身才华，可惜你大哥不用我的计策，所以李建成才被你做掉，让你给上了位。如今我报国无门，要杀要剐随你便，你有这个肚量让我以后为你出谋划策吗？

李世民平时就很看重魏徵的才干，一两句话两人就互诉衷肠，听懂彼此心声，如今高山流水遇知音，“素重其才，改容礼之”，当即拜魏徵为詹事主簿即太子东宫秘书长。

除了魏徵，李建成的手下谋士还有韦挺和王珪等人，李世民也全部予以重用。韦挺先是担任尚书右丞，后来做到御史大夫。王珪任谏议大夫，后来和魏徵都做到了门下省长官侍中。门下省在唐太宗贞观时期是个核心位置，按照唐朝的制度规定，皇帝的命令不经过门下省侍中的副署，是不能生效的。由此可见李世民对王珪、魏徵的信任和重用。李世民亦有言，“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

玄武门之变是血腥的，但李世民的政治策略总体上是成功的。这就是李世民的斗争、肚量和人君之相！

八月初九，李世民正式登基，新时代开启。十月，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封李建成为息王，李元吉为剌王，恢复了王的称号，并用王侯的礼节将大哥、四弟下葬。葬礼那天，李世民在宜秋门哭得很伤心，一奶同胞兄弟四人，如今只剩他自己一人前行。不知道这天，兄弟三人的父亲李渊会哭成什么样！王珪和魏徵请求到墓地送李建成一程，李世民当即同意，并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部下，都去墓地送葬。通过对原有对立面的转化争取和放手使用，李世民真正赢得了太子、齐王原班人马的衷心支持。第二年，李世民改年号为贞观，历史上具有永久魅力的贞观时期正式揭幕。

朝廷内部团结问题解决，执政根基巩固后，最终完成祖国统一的问题就提上日程。李渊时期唐朝虽然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统一，但还留了一个尾巴，这就是割据朔方即今天陕西北部的梁师都。

梁师都虽然只是割据朔方一隅之地，影响不大，无关大局，但他的存在，却始终表明唐朝国家统一大业还没完成，还没有拥有实现大唐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更重要的是，当时唐朝的头号敌人东突厥，经常利用梁师都问题干涉唐朝内政，压制唐朝崛起。

梁师都是隋朝地方上的豪强二代出身，本是体制内正五品的高级军官鹰扬郎将。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三月，比李渊还早五个

月就建立梁国政权，扛起反隋大旗。

刚刚拉起队伍，梁师都就给自己找了个爹——突厥，接受突厥送他的狼头纛，向突厥称臣，招引突厥兵马攻入黄河以南。仗着突厥的背书与支持，梁师都虽然实力不行，却多次主动进攻唐朝。尽管每次都是被唐朝打得落花流水，铩羽而归，但梁师都小强精神爆棚，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不是唐朝的巨轮碾不死梁师都这个小强，而是一方面李渊要集中精力对付实力更大的王世充、窦建德等人，暂时腾不出手收拾梁师都；另一方面着实投鼠忌器，梁师都后面站的是突厥这个北方霸主。

唐朝一直向突厥宣称：梁师都问题是唐朝的内政，朔方是唐朝领土和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唐朝的核心利益所在。但突厥颉利可汗非要在唐朝这个红线上踩上一踩，试探一下。贞观二年（627）四月，当时还是突厥部属的契丹部落转投唐朝怀抱。颉利可汗派人去和唐朝谈判，表示可以用梁师都交换契丹首领。

李世民当即表示，契丹和突厥都是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平等一员，突厥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唐朝交还契丹。梁师都问题是唐朝内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更不能拿来做任何交易。李世民义正言辞的把突厥怼了回去，坚决要拿下梁师都，算是撕破脸皮，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吧。

打梁师都，关键是防备突厥背后来一刀，必须做好与突厥决战的心理与实力准备。当时的唐朝，国力还没有完全恢复，贸然决战，打赢的概率不大。而国家统一大业又必须完成，梁师都必须消灭，朔方必须收复。没办法，只有立足于大打，做好全面开战的思想准备，同时速战速决，不给突厥留下集结军队大兵压境的时间窗口。

在突厥要用梁师都做交易的当月，李世民就派出大将柴绍和薛万钧进讨梁师都，攻击朔方城。突厥果然派兵来救，与柴绍、薛万钧在朔方城外数十里处相遇。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唐军奋击，首战必胜，大败突厥。稍后，趁突厥还没有全面动员起来，柴绍、薛万钧一鼓作气包围朔方城。

朔方城内，内外交困，粮草已经吃完。还没等突厥再次调兵增援，梁师都堂弟梁洛仁就斩杀老哥，归降大唐。至此，被梁师都割据

十一年零两个月的朔方郡，回到唐朝怀抱。

大唐王朝的祖国统一大业，才算真正完成。一个立志走向复兴的民族，不可能容忍长期的分裂局面。国家统一的真正完成，才是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最为坚实的基石。只要审时度势，任何阻碍统一的外部势力都是可以战胜的，关键是必须真正亮剑，像李世民一样，让对手看到你的决心和勇气！

以前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手开始团结一致向前看，唐朝的祖国统一大业最终完成，接下来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那么，李世民是如何确立贞观时期治国理政的基本路线呢？贞观时期唐朝的经济还不发达，百姓还不富裕，那他的魅力究竟在哪呢？李世民和魏徵一直强调做事要慎终如初，善始善终，那李世民最终做到了不忘初心吗？

五湖四海

坐上了皇帝宝座，掌握了政权，历史进入新时代，首要问题就是确立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基本路线，使之成为朝廷文武百官的共识，照耀各项工作的灯塔。武德九年（618）十月左右，李世民刚即位两个月，就召集群臣进行集体学习，讨论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以便提出新朝廷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

会上，李世民全然没有刚即位时的意气风发，而是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大唐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天下百姓能不能坚定的跟朝廷走，各项事业能不能顺利的走上正轨，是要打个问号的！打江山功盖天下、抢位子奇谋迭出的唐太宗，在面临治天下的难题时，也不那么自信了。毕竟造反容易治国难。

大臣魏徵和宰相封德彝就唐太宗的问题，进行了一番争论。

魏徵认为，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好比饿几天吃什么都香，渴几天喝什么都甜，只要休养生息，安人静俗，以王道化天下，不出三年，我们就能建成国泰民安的大唐盛世。

封德彝不以为然，说从三皇五帝到如今，老百姓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坏，都是一帮乱民刁民，必须严刑峻法，以霸道治理。魏徵一

个读书人，空谈误国，书生误国！

魏徵反驳，如果人民心眼越来越坏，那从上古到现在，人都变成鬼了，一句话说得封德彝哑口无言。

听完魏徵和封德彝的发言，唐太宗作出了重要决定，“上卒从徵言”，听从魏徵的建议，提出“静者，为化之本”的重要论断，确立了以“静”为核心的大唐新时期基本路线。

李世民以“静”为核心的治国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在政治上对内五湖四海，包容各派，不再继续折腾，让以前深度撕裂的各个派系都更加紧密的团结在新朝廷的周围，集中力量干事。

在经济上分田地，让百姓手里有田可种；不夺农时，不在农忙的时候让百姓去修宫殿搞基建，让百姓有时间去种田；轻徭薄赋、不交那么多皇粮，给百姓家里的粮仓多留点，提高百姓种田的积极性；救灾备荒，提高百姓种田的抗风险能力；兴修水利，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让百姓有能力不靠天吃饭，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

在外交国防上对外审时度势，保持定力，对北方最大的敌人突厥暂时保持克制，在国力没有恢复和决战时机没有到来之前，不贸然主动去砍人家。

以“静”为核心的基本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李渊武德时期在用人上还是偏重于高门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集团，这种用人思路是与社会阶层的升降起伏很不相适应的，因为当时一般普通地主已经崛起。那么李世民是如何用人的呢？

唐太宗刚上位的时候，朝廷里面主要有三种官员，一是老爹重用的那些高门大族，比如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这些人思想极度保守，根本跟不上形势。既然不换思想，那只有换人，李世民上台后，立马将他们踢出最高决策集团。

第二种官员是跟着李世民一起打天下的哥们兄弟。文臣有长孙皇后的哥哥也就是李世民的大舅子长孙无忌，还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武将有尉迟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他们很会搞政治斗争，也很能打，但对底层农民心里想的什么，想要什么，都不太清楚，对于

如何治国理政也提不出一套完整的方案。

第三种就是隋末唐初成长起来的普通读书人，比如魏徵、王珪、戴胄、韦挺、杜正伦。他们中间，除了王珪、韦挺出身贵族家庭外，其他人出身都比较贫寒，贞观初年的时候差不多50岁左右，正是年富力强干事创业的好时候。他们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从基层摸爬滚打起来的，都经历过隋末的农民战争和唐初的政治斗争，政治经验丰富，熟悉基层农民情况，深度了解国情；二是头脑比较清醒，能正确认识社会上的现实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三是读过很多书，熟悉历史，知道以史为鉴，注意经世致用，懂得治国安邦的道理；四是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批评时政，能不顾个人安危也要批龙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唐太宗主要是用第二种和第三种人，使他们成为权力的根基和依靠力量。这些人中尤以长孙无忌和唐太宗关系最为紧密，长孙无忌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的核心家庭，其父长孙晟曾任隋朝从三品的右骁卫将军，是隋朝经略西域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因同为贵族出身，长孙无忌从小就与李世民友善。无忌将妹妹嫁给李世民为妻，加上他“性通悟，有筹略”，很快成为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唐太宗视无忌为心腹之臣，曾当众向满朝文武表示长孙无忌对他很重要，“朕今有子皆幼，无忌于朕，实有大功，今者委之，犹如子也”，在重用长孙无忌等的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提拔魏徵等普通读书人，来帮助他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之成为自己的使用力量。

在具体用人上，唐太宗讲究五湖四海，公平为先，面对来自不同阵营，不同出身的济济人才，太宗以宽广的胸怀兼收并蓄，坚持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留下一个个发人深省的用人事迹，和一句句醍醐灌顶的用人语录。

用人之道，首在公平，不能因亲疏新旧远近有别。武德九年（626）九月二十四，刚刚登基三个月的唐太宗，召集功臣当面排定封爵等级和座次，并征求当事人意见。将军们一个个比起功劳大小高低，太宗叔叔淮安王李神通对把房玄龄、杜如晦排在皇亲国戚前极度不满，提出“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宗当即驳斥：“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

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朝廷不是李家祠堂，朕不能因为与你的私亲关系，就废弃朝廷的用人法度。诸将见太宗对“淮安王尚无所私”，纷纷表示“吾侪何敢不安其分”，由是“皆悦服”。

这次功臣排序，太宗吸收过来的原李建成、李元吉班底中人排位比较靠前。房玄龄提醒太宗：秦府没有升官的旧日从龙之臣满腹牢骚，说跟随陛下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官位反而没有跟错人站错队的东宫齐王府那帮人高，这算什么事！太宗要房玄龄转告他们：皇帝只有至公至正公平无私，才能让天下人都心服口服。选拔官员是用来为百姓服务的，当然要用贤德能干之人，不能以加入队伍先后为标准。如果新人贤能，旧人愚劣，怎么能舍弃新人起用旧人呢？你们不问能力大小贤能与否，就说朕喜新厌旧，像什么话，国家政治还能走上正轨吗？

第二年，有人再次提出秦府旧人的使用问题，建议应该把秦府旧将全部吸收进御林军系统提拔为将军，保卫太宗的生命安全，理由是旧人知根知底，绝对忠诚有保证。唐太宗明确表示不同意：朕是天下人的皇帝，不是秦府旧将的山大王，选官用人只能任人唯贤，难道除了秦府旧将，朕就没一个人可以信任的人了吗？你提的这个建议，把朕看得太窄了。

太宗用人虽然尽量避免新旧亲疏远近之别，但也不自觉的有地域之见。贞观元年（627）的时候，太宗经常说关中人（函谷关以西的人）如何，山东人（即崤山以东的人）如何，话里话外颇有些分别。太宗是关中人，自然对乡党有所偏爱。大臣张行成劝他：“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您前些日子批评别人把您看得太窄了，但如果整天把“关中”“山东”挂在嘴边的话，就真被人给看窄了。太宗听后很高兴，重赏了张行成，并让他经常参与朝廷大政决策。

贞观初年，百废待兴，太宗孜孜以求贤为意，让封德彝举贤荐能，可封德彝一直举不上来。太宗批评他，封德彝还很有理：“非不

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教训封德彝一通：选人要尽量看到人才的长处，不能只盯着人家的短处。古代那些创造太平盛世的君主，难道都是从其他时代借的人才？你本该为自己没有一双发现人才的慧眼而羞愧，却还信口雌黄，侮辱这世上没有可用之人。封德彝羞愧告退。

对于不能荐贤的封德彝等人，太宗批评到位；对于以举贤荐能为己任的官员，太宗则是表彰到位。有年夏天久旱无雨，太宗让群臣对朝政得失提出意见。中郎将常何只会打仗，不懂朝政，抓耳挠腮写不出来，就让家客马周捉刀代笔。马周大笔一挥，洋洋洒洒替常何写了二十多条意见建议。太宗很是奇怪，常何一介武夫什么时候有了这般见识？常何知道欺瞒不过，就说了实话：这都是马周替臣起草的。太宗当即要召见马周。还没等马周赶到，太宗又连派了几拨人去请，足见求贤若渴之心。待到君臣相见一番长谈，太宗为得贤而乐不可支，赏赐给常何三百匹绢布作为奖赏，不久任命马周为监察御史。马周后来多次上疏针对朝政弊端提出解决建议，太宗后任命其为宰相。毛主席曾评价马周才德要超过傅说、姜太公，“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太宗用人，讲究扬长避短，不求全责备，这点鲜明的体现在对老臣萧瑀的使用上。萧瑀忠贞无二，在武德年间的夺嫡斗争中，曾明里暗里对太宗多加护佑。太宗那句著名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就是写给萧瑀的。太宗曾评价萧瑀，“卿之忠直，古人不过”，但萧瑀的毛病也很突出，那就是太宗指出的：“善恶太明，亦有时而失”，是非恩怨爱憎太过分明，不能容人。《资治通鉴》亦认为他“性狷介，与同寮多不合”。

萧瑀有次向太宗打小报告，说房玄龄结党营私，甚至有谋反之意。太宗很生气：萧瑀你这话说得有些过分了吧，有道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朕既然把房玄龄他们放到股肱之臣的位置上，就要对他们以诚相待。人无完人，房玄龄肯定也有这样那样的大小毛病，可用人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扬长避短才能用好人。而且你说房玄龄是奸臣，不是打朕的脸吗？朕虽不能说是英明神武，但也不至于是忠奸不分的无道昏君！太宗虽然以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为由，严厉批评了萧

瑀，从此对他也有了很深的芥蒂，但在对萧瑀的处理上也贯彻了不求全责备的用人原则，因其做人行事忠诚正直，还是把他留在朝中。

唐太宗用人，讲究信任不疑，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是古代君主用人不疑的典范。太宗亲征高丽时，任命房玄龄为京师长安留守，全权负责处理朝廷日常政务，不需请示汇报即可下决断。有人到朝廷告发谋反之事，房玄龄问所告何人，那人直言告的就是你房玄龄策划谋反。房玄龄为避嫌不敢怠慢，将告状之人送到太宗前线行营，请太宗圣裁。太宗听说“留守有表送告密人”，勃然大怒，令人在帐内准备好大刀，然后接见。太宗“问告者为谁”，要告谁谋反？那人言“房玄龄”。太宗“叱令腰斩”，当即下令将告状之人腰斩。随后去信责备房玄龄“以不能自信”，要房玄龄“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再遇到类似情况，直接处置。此事虽然有贞观末年房玄龄与长孙无忌两派党争的特殊政治背景，但也可以看出太宗对房玄龄的信任保护。

在具体用人上，太宗也很重视房玄龄等人的意见。有年五月太宗到长安边上的翠微宫休假，房玄龄留守京师。六月二十八，太宗从翠微宫下诏，将司农卿李纬提拔为户部尚书。有人从长安到翠微宫汇报工作，李世民问他：房玄龄对李纬提拔之事有什么看法？那人回道：房玄龄只是说李纬的胡子很漂亮。李世民当即下诏改任李纬为洛州（今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刺史。很显然，房玄龄并不认为李纬的能力足够担任户部尚书，而太宗也及时根据房玄龄的意见，修正了对李纬的任命。

在五湖四海和忠诚为本、信任不疑的正确用人政策基础上，经过君臣同心同德的努力，五加二白加黑的拼命加油干，到了贞观四年（630）的时候，全国的粮食生产获得大丰收，以后连续几年又是丰收年，粮价下跌，三四钱就能买一斗粮食，大唐的黎民百姓终于能吃顿饱饭。社会秩序也得到安定，一年才判处二十九人死刑。从长安出发到岭南和沿海地区，出门不用带干粮，路上都有饭馆可以吃饭。人口从唐朝初年的两百多万户增加到三百多万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入小康阶段。在此基础上，唐朝打败东突厥，后又连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真正崛起为天朝上国。

但贞观时期的局面也仅仅是小康而已，远远没有达到隋朝的水

平。就拿人口来说，贞观时期全国人口三百多万户，比起隋朝全盛阶段的九百多万户，仅仅是三分之一。贞观时期国家经济还处在恢复发展的休养生息阶段，国家富裕程度远远赶不上后来的开元盛世，大唐经济要恢复到隋朝的水平并开创出新的盛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很一般的贞观之治，会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永久魅力的黄金时代呢？

君臣同心

贞观之治的魅力在于唐太宗对皇帝权威的主动制约，对大臣权力的主动尊重，对君主欲望的主动克制，对百官意见的主动听取，并在这四个主动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代社会难得的君臣关系和谐融洽局面。

先说主动约束皇权和尊重大臣权力。这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一体的，权力的蛋糕就这么大，皇帝的多了，大臣的就小了。在唐太宗时期，皇帝的权威简直弱爆了。但正是这种弱爆了的权威，才烘托出威望和地位都前所未有的千古一帝唐太宗。

唐太宗刚上来的时候，就有人劝他要注意树立新皇帝的绝对权威，请太宗皇帝实行独裁政治，唐太宗断然否定了这个意见，指出天下的事要大家商量着办，皇帝也不能说一不二。唐太宗不但是这样说的，而且是这样做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权力运行格局的制度设计，约束皇帝不乱来，鼓励大臣敢用权。唐太宗继承并完善了隋末唐初形成的中央三省制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工负责体制，皇帝有指示精神后，先交给中书省做决策起草文件；然后将文件交给门下省审查，门下省审查通过后交给尚书省执行。任何事情都要由皇帝和三省的长官商量着来，尤其是门下省手中掌握着封驳大权，即对皇帝的圣旨进行审查，如发现有不符合法律规定之处，就提出修改意见，甚至可以打回去要求重拟，是为封还诏书、驳正违失。

在封驳制度的制约下，皇帝诏书必须经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查通过并签字副署同意后，才能生效。皇帝并不直接介入具体行政事务，必须通过宰相才能处理朝政。如果宰相不同意，那皇帝什么事都

做不成。当然，这是以政治生态的健康为前提。唐代的君臣共治模式和政治制度文明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的标杆，和封驳制度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从唐初到唐末，封驳制度伴随朝廷政务运转过程的始终，确保了以诏书为载体的朝廷各项决策能够大体上朝着比较正确的方向发展，也为后世王朝树立了政治文明的典范。

太宗即位初期，面临着东突厥的巨大国防压力，遂“遣使点兵”，派遣使臣到各地督促征兵事务，努力建设一支敢打能胜的大唐军队。使臣出发之前，封德彝给太宗出了个主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虽然按照兵役法的规定，国家只能征发年满十八岁的成年男子当兵；可有些十六七岁的中男比较早熟，已经发育得像大人一样，体格健壮，身材高大，青春期精力过剩。就让他们去战场上尽情挥洒旺盛的荷尔蒙吧，免得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唐太宗觉得此计一箭双雕，甚妙甚妙，就接纳了封德彝的意见，要将“躯干壮大”的中男，也纳入征兵范围。

诏敕下到门下省后，时任给事中的魏徵立马给顶了回去，认为将中男纳入服兵役范围的做法，违法了大唐兵役法和其他法律制度的规定，“不肯署敕”。魏徵还把诏书打回去，要求唐太宗重新考虑此事，再拟诏书。唐太宗当然不肯，朕和宰相已经定下来的事，你一个小小的给事中还不同意，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就这样，唐太宗下发一次，魏徵打回去一次，“至于数四”。循环往复，前后达四次之多。

有道是事不过三，你魏徵竟然给我打回来四次。太宗怒了，“上怒，召而让之”，把魏徵叫到宫里训话，魏徵你这个人一介书生，在朝廷里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不接地气，根本不了解下面实际情况。那些虎腰熊背的十六七岁孩子，都是刁民偷偷在户口本上修改了年龄，好逃脱朝廷的兵役，实际年龄早已经超过十八。朕和宰相识破了这些刁民的伎俩，把他们纳入征兵范围，有何不妥，何害之有！爱卿你怎么一根筋不通情理，乖乖在诏书上签字不就得了。

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由于中国古代的赋税徭役征发以年龄为依据，民间一直存在“诈老欺小”即瞒报年龄的现象，明明才五十多，非要报成七十多；实际年龄已经过二十，可户口本上才只有十四五，其目的在于逃避国家的赋税徭役。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严格基层

的户口登记审查制度，而非直接征发中男。唐太宗指出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并不在一个层面上。

听完唐太宗一番训斥，魏徵气定神闲面不改色，他正要找皇帝对其登基以来的政策进行系统反思，这下可逮到机会，就先就事论事把征兵的事说清楚。陛下您是从战场上死人堆里滚出来的，肯定懂得兵在精不在多的道理。征兵的时候挑选那些已经完全成年的壮丁，加强训练，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绝对能把颉利那小子打得满地找牙，为什么非要征发毛还没长齐的十六七岁孩子，难道只图仗着人多拉出去吓人吗？真正的对手可不是吓大的。

魏徵不但抓住唐太宗违法征发中男当兵的事不放，还上纲上线到朝廷诚信建设的高度，扒起了太宗即位以来几次失信于民的黑历史，算起了旧账。陛下您整天说要在全社会加强诚信道德观建设。可您知不知道，朝廷政务诚信，以诚执政、以信待民，是全社会诚信的基础。到今年年底，你才上来不到四个月，就已经好几次失信于民！

魏徵一顿连环拳，打得太宗有点蒙，问魏徵，朕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百姓的事？

魏徵伸出一根手指头，一笔一笔给太宗算账。先说第一件，陛下您即位的时候，发过一道诏敕，说百姓拖欠官府的高利贷和其他财物，全部一笔勾销，这事您还记得吧。可有关部门为了拍您的马屁，说之前欠您秦王府的钱财不能算是官府国库的，是王府私人的，该还还得还，还不上就拿喜儿来抵债。陛下您从秦王摇身一变成天子，那秦王府的财物，不就属于国库所有吗？这难道不是失信？再说第二件，前段时间因为连年天灾，地里庄稼歉收，百姓食不果腹，陛下您曾下令免去关中地区百姓两年的皇粮国税，关东地区免去一年给官府出义务工的徭役。但没几天又朝令夕改，已经开始服役和纳税的，都要继续进行缴纳，等明年再开始黜免。诏敕都已经明明白白说让百姓从今年不交税不服役，为何还要从明年算，今年已经交上的赋税为何不及时退还。对于百姓而言，这些粮食在今年的意义要比明年更大，还指望靠今年这点余粮度过饥荒呢。粮食退回去，他们就能多吃一顿饭，少饿死几个人。

说罢，魏徵话锋一转，回到征发兵役这件事上。交上去的税你不退就算了，毕竟肉包子打狗哪有一去复返的道理。可本来已经说今年不服役了，你还去征兵，算怎么回事？不是说好的明年再征兵吗？还有，陛下您是和宰相刺史县令一起治理天下的，平时您在政务上都十分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事，从不在具体事务上进行干涉，可偏偏在服兵役这件事上怀疑官员们从中作梗，难道这就是陛下您的诚信为本吗？

魏徵一席话怼得唐太宗面红耳赤。听人劝，吃饱饭，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道理，太宗还是懂的。于是太宗转怒为喜，对魏徵予以积极评价：朕以前一直以为你个固执的小老头，不懂情理，书生气十足，书呆子一枚，只知高谈阔论，遇到事就抓瞎。今天却几句话就说到了问题的根子上。朝廷政策朝令夕改，一会往东一会往西，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甚至刹车油门一起踩，百姓就无所适从，怎么能劲往一处使的建设大唐？“朕过深矣！”，朕错了，确实错了，要改。

中国古代政治，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承认错误，似乎都是明君们的标配。在兵役问题上，太宗最终听从了魏徵的意见，不再征发中男为兵，并赐给魏徵一个金甕以示鼓励：以后朕的诏书再有违反法律的地方，爱卿你一定要继续封还驳正，朕不怕改。魏徵也开始了一生“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的事业，致力于将太宗雕琢成千古明君。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魏徵一样，有足够的胆量和勇气不给皇帝的重要指示画圈。太宗每有诏敕下发，其他大臣仍然是默默无语。太宗决定再努力推一把。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有次和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王珪谈话，“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朝廷之所以设置中书省和门下省两套系统，就是为了互相监督互相制衡。爱卿你要向魏徵学习，以后如果中书省根据我的命令起草的圣旨有不妥之处，或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地方，你一定要代表门下省站出来坚决打回去。

唐初大臣都是从隋朝走过来的，当年隋文帝炀帝父子刚愎自用的

作风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家觉得皇帝可能都是这个调性。认为太宗主动表示要接受审查监督，可能也就是做做样子而已，就没把太宗的话太放在心上，还是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李世民有些发火了，朕主动要求监察，你们还一个个不吭声，难道是当奴隶当习惯了吗？

贞观三年（629）四月，唐太宗又在太极殿指示房玄龄等群臣，中书省和门下省都是朝廷政务运转的核心部门，诏书有不合规的地方，你们都应当及时审查驳正。“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朕欢迎你们来怼，你们却一句反对的话都不说，死活不雄起，蔫不拉几的。朕把你们放到中书省门下省的位置上，是让你们和朕一起决策的，不是办理文书的。几个小吏就可以把文书事务办了，要你们这些大才何用。听罢太宗的一番训示，“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明白皇帝的真心真意了，以后要坚决怼起来。

唐代君臣之所以对封驳制度如此情有独钟，和他们对隋朝历史教训的共同认识、深刻吸取有很大关系。贞观四年（630）七月初二，唐太宗曾问宰相房玄龄和萧瑀，“隋文帝何如主也？”

二人回答，“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隋文帝一心都扑在朝政上，清心寡欲，极富自律精神；主持御前会议，能把会从早开到晚，累得警卫员都不能按时下班，只有一边站岗一边吃工作餐。虽然文帝不算仁厚英明的皇帝，却至少也可称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皇帝劳模。

唐太宗对此却不以为然。你们啊，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看我姨爷这人，生性精细苛察却不明事理不识大体。他不明事理就考虑不周，过于苛察就疑虑重重，整天犯疑心病，拿个放大镜去看人，鸡蛋里面挑骨头。当初从人家北周武帝留下的孤儿寡妇手里夺得天下，内心深处对执政合法性极度不自信，老是怕大臣不服气。更为重要的是，对宰相百官极不信任，不能放手使用，大小事都要自己裁决，不经他签字同意下面什么事都干不成。这种皇帝，累死活该。大臣们既然摊上了这么个皇帝，哪还敢再说话。从宰相到办事员，只有坚决执行、落实起来不过夜的份，哪敢对皇帝的伟大指示说半个不字。

批评完姨爷隋文帝，太宗又对自己进行深刻剖析，对照检查。“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隋文帝的那套做法朕是绝对看不上的，天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国防外交，治朝廷治国治军，一大堆事要处理，千头万绪，一个人怎么能事必躬亲，全部抓在手上。在朕看来，必须要放权，和各部门官员一起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尤其是要依靠宰相进行决策，才能把事情做好。“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怎么能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个人身上，那样不但做不完，更做不好。“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一天作出十个决策，就有可能五个正确五个错误，作出的正确决策固然很好，可那些错误的决策只能让百姓去承担代价。“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这样日积月累，错误决策越来越多，早晚会出现重大决策性失误，一而再再而三，这朝廷不灭亡还留着过年啊！“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皇帝治国理政要学会弹钢琴，抓大放小，在保留对军国重事最终决定权的前提下，放心地把政务交给宰相带领百官按照法律规范去打理，坚持依法理政，依法治国。大小衙门都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明镜高悬之下，还有谁敢胡作非为？

一番感慨完毕，太宗皇帝立行立改，“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当即指示各部门，以后接到诏敕圣旨，若发现于法不合、于事不便之处，必须及时向皇帝提出修改意见，不能简单地直接下发执行。朕的脑袋长在朕头上，你们的脑袋长在你们头上，都要转，不能只让朕一个脑袋转，那样转不几下就蒙圈了。封驳制度之所以能在贞观时期取得重大发展，正是以太宗皇帝的深刻自省和宽广胸怀为前提和基础的。

克己纳谏

再说主动克制欲望。人都有欲望，有对权力的欲望，唐太宗主动用制度对皇权进行约束。也有对奢侈享乐的欲望，更有对美色的欲

望。有次长孙皇后给唐太宗挑了一门亲事，要唐太宗娶郑仁基家的女儿当妃子，这个女子年方二八，容貌出色，各方面素质都不错，唐太宗满意，长孙皇后也满意。眼看婚礼就要举办，唐太宗得到消息，说郑家女儿早已经许配给了陆家公子陆爽，唐太宗再娶就等于是强抢人妻，皇帝横刀夺老百姓的爱，这叫失信于民，会让百姓对朝廷有看法。唐太宗赶紧叫停了婚事，没办法，为了朝廷颜面、天子形象，只能把欲望给忍了。

古代皇帝手握最高皇权、乾刚独断，往往视人命如草芥，动辄杀人立威。太宗在战场上见惯了血流成河，尸积成山，按说早就该是铁石心肠，但在其内心深处却是“天资仁恕”，对百姓有着古代帝王少有的深厚感情，为政以仁为本，用刑重在平恕，这点突出表现在死刑复奏制度的完善上，用法律克制雷霆之怒下的杀人欲望。

死刑复奏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华法系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即已经被判处死刑的人犯，在行刑之前要再次奏请皇帝核准方可处死，以免错杀。这一制度确立于北魏时期，隋朝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又出台“三复奏”，“死罪者三奏而后决”，死刑执行前要向皇帝请示三次。但隋文帝立法不守法，屡屡滥杀朝臣，“三复奏”形同虚设。只有到了唐朝太宗时期，死刑复奏才算真正定型并得到完善。而唐太宗之所以建立这一制度，直接源于时任大理丞张蕴古被枉杀一事。

贞观五年（631）八月，河内人李好德“得心疾，妄为妖言”，得了精神病，整天胡言乱语，言语之间对朝廷和皇帝有不敬之词。这在今天不算什么，但在古代皇权社会，却是极其严重的罪行，要被判处死刑。李好德的案子经过层层上报，最终到了唐太宗那。李世民下令大理寺将李好德扔进监狱，严加审判。具体负责处理此案的，正是张蕴古。

张蕴古经过调查，认为“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按照法律规定，精神病人说犯忌讳的话，可以减免处罚。

唐太宗听完张蕴古的案情汇报，“许将宽宥”，决定不再追究李好德。此事本已平息，但张蕴古却干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他竟然跑到监狱里，将唐太宗的决定提前告诉了李好德，更公然在狱中陪李好德

下棋解闷，搞起了娱乐活动。身为朝廷命官，他失去了起码的政治敏锐性。

负责监察朝廷百官的御史台副长官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了此事，立马弹劾张蕴古：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而张蕴古老家就在相州。张蕴古包庇李好德是精神病，分明是为了讨好家乡父母官，属于官官相护，徇私枉法。

精神病人居然会下棋，这下李好德到底是不是“心疾”，可真说不清了。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说得清的，就是权万纪检举的张蕴古与李好德、李厚德兄弟的关系。这下就月缺难圆了，唐太宗认为自己被张蕴古耍了，天子的脸面挂不住了。盛怒之下，唐太宗当即喝令左右，将张蕴古拉到长安东市上斩首示众。

张蕴古的血迹还未干，皇宫大内唐太宗的心情立马沉重起来，“既而悔之”，张蕴古泄密有罪，但罪不至死。

根据《唐律疏议》卷九《职制》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但“大事”是有明确指向的，“谓谋讨袭及收捕谋叛之类”，只是指泄露对外战争军事秘密和缉捕谋反分子的政治秘密，张蕴古显然不属于此类。只能按照“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的律条处置，即判处一年半徒刑。李世民说张蕴古执法犯法，难道自己就按律治罪杀人了？人死不能复生，唐太宗没有后悔药可吃。

杀张蕴古后，唐太宗又想起当年杀卢祖尚，那是在贞观二年（628）十月，唐太宗要调时任瀛洲（今天河北省河间市附近）刺史的卢祖尚到交州（今天越南北部和广东广西南部一带）当都督。卢祖尚本来在朝堂上答应得好好的，但到家后考虑再三又反悔不想去，毕竟唐朝时交州还是烟瘴之地，生活不易。

唐太宗派宰相杜如晦传旨去做工作：普通百姓都讲诚信，你卢祖尚身为朝廷高级官员，不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吧；你先去工作一段时间，三年后就把你调回来。卢祖尚推脱交州瘴疠流行，必须经常喝酒抵御，而自己偏偏喝不了酒，去了可能就交待在那了。

十月十五，唐太宗又亲自召见卢祖尚，苦口婆心劝他赴交州任职。卢祖尚还是不为所动，“上大怒”，放出狠话：我如果连你一个卢

祖尚都指挥不动，以后还怎么号令天下，“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当场将卢祖尚“斩于朝堂”。

张蕴古和卢祖尚枉死，都是因为刀子太快，手下人办事太利索，不给龙颜大怒的唐太宗留一点思考和反悔时间。事后，唐太宗批评房玄龄等人：你们怎么不劝劝朕，就是这么辅佐朕的吗？朕当时只是在气头上，要喊要杀的，你们一句话也不说，不给朕台阶下，有关部门又不请示核准，就拉出去斩了，事情不应该这么办。

唐太宗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在死刑执行程序上。为了避免再犯错，唐太宗下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从今以后，处决死刑犯，即使是皇帝下令斩立决，执法部门也必须反复上奏请示三次，得到最终核准后才能执行。唐太宗以追求处事正确为目标，并不关心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掌握的最高权力是否会受到牵制。显然，依法杀人是否正确才是关键，这样的杀人效率是不重要的。

唐太宗在执行复奏制度的过程中，显现出高度的政治理性，而任何一项制度，都难以一蹴而就。三复奏制度建立后，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执法部门上奏的速度太快，往往一会工夫就连续请示三次，“有司须臾之间，三覆已讫”，根本达不到纠正定罪不当的效果。

贞观五年（631）十二月初二，唐太宗下令修复三复奏的漏洞，“自今后，在京诸司奏决死囚，宜二日中五覆奏，天下诸州三覆奏”，在京师地区行刑要五次复奏，在地方州县行刑要三次复奏。复奏速度不能太快，必须隔天进行，五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两次，当天复奏三次；三复奏行刑前一天复奏一次，当天复奏两次。只有犯下恶逆之罪的人犯，也就是谋杀祖父母、父母等尊亲属长辈，才可复奏一次即行刑。处决人犯当天，皇帝不吃肉不喝酒不听音乐不看舞蹈，以示帝王悲天悯人之心。由此，唐代死刑复奏制度正式确立，“自蕴古始也”。

制度是刚性的，执行制度的人却是富有弹性的。唐太宗要从错杀张蕴古事件中吸取教训，要慎罚恤刑，避免滥杀无辜。执法部门却吸取了相反的教训，认为张蕴古之所以被杀，是因为断罪过轻，如果当

初直接将李好德打成谋反罪处死，他就不会因触怒皇帝而死。因此，“自张蕴古之死，法官以出罪为戒；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张蕴古被杀后，执法部门判案时都往重里判，无罪判刑，轻罪重刑大行其道。

贞观十一年（637）一月，唐太宗对此有所察觉，就问时任大理卿的刘德威，“近日刑网稍密，何也？”刘德威回答：陛下您还记得当年的张蕴古吗，大家都觉得您喜欢从重从严，所以判案时都顶满格去定罪。虽然法律中有“对判刑过重的法官减三等处罚，对判刑过轻的法官减五等处罚”的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判刑过重不会受到任何处理，判刑过轻却比法律规定处理的还重。法官没办法，只有从严从重判案，“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

唐太宗听后，没想到枉杀张蕴古的恶劣影响竟然如此难以肃清，当即指示执法部门，明确要求法官判案必须以律文为准绳，下决心消除张蕴古事件的余毒。大唐法官判案风气立行立改，“由是断狱平允”。

最后是虚心听取百官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因为这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犯了错。认错说着容易做着难，普通人都这样，何况还是皇帝。但唐太宗却做到了，他相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随时随地采纳百官谏言，太宗纳谏成为贞观之治最美丽的风景线。对那些提意见的人，不管对不对，不管言辞是否激烈，唐太宗哪怕是当时气得脸红脖子粗，都想要杀人了，也能很快平复心情，要么赏钱赏物，要么直接提拔起来。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往往罢官靠边站。

贞观元年（627），大臣元律师犯了事，太宗怒不可遏要将其处死。龙威之下，时任大理卿孙伏伽拿出法律，“以为法不当死”，硬碰硬地把太宗的怒火给顶了回去。事后太宗“赐以兰陵公主园，直百万”，把没收的隋朝兰陵公主价值一百万的私家豪宅园林赐给了孙伏伽。

有人劝唐太宗，“赏太厚”，以后没法再往上加了。太宗回答，朕登基以来，还没有人怼过朕呢。不多赏点东西，以后怎么劝大家说

话。赏了一个孙伏伽，会有成百上千个孙伏伽站出来和朕说实话，朕赚大发了，这买卖不亏！

唐太宗的江山是马上打来的，“好骑射”，经常动不动就带着一帮警卫员跑出宫骑马射箭打猎。一天被孙伏伽撞见，又是一道折子甩到太宗脸上。陛下您是人来疯吗？一看到警卫员围着，就给他们表演你马骑得有多快，箭射得有多准。说你胖，你还喘上了。或许您是想和大家打成一片，但也不能用这种方法。你当王爷时玩两把还行，现在是大唐天子，不是小孩子了，不能再这样疯玩下去，万一出了什么事，就算您觉得自己贱命一条，不要就不要，可让大唐百姓怎么办，这江山社稷以后靠谁守！看完奏疏，太宗“览之大悦”，咧咧嘴笑了，你敢说，朕就能改，这天下一定能太平万万年。

可太宗有时候听是真听，改倒不一定真改，依旧我行我素。贞观十一年（637）十月的时候，太宗在东都洛阳打猎，结果被五头野猪围攻。太宗连发四箭射杀其中四只，结果剩下的那只差点把他从马背上扑下来。幸亏一旁的户部尚书唐俭挺身救驾，赤手空拳与野猪搏斗，李世民乘机拔出天子剑，将野猪刺死，否则一代天可汗极有可能就被野猪给拱死了！

看着吓得脸色苍白的唐俭，曾被高祖封为天策上将的太宗还打趣道，你当年在我天策上将府当长史的时候，没见过我在战场上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吗，怎么今天吓成这个窝囊样！皇帝有时候就是这样，能听人劝就已经不错了，不能指望真改！但在关系人命的事情上，太宗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同意见。

唐太宗有一次召见长孙无忌，因为情况紧急，长孙无忌忘记解下腰上的佩刀，就直接进入太极殿东上阁见驾。守卫阁门的监门校尉也开了小差，没对长孙无忌进行安检，进而提醒他交出佩刀。等到长孙无忌和太宗谈完话，走出东上阁，监门校尉才发现他原来是带着武器面圣。这下后果就严重了。

按照唐律规定，携带兵器利刃进入大内来到皇帝身边，是要判处死刑的，“若持仗及至御在所者，斩”。唐太宗将此事交由封德彝议处。封德彝在草拟处理意见时就有意偏袒，认为长孙无忌属于过误行

为，罚铜二十斤即可；监门校尉安保意识淡漠，监督执纪不严，必须处死杀一儆百。唐太宗表示认可，“上从之”。封德彝此举，既保全了皇亲长孙无忌的性命，又照顾了太宗的面子，还整顿了皇宫警卫队伍，强调了安全纪律。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是让监门校尉这个弱势人物一人顶缸，属于典型的执法不公。

时任大理少卿戴胄为捍卫司法公正，决定和皇帝顶着干。当着太宗的面，戴胄对封德彝的处置意见进行了驳斥，指出如果长孙无忌属于失误带刀的话，那校尉没有发觉也属于工作失误。而当臣子的，在涉及皇帝的人身安全问题上，没有失误一说，不能用过失来搪塞，根据法律“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只要出现过失，就必须处死。如若皇上想按照律法中“议亲”“议贵”“议功”的特权规定（即皇亲国戚、朝廷重臣和功臣犯罪可以宽大处理），对长孙无忌免于处罚，这就不是执法部门能决定的；如果依法定罪，那罚铜二十斤就太轻。

听完戴胄的陈述，太宗发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的法治宣言，指出不论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一律平等，法不容情，不能因为长孙无忌和朕的亲戚关系就法外开恩，遂下令重新审理此案，最终赦免了监门校尉的死罪，“乃免校尉之死”。

唐朝初年的很多朝廷官员都是由隋入唐，他们在隋朝的从政履历和仕宦资历依然有效，可以作为提拔升迁的依据。经过多年的战乱，官员早年的档案大都残缺不全，就有人伪造在隋朝的级别和资历，企图凭此能够在唐朝有个好前程。

唐太宗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下了一道敕书，要求那些伪造履历的人主动向朝廷坦白交代问题，否则杀无赦。但还是有人顶风作案，敕书下达后还不收手。徐州司户即主管民政的七品官柳雄被人检举伪造履历，涂抹修改档案，私自提高自己在隋朝的任职级别。事发后，柳雄不思悔改，还对抗组织调查，拒不承认犯罪事实。

案子报到大理寺，戴胄经过调查，认定柳雄存在伪造履历行为，根据唐律规定，判处其流放两千里。上奏后，唐太宗不同意这个判决，要求按照敕书命令杀掉柳雄以儆效尤，只流放两千里，会让人认

为敕书言而无信，有损皇帝权威。

戴胄当即把太宗给怼了回去，“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如果陛下您越过大理寺直接下令把柳雄给杀了，那我没话说。不过案子既然交给了大理寺，我就要依律定罪，不能执法犯法。

太宗的脸色很难看：你要维护法律尊严，就要让朕在天下人面前失去威信吗？戴胄苦口婆心地劝太宗：“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法律才是国家的根本大信，您的命令只是凭一时喜怒随口说出，是个人小信，小信应该服从大信。您如果用命令代替法律，那大唐国法威严何在！对柳雄依律定罪，表面上可能会让您有失威信，实际上却是在彰显法律的权威。只有皇帝带头尊重法律，朝廷才能真正取信于民。

经过戴胄的据法力争，太宗最终收回了成命，只判处柳雄流放。太宗还高度赞扬了戴胄的守法行为，“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正是因为唐太宗能够做到主动制约皇帝权威，主动尊重大臣权力，主动克制君主欲望，主动听取百官意见，君臣双方才能同心同德，创造出中国历史上最为融洽和谐的君臣关系。

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在打天下的时候对功臣都是重用的，一旦夺了皇位，那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的戏码层出不穷，在历史舞台上是一遍又一遍。但唐太宗却是个例外。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唐太宗亲自确定了跟着他打天下和治天下的二十四个功臣名单，并把他们的画像摆放在凌烟阁里，这就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这二十四个人，除了侯君集和张亮两个人因卷入谋反案件被处死，其他都是活到善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居安思危

唐太宗李世民一手打造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用手指头就能数过来的治世之一。因为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被大

写在中国历史好皇帝榜单上，成为无数人景仰的明君圣主。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群贤毕至，政风宽和，也成为中国古代明君贤臣政治永远的精神向往。但雄才大略如李世民，也无法做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贞观时期一共有23年，以贞观十一年即公元637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十年的贞观前期，和后十三年的贞观后期两个时段。贞观政治明显是后十三年不如前十年。平心而论，在经济上，贞观后十三年是要大大超过前十年的。

贞观后期，在前期积累努力的基础上，唐朝国力的强大，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农田的开垦，文化的昌盛，对外交往的密切，大国地位的提升，都是前十年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随着这些成绩的取得“大治”局面的实现和功业的隆盛，李世民平日里寡欲的清心开始不安分起来，以前极力要扫除的奢靡之风、享乐主义，开始在身上露出苗头。

即位之初，李世民确实注意大兴节俭之风，以上率下，表示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经过四五年的休养生息，唐朝的国力逐步恢复并持续提升，政治走上正轨，经济状况好转，国防压力减轻。到贞观五年，李世民就开始修建仁寿宫，接着又修洛阳宫。贞观八年十月，营造大明宫。但此时，有大臣提意见的时候，李世民还是能听进去的，表示只是修宫殿，不会装修得太过豪华。请同志们放心，自己作为皇帝，还没有忘记初心。

到了贞观十一年（637），李世民真的就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修建飞山宫的时候，魏徵出面劝谏最好不要上这个大工程，唐太宗竟然以身体不好作为托词，如果不修飞山宫，朕的身体受不了！

贞观十五年（641）十二月，宰相房玄龄和高士廉路上碰见主管皇宫建筑工程的少府少监窦德素，随口问了一句，皇帝最近在宫城北门搞什么大工程。李世民听说后，勃然大怒，把房玄龄、高士廉叫过来骂了一顿，在南门好好当你们的差就得了，朕在北门搞点小动静，关你们什么事！房玄龄、高士廉只得赶紧下跪，后来还是魏徵硬着脖子奏了一本，批评了皇帝一番，李世民也只是“甚愧之”，表面上承认

错误，而没见立行立改，大工程上马照旧。

唐太宗毕竟是唐太宗，虽然后期多了一些享乐，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不再能听得进下面的意见，但还是有自知之明，也避免了不少重大失误，没有彻底滑向堕落的深渊。

贞观十五年（641）八月十六，太宗忧心忡忡的对身边大臣说“朕有二喜一惧”。“二喜”是农业连年丰产丰收，北部边境大体安定，“一惧”则是“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居安思危之情溢于言表。太宗的忧虑应该和魏徵的提示有关。这年太宗有一次问群臣，“守天下难易？”魏徵回道，“甚难”。太宗不解，“任贤能、受谏诤，即可”，只要用对的人，听对的话，天下自然太平，“何谓为难？”魏徵把话挑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生于忧患之时做到任贤纳谏不难，关键是安乐之后能否不忘初心，继续听得进贤臣的逆耳忠言，“安而能惧，岂不为难”。

太宗和魏徵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朝廷部分官员不再以天下安危为己任，一味追求太平安稳，对近在咫尺的风险都不以为意，放任矛盾潜滋暗长。贞观十五年正月十九，甚至发生了禁军士兵夜间向太宗寝殿乱放箭之事，幸亏没有伤及御体。

太宗决定调动百官的积极性，鼓励群臣上书言事，他问魏徵，“比来朝臣何殊不论事？”魏徵回道，官员们之所以不敢说话，连禁军造反这样的事都不敢明奏，就是怕您不但不听，反而怪罪。太宗对此深表赞同，而且进一步发挥，“人臣关说忤旨，动及刑诛，与夫蹈汤火、冒白刃者亦何异哉”，将臣子进谏比作士兵上战场。此后，太宗在魏徵的劝说下，主动放下身段，悉心接受房玄龄等人的批评监督，君臣“共相切磋，以成治道”，一起重新恢复贞观初年直言极谏和虚心纳谏的政治风气，进而带动整个官员队伍士气的提振，保住了贞观之治的成果。

贞观之治的军功章，也有唐太宗的两个贤内助即长孙皇后和徐惠妃的一部分。长孙皇后13岁就嫁与李世民，武德年间册封为秦王妃。李世民和李建成、李元吉争夺接班人位置时，李建成从李渊后宫入手，鼓动父皇嫔妃在李渊处吹枕边风，诋毁二弟，致使李世民和父皇

关系非常紧张。长孙“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帮助李世民多少挽回一些影响。玄武门之变爆发时，秦王府将士“入宫授甲”准备出征，长孙“亲慰勉之”，亲自壮行，“士皆感奋”，帮助夫君夺嫡成功。

唐太宗即位后，长孙虽母仪天下，却相当节俭，“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长孙能谋善断，太宗经常和她“论及赏罚之事”，咨询对朝廷政事的意见，长孙一概不答，这与后来武则天极力揽权形成鲜明对比。为避免外戚势力过于强盛，长孙还主动要求太宗将哥哥长孙无忌调离核心决策岗位。高宗时期，无忌因权势过重，被志欲伸张皇权的外甥赶出朝廷，后又自杀，足见长孙先见之明。

不干政的长孙皇后，却很懂得协调太宗与重臣之间的关系。贞观之治的出现，离不开魏徵的犯颜直谏和房玄龄的公忠体国。有时太宗被魏徵批评得脸上挂不住，怒气冲冲要“杀此田舍翁”。长孙听闻，穿上盛装朝服，贺喜太宗，“主名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听完皇后循循善诱，太宗“乃悦”。有一次太宗因事罢免房玄龄，长孙劝太宗“苟无大故，愿勿弃之”，及时让房玄龄官复原职。

长孙与太宗伉俪情深，誓同生死，经常随身携带毒药，“若有不讳，义不独生”。贞观八年（634），长孙陪太宗到长安附近的九成宫避暑，夜间柴绍报告有人谋反作乱，太宗带甲披挂询问情势。“素有气疾”的长孙“扶疾以从”，左右劝她注意病体，长孙不听，“上既震惊，吾何心自安”，导致“疾遂甚”。贞观十年（636）七月二十一，长孙病笃，在劝告太宗“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后去世，年仅36岁。

长孙皇后的贤德，为贞观前期政治的清明注入了一股暖流。她在贞观十年的盛年去世，是贞观政治的重大损失。所幸后宫还有徐惠妃，接替长孙皇后承担内助角色。

徐惠妃出生于太宗刚登上皇位不久的贞观元年（627），自幼聪慧，五个月就会说话，四岁通读《论语》《诗经》，八岁便能作文。曾模仿《离骚》赋诗《小山篇》，“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格调高远，遗世独立，从此文名远

扬。太宗听闻，纳入后宫。

太宗励精图治打造出贞观之治后，志得意满。贞观晚年颇有些好大喜功，四处征伐，“东征高丽，西讨龟兹”；大兴土木，“翠微、玉华，营缮相继”；奢靡之风渐长，“服玩颇华靡”。徐惠妃上疏劝谏太宗勿要“矜功恃大，弃德轻邦，图利忘危，肆情纵欲”。太宗“善其言，甚礼重之”。徐惠妃的劝谏，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贞观后期政治风气的恶化趋势，使太宗能够善始善终，守住贞观功业，保全千古明君之声誉。这一切，与徐惠妃在政治上的卓识是分不开的。

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亲自给太子李治写了一本皇帝实操手册《帝范》，做了自我批评：儿子，你父皇上台以来的错误很多啊，这些年吃了不少，喝了不少，玩了不少，上对不起苍天，下对不起百姓，实在惭愧。幸好做对的事比犯的错多，三七开吧，所以老百姓才没有让我下台，但要说尽善尽美，那可就差远了。平心而论，唐太宗的这个自我评价还是很符合客观实际的。

治国理政无非内政国防外交，在处理内政问题打造贞观之治的同时，唐朝的国防战线也在稳步推进。贞观年间，大唐将星如云，能打善战。那么，李世民是如何搬掉东突厥这块压在背上的最大石头，成为各族人民忠心拥戴的天可汗呢？解除北方边境的威胁后，李世民又是如何拿下西域新疆，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呢？

天下可汗

唐太宗时期，大唐王朝在稳步崛起走向复兴的同时，周边的各个部族政权也在跃跃欲试，和大唐争夺东亚国际社会的领导权。北边的东突厥和西边的吐谷浑对唐朝的压力最大。尤其是东突厥，那是唐朝永远的痛。

突厥本是一个统一的游牧国家，如大山一样压在中原政权的背上，几乎喘不过气。东自辽海，西至里海，南自蒙古戈壁，北至贝加尔湖，东西长万里，南北五六千里，都是人家的地盘。隋朝的时候，隋文帝杨坚放大招，用离间计将突厥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这就是东突

厥和西突厥，隋朝的国防压力才减轻一些。东西两突厥中，刚开始是东突厥最强。

当年李渊太原起兵，为了防备东突厥从背后捅刀子并取得人家的支持，李渊被迫向东突厥称臣。武德七年（624），唐高祖李渊甚至要将都城从长安迁到河南湖北交界，以避突厥兵锋。唐朝的祖国统一大业拖到唐太宗时期才最终完成，也是因为东突厥在背后作祟。武德九年（626）八月初九，李世民登上皇位，东突厥颉利可汗就送上一份见面礼，带领十万铁骑朝陕西打了过来，京师长安戒严。八月二十六，尉迟敬德在今天陕西泾阳县和突厥硬碰硬干了一仗，杀掉突厥一千多人，但没伤着突厥主力，还是没能挡住人家的滚滚铁骑，毕竟实力悬殊太大。八月二十八，突厥打到长安城下的渭水便桥北岸桥头，并派使节进城恐吓唐朝投降。

东突厥这次来干嘛，是来武装讨薪了，让唐朝补发拖欠的工资。不是东突厥的理由太奇葩，而是唐朝确实欠了钱。当年李渊请突厥支持自己的造反大业，开出的条件就是打下长安后，土地和百姓归大唐，长安城里的金银珠宝全归突厥。李渊以为自己一说突厥一听就算了，谁知道人家当真了，一直记着这茬呢。这不，刚听说大唐换了皇帝，李渊当了太上皇，老二李世民上了位，怕新皇帝不理旧账，赶紧过来讨工钱，让李世民父债子还。

李世民决定在气势上压倒突厥，先扣留了突厥的使节，表示不怕开战；然后带着房玄龄、高士廉等六个人到便桥桥头，与颉利可汗隔着渭水喊话："责以负约"，指斥他违反和约，背信弃义，无故来犯，你小子今天拿着刀到我们家门口是什么意思，我说不还钱不认账了吗，你这样武装讨薪不是违背当初的盟约吗？在李世民与颉利可汗隔水喊话的同时，长安周边的军队围了上来，"旌甲蔽野"，摆出要把突厥给包了饺子的架势。

颉利可汗看李世民带着几个人就敢来对阵，四面的唐军又是军容严整，精神饱满，一副要掐架的样子；自己派出的使节又没回来，实在摸不清唐朝虚实，一下子蒙圈。加上李世民答应现在就还钱，颉利可汗遂表示愿意和谈。八月三十，太宗在渭水便桥之上与颉利可汗斩白马盟誓。李世民把长安城里的金银珠宝搜罗一空，派人送到突厥大

营，颉利可汗这才退兵。这就是唐初历史上著名的“渭水之盟”。

这次突厥兵临城下，唐朝冒着相当大的风险才把突厥给忽悠得退兵。李世民虽然摆出了打仗的阵势，但他心里清楚，此时大唐刚经历玄武门之变，内部不稳，即使是本土作战，也根本没有打赢的把握。

渭水之盟，大唐是得了面子丢了里子，李世民视之为奇耻大辱。太宗皇帝不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儿，九月二十，突厥刚退兵不到一个月，李世民就在皇宫大内召集禁军将士，统一军队的思想：先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那帮野蛮人打到帝都城下，抢钱抢粮抢女人，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不算什么。打仗嘛，有输有赢。怕的是我们不能知耻而后勇，只想着用钱换安全，忘记战争。当今天下还不太平，我们一定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我们必须记住突厥人对我们的羞辱，从今天起，朕和你们一起骑马射箭，等到开战的那一天，我们一定要报仇，一定要雪恨。从此李世民以九五之尊的身份，每天都抽时间带着禁军将士一起训练，带动整个大唐军队的整军备战，没几年就锻造出一支虎狼之师。

到了贞观三年（629）左右，形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唐朝的变化。唐朝经过几年的奋发图强，休养生息，国力逐步回升，军力稳步增强。尤其是军事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一方面完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扩大府兵队伍，主要是招募那些比较富裕的农民和中小地主当兵，给这些人每家都分一块田，平时不交皇粮不给政府出义务工，农忙时种地，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争来了就自备武器和马匹去打仗，仗打赢了可以凭借军功当官，这样一来整个农民和地主阶层的军事斗争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举国上下都支持对突厥开战。另一方面，就是大规模的养马，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

外交上，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把突厥的死敌薛延陀部落拉到自己这边来，形成南北夹击突厥的态势。挖墙脚的同时，李世民还不忘掺沙子，在突厥内部分化瓦解，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力图里应外合。

突厥这边，在颉利可汗的铁腕强权统治下，各个部落离心离德，经济形势下滑，更重要的是草原上连年大雪，牛羊战马被冻死了不

少，颉利可汗不仅不救灾，反而更加横征暴敛，牧民们撂挑子不干了，开始自发的反抗暴政。被突厥俘虏的汉人抢占山头，准备充当带路党。以前依附突厥的其他民族政权，也开始脱离突厥的控制。

贞观三年（629）冬天十一月，唐太宗决定对东突厥开战，命令李靖、李勣、薛万徹、柴绍等人率领十万大军，四路出击去砍突厥。贞观四年（630）正月，李靖率领三千精兵从马邑就是今天山西朔州出发，直奔恶阳岭而去。当时颉利可汗的大帐就在离恶阳岭不远的定襄一带驻扎。李靖神兵天降，让颉利一下子蒙圈，反复在想：李靖这老小子怎么敢孤军前来送死，肯定是唐朝举国出动了，就不敢趁李靖立足未稳主动出击。李靖却抓住颉利犹豫不决的时机，实施斩首行动，夜袭定襄，打了个颉利措手不及。

被打蒙的颉利一路向北撤退，跑到白道就是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时，被早已经埋伏好的李勣砍了个落花流水，部下有五万人向李勣投降。白道之战大胜后，李靖和李勣在白道胜利会师，准备休整后再次出击。

两次两场败仗，颉利这时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力量再和唐军对抗，就举起白旗，愿意举国投降，给大唐当牛做马。实际上是想拖到草原上再来春风，草长马肥的时候，东山再起，找李世民算后账。唐太宗识破了颉利的小心思。这世界上论玩脑子，没几个民族能在中华民族的最强大脑前耍上几个回合。李世民决定将计就计，答应颉利的议和请求，派人去谈判，让颉利放松警惕。

前线的李靖和李勣很能领会领导意图，唐太宗派出的议和大臣刚进颉利的大营，这俩人后脚就制定了快打快攻的闪击计划，决定趁颉利幻想停战思想麻痹的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突击颉利大营。二月，李靖挑选一万铁骑，带二十天的干粮，从白道出发，李勣带领大部队埋伏在颉利逃窜的必经之地碛口就是今天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附近。李靖前锋部队秘密接近颉利部队，派苏定方带两百骑兵趁着大雾前进，直到离突厥大营只有7里地的时候才被发现。唐军杀将而来，突厥人立马作出重要决定，让可汗先走。李靖干掉一万多突厥骑兵，俘虏男女十多万人。颉利可汗带着剩下的一万多人准备穿越沙漠向北逃，一头钻进李勣早已经布好的口袋阵，又被干掉五万多人。

这一仗，唐朝开疆拓土，南起阴山，北到大漠，都被纳入大唐版图。二月十八，李世民向全国人民宣布了这个喜大普奔的消息，大赦天下。

三月初三，在长安的四方部族政权首领到皇宫上访，要求李世民当各个民族的共同领袖，集体扛把子——天可汗！唐太宗召集群臣商议：看来朕不但要当中国的皇帝，还要做天下人的可汗，国运来了，谁也挡不住啊！从此唐朝皇帝给周边的部族政权颁发诏书时，一律都用“天可汗”的称号。

“天可汗”的名号叫起来了，但颉利可汗还没有最终落网。碛口一战，又让这小子给逃了。北边的路被堵住，颉利带着残兵败将，想西逃吐谷浑，结果半道上被唐朝大将张宝相抓住。唐朝灭东突厥之战，就此取得全胜。唐太宗终于洗刷了四年前的耻辱，搬掉了北部边防线上最大的一块石头，解决了从北周到隋朝再到唐朝初期几代王朝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从北周武帝到隋文帝再到唐高祖几代皇帝过去想办而没办成的大事。若非当年渭水之盟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的一番寒彻骨，哪得这年大破突厥、可汗天下的赫赫威名扑鼻香。

大唐统一了北部边境，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威胁，由此开始重建以其为主导的亚洲国际秩序。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恢复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

东突厥被打趴下后，吐谷浑开始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逐渐强大起来，多次打到河西走廊，威胁唐朝与西域的道路安全。贞观八年（634）吐谷浑的伏允可汗竟然将唐朝的特使给扣住不放，李世民怒了。十二月，李世民命令李靖率领侯君集兵分两路夹击伏允可汗。李靖的北路军一败吐谷浑于曼头山，二败牛心堆，三败赤水源。侯君集的南路军将伏允可汗从甘肃一路赶到青海境内。伏允可汗逃进新疆，又被李靖给追上。最终在贞观九年（635）年五月份，伏允可汗众叛亲离，被手下剁了脑袋投降唐朝。李世民让吐谷浑还留守原有地盘，以牵制开始在青藏高原崛起的吐蕃政权。并立伏允可汗的儿子、有过长期的中原生活经历的慕容顺当可汗。为了让慕容顺能压服住吐谷浑那些老贵族，李世民还派李大亮带几千军队为慕容顺保驾。

吐谷浑给跪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威胁被解除，通往西域的道路打通，接下来就是收拾想称霸西域的高昌了。高昌比较特殊，尽管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一带，但却是个汉人政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躲避中原战乱而向西迁移的汉人建立的国家。高昌国占据着天山南路和北路的出口，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高昌国秉持着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的理念，对来往的客商收取重税，大唐商人要打此路过，也要留下买路钱。李世民多次要求高昌国降低关税，高昌王麴文泰就是不听。这老小子本来和唐朝关系还不错，贞观四年唐朝打败东突厥后，还曾经到长安去祝贺。可后来仗着日渐崛起的西突厥的支持，腰杆子硬了起来，不但不听李世民的招呼，还去攻打唐朝的伊吾即今天的新疆哈密，欺负唐朝的附属国焉耆。

李世民刚开始想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派使者到高昌见麴文泰，传达天可汗的重要指示精神：焉耆是我小弟，你不准再去砍他。麴文泰态度很强硬："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蛇有蛇路，鼠有鼠道，咱们谁也管不着谁，老子想砍谁就砍谁，根本不把大唐放眼里。

麴文泰态度如此恶劣，唐太宗还是没放弃和平解决的最后希望，毕竟大家都是汉人，同文同种，同根生的兄弟打来打去，让外族人看笑话。就让麴文泰到长安承认错误，写个检查，给大唐个台阶下，这事就过去了。可麴文泰还是不领情，写了个请假条，说我身体不舒服，走不了道，去不了长安。李世民彻底爆了，贞观十三年（639）十二月初四，任命侯君集为远征军总司令，带领十五万汉族军队，五万左右的突厥、薛延陀、铁勒军队征讨高昌。当时高昌国全国人口只有三万七千人，唐朝出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主要是为了防备西突厥参战。只有立足于大打，这仗才能最终打不成。西突厥看到唐朝摆出玩命的架势，赶紧跑了。

麴文泰的算盘打得很如意，他觉得唐军飞不过沙漠。谁料贞观十四年（640）八月，侯君集的大军真的翻过沙漠，到达高昌。在大唐高昌开片之前，高昌国内就有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现在大唐的日月真要照耀高昌的霜雪了，麴文泰这老小子收到唐朝大军压境的风，竟然一口气没上

来，吓死了。侯君集顺利拿下高昌，收回高昌三州五县二十二城，划入唐朝版图，成为大唐西州。

拿下高昌后，对当时唐朝的最大威胁就是薛延陀。薛延陀是唐朝北部的游牧民族，居住在大漠以北，早先被唐朝最大的敌人东突厥控制，双方曾结盟共同对抗东突厥。唐朝攻灭东突厥后，薛延陀真珠可汗逐步占据了东突厥故地，成为唐朝北部边防的新威胁。为制衡薛延陀，太宗复立忠诚于己的东突厥王族阿史那思摩为可汗，使其统治大漠以南，作为唐朝与薛延陀之间的缓冲。真珠可汗对此不满，一直伺机将其吞并。

贞观十五年（641），真珠可汗“闻上将东封”，听说太宗要赴泰山封禅，分析局势认为，“天子封泰山，士马皆从，边境必虚，我以此时取思摩，如拉朽耳”，决定趁唐朝注意力集中在东方无暇顾及北边之际，一举解决思摩这个卧榻之侧的心腹大患。十一月左右，真珠可汗派长子大度设率二十万大军闪击思摩。思摩抵挡不住，率部退到长城以内，固守朔州（今天山西省朔州市一带），紧急向唐朝求援。

薛延陀的情报工作做得太不到位。其实早在六月二十六，太宗就因“有星孛于太徵”天象异常等，下诏停止封禅事宜。停封泰山之事，显示出太宗不图虚名的自信，毕竟百姓的真实感受比盛大的封禅仪式，更能彰显盛世温度。更重要的是，唐军主力没有再继续东调保障封禅，而是一直对薛延陀的异动保有足够警惕。收到思摩的告急后，太宗于十一月十六派李勣等人率十余万军队救援朔州。

思摩退入长城后，根据太宗的指示，实行了坚壁清野的政策。薛延陀意在速战速决，本来带的粮草就不多，此时又无法就地取粮，战马几乎把树皮都啃光，士兵也是食不果腹。败相已现的大度设爬上长城，极尽诟骂羞辱思摩之能事，企图刺激其出城决战。

正在大度设破口大骂之时，李勣带领大军赶到。大度设明白大势已去，赶紧向北撤退。李勣和思摩率六千精锐骑兵连夜追击，一场恶战下来，斩杀薛延陀三千人，活捉五万人。大度设带残兵败将逃到漠北，又遇天降大雪，“人畜冻死者什八九”。

经贞观十五年一战，唐朝取得了对薛延陀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

后来彻底将其消灭奠定了基础。此后，唐朝又平定了焉耆的叛乱，拿下了龟兹，震慑住了西突厥，设置安西都护府，重新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彻底打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

至此，大唐的领土东到大海，西到焉耆，北到沙漠，南到林邑就是今天越南中部，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唐太宗为大唐打下这么一大块地盘，赢得“天可汗”的国际地位，那把接班人的位置交给谁才放心呢？唐太宗靠玄武门之变的篡朝夺权才上的位，这个阴影在他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他的儿子们会不会有样学样，也来这么一出呢？

太子废立

李世民指挥李靖、李勣等大唐将星，把东突厥、吐谷浑、高昌干趴下，恢复了对西域新疆的统治，彻底打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唐朝赢得“天可汗”的国际地位。内政国防外交，李世民是煌煌文治赫赫武功，那接下来就是挑选接班人，把大唐的事业兴旺发达地延续下去。

中国古代王朝的皇位继承，基本套路都是“朕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但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篡朝夺权上位，给唐朝的皇位继承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就是父皇不给，也能抢，抢到抢不到各凭本事。这就使得唐朝几乎成为历朝历代中，接班人制度最不稳定的一个朝代。皇太子一脚踏进东宫后，往往另一脚就踏上断头台。

唐太宗和长孙皇后有三个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三个人都是皇后生的嫡子。早在武德九年（618）十月，李世民刚登基两个月，就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立八岁的李承乾为皇太子。李承乾小时候就很聪明敏慧，很受李世民喜爱。贞观九年（635）五月初六，太上皇李渊驾崩，李世民身为儿子，要为父亲守孝，不方便处理国事，就由十八岁的李承乾监国，代父皇处理军国事务。这是李承乾第一次监国，时间大概有七个月，表现不错，看问题有大局观念，能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也果断，不是那种优柔寡断的人。唐

太宗从中看出了李承乾是个可造之才，有成为一个英明君主必备的全局观和杀伐决断力，就多次让他监国，多方面培养李承乾的治国理政能力。

但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越来越失宠。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一是李承乾的脚出了问题，走路都困难，这在普通人身上不算什么，但作为皇太子走路一脚深一脚浅的，的确是形象不佳，有失国体。二是李承乾有喜欢武力的倾向，喜欢打仗，经常在东宫搞军事演习，两军对垒，还表示不想当皇帝，要去草原上当个突厥人的将军，虽然这有可能是被人陷害，但也反映出李承乾有尚武之风。这些，是和唐太宗对接班人重文轻武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唐太宗深知，要从马上打天下完成马下治天下的执政转型，要让大唐事业千秋万代，李家江山万万年，必须要文治，不能靠武功。这个时候，整天想着骑马打仗的李承乾自然要出局，而爱好文学的李泰就进入了唐太宗的视野。

李泰喜欢读书，聪明好学，也写得一手好文章，和唐太宗的文治要求很符合。唐太宗是个性情中人，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经常表现出对李泰特别的宠爱。贞观十年（636）的时候，太宗除太子之外的其他儿子们都按照惯例到地方上当官，可李世民舍不得李泰，就没让他下去，而是留在长安；因为李泰比较胖，走起路来不是很方便，李世民允许他可以坐轿子进宫。同年太宗让李泰在魏王府中组建了个文学馆，让他招收学士研究文学；李世民太健忘了，当年他的秦府十八学士就是他篡朝夺权的参谋班子，如今却主动让李泰开文学馆，这是鼓励李泰去挑战太子，果不其然，魏王府的文学馆果真成为李泰捣鼓太子的参谋部。

贞观十三年（639）的时候，有段时间，唐太宗特批给李泰的特供用品，竟然比太子还要好要多，被褚遂良批评。贞观十四年（640）春天的时候，李世民到李泰家里赴宴，宣布赦免李泰任刺史的雍州当地的死刑犯，免去和李泰住一条街的邻居当年的赋税，还对李泰的手下大大赏赐了一通。贞观十六年（642）正月的时候，唐太宗为了方便和李泰讨论天文地理、道德教化、文章创作，竟然让李泰搬进宫里的武德殿住，后来是魏徵劝了劝，李世民才作罢。

这期间，李世民虽然对李泰偏爱有加，但也有多次让太子李承乾监国的决定，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要换太子的意思。可架不住下面的人鼻子灵，深吸一口气就能闻出来政治风向的变动。李泰身边的人觉得主子有机会，就想帮李泰干票大的，去夺太子的位置，将来李泰登基了自己也能进步。太子东宫周围的人觉得李承乾有危险，而自己已经被李泰那帮人视为太子党，必须保住太子的位置，才能保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两派人开始你一拳我一脚，围绕着太子地位的政治斗争就这么开始了。李世民对这个问题要负很大责任。

太子党为保卫李承乾的地位而斗争，使出了两个手段，一是派人去刺杀李泰，结果没成功；二是派人给李世民写匿名信，给李泰定了几大罪状。李世民派人去查，没抓住写信的人，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太子党的这两个措施不但没给自己加分，反而在李世民那丢分，更给李泰树立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人们都是倾向于同情受害者的，李泰的力量更加强大，连房玄龄都成为李泰的支持者。房玄龄让儿子房遗爱去加入李泰阵营，却拒绝了给李承乾当太子太师的职务任命，屁股坐在哪边一目了然。

李泰这边呢，不出手则以，一出手就是稳准狠，力求一招致命，挖出了李承乾的同性恋事件，在天下人面前曝光了太子的丑闻。中国古代，这种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太宗把李承乾的同性伴侣称心抓起来给杀了，太子呢，不但不承认错误，还和老爹对着干，在东宫公开给称心开追悼会，让人早晚都给添炷香。

李世民动摇了，有了换太子的想法，但没能下决心。因为换太子的成本太大，李泰确实优秀，但李承乾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这个时候唐太宗知道有人去刺杀过李泰，但还不知道是李承乾下的手。而且李承乾当了这么多年太子，早已经被全国人民熟悉，贸然更换，会造成人心浮动，政局不稳。思前想后，唐太宗决定还是不换人为好。为了帮助太子改正错误，增强太子的力量，贞观十六年（642）九月初四，李世民让魏徵去当太子太师。第二年正月十五，李世民又在公开场合针对太子问题发表重要讲话，统一朝廷思想：这几天外面是风言风语，说太子脚有毛病。李泰聪明好学，经常和我同出同进，觉得我要换人。有些野心家已经开始攀龙附凤选边站了，真是岂有此理。朕

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坚定信仰者，一定不会用次子取代长子，就算太子因为身体原因当不了皇帝，那太子李承乾的儿子也已经五岁了，可以当皇太孙，以后就让李承乾的儿子朕的孙子即位，这就断绝了李泰等人的念想。

好景不长，就在李世民表示不会换太子的第三天，正月十七，魏徵病逝，太子失去了最后一张保护伞。三月，唐太宗的第五个儿子齐王李祐因为被朝廷派去监视他的王府长史权万纪欺负，竟然起兵造反了。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在审理齐王谋反案的同时，发现李祐手下的一些江湖大侠和李承乾有联系，比如纥干承基，当年魏王被刺杀一事，就是他干的。纥干承基被抓住后，为保命，就在四月份做污点证人，告发太子李承乾要谋反。

唐太宗不相信是真的，不相信自己一手扶持的太子会杀自己，就派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去调查，结果让他很失望，很伤心，太子要谋反的事竟然是真的，不但真的有一个反革命集团，而且连政变方案都做好了。这下，李世民能体会到老爹李渊当年的心情了。人在做，天在看，人亏天不亏，这就是报应，出来混，迟早要还的，皇帝也一样！

太宗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李勣等元老重臣，组织大理寺会同中书省、门下省审理李承乾谋反案。经过审理，大理寺最终只判处侯君集、汉王李元昌等几个谋反集团核心成员死刑，保住了废太子李承乾和张玄素、令狐德棻等东宫其他官员的性命。“余当连坐者，悉赦之”，其他受牵连按照法律应该连坐的人，也都无罪开释。太子李承乾被废掉，接下来换谁上马入主东宫，成了一件大事。按照常理，李承乾和李泰竞争，现在李承乾落马，上马的自然应该是李泰。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唐太宗是想立李泰当太子，而且在接见李泰的时候当面作出了让他当太子的承诺。但关键时刻，李泰得意忘形了，尾巴翘起来，现出了原形，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先说第一个。有一次唐太宗找李泰谈话，聊立太子的事。李泰挤下几滴眼泪，对老爹大表忠心：如果立他为太子，等到继位当了皇

帝，就把唯一的儿子杀掉，然后把皇位传给弟弟李治。李泰这还是在打同情牌，显示自己和兄弟手足情深。

李世民听到李泰这番表态，很是高兴，这才是朕的好儿子，兄弟和和美美多好。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褚遂良等人，为李泰当太子营造舆论氛围争取人心支持。

褚遂良当即就看穿了李泰的伎俩，对唐太宗说：皇上您傻了是吧，不知道到底是兄弟亲还是父子亲吗？潜台词就是，你还记得当年的大哥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吗？当年李建成、李元吉是你兄弟吧，后来的事情你到现在还没忘吧。你能相信李泰一旦当了皇帝，还会把大位让给李治，还要把自己儿子剁了？陛下，宁可相信这世界上有鬼，也不能相信李泰那张破嘴。皇上，你好好想想，闹成今天这个局面怪谁，还不是您一手造成的？当初您先立李承乾当太子，后来又公开偏爱李泰，闹得兄弟俩手足相残。如果您非要立李泰为太子，那就先保护好李治，别等到您百年之后，李治也保不住。这应该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吧。您能保证李治的安全吗？

李世民听完这一席话，当着褚遂良的面哭了个稀里哗啦，他说“我不能尔”，实在是没有信心给李治一个安全的未来。

恰巧这时，李泰又犯下第二个错误。他前脚刚给父皇演一出兄弟情深的戏码，后脚就去逼迫威胁李治。李泰找到李治说：你这小子摊上大事了知道不，你和李承乾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汉王李元昌平日里关系那么好，你是不是也参与了政变谋反。现在李元昌已经被砍了脑袋，小心你头上吃饭的家伙不保。你敢和我争太子，我弄死你。

李治被吓得整天丢了魂似的。李世民见到后，就问李治，我的儿，你怎么了。李治刚开始不肯说，后来李世民问了几次，李治才说了原因：我被李泰哥哥给吓傻了。李世民长叹一声：李泰你个兔崽子，没想到如此心狠狡诈，比你爹我当年还狠还毒。“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开始后悔许诺立李泰当太子。

连犯两个致命错误，李泰在李世民心中基本上已经出局。关键时刻，李承乾又要拉李泰垫背。李世民去找李承乾谈话，批评他怎么会想干谋反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李承乾说：爹，你儿子我已经是太子

了，您百年之后我就会上位，我干嘛要去抢班夺权，我耐心等着，这大位迟早是我的。还不是李泰那货整天给我使绊子，搞小动作，不把我拉下马绝不善罢甘休。我为了保命，不被李泰暗算，只能如此了。如果你要立李泰当太子，岂不是正合了他的心意，中了他的圈套。

事情既已至此，该做最后决定了。一天朝廷百官大会结束后，李世民召集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李治到小黑屋开小会。君臣刚坐定，李世民就神情落寞地说：我三个儿子李祐、李承乾、李泰和一个弟弟李元昌，为了争权夺利，血脉亲情都不要了，朕真是寒心啊。说完李世民扑倒在床上，长孙无忌等人赶紧去扶。这一扶不要紧，李世民竟然拔出佩刀，大叫一声：朕不想活了。拿着刀要自杀。褚遂良把刀夺下来，交给李治。长孙无忌说：我说妹夫，不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嘛，你说，想立谁当太子，只管说，我们保证听您的！

李世民说：就是他，李治！

长孙无忌当即表态：听陛下的，就是李治。谁敢反对，我砍了谁！

李世民对李治说：你舅舅已经要给你保驾护航了，还不赶紧谢谢舅舅。

李世民怕朝廷百官不太同意，毕竟相对于李治来说，从领袖素质上看，李泰更适合当接班人。李泰已经二十六岁，成年了，还当过长安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和左武侯大将军，治军治民都有经验，而且喜爱文学，在读书人心中的威望很高。而李治只有十六岁，虽然名义上当过并州即太原府都督，但只是挂个名而已，没什么政治经验。所以李世民比较担心百官是否支持。

长孙无忌的胸脯拍得震天响：妹夫您放心，晋王李治仁爱忠厚，全朝全军全国人民都拥护支持。不信您召开全体高级干部大会问问，看谁不同意。有一个反对，我长孙无忌把脑袋拧下来给您当球踢。

四月初六，李世民在太极殿召集六品以上官员开会，大家都一致同意立李治当太子。心里苦了这么多天，李世民这天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当天李泰就被关进皇宫北苑软禁起来。

四月初七，唐太宗正式颁布诏书，立李治当皇太子。李世民登上承天门，宣布为庆祝接班人落定，大赦天下，全国人民大吃大喝三天予以庆祝。

太子废立风波暂时告一段落。那么唐太宗最终下决心立自己认为比较懦弱的李治当太子，背后到底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呢？李治的太子之路就一帆风顺了吗，唐太宗有没有再想换人呢？唐太宗的二十三年执政历史，都有哪些政绩，又留下什么问题呢？

生前身后

四月初七下诏立李治为皇太子的当天，李世民对身边的人说了一番话，道出了选择李治为接班人的原因，“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这番话有两层意思，两个目的，一是定下规矩，如果立李泰，那说明太子的位置可以由个人钻营而来，不是皇帝决定。从今而后，如果太子和诸王兄弟不和，争来斗去，两个人全部废了，太子位置只能是“朕给你的，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二是保全儿子，如果立李泰，那李承乾和李治恐怕都保不住了；而立了李治，李承乾和李泰都能保住性命，不至手足相残。这两个目的，第二个顺利实现了，李泰和李承乾后来确实都是善终。第一个却落了空，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每个皇子都想拼一把，争来争去。没办法，谁让他李世民开了这个历史先河，为后世子孙作出了榜样，立下了标杆呢！

除了立下规矩和保全儿子两个考虑，李世民之所以立李治为太子，还有更多不得已的无奈在里面，李治背后的支持力量实在太过于强大，太宗皇帝不得不接受。这就牵涉到贞观中后期的朝廷政治格局和社会阶层固化问题。

唐太宗后期的朝堂上主要有两种力量：关陇贵族等高门大族出身的官僚和普通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员。太宗把高门大族官僚当成执政的根本依靠力量，而把普通地主官员作为使用力量，即高门大族掌握大

权，普通地主干活办事。这两股力量在唐太宗的调和或领导下，本来相安无事。但随着争夺太子斗争的激烈，两股力量各自围绕着一个皇子凝聚起来。普通地主家庭官员多数是读书人出身，自然就集聚在魏王李泰身边，如房玄龄、刘洎等。高门大族本来是支持李承乾，可奈何李承乾最后实在是扶不上墙，最后转而支持李治，这帮人主要是关陇贵族的代表长孙无忌，江南士族的代表褚遂良等人。

长孙无忌、褚遂良看中李治而不是李泰，主要是因为李泰羽翼已丰，翅膀已经硬了，不好控制。而李治还没有自己的班底，在外人看来性格也比较懦弱，将来容易控制，因此极力在唐太宗面前推荐李治。唐太宗虽然暂时立李治当了太子，但没过多久，刚刚七个月又有了活思想，想换人。

贞观十七年（643）十一月的时候，唐太宗有次秘密召见长孙无忌，讨论李治的性格：我说小舅子啊，你当初劝我立李治当太子，可我发现他性子太软，怎么能够带领朝廷和国家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呢。吴王李恪这个人，英明果敢，非常像我年轻的时候，要不然咱们再换个人，立李恪当接班人，如何？

李恪是唐太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身上流淌着李唐和杨隋两个皇族的血脉，那血统是极其高贵。但正是因为他身上有隋朝的影子，反而成了竞争太子接班人的软肋。因为一旦他上位，人们不免会认为隋朝借尸还魂。所以，刚开始李恪就出了局。唐太宗这时旧事重提，想换李恪上，纯粹是因为认为李治过于懦弱，小肩膀扛不起大唐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下，李恪身上的隋朝阴影就显得无足轻重了，毕竟保住祖宗社稷要紧。

从年龄和素质上看，英明果决的25岁李恪比让人感觉懦弱的16岁李治更适合挑大梁。而且立李恪也能实现唐太宗想要的定下规矩和保全儿子两个目的。但奈何不了人家李治的靠山太强大。一听唐太宗想换人，长孙无忌立马顶了回去，再三说不行，这个真的不行。唐太宗试探性地问：小舅子，你不想换李恪，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你的外甥。

长孙无忌被人猜中了心思，揭开了盖子，只能去用大道理压服唐太宗：我说妹夫，咱们咱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啊。太子是国本，国本不

稳，那朝廷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你再想想，再好好想想。长孙无忌这话听着很正确，实际上已经有威胁的味道，你非要换李恪，那我们这帮支持李治的人也非要把李恪给弄死，到时朝廷又是两边站队，乱七八糟，看你还怎么收拾烂摊子。唐太宗掂量再三，最终打消了用李恪换李治的念头。

所以，与其说是唐太宗看中了李治，不如说是李治背后的高门大族力量的支持，使他不得不选择了李治，因为这些高门大族官僚才是他政权的根基。普通地主官员可以重用，但不能大用。可以大用到替皇帝执掌朝政地步的，只能是和皇帝同一个阶层出身的高门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关陇贵族是唐朝的立国之本，是维持统治的核心力量，他不但不能消灭，反而必须扶持。如果唐太宗违背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贵族的意志，立了李泰当太子，进而顺利即位当皇帝，那就意味着普通地主官员将掌握朝廷大权，这就会威胁到李唐王朝的执政根基。尽管普通地主官员取代高门大族官僚是大势所趋，而且是完成从打天下到治天下执政转型的必由之路，只有完成统治阶层的更新换代才能让大唐事业兴旺发达。但此时唐太宗的政治觉悟还没有达到这么高的境界，还不能主动做出这样的历史选择。

立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还想继续维持高门大族掌权，普通地主干活的组织路线和用人思路，极力化解两派的矛盾。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初十，李世民任命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褚遂良当太子宾客，一起辅佐太子，还让刘洎当了门下省长官侍中，负责处理朝廷日常事务。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现在要团结一致向前看，撸起袖子加油干。

但政治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是皇帝的意志也不算数。很快，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就对普通地主发起了攻势。

事情发生在唐太宗御驾亲征辽东，也就是攻打高丽期间。隋朝和唐朝前期，中国的东北边疆一直不稳，高丽问题很突出。唐太宗觉得太子李治过于懦弱，压不住高丽，就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解决辽东问题，给李治留下一个太平江山。贞观十八年（644）七月，李世民决定大举征讨高丽。第二年四月，军队集结完毕，开始进攻。唐太宗对后方进行了安排，让房玄龄留守长安处理日常事务；太子李治驻扎在

河北定州，由刘洎等人辅佐。长孙无忌、褚遂良跟着自己御驾亲征。

上前线之前，李世民找刘洎谈话：大哥我要出门砍人了，你留在家里好好辅佐我儿子，国家安危都在你身上，不要辜负了朕的良苦用心。刘洎不知怎么回事，说了一句不过脑子的话：请皇上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朝廷的大臣有谁不听话敢乱来，我抹了他的脖子。唐太宗看刘洎口出狂言，当即就警告他：你这个人说话不注意分寸，性子又倔得像头驴，将来一定会栽大跟头，你给我记住了。

刘洎可能是认为以前的两派斗争都已经结束了，长孙无忌、褚遂良那帮人不会再找自己的麻烦，所以说话有些毫无顾忌，一点都不担心别人会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刘洎没想到唐太宗会一语成谶，他认为已经过去的事，在别人那里，还没过去。

贞观十九年这次征讨高丽打得很不顺利，到了九月就因为天寒地冻无法继续进攻只得撤退。十二月退到定州与太子会和后，唐太宗就生病了。刘洎到病房探视，看到太宗病得很严重，出来后脸上就比较悲痛。

马周和褚遂良就问刘洎，皇帝的病怎么样？刘洎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皇帝的病很重，让人很担心。这本是一句很正常的话，可经过褚遂良的转述，却变成了大逆不道的意思。

最有效的进谗言、上眼药，内容一定是半真半假。没有真的，不足以使人相信；没有假的，不足以置人死地。褚遂良秘密向太宗报告，说刘洎心怀异志，要谋反。我们向他问皇上您的病情，他说您不行了，要翘辫子了。还说皇上就算驾崩了也没问题，天塌不下来，地球离了谁都转。只要我们保护好太子，像当年的伊尹、霍光那样，干掉那帮反对派，天下就会平安无事。褚遂良这番诬告，用心最险恶的就是伊尹、霍光这两个名字，这两个人当年可能是连皇帝都能废掉的主儿，唐太宗本来就担心李治懦弱被人欺负，可能守不住祖宗基业。现在听褚遂良说刘洎要当伊尹、霍光，怎能不怒。想起之前刘洎亲口对他说的那番话，李世民当时就相信了褚遂良的诬告。由此看来，当初刘洎在定州和李世民说的那句话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记下了，然后传给了褚遂良。褚遂良这才能如此精确的诬陷刘洎。

李世民病好后，就来查这件事。刘洎没说过这话，自然不承认。马周也出来作证说刘洎不是这样说的，但褚遂良就认定刘洎说了。事情真相浮出水面，刘洎是被冤枉的，马周不可能说谎。但是，褚遂良坚持说刘洎要谋反，这事情的味道就变了。唐太宗明白了，褚遂良的背后是长孙无忌，是高门大族，这是在逼宫，逼唐太宗在褚遂良和刘洎之间二选一，逼皇帝在高门大族和普通地主之间二选一。在高门大族这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前，唐太宗被迫妥协，尽管他知道刘洎是被陷害的，还是于十二月二十六以谋反罪的罪名让刘洎自杀。

刘洎之死，标志着唐太宗化解高门大族和普通地主之间矛盾的努力失败了。高门大族尤其是关陇贵族想继续独占而不仅仅是把持朝政，唐太宗内心深处对普通地主信与用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即对这些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员，只能用，不可信，他的屁股越来越往高门大族那边坐。

终于，随着年岁的增加，加上太子废立问题和亲征辽东失败的两次打击，太宗皇帝的生命逐渐走到了尽头。从贞观十七年（643）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去世，他的身体越来越差，每况愈下，这七年中仅有一次外出打猎的记载。英雄暮年的他，心理状态也急转直下。曾经对生老病死看得很开的他，也想要再活五百年，让上天再给他一些时间，把后事安排妥当。

至少从贞观二十一年（647）开始，唐太宗就开始炼金丹服用传说中的长生不老药。贞观二十二（648）年，大唐王玄策从吐蕃、尼婆罗借兵灭掉了位于今天印度的中天竺国，带回来一个自称已经两百岁的印度大仙，献给唐太宗。李世民赶紧让大仙炼丹。经过一年多的炼制，丹药终于炼成。李世民服下后，病情自然而然的急剧恶化。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李世民如此作死，任谁也救不了他。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李世民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他在病榻前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让他们好好辅佐太子；告诉李治“无忌、遂良在，汝无忧天下”，又单独吩咐褚遂良，让他保护好长孙无忌，不要让别人离间李治和无忌的感情。说完太宗皇帝就驾崩了，年仅51岁。徐惠妃“哀慕成疾，不肯进药”，一年后追随太宗而去，年仅24岁。

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共23年。在位期间，他主要有五个方面的政绩。一是完成了祖国统一问题。二是解决了突厥问题，恢复了对西域的统治，打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三是确立了一条清晰的治国理政基本路线。四是完善了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如三省六部制、均田制、租庸调法、府兵制等。五是初步调整了组织路线和用人思路，把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员纳入高层统治集团，虽然在后期有所反复，但毕竟是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反攻倒算的高门大族只能是回光返照。在这五个政绩的基础上，唐太宗打造出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永久魅力的贞观之治。相比于赫赫武功，唐太宗的文治思想、做法、经验更值得珍视。

同时太宗皇帝也给儿子李治留下两个问题。一个是高层政治稳定问题，也可以说是组织路线用人思路的继续调整问题。唐太宗想让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高门大族继续成为李治的依靠力量和大唐的执政力量，只能是一厢情愿，根本不符合社会阶层日益变动的生动事实。儿子李治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懦弱，为了摆脱关陇贵族对他的包围，李治必须引入新的力量对高层进行换血洗牌。这就必然会引发新的高层政治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组织路线和用人思路的调整。

二是边疆问题。唐太宗生前为了李治的太平江山考虑，想替儿子解决边疆问题。但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也自有儿孙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西边的西突厥在慢慢强大，东边的高丽问题也没有解决，不管李世民能否放心地闭上眼睛，这些都只能交给李治去办了。

关陇贵族把自以为容易控制的李治扶上马，真的能确保高门大族江山万万年，永远独占朝政，筑起阶层的高墙，让普通地主阶层永远没有机会吗？唐高宗时期著名的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废王立武这一场硬仗，李治究竟是为武则天而打，还是为自己而战？被李世民认为懦弱的李治，如何解决了西边的西突厥问题和东边的高丽问题，使大唐的领土面积在他手里达到史上最大？

第三章　唐高宗李治：朕不懦弱

高宗李治可以说是唐朝被黑得最惨的一个皇帝，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笼罩在他身上的评价一般就是懦弱无能、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没有主见。比如《旧唐书·高宗本纪》就说，咱们的皇帝李治这个人啊，当皇帝之前还不错，有些长者之风。可一朝权在手，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不敢把令来行，在后宫里被武媚娘弄得五迷三道，舅舅蒙冤被干掉，皇后含泪被废掉，亲小人远贤臣，搞得朝政一片乌烟瘴气。《新唐书·高宗本纪》不但骂李治，还捎带着李世民一块批评，说正是因为李世民选错了接班人，才让李治最终培养出武则天这个怪胎，在289年的大唐荣耀中活生生插进一段武周时期，李家几乎被杀得一个不剩。

那么，高宗李治真的就是如此懦弱如此无能嘛？我们先来看这样几个历史事实。李治和武则天的金风玉露初相逢，是在李世民还没驾崩的时候，这是懦弱？他还把事情做得密不透风，没有被人发现，这叫无能？即位后，李治面对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压力，把大唐军神枪杆子李勣顺利拉过来，顺利废掉不喜欢的王皇后，把心爱的女人武则天给扶上马，这叫没有主见，不敢担当？在他的手上，打下了唐朝最大的领土面积，这叫胆小怕事？

拨开笼罩在唐高宗身上的迷雾，让我们一起走近那个真实的李治。

晋王逆袭

李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个儿子，也是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第三个儿子，比大哥太子李承乾小9岁，二哥魏王李泰小7岁。字为善，乳名叫雉奴，雉就是野鸡，奴就是奴婢的奴，是一种可爱的称呼。雉奴就是可爱的小野鸡。唐太宗的很多子女都用小动物做乳名，李治的二哥魏王李泰的乳名就叫青雀。估计皇家也讲究小孩子起个贱名好养活。

李治出生于贞观二年（628）六月十三。作为自己的第九个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太大的兴奋，只是由皇家宴请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吃个饭，庆贺一下，给大家赏点绫罗绸缎。而且这一天和李治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小孩，也都沾了李治的光，由朝廷发点抚养费。

李治出生一年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虽说不上惊天动地，但也让千古一帝唐太宗吃惊不小。那是在李治周岁生日的时候，也就是贞观三年（629）六月十三，宫里为小王子庆生，有个抓周的节目。和我们现在的抓周一样，也是在小孩子身边放一大堆东西，让小寿星随便抓，观察一下小孩子将来可能的兴趣爱好和前途方向。

李治抓来抓去，抓住了一支笔，这本不奇怪，从李渊窦皇后到李世民长孙皇后，李唐皇家都喜欢书法，李治抓笔说明是想往文学的方向发展，这是李家的传统。有人又在他面前放上一张纸，看小王子会画出什么道道。怪事出现了，李治画来画去，竟然画出了一个字。什么字，“敕”！在古代，“敕”这个字是有特殊含义的，是和皇权联系在一起的。皇帝看完大臣的奏折，如果同意了，就会在上面批个“敕”字，“敕”就是皇帝下的命令。

李世民心里犯了嘀咕，小雉奴才一岁，就划出了一个只有皇帝才能用的“敕”字，莫非以后要接我的班？要知道，早在武德九年即（626）十月初八，李世民当皇帝刚两个月，就立当年八岁的李承乾为皇太子。这个小雉奴将来会不会和大哥李承乾也来一遭玄武门之变这样的夺嫡大战？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玄武门之变给李世民的阴影太大了。李世民马上命令身边人把李治划道道的那张纸给烧掉，并严令不准到外面乱说去，谁敢说出去一个字，杀全家。

既然李世民下令不准说出去，那这事为什么还流传下来了呢？有可能是当事人在李治当太子或者即位当皇帝之后说出来的。李治被立为太子是在贞观十七年（643），当皇帝是在贞观二十三年（649），离周岁生日划道道划出一个惊天的“敕”字，仅仅过去了21年，当年亲眼见证此事的老太监或老宫女应该还在世。这时的李治坐江山已经是既成事实，说出这件事就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忌讳了，还会给皇帝加上上天注定历史选择的神秘色彩。

贞观五年（631），四岁的李治被封为晋王。后来又被任命为并州都督，但也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因为这年李治还是个小正太，根本不会当官处理公务。并州就是太原，是老李家的崛起的地方，龙兴之地，李世民让李治挂个并州都督的头衔，虽然是重视，但还谈不上是非常重视。只是因为李治是他和长孙皇后的嫡子，要和其他皇子在待遇上有所区别。嫡长子李承乾已经是太子，老二魏王李泰当了雍州牧即长安地区最高行政长官，老三给个并州都督也不为过。

史书中对李治少年时期的评价是聪明善良、宽仁孝友，主要集中在“孝”这个字上。李治读《孝经》读得很好，有次李世民要检查作业，就问李治：我的儿啊，《孝经》这本书你也读过了，现在父皇问问你，这书里面的那句话写得最好？

李治回答，觉得“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句话最好，真是写进儿臣的心里去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孝道有三层境界。第一层伺候好父母，这是最基本的孝道。第二层是要为皇帝尽忠，为国家办事，为人民服务。第三层就是完成自我人格的提升，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当臣子的，在朝堂上对皇帝要绝对忠诚，在家里也不能闲着，要好好想想如何才能帮助皇帝少犯错误。对皇帝的优点要表扬，对缺点要帮助改正。这样才是一个好大臣应该有的样子。

李世民听完李治这一番回答，很是高兴，大大赞扬了一番，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小雉奴，没想到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见识，如果你能做到这些，就可以当你父皇和太子哥哥的好儿子、好弟弟、好臣子。

李世民为何这么满意，因为李治的回答很符合自己的身份角色和父皇对他的定位期待。朝廷和国家已经有了太子接班人，作为皇帝的第九个儿子，李治的任务就是做一个臣子，现在给父皇当臣子，将来给哥哥当臣子，一辈子就是个给皇帝服务，对皇帝绝对忠诚，没有任何非分之想的臣子角色。李治能够这样回答父皇的问题，说明他对自

己的身份定位很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能要什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其他皇子经常有的狼子野心和痴心妄想。

不管当时的李治，是为了迎合父皇才这样回答，还是本身就是这样想的。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他的想法为转移的，一场争夺太子之位的夺嫡大战，还是把李治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太子李承乾因为喜欢武功，整天骑马射箭，失去李世民的宠爱。魏王李泰喜欢文学，提倡文治，得到唐太宗的欢心。李世民虽然还没有换掉李承乾的打算，却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对李泰的偏心，给了李泰自信。李承乾要保住东宫，李泰要上位，两边开始斗争。李承乾连出昏招，竟然想出买凶杀人，派刺客刺杀李泰的招数，暗杀没有成功，埋下隐患。李泰一击必中，挖出李承乾同性恋的大新闻。但此时李世民仍然倾向于维护李承乾的太子地位，毕竟大儿子没有大错误，轻易换人的话会引起政局不稳。

关键时刻，李世民的五儿子齐王李祐谋反了，然后顺藤摸瓜牵出太子的政变计划，而且查出去刺杀魏王的刺客，就是李承乾这边的人。太子被废，李世民本想立李泰当太子，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高门大族势力决定支持没有班底，毛还没长齐，看起来比较懦弱容易控制的李治，而不是翅膀硬了不听招呼的李泰，以方便在新皇登基后继续把持朝政，保住既得利益，而李泰那边的支持力量大多是普通地主阶层出身的官员。

唐太宗思来想去，迫于高门大族的压力，加上李泰如果当太子登基做皇帝，可能会对李承乾、李治搞肉体消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李世民决定选择李治为接班人。贞观十七年（643）四月初七，李世民正式颁布诏书，立李治为皇太子。

唐太宗为培养李治的治国能力，一方面挑选朝廷重臣去东宫辅佐太子。另一方面亲自上阵，手把手教李治怎么处理朝政。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太宗亲自撰写了《帝范》一书，这是一本皇帝实操手册或者是好皇帝说明书，共有12篇文章，政治经济文化、治朝廷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外交都在里面了。写完《帝范》，李世民对李治说，

儿啊，你爹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你一定要深刻领会爹的思想。等有一天父皇走了，半部《帝范》就能帮你治天下。

李世民还经常搞一些情景教学法，教李治当皇帝爱百姓的道理。见到李治要吃饭，就问李治：我的儿啊，你知道自己碗里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吗？李治说：儿臣不知。李世民语重心长的教育李治：这些粮食都是老百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顶着大太阳，弯着腰种出来的。你一定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要不去打扰老百姓种地的时间，别在农忙的时候调他们去盖宫殿，这碗里就不会缺饭吃，国库也就不会空虚。

见到李治吃饭、骑马、坐船、在树底下休息，李世民也都会现场发挥一把，及时教育李治要处理好和老百姓的关系，韭菜要一茬茬的割，不能杀鸡取卵，不能把老百姓惹毛了，那可就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了。要注意听取大臣的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等。

唐太宗晚年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经常生病。李治是个孝子，整天在宫里伺候父皇吃喝拉撒，衣带渐宽终不悔，为父消得人憔悴。但李治的孝心渐渐越了界，孝心泛滥的大发了，竟然转移到父皇的女人武媚娘身上。一次偶然的机会，李治见到武媚娘，一下子就晕菜，那喜欢得是不要不要的。一来二去，眉来眼去，李治爱得无可救药，在父皇的眼皮底下，和父皇的女人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一边照顾生病的父皇，一边温暖空虚的后妈。这是工作爱情两不误，江山美人我全要的节奏。李治这不仅仅是大逆不道，更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要知道，当初隋炀帝杨广也是在父皇杨坚的病榻前，调戏父皇的女人，被杨坚发现后，当即就要废掉杨广的太子之位。幸亏李治做得密不透风，滴水不漏，才没有在登上皇位前的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李治和武媚娘的不伦恋情，颠覆了之前所有人对李治的认知。这个太子不简单，不但胆大而且心细，这还是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等人眼中的那个懦弱的李治吗？他们显然看错了人。

不过，看错了李治，对唐太宗是好事，因为他会有一个比他预想得更加英明神武的接班人。对长孙无忌而言，那可就是灭顶之灾了。

本以为扶上去的一只温顺的病猫，没想到却是会发威的老虎。

唐太宗是看不到李治的真面目了。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李世民驾崩。六月初一，22岁的李治登基即位，这就是唐高宗。那李治即位之后，究竟会是像病猫一样被人随意摆布，还是会像老虎一样乳虎啸谷，百兽震惶？被人认为懦弱的外甥皇帝李治如何处理好和强势的舅舅权臣长孙无忌之间的关系？

龙困浅滩

唐太宗晚年，朝廷陷入因接班人问题导致的政治斗争之中。作为关陇贵族代表的长孙无忌力推晋王李治入主东宫，房玄龄等普通地主官员主张立魏王李泰为太子。一直在关陇贵族和普通地主之间搞平衡的唐太宗反复考虑，最终在长孙无忌的强力劝说下，完全倒向关陇贵族。李治即位成唐高宗后，长孙无忌作为拥立者，占据了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官拜太尉、检校中书令，掌握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的中书、门下两省，在事实上成为朝政的主导者。

李治即位后，面临的政治局面是危险的。他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朝廷大权却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手里掌握着，没有最高权力的高宗，面临着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高门大族对他的包围。

在唐太宗给李治留下的人事布局中，顾命大臣主要有这么六位：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高季辅、李勣、张行成。

六个人中，长孙无忌、于志宁都是关陇贵族集团核心家庭出身。于志宁在高宗即位之初，先后任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左仆射，地位举足轻重。褚遂良出身江南高门大族，唐太宗时任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参综朝政”，开始进入核心决策层。后兼任大理寺长官大理卿，有过主管司法工作的经历，又升任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在唐太宗贞观晚年的接班人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一起拥立李治当太子，太宗去世时与长孙无忌共同受遗诏辅政，成为顾命大臣，是长孙无忌集团的核心骨干。

高季辅是渤海高氏大族出身，隋末唐初曾领导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队伍，后率众归附唐朝，李渊授予其陟州（今天河南省修武县一带）总管府户曹参军一职。唐太宗贞观初年任御史台监察御史，“多所弹纠，不避权要”，执法严明，无所回避，敢于拿权贵开刀。先后升任中书省中书舍人、吏部侍郎、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兼吏部尚书，高宗即位后曾代理门下省长官侍中一职。

李勣是山东普通地主集团出身的武将，早年上过瓦岗寨，后来加入唐朝阵营，成为唐太宗的重要班底，先后率军大破东突厥、薛延陀，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后任尚书左仆射。

张行成出身山东普通地主集团，隋炀帝大业末年步入仕途，隋末大乱先跟随王世充起兵，后投奔唐朝，任宋州（今天河南省商丘市一带）谷熟县尉，又通过科举考试中的制举科目，升任雍州（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一带）富平县主簿，“理有能名”，政绩优良。任满后就直接调回朝廷提拔为御史台殿中侍御史，“纠劾不避权戚”。后升任刑部侍郎，兼任尚书左丞，再迁门下省长官侍中兼任刑部尚书。高宗即位后，张行成任尚书右仆射，以此身份成为顾命大臣。

六名顾命大臣中，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属于权力的主要方面，山东一般地主出身的李勣、张行成和边缘化贵族高季辅属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表面上仍然是高门大族掌权，普通地主办事，双方人数上大体平分秋色，维持着权力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当时的政治格局中，褚遂良有动议权，长孙无忌有决定权，明面上动议权和决定权是分立的，可以互相制约，但实际上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穿一条裤子都嫌宽。

这六位顾命大臣名单中，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都是文臣，武将只有一个，就是李勣，而且还是山东普通地主出身。作为以武功起家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建立政权刚刚31年，就迅速衰落得再也不能在集团内部找出一个武将，来作为倚天长剑捍卫集团利益。没有了枪杆子、刀把子的加持，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高门大族走向衰亡，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高门大族的衰亡还需要几年时间，永徽年间他们还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还是积极谋求一统朝局。顾命大臣中高门大族和普

通地主的脆弱平衡没维持多长时间，很快被打破。高门大族很快发起了对普通地主的进攻，第一板斧就砍向了李勣。李勣是军人出身，是大唐军队的代表，此时在朝中任尚书左仆射，负责处理尚书省的工作。但在永徽元年（650）十月，因为长孙无忌等人的逼迫，李勣被迫辞去尚书左仆射的职务，失去了实际权力，只当个挂名宰相，保留个司空的三公虚衔，不负责任何处理事务，日常工作就是开开会，务务虚。

李勣并非没有实力，但比起长孙无忌等人来说，实力还是差点事，而且此时高宗还没表现出来要清洗关陇贵族的样子。永徽元年（650）正月的时候，洛阳有个叫李弘泰的政治无赖，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窥探到了朝廷中皇帝和舅舅存在权力矛盾的风向，就拿自己的生命赌一把，到长安上访告长孙无忌谋反，结果高宗连审也没审，直接就把李弘泰给剁了。此事说明高宗还是比较信任长孙无忌，至少没想收拾舅舅。李勣若贸然和长孙无忌翻脸，死得肯定比李弘泰还难看，只有暂时退让，等到政治方向明朗，东山再起也不晚。

打掉普通地主的头号人物李勣后，长孙无忌等人继续进攻，从贞观二十三年（649）到永徽三年（652），长孙无忌在宰相班子中安插进宇文节、柳奭、韩瑗、崔敦礼、来济等人，这些人都属于以关陇贵族集团为核心的高门大族。

宇文节出身关陇贵族集团，贞观时曾任尚书右丞，“明习法令，以干局见称”，熟悉律令，办事干练，有全局观念。高宗即位后升任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永徽二年（651）拜相，第二年升任门下省长官侍中。柳奭出身关陇贵族集团，是高宗王皇后的舅舅。贞观年间任中书省中书舍人，后因时为太子妃的王皇后缘故，擢拜兵部侍郎，高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并拜相。永徽三年（652）三月，柳奭升任中书令。韩瑗是武德贞观时期曾先后任大理少卿和刑部尚书的韩仲良之子，在贞观时做到兵部侍郎，永徽三年（652）升任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后拜相，并升任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的妻子是长孙无忌从父的女儿，二人有姻亲关系。崔敦礼出身高门大族博陵崔氏，是隋朝礼部尚书崔仲方之孙。玄武门之变后，曾以检校右骁卫将军长史的身份帮助唐太宗平定李建成死党庐江王李瑗在幽州的

叛乱，后升任兵部侍郎，参与谋划唐朝攻打突厥、薛延陀、回纥等部落的军事行动。来济是隋朝名将来护儿之子，进士出身，太宗贞观时从中书省通事舍人做到中书舍人，高宗永徽二年（651）出任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

长孙无忌这些高门大族不但要在前朝攻城略地，还要在后宫横插一杠；不但要在当下筑起阶层的高墙，还要在未来确保高门大族江山万万年。高宗王皇后是西魏大将王思政的曾孙女，也是关陇贵族核心家庭出身。高宗和她的感情不是很深，两个人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李治也一直没有立太子。这事皇帝不急，毕竟他还年轻，皇后也更年轻，以后还有机会要孩子。但是长孙无忌和柳奭等人急了，他们要维持住既得利益，并确保以后不被清算，必须给未来加上一道安全锁，太子一日不立，未来就一日不可预测。

如果王皇后有儿子，自然就是太子，可就是生不出来。当时高宗已经有了皇长子，是和一个姓刘的宫女生的儿子李忠。但刘氏身份低贱，李忠尽管是皇长子，却不是嫡长子，只封了个小小的陈王。隋唐时期封王有个讲究，地位最高的王爷一般用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国号，比如李世民的秦王，李元吉的齐王，李泰的魏王，李治的晋王。李忠只给用小小的陈国的国号封陈王，地位可想而知。

后宫宫斗讲究母以子贵，王皇后没有儿子，皇后的地位就不太稳固。皇后舅舅柳奭想了个两全其美的主意，一可以巩固皇后的地位，二可以维护关陇贵族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把陈王李忠过继给王皇后，去当皇后的儿子，然后立李忠为太子。

王皇后对这个想法表示同意，天上掉下来个大儿子，肯定高兴。柳奭又去找褚遂良和韩瑗商量，褚韩二人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三个人就一起找长孙无忌和于志宁，这两个老家伙也认可这个方案，这是确保他们家族未来几十年利益的最好方式。李忠本来没有半点机会被立为太子，现在因为他们的加持当了接班人，肯定对长孙无忌这帮人感恩戴德，要给予他们丰厚的政治回报。接班人方案做好，接下来就是落实问题。

先由王皇后出面去高宗那吹枕边风：夫君啊，我想要个儿子。高

宗说：嗯，想要儿子啊，那咱们去造小人。王皇后说：不嘛，这会造哪来得及，我现在就想要，你把李忠过继给我吧，然后立他当太子，这样李忠也会和我的母子感情深一些。

高宗不是糊涂蛋，他当然知道王皇后是怎么想的，更知道王皇后后面是柳奭，柳奭后面是长孙无忌、褚遂良。这帮人不但想控制朕，还想继续控制朕的儿子，没门，当即就把王皇后给怼了回去。

没事，长孙无忌他们还有后招。这次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柳奭、韩瑗集体出马，态度强硬的请高宗立李忠当太子。理由当然是冠冕堂皇，不立太子，那就国本不牢，朝廷和国家的事业就不能兴旺发达的延续下去。

怼得动皇后的高宗，这时面对元老重臣的集体压力，被迫退让。永徽三年（652）七月初二，高宗像吃了个苍蝇一般，捏着鼻子下诏立李忠为皇太子。当然，李治还是留了个一手，在任命关陇贵族元老于志宁为太子太师的同时，也任命普通地主官员张行成为太子太傅，渤海高门高季辅为太子太保，尽量不让太子完全倒向关陇贵族。

长孙无忌再下一城，斗志昂扬，越战越强，这次把矛头对准了朝廷中普通地主官员集团的擎天巨柱房玄龄家族。在当年的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太子之争中，房玄龄屁股是坐在李泰那边的。后来因为唐太宗的保护，房玄龄总算得到了善终，没有被关陇贵族清算掉。房家也是树大根深，在朝中很有影响。高门大族要一统天下，势必将房家这棵大树连根拔除。

对房家的反攻倒算是从一件桃色案件开始的。房玄龄梁国公的爵位本应由老大房遗直继承，可二儿子房遗爱的媳妇是唐太宗的爱女高阳公主，非要去抢爵位继承权。唐太宗活着的时候抢了一次，结果被老爹骂了个狗血喷头。等到老爹驾崩，高阳公主仗着兄弟李治当皇帝，又开始抢。这次不是明抢爵位，而是要把房遗直往死里整，直接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有不伦之恋，经常在家里偷偷摸摸的非礼自己。要知道，高阳可是大唐公主，是当今皇帝的亲姐妹，大伯子敢非礼公主弟媳妇，是要被判死刑的。只要房遗直一死，那梁国公的爵位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自家头上。

高阳公主的算盘打得很如意，但结局不一定会如意。长孙无忌出手了，表示要亲自审理这桩桃色案件。毕竟牵涉的人都是皇亲国戚，有公主、房家这样的功臣之家，别的人不好审。

虽然在唐太宗贞观晚年的接班人斗争中，关陇贵族集团胜出，但普通地主官员只是暂时受挫，实力仍在稳步上升。要进一步解决普通地主官员问题，必须清算普通地主集团的擎天巨柱房玄龄家族的巨大政治遗产。要保持长孙无忌本人的权势，必须继续清洗朝廷中不和他一条心的那部分官员。长孙无忌刚想打瞌睡，房遗爱就主动送上枕头。

长孙无忌政治手腕毒辣，他一出马，果然非同凡响，案件的性质立即变了，从桃色非礼案转变成政治谋反案。桃色案一般只审当事人和证人就行，可长孙无忌把房遗直、房遗爱、高阳公主交往过的人全都仔细的查了一遍。这一查不要紧，高阳公主那边出问题了。

高阳公主的私生活很不检点，经常出去打野食，最著名的就是那个辩机和尚。辩机被唐太宗剁了后，高阳索性和老爹打擂台，从此专门搞和尚道士，没有半点收敛。这些和尚中有人会看天象，能算命，公主就让他们夜观星象。

这就麻烦大了。在中国古代，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把看星星当成兴趣爱好的。古人认为，天象变化和政治动态联系在一起，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只有皇宫里的太史令才能合法的看天象，其他人胆敢看星星，那就是要谋反，是野心家才会干的事。

高阳公主私下培养看星星的兴趣爱好，还和宫里的人勾勾搭搭观察政治动向，这不是谋反是干什么。房遗爱是公主的老公，肯定也脱不了干系。高阳公主和房遗爱这对苦命鸳鸯，就这样从桃色案的原告，变成了谋反案的被告。

谋反这种大事，怎么是房遗爱高阳公主两个人开个夫妻店就能干出来的呢，肯定还有同伙。案情继续扩大，长孙无忌继续追查和房遗爱、高阳公主来往密切的人。唐高祖的儿子、太宗的弟弟、高宗的叔叔——荆王李元景，干掉东突厥和吐谷浑的大将薛万徹，大将柴绍的儿子柴令武全被卷进来。这几个人都是在高宗即位后的政治格局中，

被边缘化的人物，平时有一些牢骚怨言，但要说谋反，那是不可能的。没有真凭实据，不能顺利做掉他们。除非有人愿意指正。

证人出现了，这就是房遗爱。怕死的房遗爱愿意做污点证人，指正薛万徹、李元景等人谋反。不管其他人信不信房遗爱的证言，反正长孙无忌是愿意相信的。房遗爱像疯狗一样，越咬越多。为保住性命，他把和长孙无忌有过矛盾的人全咬了进来。在长孙无忌的授意下，房遗爱又指证吴王李恪和唐高祖的堂侄、一代名将李道宗也参加了他们的反革命小团体。当初李世民有过用李恪换掉李治的想法，被长孙无忌顶了回去。李恪性格英明果断极像太宗，从此被长孙无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怕死求生的心理，授意他指证李恪参加谋反集团，房遗爱“因言与恪同谋”。李道宗是因为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的关系都不好才被盯上，“江夏王道宗素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不协，故皆得罪”。

长孙无忌捞了这么一网大鱼，心情不要太好，立马要处死上述诸人。唐高宗想保住李恪和李元景的性命，就流着泪找长孙无忌那帮人商量。结果长孙无忌还没发话，崔敦礼就给顶了回去：不行，必须杀。连一个崔敦礼高宗都搞不定，甭说长孙无忌了。

永徽四年（653）二月初二，唐高宗被迫按照长孙无忌的意见，对房遗爱谋反案进行了处理：薛万徹、房遗爱、柴令武斩首，李恪、李元景、高阳公主自杀。李道宗流放到岭南，死在半路上。“罢房玄龄配飨”，房玄龄灵牌被从唐太宗昭陵里请了出去，不再享受配飨的朝廷元老政治待遇，房家彻底衰落。和此案没太大关系的宇文节也流放岭南，宇文节本来属于长孙无忌阵营，只是因为和房遗爱关系比较好，为其求过情，被长孙无忌当做站队立场不坚定的典型，索性给一锅烩了。

通过房遗爱一案，长孙无忌不但将普通地主官员的杰出代表房家掀翻在地，而且还把关陇贵族集团中和自己不在一条线上的其他人也都做掉，更把当时大唐三大名将中的李道宗、薛万徹两个全部干掉。长孙无忌乐开了花，大唐的敌人突厥、高句丽、吐蕃更是笑得灿烂。有道是人亏天不亏，搞政治斗争不顾国家安危的长孙无忌，终会有被清算的那一天。吴王李恪在自杀前就诅咒 “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

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大唐祖宗在天有灵，不会放过你老小子的，你全家会死光光的。李恪在咆哮，长孙无忌在狂笑。但笑到最后的，不会是长孙无忌。

不管李恪如何咒骂，长孙无忌的事业还在走向巅峰。永徽四年（653）九月，张行成去世，尚书右仆射的位置被褚遂良顶上。十二月，高季辅去世。宰相班子和三省长官就剩下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崔敦礼、韩瑗、柳奭这些人，全都是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高门大族，他们一统江山，权势无边。

长孙无忌通过房遗爱谋反案，将反对势力几乎一网打尽，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高门大族彻底独占了朝政。唐高宗李治似乎束手无策，被包围了起来，前后左右都无法突围。长孙无忌心里在笑：李治这个外甥，我看得还是很准的，果然很听话嘛。问题是长孙无忌真的看准了吗？唐高宗会甘心像病猫一样任舅舅摆布欺负吗？李治如何破局重生，真正成为大唐这艘航船的掌舵人呢？大唐三大名将李道宗、薛万徹被干掉，硕果仅存的李勣如何发出最后的怒吼？

高宗破局

永徽年间，唐高宗李治被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可劲儿的欺负，连立太子这种事都被人家做主，被隔代指定了接班人。不但如此，李治还放任长孙无忌排除异己、攻城略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并不是人善被人欺，而是在忍耐。他在观察，在等待。即位之前，他没有太多政治经验，对朝政也不熟悉，只有依赖舅舅去处理国事。在太子东宫时，要收敛锋芒，避免给人落下抢班夺权的把柄，李治也没有培养完全属于自己的班底。就算撕破脸皮和长孙无忌他们全面开战，就算打胜，也没有能顶上去的自己人可以用。

高宗即位初期，曾试探性地向褚遂良发起进攻。永徽元年（650），时任中央政务中枢部门中书省长官褚遂良“贱市中书译语人地”案发。译语人即中书省的翻译人员。当时中书省有一项工作职责，是代表朝廷收纳大唐周边部族朝贡和外交公文，所以省内有译语人。褚遂良身为中书省长官，对省内译语人有管理之权，二人构成唐

律中的“监临”与“被监临”关系。在这种情形下中，褚遂良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下属译语人的土地，实属非法收受财物，犯了唐律中的“受所临罪”，应按法律规定给予相应处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两千里”。

御史台监察御史韦思谦发现此事后，在朝堂上公开弹劾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地”。唐代中央最高审判部门大理寺副长官大理少卿张睿册为抱褚遂良大腿，主动出来乱搅一气，“以为准估无罪”，认为褚遂良和译语人的交易是按照朝廷征收价格进行的，合理合法，没有任何犯罪嫌疑。

张睿册此举，意在把水搞混，试图为褚遂良解围。韦思谦当即就给怼了回去，“估价之设，备国家所须，臣下交易，岂得准估为定”，朝廷只有在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以征收价格购买百姓财物。褚遂良和译语人的私下交易，明显属于市场行为，必须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岂能按照征收价格计算？打狗不看主人的韦思谦，索性连张睿册一起弹劾，“睿册舞文，附下罔上，罪当诛”。

由于韦思谦的严正坚持，加上此时高宗也想借机敲打一下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免得自己被权臣欺负成汉献帝，就借力打力，当天一纸诏书下去，贬褚遂良为同州（今天陕西省大荔县一带）刺史，张睿册为循州（今天广东省惠阳市一带）刺史。碍于褚遂良的元老重臣身份，高宗没有严格按照唐律规定给予其徒刑或流放的处罚，外贬刺史已经是此时高宗权力和此刻韦思谦努力的极限了。此事一出，“朝廷震悚”，满朝大臣震动惊悚，为韦思谦的刚直之气倾倒。

韦思谦这次能把褚遂良掀下马，全赖高宗的支持。但高宗只是想或者说是只能敲山震虎，并没有弃之不用的打算。从唐太宗晚年开始，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就在朝中全力布局，树大根深，朝廷运转全指着这帮人。此时的高宗，还不能另起炉灶。加上长孙无忌仍在朝中站着，高宗也不敢长期把褚遂良冷落在外地。仅仅过了一年，永徽三年（652）正月十一，褚遂良就调回朝廷任吏部尚书，重任宰相，“以同州刺史褚遂良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这下韦思谦有小鞋穿了。褚遂良是个有仇必报的人，他上任没几天就把韦思谦赶出朝廷，“出思谦清水令”，贬到清水（今天甘肃省清水县一带）当县令（从七品下）。

连一个褚遂良也收拾不了，唐高宗只能冷眼看长孙无忌横行到几时。高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味的退让只会换来对手的步步紧逼。要突围，就要选准方向。后宫和前朝是勾连在一起的，前朝有长孙无忌把持，还不能正面对决。高宗决定从后宫入手，虽然长孙无忌这帮人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后宫，王皇后就是他们的代表。但长孙无忌对后宫的控制还是比较薄弱的，而且皇后是皇帝的老婆，鞋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皇后好不好，皇帝也有更多的发言权。相对于正面对抗前朝的长孙无忌，高宗收拾后宫的王皇后还是比较容易的。

要动手，还得选好盟友。高宗要收拾女人，就要用女人来为难女人。高宗选中的女人是旧情人武则天。本来唐太宗去世后，武则天作为没有子女的嫔妃，去了感业寺出家当尼姑。永徽元年（650），大概在五六月间唐太宗去世一周年前后，唐高宗到感业寺去给老爹上香，给李世民汇报一年来的工作，让老爹在九泉之下也能欣慰一些。没想到却在感业寺与武则天再度相逢，那场景真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这下李世民的棺材板简直按不住啊，我的儿，你究竟是来看父皇的，还是看父皇的女人？

王皇后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拉武则天入伙。当时后宫之中，萧淑妃非常得宠，已经给皇帝生了一儿两女。为了压制住萧淑妃，王皇后要拉武则天二打一斗地主，就建议唐高宗把武则天接回宫。

李治当然乐得如此，接武则天回宫后立马册封为昭仪，光明正大地成为后宫嫔妃，两个人如胶似漆，王皇后和萧淑妃靠边站。后宫中，武昭仪的心是和唐高宗贴得最近的，她性格坚韧，做事有板有眼，顺理成章地成为唐高宗的政治盟友。这对革命夫妻开始为共同的夺权目标而奋斗。主要战略是扶武昭仪上位，升级为大唐皇后，通过更换皇后夺回原本属于皇帝的权力。

在房遗爱谋反一案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获得全胜。但内心深处仍有一点隐隐不安，这么明目张胆的排除异己，也不知道李

治这小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那就来个压力测试吧。

永徽五年（654）六月，王皇后的舅舅中书令柳奭感觉外甥女不受皇帝待见了，就主动提出辞职。这是在以退为进，主动辞职的目的是为了不让皇帝批准。如果高宗不批准这个辞职申请，说明皇帝还是很忌惮或者说很需要他们这帮人。没想到，高宗一点都不客气，马上允许柳奭辞去中书令，去当权力小一点的吏部尚书。

这下长孙无忌这帮人慌了，没想到李治这只病猫突然变身老虎。长孙无忌还没准备好反击，唐高宗又开始拧螺丝，直奔主题提出要换皇后。

换皇后是大事，要得长孙无忌同意才行。高宗刚开始没有想撕破脸皮硬压长孙无忌，毕竟没把握压服，而是放出了官场中的大杀器——行贿送礼。

谁行贿，竟然是皇帝。给谁送礼，给长孙无忌。皇帝为了办事，竟然低声下气的给大臣送礼。尽管是古今奇闻，但高宗还是做了。李治领着武昭仪，去长孙无忌家里登门做客，送了十大车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还给长孙无忌小老婆生的三个孩子，都封了朝散大夫的头衔，可以享受五品官的待遇。长孙无忌点头笑纳，高宗觉得酒喝到位了，礼送够了，就提正茬了：我说舅舅，你看看你这一大家子，是天伦之乐啊，可你外甥我苦命啊，皇后不生孩子，我想换个人，让武昭仪上，您看行不？

长孙无忌收钱却不办事，顾左右而言他，打哈哈把高宗和昭仪给打发走了。高宗没办法，只能让丈母娘上，派武则天母亲杨氏出马去劝长孙无忌，可长孙无忌照样给怼了回去。高宗还是不死心，决定再试一把，就派自己当年在东宫的班底许敬宗去做舅舅的工作，没想到长孙无忌直接把许敬宗给臭骂了一顿，“厉色折之”。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看来你长孙无忌这是铁了心不同意朕换老婆，那朕也就不侧面迂回了，咱们就正面交锋吧。第一步就是先切断长孙无忌集团和后宫的联系。皇帝后宫，一般男人不能轻易进去，所以长孙无忌集团和后宫王皇后联系的主要途径，就是王皇后的母亲柳夫人。永徽六年（655）六月，唐高宗以皇后和柳夫人经常在后宫搞

封建迷信活动，扎小人诅咒皇帝为借口，下令柳夫人不准再踏入后宫一步，从此朕的后宫柳夫人和狗不得入内。一个月后，高宗又免去了王皇后的舅舅柳奭的吏部尚书职务，发配到四川去当刺史。

这是对长孙无忌集团的一次重要打击，他们通过柳奭、柳夫人与后宫王皇后联系的这条线就被打断了。但要用武昭仪换掉王皇后仍然是阻力重重，柳奭的位置很快被长孙无忌集团的重要成员来济填补上去。前朝仍然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高宗决定退而求其次，先不谋求皇后这个位置，而是给武昭仪单独立一个封号——宸妃，位置在其他嫔妃之上，皇后之下。这是一个妥协方案，既不损坏王皇后和长孙无忌集团的根本利益，又能让武昭仪的位置凸显起来。

高宗刚动动嘴说出这个想法，立马被来济、韩瑗给顶了回去，皇帝您不能这么任性，后宫嫔妃的名号都有制度规定，您不能乱来，要按照制度办事。还没等长孙无忌出马，高宗就败下阵来。

通过这几次撞南墙，高宗也撞出了教训，就是手下还没有得力的人替自己说话，那赶紧培养出一支拥戴皇帝忠心跟皇帝走的干部队伍。首先进入高宗视野的是李义府。李义府是个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在中书省当中书舍人，给皇帝和朝廷写文件。因为得罪了长孙无忌，要被发配到四川。李义府当然不想离开长安繁华世界，就想辙怎么才能不走。长期在皇帝身边工作，李义府当然知道高宗要换皇后的想法，就决定赌一把大的，上了个折子，表示支持皇帝换老婆的伟大决策。高宗立马召见李义府，赏给他一斗珍珠，不但让他不用去四川了，又将他提升为中书省的副长官中书侍郎，级别正四品，没过几个月又提拔为正三品的礼部尚书。这明显是做给长孙无忌看的，你讨厌的人，我偏要提拔。

李义府帮高宗在朝廷联络了一批大臣，高宗觉得换老婆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就在九月初一决定召集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李勣几个人开个小会吹吹风，统一思想。会还没开，皇帝还没进入会场，褚遂良、长孙无忌、于志宁就当着李勣的面，要建立攻守同盟，共同对付皇帝，并且明里暗里让李勣和他们保持统一战线。李勣是

谁，那是从瓦岗寨到玄武门无数次权力斗争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然知道褚遂良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定然不会为本来就不在一条线上，而且整天挤兑自己的长孙无忌集团卖命。李勣就说：哎呀，不好意思，哥几个，兄弟我脑袋疼肚子也疼，要赶紧回家吃药。说完就走了。

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进入内殿开会。高宗这次不提宸妃的事了，直接图穷匕见要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废王立武。

高宗的理由很简单，也很过硬：王皇后没有儿子，武昭仪已经给朕生了个儿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朕要换皇后。

褚遂良打冲锋：陛下，皇后是太宗皇帝给您娶的，给你爹养过老送过终，而且还年轻，现在没儿子，只要陛下您努力耕耘，以后会有的。长孙无忌没说话，他要压住阵脚。

这是第一天的会，高宗被怼了回去。第二天继续开会，武昭仪在帘子后面听会。高宗还是车轱辘话来回转，要废王立武。褚遂良继续打头阵怼皇帝：就算陛下您想换，也要换个高门大族的女子当皇后，武昭仪小门小户的，不成体统。而且武昭仪是您后妈的事，天下人都知道。父子俩共用一个女人，您偷偷摸摸的干也就算了，现在还要立她当皇后，您还要不要皇家的脸面，顾不顾及朝廷和大唐的形象？

这话说得忒难听，也忒有杀伤力，怼得高宗和武昭仪哑口无言，羞愧难当，脸红脖子粗。事情如果只发展到这步，长孙无忌、褚遂良就大获全胜了，高宗已经没有任何招数去应对。

褚遂良怼皇帝怼得忒兴奋了，有些得意忘形，一下子用力过猛，一时兴起，竟然要用辞职要挟高宗：这个官臣不当了，让我回家种地吧。说完就跪在地上砰砰砰的磕头，磕得血流成河。

本来好好的讨论皇帝换皇后的事，现在却变成了褚遂良用辞职来逼迫皇帝，皇帝要不要同意褚遂良辞职的问题。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高宗大怒，下令把褚遂良拉出去。武昭仪不愧是李治的贤内助，立马抓住褚遂良用辞职逼迫皇帝的事不放，防止长孙无忌他们再把话题转回到李治武昭仪乱伦的问题上，在帘子后面一声吼：何不扑杀此獠，

为什么不把这个南蛮子给剁了。

在后面压阵的长孙无忌赶紧说话：我说外甥啊，褚遂良可是你爹咽气之前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就算有罪也不能用刑。长孙无忌请求皇帝不要对褚遂良动刑，等于承认褚遂良有罪。高宗一下子从被动变成主动，掌握了以要挟皇帝罪名处置褚遂良的主动权。

在和长孙无忌集团正面对决的同时，高宗也没忘记继续收编人马，这次是军方代表李勣。从李勣不愿意和长孙无忌他们一起开会这个事中，高宗发现李勣的血还是热的，没有凉。李勣和高宗的渊源很深，可以说是个隐蔽的重要班底。当年高宗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晋王府长史。李治当上太子后，李勣又任太子詹事。唐太宗在世的时候，曾对李勣托孤，让李勣辅佐李治。

唐太宗临终前，还和李治演了一把双簧。太宗唱黑脸，先将李勣从宰相贬到叠州即今天的甘肃南部当都督，政治生命可以说是断崖式下跌。李勣接到任命二话不说，连家也没回，就到叠州上任。李治唱红脸，即位后一个月就把李勣从叠州请了回来，再次提拔为宰相。这样，李治就对李勣更多了一层知遇之恩，李勣也就更加忠心耿耿。

其实，唐太宗此举，还有另一层用意。太宗晚年可能已经猜想到儿子将来控制不了长孙无忌，就帮李治布下李勣把利剑，用来砍长孙无忌的头。将李勣贬到叠州，是做给长孙无忌看的，你看我并不信任李勣，只有你长孙无忌才是我最贴心的人。这样就让长孙无忌对李勣失去必要的防备，李勣才能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有天高宗在宫里接见李勣，问他对废王立武的态度。李勣直截了当的表态："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这是皇帝您自家的家事，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何必去问外人，明确坚定的支持皇帝换老婆。李勣表态了，就是军队表态了，枪杆子表态了。唐高宗的腰杆更加硬起来。

许敬宗又添把火，在朝廷百官中发大字报，"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种田的老汉多收了十几袋麦子，都想娶个新媳妇。堂堂大唐皇帝，要换个皇后，怎么就这么难呢！许敬宗这话说得虽然难听，将皇帝和种田老汉

相提并论，但却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皇帝连换老婆的权力都没有，这大唐究竟是谁家天下！许敬宗的大字报很管用，大多数官员的立场转到了皇帝这边。明眼人都知道，长孙无忌要倒台了。

有了李勣枪杆子的加持，有了朝廷百官的官意支持，九月初三，高宗将褚遂良赶出朝廷，贬到潭州即今天的湖南长沙当都督。十月十三，高宗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十月十九，高宗在百官的请求下，册封武昭仪为皇后。唐高宗终于打赢了废王立武这场硬仗。那接下来，唐高宗如何解释武则天曾经是老爹唐太宗的女人自己的后妈这件事呢？废王立武成功后，李治又是如何彻底打垮长孙无忌，收回属于自己的皇权呢？废王立武为什么会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呢？

李治突围

唐高宗经过艰难困苦，在武则天、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的支持下，终于打赢了废王立武这场硬仗，把后宫打扫干净，那接下来就该收拾前朝长孙无忌等人了。

永徽六年（655）十月十九，李治正式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心爱的女人上了位，李治很满意，但有个问题不好解释，就是褚遂良说的那事，武则天当过唐太宗的才人，儿子立老爹的女人当皇后，让天下怎么看呢？总得有人来背这个锅吧。

这个锅谁来背，李治不背，武则天也不背，只能让已经上了天的唐太宗去背。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诏书中，李治这样写道，是当年我爹发现了武则天这个人才，用过之后觉得很不错，就把她赐给了我。父皇唐太宗是朕和后妈武则天的红娘，我们的千里姻缘，正是靠父皇这根线才牵上的。

如此大费周章解释一番，才把话给说圆了。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李治和武则天是信了。皇帝、皇后信了，其他人不信也得信。不信啊，那就上天入地找唐太宗对质去。估计没人敢去。不知道背锅的唐太宗，棺材板还能不能盖得住。

十一月初一，唐高宗让李勣主持了册封武则天为皇后的典礼，显

示了军方力量对皇帝皇后的支持，文武百官随即到肃义门朝见武则天。第二年即显庆元年（656）正月初六，唐高宗废掉李忠的太子之位，改立武则天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正月十七，唐高宗改年号为显庆，大唐历史进入新时代。

新时代虽然来临，旧账却还没算清楚，朝堂之上，除了褚遂良被发配到长沙，长孙无忌集团的其他干将都还在。高宗一时还不想反攻倒算一网打尽，当年父亲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收编伯父李建成、叔叔李元吉人马的成功历史经验摆在那里，他没有理由不去吸取。时任门下省长官侍中韩瑗、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来济要辞职回家，高宗没有批准，表示过去的事就算了，以后不要再提，让他们继续在原有位置上为朝廷的事业发光发热。惨烈的政治斗争刚过，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政局尤其是稳定高层，尽量减少对中低层官员和普通百姓的影响，毕竟朝廷还有那么多大事要做。当然，不让韩瑗、来济辞职，也有拉拢他们，孤立长孙无忌的考虑在里面。

高宗本将心向明月，可奈何明月照沟渠。显庆元年（656）底，韩瑗上了一个奏折，替褚遂良鸣冤打抱不平，说褚遂良是国家栋梁，百官表率，为朝廷操碎了心。现在没有任何过错，就被贬了，让天下人如何看？就算皇帝您要惩罚他，现在一年了，罚得也够了。陛下您最好把他接回来吧。

高宗心头几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你老小子到现在还说褚遂良没罪，这不是打朕的脸吗？高宗暂时压住怒火，笑容和蔼地找韩瑗谈话，解释了一番。可韩瑗就是不听不听，又拿出辞职不干要挟，高宗虽然没有允许，但君臣两个人是彻底谈崩了。

虽然和高宗闹掰了，可韩瑗的战斗精神不灭，联合来济，于显庆二年（657）三月十六，将褚遂良从潭州即长沙都督，调为桂州即桂林都督。潭州都督府辖下只有七个州，而桂州都督府辖下却有十七个直属州加上七个自治州，共有二十四个州。明显是在让褚遂良往上走，这又是在啪啪啪打皇帝的脸！

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试试朕的天子剑是否锋利了。高宗经过四个月的准备，在七八月间开始动手收拾韩瑗、来济。先是由许敬宗、

李义府出面，上折子揭发韩瑗、来济要谋反，理由是他们将褚遂良从潭州调到桂林这个用武之地，准备里应外合发动反朝廷政变。这个理由显然很扯，韩瑗来济调褚遂良到桂林，是为了让褚遂良好受一点不假，但要说是为谋反布局，就太开脑洞了，桂林离长安有将近五千里，那个年代又没电话、微信，怎么里应外合。

不管别人信不信，高宗是需要这个理由的。八月十一，高宗将韩瑗贬到振州即今天海南三亚当刺史，贬来济到台州即今天浙江临海当刺史，又将褚遂良继续往南贬，到爱州就是今天越南清化当刺史，连柳奭也连着一块收拾，贬到象州就是今天广西来宾当刺史。通过这次打击韩瑗、来济，高宗掌控了中书省和门下省这两个最重要的部门。这期间，基本上没见长孙无忌有什么动作，他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还手能力。

褚遂良被贬到爱州后，脖子仍然很硬，心里还是好气好气，就给高宗上书，大摆老资格，大谈以前的英雄事迹：皇上，你还记得当年的太子之争吗？李承乾被废后，要不是我和长孙无忌拼了老命保您，您能当上太子？你老爹咽气的时候，你一个没经过大事的毛孩子像天塌下来一样，抱着臣的脖子哇哇大哭，要不是我和长孙无忌扶持着您，这江山您能坐得稳？臣有罪，就是罪在当初对您的付出太多。还请您看在我像蚂蚁那样可怜的分上，饶过老臣吧。

高宗接到褚遂良的奏折后，看了一眼就扔进垃圾堆。你要求情可以，好好说话，承认错误，这事就过去了，如今却在这明里暗里骂朕忘恩负义，怎么给朕台阶下，让朕宽恕你。

一年后，显庆三年（658），褚遂良在爱州病逝，终年63岁。又过一年，显庆四年（659），终于该轮到长孙无忌。这年四月，洛阳有个叫李奉节的人，状告朝廷的两个中级官员韦季方和李巢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唐高宗和许敬宗抓住了机会，觉得这个案件可以利用一下。当年长孙无忌硬是把高阳公主的桃色新闻案审成了反朝廷政变案，今天许敬宗照样可以依葫芦画瓢，将帮派案搞成谋反案。

许敬宗决定将案子往长孙无忌身上扯，诬告韦季方要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重新夺回大权，还要谋反。唐高宗听了许敬宗的

案情汇报后，觉得说长孙无忌谋反，证据链还不充分，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没有过硬证据就揪出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反朝廷集团，不好对天下交代。就让许敬宗再去查。

许敬宗经过一夜的审讯，终于让韦季方开了口，承认和长孙无忌策划反朝廷政变。理由是当初他们推动皇帝立李忠为太子，又反对立武则天当皇后。现在李忠被废了，皇后也换了，同伙的褚遂良韩瑗来济死的死，贬的贬，觉得皇帝要收拾他们，索性先发制人，决定造反。这样一来，长孙无忌的谋反动机就合理了，再加上韦季方屈打成招的证词，长孙无忌的谋反案就成了铁案。

高宗对案件报告很满意，连让长孙无忌申诉的程序都免了，直接于四月二十二下诏免去长孙无忌的职务和爵位，只给了一个扬州都督的空头名号。还不准去扬州赴任，而是到黔州就是今天重庆市彭水县安置，生活上享受朝廷一品大员待遇。这时高宗还不想杀人，搞政治斗争老是搞死人，对朝廷对国家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三个月后，也就是七月份，高宗决定斩草除根。毕竟长孙无忌当年是和唐太宗一起打天下的，奇谋盖世。当了三十多年宰相，门生故吏遍天下，虎死不倒架。虽然黔州远离长安，可他万一吹了哨子，难保不一呼百应，留着总是个威胁。

七月二十七，唐高宗让李勣、许敬宗重申长孙无忌谋反案，派人到黔州审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被逼自杀。柳奭在象州被处决，韩瑗在高宗命令下达的前几天已经先走一步病逝，算是躲过一刀，得到善终。这场政治斗争，终于像大多数政治斗争那样，血淋淋地落下帷幕。

长孙无忌集团中的来济和于志宁，下场还算好一些。显庆五年（660），来济从浙江调到庭州就是今天新疆天山北部的吉木萨尔当刺史。龙朔二年（662），突厥进攻庭州。来济失去皇帝的信任，政治生命已被终结，前程无望，但还要对国家尽忠，保持爱国者的本色，决定为国捐躯只求一死，“不释甲胄赴贼”，不穿铠甲亲自上阵与突厥人贴身肉搏，最后战死沙场，终年53岁。唐高宗下令将来济的遗体从庭州运回老家扬州安葬。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皇帝可以抛弃

我，朝廷可以放弃我，但祖国不会忘记我！

在废王立武的斗争中，于志宁“独无言以持两端”，两不相帮，被高宗视为“两面人”的代表和政治立场不坚定的典型，将其从中央贬到地方，先后任容州（今天广西北流市一带）、华州（今天陕西省渭南市一带）刺史，麟德二年（665）病逝。

而高宗废王立武的功臣李义府、许敬宗，后来因为贪污受贿、缺德事干得太多，太不像话，都没有太好的下场。李义府被流放到四川西昌，气死在那里。许敬宗生前没被处理，死后盖棺定论时，朝廷却给了个“谬”的谥号评价。对李义府、许敬宗这样的人，唐高宗的用人之道是给你机会，给你位置，让你充分发挥作用施展才华。而一旦犯了错，对不起，马上拍死。后来武则天的用人方式，无疑受到了唐高宗的这种做法的启示。

废王立武意义重大，对唐高宗而言，就是他的玄武门之变。没有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当不了皇帝。没有废王立武，唐高宗当不了真正的皇帝。

对于中国古代社会在隋唐之际的阶层转型而言，废王立武的意义则更大，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从魏晋南北朝到废王立武之前，朝廷大权基本上都被高门大族所垄断，长孙无忌集团的所有人都是高门大族出身，他们凭借祖宗的功劳和身上的血统，不费吹灰之力就平步青云，让堂堂大唐在建国之初就显现出阶层固化的疲态病态还有老迈。社会上普通地主的力量在上升，却在政治上被高门大族一直压制。唐高祖是完全依靠高门大族，唐太宗早期是用高门大族掌权，普通地主干活，但在后期也完全倒向高门大族。只有唐高宗，通过废王立武，用普通地主出身的武则天，换掉高门大族出身的王皇后，并顺势把以长孙无忌为代表，以关陇贵族为核心的高门大族势力打垮，在朝堂上换上普通地主出身的人马如李勣等人，这才顺利完成了统治阶层的大换血和更新换代，完成了大唐从革命到执政的组织路线调整。当然，唐高宗只是开了个头，普通地主的真正崛起，还要等到武则天和唐玄宗的时候，正是在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员手上，才开创了真正的大唐盛世。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通过废王立武，基本上已经夺回了朝廷大权，但隔了五年左右的时间，才最终下手处置长孙无忌等人。高宗为什么会拖拉这么久，这么有耐心呢？他难道不想快刀斩乱麻吗？主要是因为在此期间，唐朝面临着国防上的重大压力，国家西北边防线处于大规模战争的状态，这就是平定西突厥之战。如果外部开片的同时，大搞内部斗争，弄得政局大规模动荡，内部不稳势必影响对外战争和国家大局，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那么，唐高宗在内部夺权的同时，是怎么对外开疆拓土的呢。唐太宗给留下的西突厥问题，高宗是如何处理的呢？从隋文帝隋炀帝到唐高祖唐太宗，一直没解决的朝鲜问题，是怎么被高宗给收拾利落呢？

开疆拓土

唐朝灭掉东突厥后，西突厥问题就突出起来。西突厥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中亚、西亚，最强大的时候东起敦煌西到里海，都在西突厥的铁骑之下。西突厥与唐朝的矛盾主要是在西域，唐朝平定高昌时，西突厥曾经试图出兵干涉，后来是唐朝摆出了大打一场的架势才把西突厥给吓住撤兵，唐朝就此打通丝绸之路经济带，初步遏制住了西突厥势力的扩张。

但高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西突厥首领阿史那贺鲁想趁唐朝换皇帝之时，夺取大唐的西州以前的高昌国，被唐朝击退。唐朝稳住阵脚后，开始反攻。永徽三年（652），唐高宗下令汉族大将梁建方、铁勒族大将契苾何力带着铁勒五万骑兵，去砍依附于西突厥的处月部落，干掉对方5000人，取得胜利，但这只是唐朝和西突厥附属国之间的代理人战斗，于大局影响不大。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派程咬金挂帅，直接去砍西突厥。程咬金三板斧一出，大败敌军，斩首五万多人，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显庆二年（657）正月，唐高宗以苏定方为元帅，第三次去砍西突厥。十月，双方在中亚展开决战。苏定方以一万多人对阵西突厥十万骑兵，先用步兵长矛顶住突厥骑兵冲击。等到突厥上气不接下气之时，苏定方派出骑兵突然从北侧攻击，西突厥没反应过来，一下子兵败如山倒，只有逃跑。苏定方下

令全军追击，当时天下大雪，平地三尺。阿史那贺鲁以为苏定方不会追击，跑得就慢了些。没想到唐军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撒丫子的追，又干掉西突厥几万人。阿史那贺鲁逃亡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石国，结果被石国人抓住送给了唐朝当投名状。打败西突厥，唐朝势力从西域越过从葱岭，进入中亚，石国等中亚国家纷纷归附唐朝。广大的中亚地区成为唐朝的直属州县或者是羁縻自治州自治县。

西方西突厥问题解决后，东边高句丽问题就提上了日程。自古以来，朝鲜半岛尤其是半岛北部，都是古代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周秦两汉到三国西晋，中原王朝都牢牢控制着半岛北部，实行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度。

可惜，西晋八王之乱自废武功，紧接着是五胡乱华，偏安江南的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对白山黑水鞭长莫及，高句丽趁机在长白山地区兴起，占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将中国势力驱逐出朝鲜。朝鲜半岛南部则演化成新罗和百济，新罗在半岛东南，百济在半岛西南。

经过三百年的分裂，隋朝终于完成了中国统一，朝鲜半岛却打成了一锅粥。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联合日本，在半岛上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高句丽力量最为强大，想谋求东北亚乃至东亚地区的霸权，这是立志恢复两汉领土、将朝鲜半岛重新纳入中国本土的隋朝不能容忍的。朝鲜问题很快提上隋朝议事日程。

高句丽也很是心虚，自己脚底下踩的本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肯定要吐出来，也开始了积极备战。没等隋朝动手，高句丽王高元就先于开皇十八年（598）进攻辽西，被隋军击退。隋文帝勃然大怒，这年六月二十七，派出水陆大军30万讨伐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这场仗没取得什么战果。

隋文帝虽然没有打下高句丽，但此后踏平朝鲜却成为不管是隋朝还是后来唐朝的共同政治愿景。这是当时的战略形势决定的，而不是哪一个皇帝头脑发热，好大喜功。

隋唐时期，建国四五百年的高句丽已经成为东北亚局部地区的霸主，百济新罗不是对手，就连日本也不能与之抗衡，隋唐王朝的东北

边境出现了被人居高临下俯视中原的不利形势。一旦中原有变，高句丽举兵入侵，其后果不亚于后来清军入关。

天无二日，东亚霸主只能有一个，决不能是高句丽。大业八年（612）、大业九年（613）、大业十年（614），隋炀帝三次亲征高句丽，宁可把天下打烂也要收复辽东。三征高句丽引发国内动乱，隋朝很快翘辫子。唐朝建立后，高祖李渊时期由于突厥的威胁，就没腾出手去收拾高句丽，但一直在整军备战。

等到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唐朝对朝鲜的政策转向主动。贞观十年（645），唐太宗御驾亲征，虽然局部收复了辽东，但没有打下朝鲜半岛。高宗登基后，继续保持对高句丽的进攻态势，基本战略是联合新罗，进攻高句丽和百济。

永徽六年（655）五月，显庆三年（658）六月，还有显庆四年（659），唐高宗先后多次派兵对高句丽进行试探性进攻，取得一些局部的战役性胜利。但整体进展不大，于是调整进攻战略，先过海，从海上干掉百济，然后以百济新罗为基地，再加上辽东方向，南北夹击高句丽。

显庆五年（600）三月，新罗到大唐告状：大哥，高句丽和百济砍我，您得为我报仇。三月初十，李治命令苏定方率十万大军与新罗夹击百济。八月，苏定方从山东荣成起航，横渡黄海，在熊津江口就是今天韩国锦江登陆，直奔百济首都而去。百济出动所有军队与唐军决战，被唐军像踩蚂蚁一样踩死。唐军俘虏百济王，宣布百济亡国，将其三十七个郡二百多个城池并入中国版图。

拿下百济后，接下来就是高句丽。龙朔元年（661），唐军攻击高句丽，刚开始势如破竹，包围了平壤，但因遇到大雪没能拿下只得撤兵。龙朔三年（663），日本摁不住了，出兵朝鲜帮助百济的遗老遗少复国。九月，唐朝大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与日本援军遭遇，双方四次大战，打得日本人满地找牙，烧毁日本战船400多艘，浓烟滚滚直冲云天，海水都被烧红，彻底将日本在唐朝时就想以朝鲜半岛为跳板进攻中国大陆的幻想击碎，让日本人知道了自己有几斤几两。

乾封元年（666），高句丽发生了接班人危机，最高统治集团内

讧。唐朝抓住机会，于六月初七出动军队海陆两路进攻高句丽。十二月十八，高宗又加派不老军神李勣为元帅，大唐战神都出马了，这次是志在必得。经过两年多的战斗，终于在总章元年（668）九月十二，拿下平壤，灭亡高句丽，设置安东都护府，朝鲜半岛北方和西南再次成为中国领土。最终在唐高宗手上，中国解决了从隋文帝隋炀帝到唐高祖唐太宗都没解决的朝鲜问题。

至此，唐朝的领土范围东到朝鲜半岛，南到今天的越南顺化，北边越过贝加尔湖，西边甚至到达中亚咸海，最西的是波斯都督府，在今天伊朗东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在中国领土范围之内。唐高宗由此打下了唐朝历史上面积最大的领土。

在拿下高句丽之前的乾封元年（666）正月，唐高宗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这是大唐国力的重要展示。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几次要去泰山封禅，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主要是国力不足信心不够，而没能办成。只有到了高宗时期，国家实力集聚到一定水平，才能搞这样的典礼。

要说唐高宗，一般都躲不开武则天。唐高宗武则天这夫妻俩几乎是一体的，是真正的革命夫妻，政治伴侣。唐高宗能够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皇权，靠的是废王立武，也部分依靠了武则天这个贤内助。但废王立武的本质不是武则天要当皇后，而是李治要当真正的皇帝，要真正成为朝廷和国家的领袖，而不是长孙无忌们手中的傀儡。武则天是李治一手栽培的，她后来能够成为一代女皇，主要的政治经验和治国能力都是在唐高宗的手下培养出来的。因为身体原因，高宗经常生病，就让武则天参与处理朝政，给了她一定的权力。但在整体的权力格局上，唐高宗仍然掌握着最高权力，对朝廷国家军队的所有重大行动，都有最后的决定权。在人事布局尤其是宰相人选上，高宗也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意志进行决断，武则天始终没有掌握宰相班子。

唐高宗和武则天一共生了两个女儿：死因扑朔迷离的安定公主，在唐朝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太平公主。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李显、老幺李旦。老大李弘在显庆元年（656）正月初六被

立为太子，8岁就开始监国。那年唐高宗武则天到东都洛阳，留李弘在长安看家。可这个小正太整天想爸妈，哭哭啼啼。没办法，高宗就把他接到洛阳。后来高宗因为生病，就多次让李弘监国。太子很勤奋孝顺，也有爱民之心，可架不住革命的本钱身体不好，后来竟得了肺结核，在上元二年（675）四月二十五病死，年仅24岁。二儿子李贤之死和武则天有很大关系，老三李显和老四李旦哥俩接棒当皇帝。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唐高宗，身体一天天一年年地坏下去。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初四夜里，唐高宗在长安皇宫去世，终年56岁。从公元649年到公元683年，唐高宗当了34年的皇帝，在唐朝包括武则天在内的二十一个皇帝中，在位时间仅次于唐玄宗李隆基。

在历史评价体系中，唐高宗李治和他爷爷高祖李渊有点像，都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笼罩在前后两个皇帝的阴影之中。唐高祖李渊前面是遗臭万年的隋炀帝杨广，后面是流芳百世的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前面是千古一帝李世民，后面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他们的形象在这样的夹缝中，就显得有点晦暗不清。和李渊一样，李治的政绩虽然没有李世民那样光芒四射，但也没传统评价中被黑得那么无能懦弱。总结起来，主要有这么三个方面的政绩。

一是把李唐王朝从革命向执政的转型之路上猛推了一大步。通过废王立武，唐高宗把从西魏、北周、隋朝到唐朝初期一直把持中央政权的关陇贵族集团给干趴下，终结了高门大族对朝廷的独占局面，给普通地主力量的崛起打开了一个大大的缺口，从两汉以来的皇帝贵族联合执政，变成了皇帝官僚集团联合执政。贵族是世世代代一成不变的，而官僚则是富不过三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社会上下层的阶层壁垒被打破，社会流动性大大增强，阶层不再是命中注定，跨越阶层成为只要努力就能有所收获的可能。

二是修律。唐高宗永徽年间修撰的《唐律疏议》，不仅是唐代法律，而且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部法典，在唐朝和中国法制史、乃至东亚和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永徽初年，高宗下令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侍中

高季辅等朝廷重臣和刑部侍郎刘燕客、大理丞元绍、刑部郎中贾敏行等司法官员，“共撰定律令格式，旧制不便者，皆随删改”。经过一年工作，共修成《永徽律》十二卷、《永徽令》三十卷、《永徽留本司格》十八卷、《永徽散颁天下格》七卷，《永徽式》十四卷。永徽二年（651）闰九月，“长孙无忌等上所删定律令式”，颁行天下。《永徽律》颁行后，因“律学未有定疏”，科举中的明法科目考试时没有标准答案可以参考，永徽三年（652），唐高宗又让长孙无忌领衔，带领李勣、于志宁、刑部尚书唐临、守大理卿段宝玄等人编撰《律疏》，“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阐明律文的法理依据，解释律文中的专门术语，补充律文的疏漏之处，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逐字的解释，阐明法理，解释词意，补充律意，剖析内涵，设置问答，辨析疑义，最终“成三十卷”。永徽四年（653）十一月下诏颁行，附于《永徽律》律文之后，与律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永徽律》由此和《律疏》合体共称为《永徽律疏》，后世又称为《唐律疏议》，“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成为法官断案的标准和依 据。

三是把唐朝的领土给扩展到最大。解决了朝鲜问题，稳住了东北战线。西突厥给跪了，今天新疆一带基本上纳入中国的有效统治范围之内，为大唐军队往更西的方向出击打下了基础。

高宗时期，高门大族被打趴下，普通地主初步上位，但也只是初步而已，他们要大规模的进入朝廷掌握中央权力，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仅是拼爹拼不过残存的高门大族势力的问题，普通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员自身也有一个能力素质与治国要求逐步适应的问题。这些都交给后人去做了。

关键是这个后人是谁？唐高宗培养武则天的本意是让她辅佐自己和儿子看家护院治理天下，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武则天会走得那么远。那么，武则天是如何把自己和普通地主同时推到历史舞台的前台中央，在给普通地主机会的同时，也让自己走上人生巅峰的呢？笼罩在武则天身上的那些谜团，如掐死小公主，毒死大儿子李弘，到底是历史的真相还是后人的捏造？二儿子李贤，究竟是不是武则天亲生的呢？

第四章　一代女皇武则天：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武则天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一个皇帝，也是最不能做到盖棺定论的皇帝。其他皇帝无论是好是坏，至少在墓前都会有一块记录历史评价的碑。武则天墓前尽管也有一座碑，碑上却没有一个字，这就是无字碑。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交白卷、开天窗的无字碑似乎是对武则天一生的最好记录：姐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的确，武则天一生彪悍至极，先当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后妈；又当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媳，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再升级为大唐太后，最后以女子的身份，在67岁的高龄日月凌空，改唐为周，成为一代女皇。一路走来，身份的转变毫无违和感。正因如此，在她身上聚集了太多的迷雾，也被泼了太多的脏水。所以，在说武则天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给予太多的评价，只是和你一起还原历史，拨云见日，尽量接近历史的真相。至于如何看待这些真相，大家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才人媚娘

武则天的出生时间和地点，在不同史书中记载都不一样，出生时间有武德七年、八年等说法，地点有长安、广元、扬州等观点，历史学家们打了上千年笔仗，到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为了叙事方便，我们姑且采用武则天于武德七年正月二十三，也就是公元624年2月17日，出生于长安的说法。

武则天的家庭是大唐王朝的新贵，父亲武士彟做到了正三品的工部尚书，还封了个应国公的爵位。武士彟是商人出生，抓住了当时隋炀帝在各地大兴土木的机会，靠做木材生意发了家。武士彟从隋炀帝身上狠狠赚了一大笔，却用赚来的钱给隋朝挖坟掘墓，资助李渊搞反革命事业，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还献上革命造反的教科书——兵

书。武士彟曾阻止了在太原负责监视李渊的高君雅、王威对革命事业的不利行动，受到李渊的赏识。

晋阳起兵后，武士彟跟随李渊一路打进长安，主要负责军需供应工作，见证了大唐的建立，成为原始股东。李渊对武士彟也不错，毕竟人家很能干，既有钱，又会搞钱，还会来事，干事业正需要这样的人才。武德元年（618）八月初六表彰16名跟随李唐创业的元从功臣时，也把武士彟拉进了名单，位列第12名，享受免除一次死罪的待遇。武士彟从此干工作更加卖命，简直是五加二白加黑，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朝廷服务的事业中去，勤勤恳恳的为大唐添砖加瓦。儿子病重，他看都不看一眼，继续工作，结果儿子挂了。原配夫人相里氏生病，他还不请假回家照顾，结果武德三年（620）左右，夫人又去世。

李渊见武士彟为大唐如此拼命干工作，干得孩子老婆都没了，就亲自保媒拉纤，给武士彟娶了新媳妇杨氏。杨氏的家族地位比武士彟高得多，是隋朝皇族成员，父亲杨达是隋朝观德王杨雄的弟弟。杨家后来家道中落，杨氏到40岁还没有嫁出去。所幸遇到了武士彟这个新朝新贵，才喜结连理。婚后四年，杨氏给武士彟生了个女儿，这就是武则天。

所以武则天身上有着隋朝皇族的高贵血统，母亲这边也是关陇贵族的重要成员。但是，当时的阶层观念是以父亲这边为标准的，所以武则天家族仍然被排斥在高门大族之外，属于被压制的普通地主家庭。

武则天出生后，江湖上的大师袁天罡曾给她看相。当时武则天穿着男孩的衣服，抱在乳母怀里。袁天罡一看，大吃一惊，这小子骨骼清奇，是百中无一的从政奇才。只可惜是个男儿身，如果是女孩，那就会成为天下主人。

袁天罡的前途预言是光明的，可武则天眼下的人生道路却是曲折的。贞观九年（635），武士彟死在了荆州都督的任上，为大唐熬尽了最后一点心血。父亲走了，武则天和母亲的噩梦开始了。武士彟的前妻相里氏生的儿子和叔伯兄弟，为了抢夺家产，变着法欺负武则天

母女俩，给十来岁的武则天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这也是后来武则天对娘家人那么刻薄寡情的重要原因。

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李世民因为长孙皇后去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女人度过漫漫长夜，听说武士彟有个女儿长得不错，“美容止”，就娶进宫里，封了个正五品的才人，武则天开启宫斗打怪升级之路。

进宫之前，武则天的母亲杨氏痛哭流涕，这个前朝的落魄皇族知道宫里到底是怎么回事，怕14的女儿被折腾得没了命。武则天倒是很大无畏，对母亲说：娘，你女儿是去见天子，不是见阎王，从此走上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您就别再哭哭啼啼了。

武则天觉得进了宫，成了皇帝的女人，就一顺百顺，再也不用看哥哥们的白眼，受叔伯们的欺凌。可她还不知道，宫里的水更深，稍不留神不被呛死也会被灌进几口。从贞观十一年（637）进宫伺候李世民，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驾崩。武则天进宫12年，从14岁熬到26岁，愣是没有承受太多雨露，没给唐太宗生下一儿半 女。

是李世民身体不行吗，非也。唐太宗有14个儿子、21个女儿，共35个孩子。是武则天不能生吗？非也，跟了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后，武则天也生了两个女儿、三个儿子。那原因只能是一个，唐太宗不喜欢武则天，见了她根本没兴趣。

唐太宗本来是对武则天有好感的，接进宫后觉得小丫头妩媚多姿，貌美肤白身材好，亲自给武则天娶了武媚娘的名字。但是唐太宗渐渐发现，武媚娘徒有妩媚的外表，里子却是性格刚烈，辣手摧花。

武则天晚年曾回忆了她和唐太宗的一件事。那一年，李世民得到了一匹名为“狮子骢”的千里马，“肥逸无能调驭者”，性子极为暴烈，谁骑就摔谁，连戎马一生的李世民都不能制服。妩媚的武则天当时在一旁，大胆走上前，对唐太宗说“妾能制之”，唐太宗一听，哟呵，媚娘你行啊，那就试试看，怎么调教呢。武则天回话：我只需要三件东西，“一铁鞭，二铁檛，三匕首”，铁鞭，铁锤和匕首。先用铁鞭可劲地抽，抽到它服为止。再不服，就用铁锤往死里打，打到服为止。如果还不服，就用匕首一刀捅死。马就是给人骑的，这样宁死也不服管

教，不让人骑的畜生，要它何用，让它去死。

按武则天本人的说法，唐太宗听完她的壮志豪言，“太宗壮朕之志”，给她大大点了个赞，认为她才是大唐新时代女性的杰出代 表。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李世民虽然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性子刚硬，“性本刚烈”，但在选择女人方面，却喜欢温柔型的，比如长孙皇后和后来的徐惠妃，都是温柔得能拧出水来的女子，知书达礼、性格柔顺。虽不能说是小鸟依人，但至少也是橡树旁边的一株木棉。哪像武则天，虽然现在看着还是一棵小树，但已经暴露了桀骜不驯、心狠毒辣的本性。从此，武媚娘在太宗皇帝面前备受冷落。当了12年的才人，一直原地踏步，一步也没往前迈。不但没进步，还差点小命不保。

贞观二十二年（648）七月左右，一个政治谣言让武媚娘几乎摊上大事。当时天象异常，太白金星屡屡在白天出现，太史令告诉李世民，这是将来有女人当皇帝的预兆。民间又流传一本叫《秘记》的预言书，说李唐王朝三代之后，女皇武王会取代李家天下。李世民不相信会有女人当皇帝，毕竟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认为可能是姓武的人会威胁他李家的江山。有次和一起出生入死的大将喝大酒，李世民意外得知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老家今天河南武安县的李君羡，乳名竟然是个女人名字“五娘”。李世民和他的小心脏都惊呆了，这个李君羡当的官、封的爵，家乡的名字都带有个“武”字，而且现在还在负责玄武门的警卫工作，又带个“武”；乳名“五娘”听着就是女人，还和“武”谐音，难道李君羡就是传说中的那个要颠覆我大唐江山的人？此人不可留，七月十三，李世民以李君羡结交大师搞封建迷信活动为借口，将他处死抄家。

李世民只许皇帝放火，不准官员点灯，不让李君羡结交大师，自己却去向大师李淳风问前程：大唐三代皇帝之后会出女皇帝的谣言到底是不是真的。李淳风回答：依我看，应该是真的，这个人是陛下身边非常亲近的人，不超过30年就会当皇帝，会把您的子孙杀得不剩几个。李世民大惊：朕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现在我就下令把所有的嫌疑人全部剁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李淳风阻止了唐太宗：算了吧，陛下，这是大唐命中注定的一劫。再过三十年，这个

女人年龄就很大了，可能还会仁慈一些，给您留几个种。您要把她杀了，上天还会派个年轻的来，到时您李家可真的就被杀个干干净净。李世民这才停止了大屠杀行动。

这件事有些神神怪怪，但李君羡用生命掩护武媚娘躲过一劫却是真的，所以也不能说是子虚乌有。43年后的天授二年（691）三月，已经当上皇帝的武则天下令给李君羡平反，算是报答冥冥之中的救命之恩。

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开始，唐太宗的病越来越严重，太子李治进宫伺候父亲，白天黑夜都不离半步，有时候连续几天都不吃饭，二十多岁的人熬得都有白头发，真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父消得人憔悴。但高宗人憔悴不一定完全是因为父皇，有一部分在父皇的女人武媚娘身上。在照顾父皇的日子里，李治遇到了比他大四岁的武才人，两人一见倾心，就在唐太宗眼皮底下勾搭起来。12年的深宫寂寞，26岁的武才人自然不甘沉沦下去，就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了李治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唐太宗驾崩，李治接班，也接手了父皇的武才人。媚娘本以为终于熬出头了，但命运给她开了一个玩笑，继续让她自由落体。作为没有子女的嫔妃，武才人不能在宫里待着。她要去掉那三千烦恼丝，进入长安北城外的感业寺，出家当尼姑。从此青灯黄卷，伺候佛祖，为唐太宗和大唐祈福。

武则天在感业寺待了一年左右，每天的活动除了嘴里念经，手里敲木鱼，就是心里想皇帝李治。那么，刚刚登基的新皇李治，还会想起当年大明宫里的武媚娘吗？在感业寺苦恋小情人的武媚娘，能迎来人生的转机触底反弹吗？武媚娘在感业寺仅仅只是在苦苦等待吗，她到底有没有主动出击搞一些小动作呢？

皇后之路

深宫望月12年的武才人，本来以为抓住了李治这支潜力股，命运由此改变，翻开新的人生篇章，却在唐太宗驾崩后被送到感业寺出家

当尼姑。这样的人生设定，显然不是她当年进宫的初心。武则天的初心就是更改人设，改变命运，向上攀爬，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想到进宫后却开始了自由落体运动。不忘初心的她，必须继续奋斗，将人生轨道扳回到自己想走的路上去。

在感业寺每天敲木鱼念经烧香的生活之外，武媚娘没有选择默默等待，她要主动给李治抛个媚眼。她知道，男人的心海阔天空，她不去填补，必然会有人补上来。

事实也确实如此，李治此时正与后宫的萧淑妃打得火热，王皇后又在和萧淑妃争宠。王皇后是西魏元老王思政的曾孙女，是关陇贵族核心家庭出身，她和李治的婚事，是从祖母也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长公主给牵的线，先是进晋王府当王妃，李治当太子后又立为太子妃，夫君登基后自然升级为皇后。萧淑妃是江南贵族兰陵萧氏出身，南朝梁国皇族成员，因漂亮聪慧被选进李治的太子东宫，先封为良娣，高宗即位后封为淑妃。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个女人把李治围得团团转，李治哪有工夫去想还在感业寺眼巴巴对自己望眼欲穿的武媚娘。

武媚娘不能坐以待毙，她必须主动出击，让皇帝想起在感业寺还有个旧情人在苦苦恋着他，等着他。怎么让皇帝想起自己呢，总不能从感业寺跑到皇宫去上访请求皇帝接见吧。自幼喜欢文史的武则天，决定写一首诗，一首情诗给李治，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意思就是治啊，我想你，想你想得睡不着觉，想你想的眼睛都色盲了，把红的看成绿的。现在我每天精神恍惚，满脸憔悴，都是因为想你啊。我的眼睛都要哭瞎了，天天望穿秋水，你难道不相信我对你的一片痴心吗？好吧，如果你不相信，那你就过来打开我的百宝箱，看看我的石榴裙上的斑斑血泪，那都是想你想的。

武媚娘这撩汉功夫简直一绝，李治收到诗后立马坐不住了。就在永徽元年（650）五月，也就是父皇唐太宗李世民离开大唐朝廷百官和国家人民一周年纪念日，去感业寺上香。明着是给老爹上香，暗地里却是幽会父皇的未亡人，自己的旧情人。见面后，“武氏泣，上亦泣”，两个人在唐太宗的灵前抱头哭了个稀里哗啦。

哭归哭，此时李治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把武才人接回宫。毕竟是父皇的才人，太碍眼。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李治私会武媚娘的事，很快传到了王皇后耳朵里。王皇后不但不生气，反而很高兴。她先去找武媚娘，让媚娘把头发重新留起来，准备还俗。同时划下了条件，回宫后，必须站在皇后这边，一起去干萧淑妃。本来是两个女人的战争，王皇后却要再拉一个女人进来，凑成三个女人一台戏。

这边拉拢完武媚娘，王皇后赶紧去夫君那卖好，大度地向李治表示：我知道你和武才人的那点事，但我是皇后，肚里能撑船，皇上您还是把她接回宫吧，这样方便一些。王皇后的目的很明显，“欲以间淑妃之宠”，就是借助武则天的力量，去打压萧淑妃。从这点上看，后来王皇后被武则天玩坏了的遭遇，实属咎由自取。唐高宗对王皇后的安排很满意，毕竟皇帝的后宫总是缺一个可心的女人。大约在永徽二年（651）八月左右，武媚娘终于再次回到皇宫，站在了新的人生起点上。

二进宫的武媚娘一时还没有名分，应该还是以前的才人待遇。武才人明白，要站稳脚跟，首先要让皇后开心，就死命巴结王皇后，两人一起碾压萧淑妃，打得淑妃没有还手之力。王皇后哪有那么多心眼，觉得武才人很上道，是个人才，可以提拔重用，竟然主动向高宗提出，将武才人升级为武昭仪。才人是五品，昭仪可就是正二品了，是后宫九嫔之首，地位仅次于萧淑妃。

高宗的心越来越往昭仪身上倾斜，为了提高武昭仪的地位，永徽五年（654）三月十四，唐高宗下令加封爷爷高祖李渊武德年间的13位功臣官爵，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位列其中，加封为并州都督。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他12个人都是沾了武士彟的光，皇帝真正想加封的，只有武士彟一人。

狼崽子养大，这之后的事就由不得王皇后做主，武昭仪开始想独占高宗的心。武昭仪的斗争手段比王皇后、萧淑妃要高明得多，简直甩出她们几条大街。王皇后、萧淑妃两人还停留在争风吃醋的撕衣服揪头发阶段，武昭仪上来就是政治手腕，收买人心。只要是受过王皇后、萧淑妃气的人，就算是宫女，昭仪也去收编成小姐妹，在宫里尤其是王、萧身边到处安插眼线，一举一动尽在武昭仪的掌握之中。知己知彼，昭仪已经稳操胜券。

但此时高宗还不想废掉王皇后，毕竟是少年夫妻。高宗也是个宽仁的皇帝和丈夫，只要妻子没有大过错，还可以将就过下去。小公主之死改变了这一切。小公主是武昭仪给唐高宗生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后王皇后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也是后宫中其他孩子的母亲，就来看望小公主，也显示一下皇后的宽宏大度，虽然大家都知道我和武昭仪不对付，但人家生了孩子，我还是要来道个喜。皇后看完小公主后，按照一般的说法，武昭仪一个人在房间里没事干，就掐女儿玩，心狠手辣的把小公主掐死，然后嫁祸给王皇后。唐高宗由此下定废掉王皇后的决心。

但此事很蹊跷，武则天尽管是手腕狠辣，但毕竟虎毒不食子，不一定能对亲生女儿下得了手。并且当时在和王皇后的斗争中，武昭仪是占了上风的，只要稳扎稳打，早晚能将王皇后干掉，武则天没必要付出亲生女儿的生命代价。而且冒这么大的风险，如果被人发现是她亲手杀死了亲生女儿，那可就万劫不复了。记载这件事的史料也很诡异，唐朝的史料没有记载武则天杀女儿，到了五代十国后晋时期编的《旧唐书》才用“史臣曰”即史家议论的方式说武则天掐死了襁褓中的婴儿，没有直接说杀的就是小公主，更没写进正文里。这事到了宋朝编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中才写出来，而且写得相当生动具体，文学色彩极其浓厚。而且后来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伐武则天时，骆宾王写的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中，根本没有提及武则天亲手掐死亲生女儿的事，如果有这么劲爆的爆料，以骆宾王的手笔，怎么不会写上。

这就说明，唐朝人根本就不认为小公主是被武昭仪杀死的，这事很可能是后人附会的。所以，我们还是愿意以唐代史料《唐会要》的

记载为准，那就是“昭仪所生女暴卒，又奏王皇后杀之，上遂有废立之意”，小公主是突然死亡的，和武昭仪、王皇后都没关系，极有可能是死于一种婴儿猝死症，又被称为摇篮死亡，就是外表看着完全健康的婴儿突然意外死亡，经常发生在睡着的时候。

但是，武则天就是武则天，她的过人之处或者说政治天分，就是能够在巨大的丧女悲痛中捕捉到战机。她应该是第一个发现小公主去世的人，随即就判断出这是嫁祸给王皇后，对其猛踹一脚的最佳时机，立马强忍住泪水盖好女儿的被子，等待高宗的到来，让高宗自己发现女儿已经冰凉的身体，让高宗自己得出“后杀吾女”是皇后杀了朕的女儿的结论。一切浑然流水自然天成，不留任何痕迹。这就是武则天，一个天生的政治女人。

武昭仪想独霸后宫，唐高宗也有借用武昭仪为政治盟友，搞掉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进而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权臣手中夺回皇权的打算。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和前朝的长孙无忌同属于关陇贵族集团，都是高门大族。唐高宗要夺回皇权，完成大唐从革命向执政的转型，必须将高门大族打趴下，扶植力量正在崛起且更容易控制的普通地主上台。而武则天恰巧就是普通地主家庭出身。李治和武昭仪的美好爱情，与大唐执政转型，中国历史转折的伟大事业，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李治和武昭仪有共同的爱情，有共同的事业，自然是天天腻在一起，黏黏糊糊。不但不搭理王皇后，也渐渐把萧淑妃抛在脑后。王皇后这才发现自己养了个白眼狼，面对后宫形势的急剧变化，王皇后和萧淑妃这俩死对头，赶紧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武昭仪。可这俩人绑起来也不是武昭仪的对手。关键是李治已经铁定了心要从高门大族手里夺权，怎么会容忍后宫里有两个高门大族的女子睡在卧榻之侧呢？

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即废王立武的具体经过简单说就是，李治和武则天刚开始想和平上位，先去给长孙无忌送礼，结果长孙无忌太坏了，收礼却不办事。接着武昭仪的母亲杨夫人出马，被长孙无忌怼了回去。再是李治的班底许敬宗出面，这次直接被长孙无忌臭骂一顿。

文的不行，那高宗只能来武的。高宗依靠武则天的智慧和大唐军队代表李勣的刀把子加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鼓动的百官支持，先是以王皇后和母亲在宫里搞封建迷信活动为理由，下令从此柳夫人不得进入后宫，切断了后宫王皇后通过母亲柳夫人和前朝柳奭、长孙无忌他们的联系通道。然后谋求给武昭仪一个仅次于皇后的宸妃封号，又被长孙无忌集团的干将韩瑗、来济给怼了回去。高宗索性直接召开最高御前会议，要求立武昭仪为皇后。会上在被长孙无忌他们用乱伦问题怼得无路可退时，高宗抓住褚遂良出言不逊辞官不干威胁皇帝的有利时机进行反击，拿下褚遂良，取得了对长孙无忌集团的决定性胜利，终于废掉了王皇后，在永徽六年（655）十月十九，下诏立武则天为皇后，打赢了废王立武这场硬仗。

当上皇后的两天后，即十月二十一，武则天上表唐高宗，请求褒奖当初否决让她当宸妃提议的韩瑗、来济，表示过去的事都算了，以后要团结一致向前看，继续为大唐朝廷和国家的事业努力奋斗。谁料韩瑗、来济不但不领情，还为褚遂良鸣不平。敬酒不吃只能吃罚酒，高宗武后就把韩瑗来济贬到地方上当刺史，最终逼得长孙无忌自杀，高宗夺回了皇权，武则天当上了皇后，夫妻俩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高宗在前朝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同时，武则天也在后宫打扫垃圾。萧淑妃受到王皇后的牵连，一同被贬为庶人，关在冷宫里。李治是个仁厚的人，有次想到曾经的爱人，就到冷宫去看王皇后、萧淑妃。见到她们两个处境凄凉，高宗有意接她们出来。不料武则天通过眼线收到了风，就私自处决了王、萧二人。史书上记载的处决时打一百棍，砍掉手脚，扔进酒缸里泡酒，然后又把尸体从酒缸里捞出来斩首等事，简直就是西汉时吕后虐待戚夫人的翻版，疑点太多，姑且一说，不一定当真。武则天身上有太多被妖魔化的地方。

至此，武则天终于胜利坐上了皇后的宝座。但屁股还没坐热，就差点被人给踹了下去，这是为何？高宗为什么要和武则天打离婚？武则天是怎么被亲大姐、亲外甥女给劈腿的呢？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武则天为何会对二儿子李贤断子绝孙，下手如此之狠，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天后临朝

二进宫后的武则天，牢牢抓住唐高宗李治想从舅舅长孙无忌集团手中夺回皇权、摆脱关陇贵族包围的历史机遇，赌对了国运，成功地从武才人一步步升级为武昭仪、武皇后，从此母仪天下。武则天的目标不止于此，后宫只是她的练兵场，宫斗只是她的开胃菜，大餐还在后面，她注定要飞向九天，走向前朝，不会被后宫这个大号的鸟笼困住。

高宗武则天这对革命夫妻夺了权，执了政，本该从此过上皇帝和皇后的幸福生活。可没过几年，即麟德元年（664），夫妻俩差点离婚，唐高宗要废掉武则天的皇后之位。

按照史书上的记载，是武则天当上皇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要管教起唐高宗，老是干涉朝政，高宗不想当妻管严。恰巧这时有个叫王伏胜的宦官，举报武则天勾结道士在后宫搞封建迷信活动，钻研御夫之术，高宗勃然大怒，叫来宰相上官仪商量怎么办。上官仪一个书生，最看不上女人当家，大手一挥：那就废了她。高宗让上官仪起草废黜武则天的诏书，刚写几个字，就被收到风的武则天抓了个现行。武则天一河东狮吼，高宗就被吓软了，把责任推到上官仪身上，说都是这个坏人教我这样做的，其实我还是深爱着你的。夫妻俩重归于好，上官仪和王伏胜被抄家问斩。

这件事的疑点很多，首先是此时的朝廷大权还是牢牢掌握在高宗手里的，武则天还没敢明目张胆的夺权；其次高宗看起来是临时决定废掉武则天，没有像以前废掉王皇后收拾长孙无忌集团那样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符合他的一贯做法。事实上，这事另有隐情，实际上就是大姨子的那些事，是武则天的大姐，高宗的大姨子韩国夫人母女引起的。

武则天当上皇后，后宫就是她的家了，娘家人尤其是大姐韩国夫人经常进宫去看妹妹，少不得碰见高宗李治。武则天是妩媚多姿，那姐姐自然也不差。韩国夫人正在家里守寡，李治又少不了寡人之疾好色的毛病，时间长了，一来二去，两人对上眼了。李治不但把韩国夫

人抱上龙床，还捎带手把大姨子的女儿，自己的外甥女贺兰氏也一并收了。而这，很有可能是武则天一手推动的，这几年她一直在忙着给高宗生儿子，自然不能满足精力旺盛的李治，又不想让别的女人招惹夫君，就把姐姐给拉进宫里，姐姐去世后，外甥女又填补上来。毕竟都是自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让高宗宠幸上其他妃子，不如让武家人把他拴住。

可这事不是武则天能一手掌控的，高宗是个用情的人，对韩国夫人母女尤其是外甥女贺兰氏是相当疼爱，不但给了个魏国夫人的封号，还要把她正式娶进宫，给名分，当妃子。这就不是武则天能允许的了，因为她从魏国夫人身上看到了早年的自己，她不想成为第二个王皇后，就坚决反对魏国夫人进宫。皇帝你偷腥可以，但不能上桌当正餐。

夫妻俩的感情出现裂痕，被王伏胜和上官仪观察到。这哥俩当初都是废太子李忠的手下，难免没点要给主子报仇的想法，就一个去告武则天搞迷信活动，一个撺掇高宗废掉武则天。本以为妙计得逞，谁料人家到底是一起上过战场的革命战友，感情深着呢。上官仪、王伏胜不但没有忽悠住高宗，还把废太子李忠牵连进去，搞得李忠被逼自杀。武则天通过此事也真正体会到了魏国夫人的威胁，虽然还默许外甥女和皇帝继续来往，但已经起了杀心。就在两年后即乾封元年（666）八月左右，毒死了魏国夫人，然后嫁祸给早年一直欺负自己的哥哥武怀运、武惟良，于八月十四将这哥俩斩首。失去贺兰氏的高宗很是悲伤，就把感情寄托在韩国夫人的儿子、魏国夫人的兄弟贺兰敏之身上，让贺兰敏之继承了外公武士彟的爵位。当时武士彟的孙子都还在，高宗却让贺兰敏之以外孙的身份继承封爵，这明显不符合制度规定，从这也可以看出高宗对韩国夫人、魏国夫人母女俩的感情。

废后风波后，武则天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在乾封元年正月的泰山封禅大典中，取得了亚献，即第二个向地神敬酒的资格。但并没有像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中说的那样从此完全掌握了朝廷大权，把高宗架空成了个挂名皇帝。实际上，从麟德元年（664）到上元元年（674）的十年间，高宗仍牢牢掌握着宰相班子和人事任免权，武则天不喜欢的人比如裴行俭等，高宗仍在重用。武则天喜欢的

李义府、许敬宗，要么直接被赶走，要么靠边站。直到上元元年以后，因为高宗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恶化，决定让皇后帮助他处理朝政，武则天这才有了对朝政的发言权。

上元元年（674）八月十五，武则天开始和高宗并称“天皇”“天后”，宫中称他们为“二圣”，夫妻有了平起平坐的味道。年底十二月二十七，武则天向高宗上了道折子，系统提出了内政国防外交的12条意见，主要内容是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少收皇粮国税；加强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请百姓向政府提意见；母亲去世后，儿子为母亲守孝的时间从以前的一年，拉长为三年，和为父亲守孝的时间一样，这项政策提高了母亲和女性的地位，有营造男女平等、女人也能顶半边天甚至掌权舆论的考虑，同时也缓解官场上人多位置少的矛盾，中国古代官员守孝期间是要辞职离岗的，以前母亲去世要离岗一年现在要离岗三年，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测算，等于多出了将近7000个岗位；此外还有提高中低层官员的政治待遇，为八品以上的官员涨工资等等，被称为建言十二事，这是武则天全面参与朝廷事务的一个重要信号。

建言十二事的重要作用，是把普通地主出身的中低级官员拉到了武则天这边。当时的普通地主和中低级官员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已经崛起，但就是在政治上还不行，提拔得太慢，武则天要求加快他们的提拔速度，从此他们成为武则天的坚定支持者，也就是政治上的基本盘。

在武则天逐步参与朝政的同时，太子李弘也多次监国处理国家大事。李弘的事我们在说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已经讲过，这里不多说。李弘的各方面能力都不错，就是身体不好，在上元二年（675）四月二十五，跟随父亲高宗、母亲武则天游览洛阳宫苑的合璧宫时，突然去世。很多史料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李弘是被武则天毒死的，理由是为了清除夺取最高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但这个判断的逻辑有问题，武则天要夺权，当时面对的最大障碍是48岁的唐高宗，不是24岁的太子儿子。而且李弘后面还有3个弟弟李贤、李显、李旦，除掉一个李弘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和前文我们认为武则天没有掐死小公主的理由一样，骆宾王的《讨武曌檄》根本没有提到李弘被武则天毒死一事，说明这种说法在唐朝是不存在的，到宋朝才开始出现。如果唐朝就有这

种说法，就算仅仅是传言，也肯定会被武则天的反对者们大书特书借题发挥。所以李弘是正常病死的，而且很可能死于肺结核，这在很多唐代史料中都是有明确记载。

李弘的死，对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唐高宗李治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六月初五，李治立李贤为皇太子，为大唐新选了个接班人。大约在上元三年（676）正月到四月之间，高宗曾经动过让武则天全面接管朝政的念头，就找宰相商量。结果一下子被郝处俊给顶了回去：皇上，您没听说过什么叫男主外女主内吗？您手上的江山，可是高祖太宗一寸山河一寸血打下来的，只能传给李家的血脉，不能交给皇后这个外姓人。另一个宰相李义琰也坚决反对：皇上，郝处俊都是一片忠心，您可一定要听进去。高宗反复考虑，放弃了交班给武则天的想法。

这次武则天之所以没能合法和平地接管朝政，和唐朝的宰相决策制度有很大关系。唐朝军国大事的决策和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需要宰相先在政事堂开会讨论形成集体意见，然后由中书省起草文件提交皇帝批准，门下省审核通过后，交尚书省去执行。所以皇帝虽然有对朝廷国家军队事务的最后决定权，但决策权是掌握在宰相手中的。皇帝不能绕过中书省和门下省直接对尚书省下命令。尤其是门下省，对皇帝不正确的决定，是可以行使否决权打回去的，这是对皇帝权力的一种限制。唐朝的皇帝都能尊重这样一种权力格局，自觉维护宰相的权力，宰相们也能理直气壮地怼天怼地怼皇帝，这对于防止朝廷和国家出现重大决策失误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宰相们才能把高宗让武则天垂帘听政接管朝政的想法直接给撅了回去。

撞了南墙的武则天，很快吸取了教训，开始把手伸进宰相班子。此时的宰相，虽然都是支持太子李贤反对武则天掌权的大臣，但都已经七十多岁，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正好给武则天以可乘之机。她很早就效仿当年的唐太宗李世民，以研究文学的名义，组建了私人班底北门学士。四年后，即永隆元年（680）四月二十四，武则天在宰相班子中安插进较为年轻的裴炎和崔知温等人。在前朝有了自己的班底后，太子李贤成为武则天掌权的最大阻力。

当上太子后，李贤曾经多次监国，比哥哥李弘更有治国理政的能

力，多次受到高宗的公开表扬。与父皇的疼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贤越优秀，越被母后训斥批评。毕竟大唐的接班人只有一个，李贤上了位，武则天就很可能再无出头之日。武则天必须抢在高宗驾崩之前，做掉李贤。

武则天的手段一是让心腹明崇俨到处散布李贤能力不行，英王李显和相王李旦都比太子要强得多的政治谣言，二是到处搜集李贤的黑材料，还真找到了李贤搞同性恋的证据。关键时刻，李贤方寸大乱，竟然使出了刺杀明崇俨的昏招，让武则天抓住把柄抄家，又在东宫搜出来几百件铠甲武器军事装备。武则天坐实了李贤杀害朝廷命官、搞同性恋生活不检点、私藏武器三项罪名，把李贤打成反革命分子。高宗本想放过儿子一马，武则天却必欲置李贤于死地，于永隆元年（680）八月二十二将李贤废为庶人，流放到四川巴州。高宗去世武则天完全掌握大权后，又逼迫李贤自杀。李贤的三个儿子也被圈禁起来，一个被杀一个病死，只有一个拖着半残废的身子活到了唐玄宗开元末年。

李贤确实有罪，但罪不至死，尤其是不应该被母亲毫不犹豫地杀掉，而且连累到三个儿子。要知道，李弘没有子孙，李贤的三个儿子实际上就是武则天的长孙，武则天偏偏对李贤下手最狠，几乎要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原因何在？一种说法是李贤极有可能不是武则天的亲生骨肉。

李贤出生于永徽五年（654）十二月十七，是在武则天陪高宗去李世民昭陵上坟的路上早产的。在前年即永徽三年（652）年末，武则天生了第一个儿子李弘，在李弘和李贤中间，武则天还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说两年时间武则天生了三个孩子，这也未免太能生了些。所以当时宫里就有传言李贤可能不是武则天亲生的，而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这在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中都有明确记载。

前面我们也说过高宗李治和大姨子韩国夫人的婚外恋。所以根据一些史学家的研究和推断，事情的真相很有可能是，就算武则天两年生了三个孩子，但在大冬天去昭陵路上生的早产儿，极有可能没有活下来就夭折了，恰巧这时韩国夫人也生了个儿子，就直接抱来说是武

则天生的。武则天应该也会同意，毕竟她在永徽五年的主要任务还是坐上皇后的位置，多个儿子，对她在后宫中的地位就多份加持。高宗和韩国夫人更是没话说，他们的私生子就有了个光明正大的身份。所以李贤刚满月，高宗就急着给他封王。而大儿子李弘并不是这样，都已经三岁了才和弟弟李贤同日封王。高宗如此着急确认李贤的身份，好像也在掩盖什么。从李贤不是武则天亲儿子这个角度出发，武则天下手如此绝情的问题就顺理成章了。

废掉李贤太子位的第二天，八月二十三，高宗立英王李显当太子。永隆二年（681）三月二十二，反对武则天掌权的中坚力量郝处俊被免去宰相，武则天随后安插了几个一般地主出身的，级别还不高的官员当宰相。宰相班子中高门贵族和普通地主的平衡被打破，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员开始占据多数。唐朝的宰相是集体宰相制度，少的有两三人，多的时候有十来人。从四品到二品官员，都可以当宰相。这些一般地主出身的四品官员靠着武则天的加持，才当上宰相，肯定会对武则天忠心耿耿，武则天开始控制宰相班子，进而掌控朝政。整个一般地主阶层都站到了武则天的身后，成为她执政的基础力量。此时，唐高宗已经气息奄奄即将升天，那武则天是如何从中宗李显、睿宗李旦这两个亲儿子手中夺走皇位的呢？

日月凌空

当上皇后母仪天下的武则天，一边在后宫宫斗灭掉韩国夫人、魏国夫人，一边在前朝扶植普通地主官员，打击太子李弘、李贤的势力，终于成功摆平了朝廷百官，掌控了大唐朝政。

永隆元年（680）八月，高宗立英王李显为皇太子后，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永隆二年（681）闰七月，对死亡感到恐惧的李治，开始学老爹李世民一样吃长生不老药。当然，李世民因吃长生药反而死得更快的历史教训摆在眼前，李治不敢大意，吃药前安排李显监国，万一因为服药辫子翘得更快，可以让李显很快上手接班。两年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初四夜，李治驾崩。遗诏让李显即位，裴炎辅政，更重要的是，明确了武则天对朝廷全国全军所有重大事务，下最

后决心的最高决定权。高宗主要担心儿子李显能力不行，镇不住局面，就让武则天帮他看着点江山，毕竟母子一体。但高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脑洞再大开也猜不出，武则天竟然会夺儿子的权，竟然会当女皇帝，毕竟之前中国历史没这个先河，高宗没有历史教训可以借鉴。

公元683年十二月十一，李显正式登基即位，这就是唐中宗。但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光宅元年（684）二月初六，武则天在辅政大臣宰相裴炎的帮助下，就将李显从皇位上踹了下来，废为庐陵王。第二天，二月初七，武则天立小儿子李旦当皇帝，这就是唐睿宗，还装模作样地给李旦立了皇后和皇太子。但李旦名义上是皇帝，却不能上朝听政，一切大小事务全部都由母亲武则天以太后的名义裁决。武则天开始了改朝换代的准备工作，也有人开始策划反革命军事行动，这就是扬州叛乱。

挑头的是当年废王立武政治斗争中，支持武则天当皇后的大唐军神李勣的孙子李敬业，按照本姓也叫徐敬业。此时他刚因为犯了一些事从眉州刺史任上被贬为柳州司马，同伙的都是一帮因为犯事被贬官的小官僚，如那篇骂武则天骂得一塌糊涂的《讨武曌檄》的作者骆宾王等。这帮人因缘际会，在贬官的过程中，都到了扬州，私下一商量，干脆以支持李显复辟当皇帝的名义，造武则天的反。九月底，叛乱开始，徐敬业、骆宾王聚集起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占领了扬州，打通了大运河中连接长江和淮河的邗沟运河。这帮人本可以北上进攻政治中心洛阳，与武则天一决胜负，可徐敬业梦想超过能力，要去打南京，然后以南京为基地坐断江南，妄图与武则天划江而治，搞南北朝。方向选择失误，越努力只能是往错误的路上走得越远。武则天气定神闲，派出30万大军，仅仅用了七七四十九天时间，就将徐敬业叛乱轻松平定。

在搞定徐敬业的同时，武则天清除了内部的一个重大政治隐患，这就是裴炎。裴炎支持武则天掌权是不假，但他是有着自己的利益前提的，那就是与武则天平分权力。武则天在后宫掌握皇权，他在前朝掌控相权。但武则天的权力欲望决定了她是不可能允许任何人分享决策权和决定权的。武则天屡屡向裴炎施加压力，要求裴炎完全服从于

自己，而裴炎又屡屡给顶回去。

光宅元年（684）九月间，武则天要给武家立七庙，供奉武家七代祖宗香火。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家才有立七庙的资格。武则天这样做，用意再明显不过。裴炎出面反对，还用西汉吕后的下场来恐吓武则天不要太过分，逼得武则天只能给五代祖宗修庙。到了徐敬业叛乱之时，武则天问裴炎这事该怎么办，裴炎身为宰相首脑，竟然说出只要武则天把权力交给睿宗，叛乱自然就平息，公然要挟武则天下台。武则天就把裴炎给打成了反革命，安了个与徐敬业里应外合共同谋反的罪名，扔进大牢剁掉。

裴炎死后，朝中再没有能够制衡武则天的力量。武则天要当女皇帝，必须要营造舆论，让百姓相信她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名义。武则天抓意识形态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垂拱四年（688）四月的时候，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让人在一块白色石头上凿上八个大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派一个叫康同泰的人献给武则天，还说是从洛水中捞出来的。洛水在中国古代具有特殊意义，有应天受命的意味。武则天大喜过望，当即任命康同泰为从五品的游击将军，把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还给自己加上“圣母神皇”的封号，并开始要求群臣用“陛下”称呼自己。自称“圣母神皇”，是武则天对天下人心的一次试探，她不废掉睿宗，也不直接称皇帝，而是神皇，等于是在太后和皇帝之间增加了一个阶梯，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可进可退，每一步都可以退回去。

武则天借一块石头大做文章，无非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她做皇帝是上天的安排。这时各地经常上报一些母鸡变成公鸡的神神道道的祥瑞，也被武则天拿来给全国人民洗脑。

洗脑洗不干净，或者说有些人就是不换思想怎么办，那就换人换脑袋。李唐宗室的脑袋是最没法洗干净的一个群体，没办法，他们是武则天篡朝夺权的最大利益受损者，这思想没法换。

在自称“圣母神皇”的同时，武则天还发布诏书，要在年底十二月的时候，召集各州都督刺史，李唐宗室等皇亲国戚一起到洛阳新修建的明堂开大会。遍布全国各地的李唐皇室成员收到这个诏书后，都是

胆战心惊，因为有个谣言在流传，武则天要在明堂大会上将他们一锅烩。他们决心为大唐皇室的荣誉而战，保住祖宗基业。于是由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一个儿子韩王李元嘉挑头，联络李渊第十四子霍王李元轨，太宗皇帝第八子越王李贞及其儿子琅琊王李冲，唐高祖的女儿常乐公主和驸马寿州刺史赵環，武则天和唐高宗李治的女婿，也就是太平公主的丈夫薛绍及其两个哥哥，准备东南西北同时起兵，打武则天个手忙脚乱。

谁料李唐宗室出了叛徒，范阳王李蔼将起义计划报告给了武则天。事情败露，只有琅琊王李冲八月十七在山东聊城匆匆带5000人起兵，仅仅七天就被灭了。八天后，八月二十五，只知道李冲起兵还不知道儿子已经被灭三天的越王李贞，在河南汝南带7000人响应儿子李冲，也不到20天就被武则天收拾干净。之后就是人头滚滚落地，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的儿子们，除了武则天生的李显和李旦，几乎被杀得一个不剩，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武则天逆天。

公元690年，御史台一个叫傅游艺的从六品下侍御史，在九月初三这天，带着900多民意代表，到皇宫上访，要求武则天推翻唐王朝，建立大周，当天下人的女皇帝，并给皇帝改姓武，并表示要是百姓衷心拥护的武则天不能当女皇帝，他们就坚决不走。武则天虽然拒绝了，但却把傅游艺直接提拔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这就等于肯定了傅游艺的忠心，为全国百姓竖起了榜样。于是，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全国各地百姓，周边各个附属国的首领，和尚道士三教九流，六万多人，乌泱泱全来了，都要求按照傅游艺说的办，砸烂李唐旧世界，开创武周新时代。

九月初五，朝廷百官又集体上折子，说是天意大吉，凤凰来仪，朝廷衙门的屋顶上飞来了几万只凤凰。太后您要是不当女皇帝，这几万只凤凰就要把衙门的屋顶给压塌。

九月初七，武则天终于表示，既然天意民心都是如此，那我也得顺从历史潮流和百姓意愿，就按照你们说的办吧！

九月初九，双九重阳，大吉大利，67岁的武则天终于从“圣母神皇”改版为“圣神皇帝”，建立大周，改元天授，成为一代女皇。从这天

开始到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三宣布退位，武则天共在位十六年左右。

在位期间，武则天的政治经济政策可以用一手很紧一手很松来概括，就是政治上抓得很紧，经济上抓得很松。

先说经济上，武则天对经济工作基本上就是放任自流，无为而治，最大限度的给农民松绑。唐朝前期的土地制度是均田制，就是名义上由国家根据当地土地和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这一制度从北魏开始，已经实行了二百多年，农民被牢牢的绑在土地上，甚至地里种什么都由国家统一规定，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随着皇粮国税还有徭役负担的加重，农民开始出现大规模的逃亡，逃脱国家的户籍制度管理，这就是逃户。逃户从国家户籍上逃脱，却并没有脱离农业生产，而是到其他地方去开垦荒地，或者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武则天对逃户基本上采取了比较放任和宽松的政策，不强求把他们重新纳入国家管理范围。逃户开荒增加了土地数量提高了粮食产量，逃户参加手工业和商业活动，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所以，武则天时期的社会经济，基本上是呈现出一种非常有活力，非常向上的繁荣状态。

与经济上放得很松不同，武则天在政治上是抓得很严很紧。主要是通过酷吏政治，对反对势力进行大规模的清洗。

武则天的酷吏政治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废掉中宗的皇位到称帝前，武则天主要是通过大兴告密之风，网罗到了一批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办案、心特别狠、手特别辣的酷吏，比如来俊臣、周兴等，发明了仙人献果、玉女登梯、凤凰晒翅、猕猴钻火等十大酷刑，对反对她掌权称帝，对李唐忠心耿耿的宗室王公和大臣大开杀戒，几乎要斩尽杀绝。这些人在身份上有个共同特点，大部分都是高门大族出身。武则天通过酷吏酷刑和肉体消灭的非常规手段，终于将高门大族几乎杀戮完毕，以极其血腥的手法，完成了中国在隋唐之际的社会阶层转型，从此高门大族再也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从东汉末年就开始主宰中国长达五六百年的力量集团，至此从全局上退出历史舞台。

酷吏政治的第二个阶段是武则天在位的前期，大致从登基到万岁通天二年（697）处死来俊臣，打击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是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纯净干部队伍，二是酷吏本身。在这个阶段的后期，武则天亲手把周兴、来俊臣等酷吏送上断头台，结束了酷吏政治，这也是收揽人心所需要的。毕竟皇帝永远都是正确的，只是被坏人酷吏利用了。当然，武则天用酷吏大规模清洗反对势力，对他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把政治斗争始终局限在高层，注意不对底层形成较大的冲击，尤其是不能把政治斗争延伸到经济领域，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这是武则天时期虽然高层政治斗争不断，社会总体上却比较安定，经济一直持续向上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清洗反对势力的同时，武则天也采取有效措施培养执政的基本盘和依靠力量，这就是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员，运用各种途径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崛起开路。主要手段有两个。

一是改革科举制度，大规模增加录取人数。因为普通地主子弟拼不了爹，没有在朝中当官的叔叔伯伯们帮助，只有靠科举考试才能有进入官场的机会。武则天由此通过对选官用人制度的调整，进一步扩大选人用人范围和武周政权的统治基础。天授元年（690）二月十四，武则天亲自在洛阳宫殿主持科举考试，创立殿试，使参加科举者从此成为太后门生进而成为女皇天子门生，以更好的笼络士人。长安二年（702）正月十七，武则天开创武举，用来选拔军事人才。武则天执政期间，大规模扩大科举录取人数，根据学者统计，唐高祖在位9年录取进士56人，年均6.2人；太宗临朝23年录取205人，年均8.9人；唐高宗执政33年录取555人，年均16.8人；武则天掌权21年录取464人，年均22人。且武则天在高宗中后期已经深度参与朝政，故高宗时期科举成绩，应该有武则天的贡献在内。

第二个手段就是大规模的破格用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给你当官的机会，迅速破格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就算什么都不会，只要能告密，把武则天看不顺眼或者觉得有威胁的人搞下来，也给官当。同时加强考核，如若发现官员名不副实、德不配位，或者作奸犯科，立马采取组织手段予以调整，连贬几级甚至罢官免职。机会和平台都给你了，但你要是不好好干，武则天能把你一手提上去，也能给你一脚踹

下来，这就给了整个社会中下层向上拼搏的希望和动力。通过这两个手段，一般地主普通官僚在武则天时期迅速崛起，促进了整个社会的阶层流动和更新换代。

唐朝名相陆贽对此曾有评价，“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毛主席针对武则天“进退皆速”的用人特点，曾点评道“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武则天最初破格起用的，是告密之人。武则天动用禁卫部队羽林军废三儿子中宗为庐陵王后，羽林军十来个军士有天夜里在巷子里喝酒。其中一人发牢骚，说这次政变一分钱赏赐也没拿到，不如再干一次，把庐陵王请回来再当皇帝，说不定富贵无边。另一人听到后假装喝醉离席，转身就去实名举报有人策划反太后活动。那帮喝酒的军士还在划拳，就全部被逮捕。说要迎回庐陵王的那人当即被斩首，其余人以知情不报的罪名判处绞刑，只有告密的人被破格提拔为五品官。

于是，“告密之风大兴”。武则天通常会亲自接见告密之人，“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只要告密的内容合乎她心意，就立即授官。告错了也不会处罚，以示言者无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告密求官队伍中来。侯思止揭发舒王李元名谋反，武则天提升他为五品将军，侯思止却很高风亮节，要做一个八品的监察御史，为武则天咬人。武则天说你不识字，当不了御史。侯思止回道：獬廌也不认识字，却能用角去顶那些奸邪之人，我也要做太后的獬廌。太后叫我顶谁，我就顶谁。武则天当即任命他为六品的侍御史，并加挂五品朝散大夫头衔。另一告密人王弘义，也被武则天提拔为七品殿中侍御史加挂五品将军头衔。

武则天登基后，大规模提拔重用当初拥立之人，将傅游艺他从给事中直接提拔为宰相。一年之中，傅游艺火箭式蹿升，换了蓝色（八九品官服）、绿色（六七品官服）、红色（四五品官服）、紫色（三品以上官服）四套官服，被人称为“四时仕宦”。

武则天破格起用告密之人为官，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既有选官秩序，但为称帝行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且武则天起用这些告密之人，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夺权铺路。武则天改唐为周政局稳定后，立即动手清除其中的不合格分子。傅游艺仅仅当了一年宰相，就在天授二年（691）被逼自杀，侯思止被杖杀，王弘义流放海南后被杀。武则天对朱前疑的使用，更是如此。

朱前疑很会做梦，很能梦到武则天的心坎上。先是上书说梦见武则天长命八百岁，武则天任命他为八品拾遗；又说梦见武则天白发变黑，牙齿再生，武则天提升其为六品驾部郎中。朱前疑视察地方归来，报告说亲耳听到嵩山高呼女皇万岁，武则天特赐给他四五品官员才能有的红色笔墨袋。不久朝廷出兵征讨契丹，号召百姓捐款出力，凡是捐助一匹马者就可享受五品官待遇。朱前疑买了匹马捐给朝廷，就整天打报告要求升官。武则天厌烦了这个既贪心又卑鄙的小人，下令把朱前疑的马还给他，免去其所有官职，赶回老家，让他一夜回到原点。

武则天为更广泛的搜罗人才，推行了在唐朝历史上引起极大争论的试官制度。天授元年（690）十月，武则天派十个钦差分赴全国各地巡视，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现并向朝廷举荐人才。长寿元年（692）正月初一，武则天接见钦差推荐上来的人才，不管能力大小才学高低，全部予以录用，任命为试官即见习代理官员。最高的代理中书省中书舍人、门下省给事中；低点的代理尚书六部员外郎、御史台侍御史、补阙、拾遗；最差的也当上校书郎。根据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的统计，61人被任命为拾遗、补阙，24人获任侍御史，24人授任著作郎，23人被任用为卫佐校书，“凡百三十二人，同日而命”。试官制度由此产生。时人张鷟曾批评道，“选人冗冗，甚于羊群；吏部喧喧，多于蚁聚。若铨实用，百无一人”。

当时有好事者写打油诗讽刺，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澝脱校书郎”，大致就是补阙拾遗满地走，侍御史校书郎多如狗，或者是侍御史一走廊、拾遗补阙一礼堂、校书郎一操场的意思。有个叫沈全交的举人还接了两句，“阩心存抚使，咪目圣神皇”，意思是糊涂钦差，瞎眼女皇。在这次试官选拔中被任命为御史的纪先

知逮捕沈全交，弹劾其诽谤朝政，对女皇大不敬。武则天毫不在意，笑道："但使卿辈不滥，何恤人言！直释其罪"，只要你们好好干，不要像打油诗说的那么无能，不辜负朕对你们的提拔厚爱，不就堵住沈全交的嘴了吗？纪先知惭愧得无地自容。

针对这次试官改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点评道："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武则天虽然大开仕进之门，让人人都有当官的机会，以便收揽人心，以致官员太多，把朝廷搞得像菜市场、大车店一样；但同时严加考核淘汰，对于没有能力不称职的人，能够迅速拿下以致处以严刑；一手拿着官帽官印胡萝卜，一手拿着纪律规矩大棒，牢牢掌控最高用人权，明察秋毫，所以当时天下英才才能为其肝脑涂地。

正因武则天采取了循名责实的考课方式，如发现试官存在能力不足、精神懈怠、人岗不匹配甚至为非作歹等问题，能够迅速采取组织手段予以调整、免职甚至处死。这就使得官员队伍一直处于大浪淘沙的清洗状态，不合格的官员能够很快被清除。故试官制度在武则天时期总体上作用是积极的。赵翼就认为，武则天"独握其纲，不惜官爵，笼豪杰以自助，有一言合则不次用之，不称职也废诛不少假"。

但人事更替过于频繁，也给朝廷带来了消极影响。根据学者统计，从垂拱元年（685）到神龙元年（705），武则天执政的21年间，先后任用73人担任宰相，其中被贬被杀者多达40人，在相位善终者仅4人。多数宰相在位仅三五年，在位最短者不到一月。宰相等重臣任期不稳，造成人心浮动，官员无法专心任事，正直朝臣极容易在清洗中受到排挤，胡如雷教授在《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认为，"这种朝除夕免的不正常状况使一个人很少能够久安其位，尤其是作风正直的人更难久居相位"。

而试官制度后来引起重大非议，是因为这一制度被武则天的儿子中宗睿宗、女儿太平公主、儿媳韦皇后、孙女安乐公主大规模滥用，在扩大入仕群体的同时，却放弃了循名责实的考核制度，等于只大开入口却关闭出口，导致试官人数越来越多，得不到有效淘汰，以致弊端丛生。

推行试官制度之外，武则天还亲自发现并提拔了姚崇等人。天册万岁元年（696），契丹大举入侵，军务急报在兵部堆积如山。当时还是兵部五品郎中的姚崇“剖断如流，皆有条理”，三两下就办理完毕，每件事情都处理得有条有理。武则天很是惊奇，当即提拔姚崇为四品兵部侍郎。

神功元年（697）四月，因契丹入寇河北，河南局势不稳，武则天返聘已经退休的王及善担任四品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一带）刺史。临行前面圣谈话时，王及善就朝政得失提出十余条建议，条条中肯。武则天当即决定把王及善留下，提拔为中书省长官三品内史。

有武则天的率先垂范，当时大臣也纷纷以举贤荐能为意。长安二年（702），侍御史张循宪巡视河东（今山西省一带）地区，遇到疑难问题，一时不知如何决断，无意间结识前任平乡（今河北省平乡县一带）九品县尉张嘉贞，请他答疑解惑。张嘉贞为他详尽分析原因所在，指出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张循宪让他好人做到底，直接代写工作报告。张嘉贞一气呵成，把报告写得详尽流畅，大大出乎张循宪意料之外。张循宪遂带张嘉贞一起回朝，极力向武则天推荐，说臣给陛下写的报告就是张嘉贞代笔的，“且请以己之官授之”，我愿意把侍御史让出来让张嘉贞当。武则天摆摆手：“朕宁无一官自进贤邪”，难道朕还不能给贤才腾出个位置吗？说罢武则天召张嘉贞觐见，没谈几句就凤心大悦，当即任命张嘉贞为监察御史。为表彰张循宪的荐贤之举，武则天提拔他为吏部五品司勋郎中。

长安四年（704）十一月左右，武则天让宰相推荐六部中级官员员外郎的合适人选，韦嗣立推荐广武（今河南省荥阳市一带）县七品县令岑羲，又试探武则天口风说：可惜陛下您十三年前把他伯父岑长倩打成谋反分子给杀了，虽然那是一桩冤假错案，但您还没给岑长倩平反；作为罪人之后，岑羲可能不太适合到中央工作。武则天没有把历史旧账放在心上：“苟或有才，此何所累”，如果岑羲有真才实学，能力突出，就卸掉历史包袱吧。最终，武则天起用岑羲为吏部六品员外郎。借着岑羲这股东风，“诸缘坐者皆得进用”，武则天改朝换代前后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后代全部被解放，并根据能力所长，逐渐得到任用。

以上这就是武则天在位期间政治和经济上的主要政绩，她是完全担得起“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这个历史评价的，唐太宗的贞观之治路线经过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手上得到延续。帮助唐玄宗李隆基打造开元盛世的姚崇、宋璟等人都是武则天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的政治经验也都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出来的。武则天更是为开元盛世的形成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

武则天以女性的身份登上皇位成为至尊红颜，开创千古未有之奇迹，也带来了一个千古无解之难题，这就是接班人问题。在武则天之前，中国历史上都是男皇帝，江山肯定要传给流淌着自己血脉的儿子，这本来不成问题。到武则天这却成了大问题，这天下到底是传给亲生儿子还是娘家侄子？传给儿子，儿子本质上还是李家血脉，等于把江山还给了李唐，她辛辛苦苦几十年才建立武周政权，等于白忙活一场。要确保武周王朝万万年，只有把皇位传给侄子。可侄子登基后，宗庙里是不会有她这个姑奶奶的位置，百年之后都没人给她烧香。

正因为有这样的选择纠结，武则天登基之初，没有立即确定接班人，只是封睿宗李旦为皇嗣，而不是皇太子。李武两家都在为谋求接班人的位置而斗争，从双方态势上看，武家的魏王武承嗣处于进攻位置，李家的李显、李旦因为地位敏感，属于要被清算的前朝余孽，只因为是武则天的亲儿子，才勉强保住性命，因此处于防守位置。

武承嗣要当接班人，手段和武则天当女皇如出一辙，也是发动民意。天授二年（691）十月左右，在武承嗣的策划下，投机分子洛阳人王庆之带着几百个无赖到皇宫上访，要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武则天接见了王庆之，问他：皇嗣李旦是我儿子，你为何不让我立儿子当接班人，非要侄子接班？

王庆之回答：陛下你姓武，侄子也姓武，可儿子却姓李，哪有把江山传给外姓人的道理。武则天听罢，摆摆手让王庆之出去，王庆之死活不走，跪在地上哭得要死要活。武则天就写了个条给王庆之，说以后想见我，就把这个条给皇宫看大门的，他们就放你进来了。武则天本意是要把王庆之哄走，谁料王庆之拿了武则天的条，三天两头的要进宫见武则天。女皇生气了，后果很严重，让站在李显、李旦那边

的李昭德给王庆之点颜色看看。李昭德抓住机会，在光政门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将王庆之用乱棍活活打死，跟着王庆之一起上访的那帮无赖见势不妙，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王庆之是死了，可他说的那个道理还在，就是自家江山凭什么传给外姓人，这也是以武承嗣为代表的武家人要接班的重要理由。李旦和李显没法向母亲申诉，只能由仍然忠于李唐又被武则天信任的李昭德、狄仁杰等元老重臣去说。

打死王庆之后，李昭德劝武则天：天皇是您的丈夫，皇嗣是您的儿子，您的江山是从天皇手里继承来的，当然要传给儿子。您要是把江山传给武承嗣，那将来把天皇摆在哪！不仅如此，李昭德还暗地里给武承嗣上眼药：武承嗣是您的侄子，又是亲王，还当着宰相，权力太大。这小子一直想当太子，您又一直没有答应他，万一起了非分之想，您能招架得住吗？古时候父子兄弟都相亲相杀的，何况姑姑和侄子，那动起手来更不留情。疑心极重的武则天，就在长寿元年（692）八月免去了武承嗣的宰相，把李昭德拉进宰相班子。这说明武则天已经把接班人的天平偏向了儿子这边。

但长寿二年（693）元旦，武则天搞了个祭祀大典，女皇给上天敬第一杯酒，魏王武承嗣敬第二杯，梁王武三思敬第三杯，根本没有身为皇嗣的李旦什么事。试看今日之朝堂，真真是武家天下。此时武则天到底是怎么想的，谁也猜不透，谁也不敢说。而且武承嗣不死心，又污蔑皇嗣李旦要发动反朝廷政变，差点将李旦弄死。直到神功元年（697）年底，狄仁杰从幽州调回朝廷当宰相后，事情才出现转机。武则天认为忠心耿耿的国老狄仁杰，在政治立场上到底是姓武呢，还是姓李呢？

国老仁杰

狄仁杰是唐高宗一手发现并提拔起来的重臣，是捍卫李唐皇室的倚天长剑。高宗上元年间，权善才和中郎将范怀义带兵守卫唐太宗的陵墓昭陵。手下有一名飞骑军士犯法违反军令，被权善才处理了，“善才绳之”。飞骑怀恨在心，就趁着轮番换班的机会，跑到皇宫

上访。见到皇帝后，此人“先涕泣不自胜”，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哭了个昏天黑地惊天动地，仿佛死了爹嫁了娘一般。高宗问了半天，飞骑才蹦出一句，“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陛下，逆天了啊，权善才这小子把您爹坟头上的树给砍了，这哪里砍树，分明是要断你们老李家的龙脉风水啊！

原来权善才和范怀义在守陵的时候，有次曾经在不经意间“误”砍了昭陵的柏树。此事本来在守陵部队内部给压了下来，毕竟首长犯法，谁敢言语一声？直到飞骑上访，高宗这才知道此事。

高宗是个仁孝的皇帝，老爹去世不久就接过照顾后妈武才人的重任，不惜大动干戈血洗朝堂废掉原配王皇后，将武才人改立为皇后，以告慰父皇在天之灵。现在有人竟敢在老爹坟头上动土，破坏那一片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这不是直戳朕的心窝子嘛。高宗怒不可遏，立马下诏给大理寺一众官员：扎心了，老铁，权善才和范怀义这俩小子胆大包天，竟敢砍父皇坟头上的树，是嫌我爹头上太绿了吗，你们看着办吧！

大理卿接过案子后，指示时任大理丞狄仁杰提出处理意见。按照唐律规定，图谋毁坏皇帝陵寝属于“十恶”大罪中的“谋大逆”，必须判处死刑，且不容赦免。但权善才、范怀义并非是“谋毁”山陵，而是“误”砍昭陵柏树，不能给扣上“谋大逆”的罪名。且权善才征战沙场颇有功勋，曾率军“大破党项之众”，范怀义亦是对朝廷有过功劳苦劳辛劳疲劳。根据唐律规定，二人可“以官减死”，用官职抵扣死罪。狄仁杰据此“奏罪当免职”，判处二人罢官夺职。高宗不干，召集宰相和大理寺官员开御前审判会议，非要杀人，“令即诛之”。

狄仁杰不为所动，“又奏罪不当死”，还说什么这法律不是我家的，是陛下您带领群臣亲手制定出来的，我只是替您看家护院执行法律而已。臣就不明白了，您一手打造的法律，为何要一手毁掉他，难道制定法律就是为了破坏法律吗？为了几棵小树苗，就要杀掉大臣，您这命令我无法执行！

高宗热血上涌，脸红脖子粗的吼道，“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我出来混，就是靠仁孝这张招牌吃遍四方君临天

下，权善才这厮在我爹坟头上砍树，公然陷朕于不仁不孝的境地，你让我还怎么混，如何在全朝廷全国百姓面前抬起头来。高宗还抚慰了狄仁杰一番，“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终须死”，我听说过狄卿你的事迹，刘仁轨都给我汇报过了，你业务能力强，前途光明，权善才、范怀义必须去死，你不要因为他们耽误了自己的远大前程。高宗已经有拉狄仁杰入伙，用封官许愿交换狄仁杰法外施刑的意味在里面了。可狄仁杰毫不退缩，“固谏”，还要和高宗继续掐。龙威之下，狄仁杰的老领导，此时原大理卿、狄仁杰的老领导、已经升任门下省长官侍中的张文瓘顶不住压力了，“以笏挥令出”，挥了挥手中的笏板，示意狄仁杰退下，再不走大家脸上都挂不住。狄仁杰不理老领导的茬，只是改变了方式方法，给高宗讲起了历史。陛下，你听说过西汉的张释之和三国曹魏的辛毗吗？当年有人偷了汉高祖刘邦陵寝高庙的一个玉环，按汉律规定应该判死刑，汉文帝非要诛人家九族，张释之硬是给顶了回去，坚持只处死罪犯一人。辛毗为了劝文帝曹丕，抓住皇帝的衣服不放，把曹丕的心思给拽了回来。所以，“犯龙鳞，忤人主”，和皇帝对着干这事，“自古以为难，臣以为不难”，臣认为并非难事，关键看谁在当皇帝。如果是桀纣在位，这样干就是找死。换了尧舜上来，那就是小意思了。我看陛下是万中无一的尧舜那样的圣主，所以我不怕会落得商纣王手下比干一样的下场。如果陛下您不听我的话，那我死之后，还有什么面目去见张释之、辛毗。大家都是在尧舜这样的明君手下当差，可差距也忒大了！

狄仁杰这话，直接把高宗架在了尧舜的光辉形象上下不来了。总不能手下把皇帝您捧成尧舜禹汤，您说我非要当桀纣隋炀吧。

高宗看狄仁杰转变了进攻方向，也改变了斗争策略，承认依照律条规定，不应该判处权善才、范怀义死刑，如果严格按照我唐律法办案，权善才、范怀义确实不能判处死刑；但朕恨死这俩小子了，必须弄死，朕命令你突破律条杀掉他们。高宗的潜台词是，朕是皇帝，是天子，想干嘛就干嘛，想杀谁就杀谁，法律限制不了朕。这就是国家的法大还是皇帝的权大问题。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态和法治环境中，碰到了这个问题，大多数情况都是皇帝的权力完胜，可这次高宗面对的是狄仁杰。

只见狄仁杰两手一摊，耸耸肩："陛下作法"，法律是陛下您制定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是这法律早已经向天下公布，什么罪判什么刑都有明文规定。人家砍了棵树，您就要人命。已经出台的法律，说变就变，说改就改，变来变去，您让天下万方怎么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我们大唐的法治事业还怎么继续，还怎么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陛下必欲变法，请今日为始"，如果您非觉得砍了这棵树就破坏了您爹头上的环保绿色，非要杀人不可，那就请您明明白白的昭告天下修改法律。臣二话不说，立马将权善才、范怀义剁了。

过了一会，高宗"意乃解"，冷静了下来。罢了罢了，朕天子气度，不和权善才他们计较。最终大理寺判处权善才、范怀义"二人除名，流岭南"，免去官职流放岭南。高宗还表扬了狄仁杰一番，"卿能守法，朕有法官"，朕发现了一个好法官，还下令将此事"编入史"，写进本朝史书之中，让后人都知道狄仁杰的守法和朕的胸怀。

过了几天，高宗又想起了这件事，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仁杰为善才正朕，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狄仁杰能量太大，得给他换个更重要的位置，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高宗遂将狄仁杰从大理寺调到御史台任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鞫狱讼"。

走马上任后，有次狄仁杰面圣奏事，高宗还打趣他，狄卿你要感谢权善才啊，要不是他，你怎么能入朕的法眼，坐到侍御史这个位置上。在侍御史任上整肃朝纲时，狄仁杰做的两件比较有影响力的事情，是把韦弘机和王本立两个高宗宠臣给掀下马。

韦弘机当时任司农寺长官司农卿，并兼任管辖将作监和少府监两个工程建造部门的负责人，给高宗在洛阳大兴土木，修建的楼堂馆所"莫不壮丽"。狄仁杰弹劾其"太过"，严重违反了大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机竟坐免官"，韦弘机被免去官职。

王本立当时正是高宗的红人，任尚书都省左司郎中，"恃宠用事"，多行不法之事，"朝廷慑惧"，搞得朝堂之上人人侧目。狄仁杰一本奏折上去，要求将王本立交由司法部门处理。上次权善才之事时，高宗想法外杀人，这次又想法外开恩，"特原之"，说算了算了，王本立还是很能干的，在尚书都省干得不错，一点点小事，不值得移交司

法机关，朝廷内部纪律警告一下就得了。狄仁杰当然不干，对高宗又是一通怒怼，“国家虽乏英才，岂少本立之类”，咱们大唐虽然称不上是人才济济，人才活力还没有充分激发出来，但也不缺王本立这样的宵小之辈，“陛下何惜罪人而亏王法”，皇上你为何要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去保一个有罪之人，难道你们两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如果您非要赦免王本立，“请弃臣于无人之境，为忠贞将来之诫”，那就把臣流放到没有人烟之地，让后人看看，这就是忠臣说真话的下场！

高宗一看狄仁杰内心深处法治的小宇宙又要爆发，赶紧就坡下驴，罢了罢了，爱卿你看着办吧，“乃许之”，以法律为准绳处理吧。在狄仁杰的坚持下，“本立竟得罪”，王本立终于受到法律的惩治。

狄仁杰一个从六品下的侍御史，两道奏疏搞掉了一个三品一个五品两名大员，给百官进行了一次生动的普法教育。这在大理寺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御史台御史监察官兼司法官的厉害之处。由是“朝廷肃然”，朝堂之上再也没人敢拿大唐法律当儿戏。

不久，高宗将狄仁杰提拔为户部度支司郎中。户部度支司是唐代最高财会主管机构，掌管朝廷预算开支，实权极大。高宗此举，估计是想全方位锻炼狄仁杰，以备将来大用，给儿子打磨出一个股肱辅弼之臣。

有次高宗要去位于今天山西省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的汾阳宫休假，就让狄仁杰充当打前站的知顿使。从长安去汾阳宫的路上，会经过妒女祠。妒女是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介之推的妹妹，被称为妒神。这个女神脾气比较古怪，如果发现有人衣着艳丽经过她的祠堂，“必雷风电雹以震之”。

并州长史李冲玄比较迷信，认为皇帝大队人马盛装经过妒女祠，会导致“风雷之灾”，就组织了几万人准备重新修条御道绕开妒女祠。狄仁杰表示，“天子之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妒女之害耶”，我大唐天子出行，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她一个小小的妒女敢兴什么风，作什么浪，遂立马叫停了并州的新修御道工程。高宗听说后，又表扬狄仁杰“真大丈夫也”，狄卿真是我大唐真男神，本朝纯爷们！

高宗皇帝一而再、再而三向狄仁杰表白，君臣关系愈加融洽和谐，但二人的君臣缘分即将走到终点。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初四夜里，唐高宗在长安皇宫去世。武则天垂帘听政时，狄仁杰从户部调到地方，转任宁州（今天甘肃省宁县一带）刺史，成为封疆之臣，后历经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多次迁转，任职豫州（今天河南省汝南县一带）刺史。

在垂拱四年（688）李唐宗室反对武则天的军事斗争中，越王李贞是在豫州地界挑的事，豫州百姓“缘坐者六七百人，籍没者五千口”，被牵连进去一同打成反朝廷分子的有六七百人，家产被查抄充公的有五千口。朝廷派来司刑使“逼促行刑”，督促狄仁杰赶快动刀子杀人。

狄仁杰“哀其诖误”，可怜这些百姓被越王带进了沟里，就“缓其狱”，顶住司刑使的压力，尽量将行刑日期往后拖。暗地里向武则天上密折，请求从轻发落。

面对这些百姓，狄仁杰的心情非常复杂。长期担任过司法官员的他，深知按照唐律规定，只要牵涉到谋反案中，不管罪责大小，都是一律处死。如果机械按照法律定罪，那这些百姓死罪难饶，他在奏折中写道，“臣欲显奏，似为逆人申理”。而且在相当敏感微妙的改朝换代时刻，狄仁杰公然为谋反案犯求情，弄不好也会被一同打成对武则天忠诚不绝对的反朝廷罪犯。奏折写好后，狄仁杰“表成复毁，意不能定”，又将其撕毁。可“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这些人并非恶贯满盈的冷血罪犯，而是一个个平素安分守己的鲜活生命，一下子以政治犯的名义杀掉这么多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狄仁杰下不去手。贸然行刑，朝廷的天空会再添不少冤魂。经过几番思想斗争后，狄仁杰决定为这六七百百姓搏一把，向武则天直言“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这些人都不是真心要上梁山，陛下您就发发慈悲，可怜可怜他们吧。

不久，武则天“特敕原之”，专门下赦书，原谅了豫州这群迷途羔羊，改判为流放丰州（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和包头市一带）。武则天深知，要想事业千秋万代，赢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必须把政治斗争控制在朝廷高层范围之内，不能深度波及百姓之中，不能让民间有

太多的血腥味。还有，狄仁杰在奏折中的那句“恐乖陛下存恤之旨”，也让她很舒服。看看，朕最牵挂的，还是普通百姓，朕才是这天下最为百姓着想的仁人之君。朕这样的人要是不能凤舞九天，日月凌空，还有天理吗！

豫州百姓得救了，但狄仁杰因此事被统兵平定越王起义的宰相张光辅诬陷，贬到复州（今天湖北省仙桃市、天门市、监利县一带）当刺史。虽然都是刺史，但唐代的州是分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州政治地位不同，刺史级别也有高下。复州没有豫州地位重要，刺史级别也低，显然是被贬了。

武则天改唐为周时，狄仁杰调任洛州（今天河南省洛阳市一带）司马。彼时彼刻曾被高宗李治左一个“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右一个“识国家大体”、中间还要再来一个“真大丈夫也”，接二连三表白的狄仁杰，此时此刻该作何政治表态。

在天授元年（690）九月初洛州官民的劝进活动中，身为洛州司马的狄仁杰应该参与了这次请愿劝进运动，否则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不明确站出来表态支持，就是反对，狄仁杰立马就会成仁取义。而且从后来武则天对他的依赖和重用来看，狄仁杰即使没在这次运动中起重大作用，至少也参与了，明确表示在政治上支持武则天登基称帝。这并不是狄仁杰道德人生中的污点，相反，他的政治眼光更超远，政治谋略更老道，他没有忘记高宗李治的知遇之恩，他要为李唐皇室王者归来留下有用之身。生命是革命的本钱，否则，人都没了，还怎么干革命。

武则天将武周王朝的架子搭起来了，却没有人为其装点门面，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朝中既能干，又有威望的老臣，基本上被她清洗得差不多了。从天授元年（690）武周开张起，宰相班子中的魏玄同、韦方质、苏良嗣、范履冰、裴居道、宗秦客、史务滋等人接连被贬被杀或自杀。而她一手扶上来的武承嗣、武攸宁等娘家侄子，不学无术，没有半点政治才干，整天只想着做武家事业的接班人。中国古代朝廷中，皇帝既需要用着放心的人，更需要能干活的人，否则没人给他干活，政府还怎么运转。为了把大周朝廷撑下去，武则天把目光投向了当年夫君多次表扬过的狄仁杰。

天授二年（691）九月二十六，武则天下诏任命狄仁杰宰相。君臣再次相见，武则天有些不好意思，毕竟当年是她一脚把风头正健的狄仁杰给踢下去的，就主动提起了这茬，“卿在汝南时，甚有善政，欲知谮卿者乎”，朕知道你当年在豫州干得挺好的，想不想知道那时是谁给你使绊子，让你摔了一跤？

狄仁杰明白，这是武则天对他的试探，看他是不是对朝廷的处理还有怨言。他当即表示，“陛下以臣为过，臣当改之；陛下明臣无过，臣之幸也”，陛下您认为臣做错了事，那一定是臣做错了，臣会努力改正。陛下您最终又亲自为臣洗刷罪名，那是臣的荣幸。臣还是，不想知道当初是谁打的小报告。武则天听后，“深加叹异”，这老小子上道了，可以用了。

狄仁杰是个聪明人，当初他和张光辅在豫州大干一架之后就被收拾了，到底是谁告的状，再清楚不过了。但张光辅的背后是武则天，他被整，是张光辅动的嘴，武则天动的手。狄仁杰如果非要让武则天说出张光辅的名字，就说明他还对那件事耿耿于怀，对张光辅心怀怨恨。恨张光辅，就是恨武则天。这个道理狄仁杰和武则天都明白，所以狄仁杰不能问是谁整的他。况且张光辅此时已经被武则天亲手做掉，再问也没什么意思。人生已多风雨，那往事就不要再提。

狄仁杰刚想在宰相位置上做点事情，就中箭了。长寿元年（692）一月初二，武则天亲手喂大的鹰犬，唐朝乃至中国历史上的著名酷吏来俊臣，向朝廷实名举报宰相狄仁杰等七人集体谋反。武则天一听揪出来这么大一个谋反集团，吓得凤躯一震，天下尽是负心人，总有奸人要害朕。朕身边的人都要干坏事，原来朕一直坐在火山口上，赶紧下旨将狄仁杰等七人扔进监狱。

来俊臣负责审理此案，刚一问话，狄仁杰立马承认有反朝廷行为，还主动帮来俊臣找自己谋反的心理动机，我一个李唐的老臣，六十多了，无论是脑子还是步子，都跟不上大周的新形势，就想着能复辟唐朝，多少来点实惠。我谋反动机明确，证据确凿，不冤枉。狄仁杰为何不打自招，往自己身上泼脏水？《唐律疏议·名例》中有规定，“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案问欲举而自首陈……得减罪二等坐之”，也就是如果犯人能够主动承认犯罪事实，也算作自首处理，可

以减轻两等处罚。武则天时期，酷吏们揪出一撮又一撮的反革命集团，都审不过来了。为了减轻工作量，来俊臣就请武则天出台了个针对谋反的专门法律政策，只要惊堂木一拍，立马签字画押承认谋反的，可以饶过死罪。

狄仁杰熟读唐律，就是靠断案起家的，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喊冤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有可能招来来俊臣他们发明的仙人献果、玉女登梯、凤凰晒翅、猕猴钻火等十大酷刑，还没等刑场正法，这把老骨头就交待在牢里了。眼下保命要紧，洗刷冤屈的事再从长计议。

狄仁杰可以自我诬名，但绝不会为保命而转做污点证人去咬人。来俊臣手下一个叫王德寿的判官看狄仁杰这么痛快就招了，就想乘胜追击，授意狄仁杰把当天刚当上宰相的兵部尚书杨执柔给牵进去，好扩大战果，以便让自己得到提拔。狄仁杰听罢，叹息一声，苍天啊大地啊，你为什么要让狄仁杰做如此不仁不义之事。说罢，“以头触柱，流血被面”，王德寿一看狄仁杰玩命了，怕把事情闹大，赶紧向狄仁杰道歉，这事当我没说。

狄仁杰招供后，来俊臣一帮人看他这么配合工作，就顺利结案等着上面发话看如何处理，放松了看管。狄仁杰瞅准机会，决定在王德寿身上搏一把。狄仁杰向看守牢房的狱吏借来笔墨，从盖的被子上扯下一块布，写下诉冤状，塞进棉衣里面。然后叫来王德寿，说冬去春来，天气热了，还请您老帮个忙，把我这件棉衣送回家，让家里人去掉里面的棉絮，改成单衣再送来。王德寿这人胆量有限，智商也不在线，没有检查衣服里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这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上次是王德寿想借狄仁杰之口咬人升官，这次是狄仁杰想借王德寿之手送信喊冤。

棉衣送到狄府，狄仁杰的儿子狄光远发现了父亲的诉冤状，赶紧到宫里请求紧急觐见武则天。武则天召见狄光远，看到狄仁杰的报告，就问来俊臣这是怎么回事，你把狄仁杰审成谋反犯，人家怎么到我这喊冤来了，是不是动刑了。来俊臣眼睛一转，说狄仁杰他们到牢里后，我是好吃好喝好穿好住的伺候着，绝对没动他们一根手指头，如果不是确有谋反事实，他们怎么会自动招认，这是想翻供，陛下您千万别相信他的鬼话。

武则天决定派中书省通事舍人即中书舍人周琳去牢里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来俊臣让狄仁杰等人换上官服，戴上官帽，布置好现场，请周琳过来视察。谁知周琳是个软骨头，都没问狄仁杰他们话，眼皮都没抬，就回去复命说来俊臣审得没毛病。

来俊臣决定把狄仁杰他们往死里整，伪造了《谢死表》，表示自感罪孽深重，认罪服罪悔罪，辜负了朝廷和陛下的希望，不死不足以报答陛下的知遇之恩。《谢死表》弄好后，由周琳一并带回呈给武则天，狄仁杰又是命悬一线。

此案一同入狱的七人中，基本上都是朝廷重臣，三人是现任宰相，一人是御史台副长官御史中丞。眼看着女皇又要血洗朝堂，朝臣们坐不住了，再不起来顶住酷吏政治，下一波被弄进去的，可能就是他们。陈子昂等人纷纷上书，要用奏折把狄仁杰七人救出来。武则天一看这么多笔杆子一起射过来，就做了个姿态，派门下省给事中李峤、大理寺少卿张德裕、御史台侍御史刘宪再审此案。李峤三人查出冤案真相，上奏武则天要求给狄仁杰七人平反，结果被赶出朝廷，贬到地方上任职。

事已至此，似乎已是回天无力。谁曾想到，关键时刻，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儿挽救了一众大臣的性命。这个小儿是乐思晦的儿子。乐思晦于天授二年（691）六月以门下省副长官门下侍郎的身份出任宰相，不到半年，就因对武周新时代表态支持不及时，而被打成谋反犯杀掉。全家除小儿被发配司农寺为奴外，一同抄斩。乐小儿以举报揭反朝廷集团的名义觐见武则天：其实我没什么可说的，“臣父已死，臣家已破”，爹死了，娘没了，全家被杀得也只剩我自己，我已是生无可恋。我之所以来见陛下，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可怜您的法律被来俊臣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来俊臣以法律的名义，说让谁三更死，阎王也不敢留他到五更。陛下您要是不相信我的话，就挑一个您绝对信任、绝对不会背叛您、对您绝对忠诚且一两银子都不会贪的人，让来俊臣去查，这个人绝对会招供承认谋反。

乐小儿能觐见武则天并说出这番话，应该是有人暗中操作并一言一语地教他。毕竟此时武则天已经将近七十岁，面对一个天真可怜的不满十岁小正太，估计会有些心软。果不其然，听完乐小儿一番与年

龄极不相符的政治发言后，武则天有所醒悟，就亲自召见了狄仁杰等人。

武则天问狄仁杰，你先承认谋反，又写状子到我这翻供，是几个意思啊？狄仁杰回答，如果当初不直接招了，我早就被来俊臣那小子活活打死，哪还能再见到陛下您。武则天又拿出《谢死表》，问这是怎么回事？狄仁杰表示，臣没写过这东西，不知是谁搞的。

事情至此真相大白，武则天下令将狄仁杰等七人释放。其实，狄仁杰他们到底有没有谋反，武则天早就心知肚明，她只是想借此敲打一下狄仁杰这帮硕果仅存的李唐老臣，以后低头拉车的时候要抬头看好路。所以尽管狄仁杰冤屈已雪，却没有官复原职，而是连贬四级，贬到彭泽县（今天江西省彭泽县一带）任县令。

狄仁杰的仕途都已经断崖式下跌了，来俊臣、武承嗣他们还是不想放过他，非要弄死不可。御史霍献可头磕得血流满地，“欲必杀仁杰等”。武则天不干了，“皆不听”，并表态老娘我还是心怀仁恕的，不会冤杀一个好人，况且圣旨已经发下去了，怎么能改呢，你们想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武则天清楚，能办事的人都剁了，谁还替她干活，靠武承嗣、来俊臣、霍献可吗？他们用来咬人还行，用来办事就是天大的笑话，武周江山会立马不保。可来俊臣、武承嗣、霍献可这些人始终不明白，他们只是武则天的鹰犬，用完就踢到床下的夜壶，狄仁杰才是女皇的办事大臣、定策国老，一辈子的男闺蜜。

在武则天对内血洗朝堂之时，武周的边防线却四处告急。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契丹部落因为灾荒没饭吃，决定到内地抢一口吃的。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带领下，契丹人攻下营州（今天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又一路南下，打到河北地界，如入无人之地，天下震动。

李唐开国以来，主要边防压力在西北，东北边防一直比较安定。武周开张没几天，竟在东北河北被人长驱而入，女皇的脸被打得啪啪响。武则天一边揉脸，一边想起了在江西种稻子的狄仁杰，就在当年十月调他到河北前线出任魏州（今天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刺史。

此时契丹人已经攻破冀州（今天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一带），进攻瀛洲（今天河北省河间市一带），魏州成为河北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契丹拿下魏州，接下来便是渡过黄河，进入河南，直接进攻武周的首都神都洛阳，北宋年间的“靖康之耻”会提前430年上演。武则天调狄仁杰去魏州，显然是对他极大的信任和肯定。毕竟经过彭泽四年来的下放锻炼，改造思想，武则天确认狄仁杰经受住了严酷的政治考验，能够放心的大用了。

狄仁杰到魏州时，正是人心惶惶之际。契丹虽然要到五代北宋时期才给中原政权形成山大的压力，但在武则天时期已经日渐崛起。魏州尽管不在抵抗契丹的第一线，可前任刺史独孤思庄“惧贼至”，把周边农村的百姓全部收拢进城里，修补城墙，拿起武器，准备战斗。

狄仁杰刚下车，就在确认魏州军事防御不存在重大漏洞的情况下，发布命令让百姓全部出城回村种田去。契丹人还远着呢，把田地撂荒了吃什么，没有军粮怎么供应前线。有人对此心存疑虑，狄仁杰大胆打包票，契丹人来了，我一个人顶着，绝不会让百姓当炮灰。

当时魏州是抵抗契丹、供应兵源粮草的战略基地，不是冲锋打仗的军事一线；最重要的任务是稳住阵脚，而不是坚壁清野。否则没人种地，不但没了军粮，老百姓的口粮都没地儿找，饿着肚子的百姓怎么去帮助官军抵抗外敌？狄仁杰此举极大的收揽了人心，百姓们听说后“大悦”，把狄仁杰的事迹写进歌里，到处传唱，还“相与立碑以纪恩惠”。

武则天调动内地军队，使出洪荒之力后，终于勉强把契丹赶出河北。神功元年（697）六月二十七，武则天派狄仁杰会同中书省副长官中书侍郎娄思德、河内王武懿宗去抚慰被契丹蹂躏的河北百姓，完成任务后调任幽州（今北京一带）都督。临行前，武则天赐给狄仁杰龟带、紫袍，并在袍子上亲手绣上十二个烫金的大字，“以旌其忠”。这十二个字是“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只要你在幽州好好干，守住清廉从政的底线，我是不会亏待你的，朝廷的宰相位置等着你。

武则天没有食言，短短四五个月后，当年闰十月二十一，她就把

狄仁杰调回朝廷，出任门下省副长官门下侍郎，并以此身份第二次拜相。圣历元年（698）八月十三，狄仁杰升任门下省长官纳言（即侍中）。久视元年（700）又转任中书省长官内史（即中书令）。

尽管远在庙堂，狄仁杰却没有忘记当年打进河北的契丹。李尽忠、孙万荣接连败死后，契丹大将李楷固和骆务整走投无路，就来投降。受降部门认为这哥俩来得太晚了，要将他们全家抄斩。狄仁杰予以反对，“奏请赦之”，要求将这两人收编。狄仁杰深知，此时的军队经过武则天的几次“整顿”和清洗，已经没有能打大仗的将军了，必须以夷制夷，用契丹人打契丹人。

奏疏写好后，亲戚朋友都劝他不要干这样的傻事，夷狄之心不可测，万一这俩小子反水，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你难道忘记当年被来俊臣折磨得命悬一线的事了吗？狄仁杰说，“苟利于国，岂为身谋”，只要对朝廷和国家的事业有利，我一人的生死荣辱又算得了什么呢！

武则天最终赦免了李楷固和骆务整，并在狄仁杰的建议下，封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久视元年（700）六月间，李楷固、骆务整带领所部，和武周军队一起“击契丹余党”，转身回去砍契丹人，全部予以平定。七月，李楷固、骆务整献俘于含枢殿。武则天在殿上大摆庆功宴，举杯对狄仁杰说，这都是狄卿你的功劳啊。狄仁杰赶忙推辞，这都是陛下您光辉思想的指引和运筹帷幄、决断得力，还有前线将士的浴血杀敌；臣哪有什么功劳，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狄仁杰利用契丹降将李楷固、骆务整平定契丹部落后，初步暂时性地摁住了契丹在武周时期的上升势头，为解决内部的接班人问题和权力交接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

第二次出任宰相后，狄仁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武则天布下两盘大棋。

对武则天，狄仁杰更多的是把她看成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是唐高宗治国路线的继承者。所以，他不反对武则天执政甚至革命称帝。但是，如果武则天百年之后，还想要武周江山万万年，不把天下还到她和李治的李氏儿孙手中，而是交给武家侄子，那是以狄仁杰为代表

的、在高宗李治手下成长起来的老臣们所不能答应，也无法容忍的。

神功元年（697）十月第二次拜相时，狄仁杰已经68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在中国古代，68岁已经相对高寿。狄仁杰明白自己时日不多，他不想再活五百年，只想利用好这最后的时间，把朝廷和国家的后事安排妥当。因此，狄仁杰布下的第一盘大棋，就是确立李氏子孙的接班人地位，这是政治手段，是文攻。

圣历元年（698）二月，武承嗣、武三思又跑到姑姑那里泡太子，摆出的理由是，“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咱们都姓武，你儿子那可姓李。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姑姑您听说过有把江山传给外姓人的吗？

武则天有所动摇。狄仁杰站了出来，苦口婆心的劝武则天，“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这天下可是太宗皇帝一刀一箭打下来的；“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当年您老公高宗皇帝把李显、李旦两个儿子托付给您，您怎么忍心抛弃儿子把江山传给外人！“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您自己拍拍脑袋想想，母子和姑侄哪个更亲？立儿子当太子，子子孙孙都有您的血脉，你生是大唐的皇太后，死是大唐的祖奶奶，谁敢不把您供在太庙享受香火无限。要是立侄子，您听说过侄子把姑姑的灵位放进祖庙里供着的传奇吗？

狄仁杰和武承嗣武三思都在强调不能把江山传给外人。关键是在武则天心目中，儿子和侄子，究竟哪个才是外人。显然，她这时还没想清楚，于是对狄仁杰说，这是朕家里的事，你狄卿好好在外朝办事就行了，不要把手伸得太长。

狄仁杰当即把武则天给怼了回去，“王者为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你当的这个皇帝，实际上就是百姓的公仆、服务员、勤务员。都公仆了，就要以身许朝廷许国家，哪还有什么私事家事。我们君臣一体，您的事就是我的事。臣当着宰相，接班人这样的大事，不能不管！说完，狄仁杰“又劝太后召还庐

陵王”，把被圈禁在房州（今天湖北省房县一带）的庐陵王李显接回来。武则天脑子被狄仁杰忽悠得稍微清醒了一些，但只是把感情的天平从娘家侄子那抽回来一点，并没有恢复平衡，砝码还在武承嗣、武三思那边。狄仁杰只能抓住一切机会，继续给武则天洗脑。

有天武则天让狄仁杰解梦，说自己梦见了一只大鹦鹉，可两只翅膀都断了，让狄仁杰算算是什么个意思。狄仁杰掐指一算，“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陛下，这可不是好兆头。您姓武，那只大鹦鹉就是您。两个翅膀断了，就是您的两个儿子没在身边啊。要想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只要把儿子接到身边，您的两个翅膀就接上了。在中国古代，人们都认为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贵为女皇的武则天也不例外。听完狄公解梦，武则天总算了解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原来还是母子情深，“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武则天虽然对立儿子为太子有所心动，但还差那临门一脚。

这最后那临门一脚，竟是由武则天的两个小情人张昌宗、张易之踢出来的。

武则天的生命力很旺盛，很早就开始养情人。第一个情人是薛怀义，也就是冯小宝。他本是洛阳街头一个卖狗皮膏药的江湖医生，先搭上了唐高祖李渊的千金公主的贴身丫头，又搭上千金公主。这个千金公主为了在武则天改唐为周的革命中保住身家富贵，就把冯小宝献给武则天，说小宝身体很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伺候陛下您再合适不过。冯小宝从此成为武则天的男宠。武则天为方便冯小宝出入后宫，就让他出家为僧，改名怀义。又因为冯小宝出身低微贫贱，为抬高他的身份，武则天竟然打起了女婿、太平公主的丈夫、出身河东高门薛家的薛绍的主意，让冯小宝改姓薛，与薛绍通谱合族，还命令薛绍叫冯小宝爸爸。冯小宝由此变身薛怀义，堂而皇之的成为薛家人，当上薛绍兄弟的季父。这在注重门第家风的唐朝初期，肯定被薛家视为奇耻大辱。薛绍兄弟后来参加李唐宗室反对武则天的军事起义，与此不无关系。

薛怀义对武则天在政治上有很大帮助，武则天女皇路上的关键一步，就是薛怀义促成的，他献上的《大云经》，有篇经文写的是菩萨

到人间化身为女人当上国王的故事，宣称武则天就是弥勒转世，来到人间就是来当皇帝的。所以武则天对薛怀义是相当宠幸，让他主持修建明堂的大工程。谁料因为武则天又招了御医沈南璆当男宠，醋性大发的薛怀义竟然一把火烧了明堂。武则天念在昔日旧情，不予追究，还让他重修明堂。但薛怀义更加桀骜不驯，武则天无奈，只有弄死了事。

薛怀义死后，沈南璆身体也不行了。知母莫如女，武则天的小棉袄太平公主竟然充当起了皮条客，把小白脸张昌宗引荐给了武则天。张昌宗伺候女皇一段时间后，不知是因为身体吃不消还是富贵不忘兄弟，又把哥哥张易之也推荐给女皇，哥俩一起当武则天的男宠，一时风光无限鸡犬升天。这两兄弟就是靠着身体倍棒才受到武则天的宠幸，成为武周王朝的新贵，很是怕武则天哪天挂了失去靠山被人清算。张昌宗曾经说过，武则天在，他们兄弟俩就是“千人推我不能倒”，武则天不在，他们就是“万人擎我不能起”了。为避免在女皇百年之后被政治清算，保住长期荣华富贵，他们就想着找棵比较年轻的大树继续乘凉，想来想去觉得拥立李家子孙是个不错的选择，事成之后，李家人应该不会亏待自己，就加入了劝武则天立儿子当接班人的队伍中。

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经常在床帏之中劝武则天：我们兄弟俩也算是庐陵王李显的后爹吧，父子三人还没见过面呢，您就把儿子接回来吧，让我们父子也团圆一下。经过二张兄弟吹枕边风，武则天“意乃定”，终于在圣历元年（698）三月初九，派人将李显接到洛阳宫里。三月二十八，李显和家人到达洛阳。

此事办得相当隐秘，狄仁杰都不知道，又在某天痛哭流涕的劝武则天立李家儿子当接班人，“慷慨敷奏，言发涕流”。武则天让李显从屏风后面走出来，说“还卿储君”，国老，你睁开眼睛看看这是谁？朕把你的庐陵王还给你，别哭了，都一大把年纪了，还哭哭啼啼的像个孩子。狄仁杰立马高呼万岁，李显回宫的事情这才传开。

李显回来了，李唐子孙回来了，最失意的就是武家人。武承嗣竟然气愤不过，觉得彻底没有当太子的希望了，在八月十一那天竟然气死了。九月，李旦主动提出让贤给哥哥李显。九月十五，武则天正式

下诏，立李显为皇太子接班人，大赦天下。

武则天在李显和李旦两个儿子中，之所以选择前任皇帝李显，而不是现任皇嗣李旦，除了李显比李旦年龄大，是哥哥的原因外，还因为李旦和武家人的仇怨太深，在双方的争斗中，李旦的老婆被杀，自己也差点被弄死。一旦李旦上了位，武家人会拼死反抗。所以远在湖北，远离李武两家斗争旋涡的李显，成了再合适不过的接班人选。

立了亲生儿子当接班人，武则天还是有些不放心，怕自己死后，李家人会把武家人杀个干干净净，毕竟他们武家人当初就是这样对李家人的。就决定亲上加亲。圣历二年（699）四月，武则天让李显、李旦、太平公主和武三思、武攸宁等人在明堂发誓诅咒不互相伤害，还让太子李显的几个女儿都嫁给武家的孙子辈，非要将两家捏成一家。

武则天之所以最终下决心立亲生儿子为接班人而不是娘家侄子，是综合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天下人心还在李唐这边，百姓官员都对李显、李旦的遭遇深表同情。二是她娘家那几个侄子实在是不争气，没一个能扶上墙的，她也得考虑一下交班给侄子后，这些人认不认她这个姑奶奶当开国皇帝的问题，而交给儿子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毕竟是亲儿子，肯定会给自己上炷香承认母亲的历史地位。

第三就是国际形势的压力。当初契丹攻进河北，打出的一个政治旗号就是“何不归我庐陵王”。圣历元年（698）八月，突厥又攻打河北，提出的政治口号也是“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要带兵帮助李家子孙恢复江山。虽然这纯属干涉武周内政的无稽之谈，但却让武则天在政治上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很难招架得住。突厥打过来后，武则天在河北招兵买马抵抗，一个月才抓了不到一千个壮丁，便是这种政治被动局面的反映。

在这种情况下，武则天必须痛下决心，否则还会有更多的人打出李氏子孙这张牌，百姓也在用脚投票。九月十五，武则天下诏立李显为太子，正式恢复李家子孙的接班人地位。十七，武则天任命李显“为河北道元帅以讨突厥”。百姓们听到李氏太子要带他们去砍突厥人，立马炸了锅，娘送儿郎妻送夫君，踊跃参军，没几天就招到五万

兵马。百姓们人心思李，天下思唐的政治现实，在这次抵抗突厥的行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九月二十一，武则天又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行军副元帅。虽然复立李显为太子，但生性多疑的武则天对儿子还是不放心，并不想让他实际掌握兵权。一旦手里握紧了刀把子，儿子还不一定能干出什么事呢。因此武则天只让太子李显当了个挂名元帅，不准他亲自上战场，而是让狄仁杰全权代理元帅一职，负责处理前线军务。之所以选择狄仁杰，一是武则天对他比较信任，二是狄仁杰在河北地区有过长期的工作经历，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出征前，武则天亲自为狄仁杰送行，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这时战场形势也发生变化，突厥人得知李显已经当上皇太子，明白了他们武装保卫李唐江山的政治口号也就失去了意义。狄仁杰带兵刚过黄河，还没交手，突厥人就退了。这次战争充分暴露出当时军队的虚弱，突厥撤兵时在河北大肆抢掠，满载而归，其他部队只是远远的跟着，根本不敢上前打一仗，好像在护送突厥出境。只有狄仁杰带着十万人穷追不舍，但此时突厥人已经走得比较远了，最终没有追上。

神皇归路

太子李显复位，河北突厥击退，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外部的对敌斗争，均告一段落。接下来的事，就是等着武则天按制度交班了。但中国古代历史上，太子在一脚踏进东宫的同时，另一脚也往往踏进了生死门。尤其是唐朝，太子被废之事层出不穷。谁也不能打包票李显就能顺利接班，不会被第二次踹出东宫。

鉴于此，狄仁杰给武则天布下第二盘大棋，即军事手段。在以李显为代表的李氏子孙太子地位确立后，如果武则天不愿意正常交班甚至还要在接班人问题上变来变去，那就刀把子里面出政权，不惜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交权，这是武卫。

对李治和武则天这夫妻俩，狄仁杰可以说是男女通杀。平心而

论，他和武则天的个人情谊不错，武则天对他也很“信重”。女皇对狄仁杰的信任程度，“群臣莫及”，经常直接称呼为国老而不叫名字，“常谓之国老而不名”。朝堂之上，狄仁杰面红耳赤的据理力争时，武则天“每屈意从之”，罢了罢了，就听你的吧，你这个糟老头，老太太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有次狄仁杰陪武则天遛弯，忽然一阵风吹过来，把狄仁杰的头巾给吹落在地。狄仁杰的坐骑受到惊吓，止不住的往前跑。武则天立马让太子李显追上去拉住马缰。狄仁杰入宫觐见时，武则天“常止其拜”，国老你就不要下跪了，“每见公拜，朕亦身痛”，疼在你身，痛在我心。为了让狄仁杰集中精力抓大事，武则天还不再让他去政事堂值班，要求朝廷大臣除非大事要事，不要去打扰国老。

有次武则天想选个人进宰相班子，就让狄仁杰推荐。狄仁杰举荐了时任荆州（今天湖北省江陵县一带）长史张柬之，说这个人虽然已经76了，但却有宰辅之才。武则天将张柬之提拔为洛州司马，过几天又让狄仁杰推荐人，狄仁杰说我前几天不是刚给你推荐张柬之嘛，你怎么还不满足。武则天答，“已迁矣”，已经给他升官了。狄仁杰说我给你推荐的是宰相，不是一个小司马。武则天又将张柬之提拔为刑部侍郎，后来最终在姚崇的建议下拜其为相。而姚崇，也是狄仁杰举荐的。

除张柬之外，狄仁杰的五颗棋子还有桓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四人。圣历初年，桓彦范还是司卫寺主簿时，狄仁杰就对他“特相礼异”，一见倾心，认为“足下才识如是，必能自致远大”，小伙子不错，有见识有胆识，将来会有大作为大成就，遂将其提拔为御史台监察御史。几年后，桓彦范就做到了御史台副长官御史中丞，又转任大理寺副长官大理少卿。

敬晖曾任卫州（今天河南省卫辉市一带）刺史，突厥打进河北时，卫州危急，整个战区只有敬晖按照当年狄仁杰在魏州抵抗契丹的做法去做战争准备，不是抓丁拉夫去修城守城，而是让百姓回家种地，从而使得卫州粮食生产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从根本上确保了社会稳定。狄仁杰听说后，把敬晖调到朝廷，提拔为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

崔玄暐、袁恕己也是狄仁杰发现并推荐的。当时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狄公真是桃李满天下，你看看这满朝大臣，有多少都是从你手上成长起来的。狄仁杰回答：“荐贤为国，非为私也”，我这都是为国家着想，是为朝廷的长治久安储备战略人才。而狄仁杰说的这个朝廷，显然不是武则天的武周。

从河北回来后，狄仁杰自感身体多病，时日无多。武则天还很健康。看来，他是要走到女皇前面了，而武则天此时还没有任何交权的计划和迹象。狄仁杰的身体等不到那一天了，必须对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五位大臣做最后的政治交代。久视元年（700）一次退朝后，狄仁杰把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敬晖、袁恕己五人叫到家里，安排身后事。为确保大唐江山顺利回归，他必须留下一个不惜动用任何手段维护李家子孙接班人地位，执行既定交权路线图的班底。

九月二十六，没能看到李唐王朝反正日的狄仁杰，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人间。武则天一边哭鼻子一边仰天长叹，“朝堂空矣”，狄仁杰走了，这朝廷就空了，我老太太的心也被他带走了，心里更是空荡荡的。此后，一碰到有朝廷大事不能做出最终决断，无人敢下最后决心的时候，武则天又是指天望月，“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苍天啊，你为何急匆匆将我的国老交于秋风，你让我老太太今后可怎么办啊！

狄仁杰去世后，武则天倦于朝政，整天在后宫和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厮混在一起，过个幸福的晚年生活。可武则天没料到，她正是毁在这两兄弟身上，正是她对张昌宗兄弟的宠爱让自己差点晚节不保。

靠着武则天的宠幸，二张招权纳贿，势倾朝野，几乎无恶不作，不少人投靠到他们门下，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当初立李家儿子当接班人的事，也是他们最终促成的，可见二张对武则天的影响力有多大。他们经常打击不顺从的王公大臣，弄得天怒人怨，甚至太子的嫡长子、曾经被唐高宗李治立为皇太孙的李重润，太子的女儿永泰公主和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夫妇，三个人私下议论了二张兄弟几句，就被武则天给处死。二张虽然前期在恢复李显的太子身份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此时已经转化为李家子孙的对立面。前有武家子弟，后有二张兄弟，李家子孙岌岌可危。

长安二年（702）八月，李显、李旦、太平公主共同上折子请求封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为王，奏折背后是他们瑟瑟发抖的恐惧心理。恐惧就会生发疑虑，疑虑就会寻求自保，自保就会采取行动，他们再也不想回到过去暗无天日的生活。母亲虽然让儿子当了接班人，但保不齐会因为二张再次废掉儿子，以前又不是没有这么干过。万一再被废，那就是万劫不复。

武则天也注意到了朝堂之上的暗流涌动，就在长安三年（703）九月初，给张易之送个礼物，准备提拔他弟弟岐州（今天陕西省凤翔县一带）刺史张昌期为京师长安所在的雍州（今天陕西省西安市一带）长史。

雍州长史本由名臣薛季昶担任，但他在前一年即长安二年（702）三四月间，率军抵抗东突厥的进攻。虽然还挂着雍州长史的职务，但无法处置具体事务，这就给了武则天调整雍州官府班子的借口。

之所以要调张昌期任雍州长史，武则天还有更深一层考虑。薛季昶属于太子的人，而雍州又是帝都长安所在地，她必须挑选一个政治上绝对可靠的人掌控。否则把雍州交给太子一党，就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交给了太子。

武则天这一考虑不能说是过分敏感，因为后来薛季昶确实参加了把武则天赶下台的政变，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武则天才会想用在她看来忠诚可靠的张昌期，替换太子阵营的薛季昶。毕竟张昌期是小心肝张易之的弟弟，和自己也算沾亲带故。

如此重要的人事任命，要召开宰相班子会议讨论，武则天不好直接提出具体人选，那样她为男宠谋福利的吃相就太难看。武则天在会上问宰相：雍州长史的位置空出来了，大家看看谁比较合适顶上去？武则天意在让宰相们提出张昌期这个名字，那样她就可以顺水推舟，半推半从。谁料魏元忠故意犯迷糊：“今之朝臣无以易薛季昶”，仍坚持由薛季昶留任雍州长史，人家正在前线杀敌，保卫武周保卫您，您却在后方撤销人家的职务，这也忒不地道了，寒了人家的心，万一前线出幺蛾子怎么办？

这下武则天再不明确表达想法，她的领导意图就无法转变为组织动议，只得图穷匕见：薛季昶确实干得不错，但他在京师地面待的时间太长，各方面人头都太熟悉，干起工作来抹不开面，不好推动工作，朕准备给他换个更好的位置。干部要动起来，不能长期待在一个地方，那样对个人的成长和朝廷的事业都没有好处；你们觉得张昌期这个人怎么样，他年轻有为，身强力壮，又有过岐州的历练，朕觉得他可以。

武则天一张嘴，其他宰相都赶紧举手表示同意：臣等恭喜陛下贺喜陛下，为雍州百姓选了一个好干部。只有魏元忠一个人顶住了武则天的压力：张昌期此人不适合任雍州长史。武则天让魏元忠说出个所以然，说具体点，表扬人、肯定人你可以宏观泛泛的说，批评人、否定人你可要具体细微的谈。

魏元忠掰开五个指头，一板一眼的敞开了谈："昌期少年，不娴吏事"，张昌期过于年轻，政治上还不成熟，没有经受过急难险重工作任务的历练和重大政治斗争的考验；"向在岐州，户口逃亡且尽"，他在岐州就干得不怎么样，把岐州搞得一塌糊涂，当地的百姓用脚投票，都快跑光了；"雍州帝京，事任繁剧，不若季昶强干习事"，而且雍州是什么地方，那可是天子脚下，京师重地，首要任务就是为朝廷领导机关服务，各方面矛盾复杂，臣恐怕张昌期的小肩膀，扛不起雍州这么重的担子。他哥哥张易之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很强，不代表弟弟张昌期的行政能力也很强。

听完魏元忠的事实分析加明嘲暗讽，武则天只有罢了调张昌期为雍州长史的动议。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以前魏元忠任洛州（今天河南省洛阳市一带）长史时，就收拾过张易之的哥哥、时任洛阳县令的张昌仪；有次张易之家奴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公然行凶，又被魏元忠活活打死，两边早就结下梁子。此事之后，魏元忠又密奏武则天，说张易之兄弟是小人，劝女皇割爱远离。

张易之遂向武则天诬告魏元忠意图谋反，辅佐太子提前上位。武则天大怒，将魏元忠扔进大狱。幸亏张说、宋璟等人拼死求情护佑，魏元忠这才逃过一死，但也于九月初九从宰相贬为高要县（今天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一带）县尉。

二张的势力在坐大，朝廷中反对二张的力量也在集结，除魏元忠外，张柬之、姚崇、宋璟、张说等人都被二张打压欺负，二张问题终于成为当时政治斗争的焦点。

关键时刻，狄仁杰的第二盘大棋开始运作，五颗棋子依次站位，越过楚河汉界，直逼中宫。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五人决定按照狄仁杰的遗嘱，决意铲除二张，为李显顺利接班保驾护航。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李显、李旦、太平公主的支持和默许，姚崇等人也在幕后出谋划策。

长安四年（704），张柬之和崔玄暐已经出任宰相，统筹全局，开始策划政变；桓彦范已是大理少卿，能够以法律的名义审判政治对手；敬晖是右羽林将军，逐步掌握了中央警卫部队禁军的控制权；袁恕己是相王李旦的王府司马，代表着太子李显唯一在世的亲兄弟相王的影响力和政治态度。他们还把给皇宫看家护院二十多年的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也争取了过来。姚崇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政变，却是政变的重要幕后策划人。政变前夕，任职外地的姚崇秘密返回长安，张柬之等人兴奋地和桓彦范说，姚崇一到，“事济矣”。二人“遂以其谋告之”，共同和姚崇谋划政变事宜。

年底武则天病重，不见宰相不见太子，只留张昌宗、张易之在身边。形势危急，保不齐二张会干出什么事来。

张柬之他们刚开始还想通过武则天和平合法的除掉二张，就向女皇告发张昌宗找人看相搞迷信活动，看相的人说张昌宗有天子相，意图谋反。这本可一招置二张兄弟于死地，可武则天老年昏聩置之不理。没办法，文的不行，只有来武的。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夜里，张柬之等人拉着太子李显，率领五百禁军发动政变，先拿下玄武门，然后包围武则天住的迎仙宫，破门而入，斩杀张昌宗、张易之，进入武则天睡觉的长生殿。张柬之向武则天报告：陛下，哥几个在太子的带领下，把您的小情人给剁了，您看怎么办吧。

一生经过无数腥风血雨的武则天，还算镇定，还想反击，没搭张柬之的话，而是对儿子李显说：剁了就剁了，你回东宫去吧。武则天

的想法是先保住皇位，等缓过气来再慢慢收拾这帮兔崽子。可她真真是老糊涂了，人家都已经开弓了，还能有回头箭吗？

桓彦范说话了：太子人都来了，陛下您就别让他回去了，干脆现在就传位得了。武则天懂得枪杆子的力量，尤其是她看到当年他的铁杆支持者李义府的儿子李湛，还有她一手提拔起来的崔玄暐也在政变队伍中时，彻底知道了什么叫大势已去。天一亮，武则天下诏让太子监国。正月二十四，武则天传位给太子。二十五，李显正式即位。李唐江山王者归来，武周政权黯然落幕。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五人后来都封王，这次政变也被称为五王政变。

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的张柬之，和他一手提拔的桓彦范等人，虽然主导了迫使武则天退位的政变，但却让武则天的事业在儿孙身上得到延续。否则，以武则天晚年的昏聩，如果把江山交到侄子武三思、武承嗣甚至男宠张易之、张昌宗手上，那必然是天下大乱，她武则天都不一定能合上眼善终。政变之时，武则天质问崔玄暐：你是朕一手提拔，为何也这样对待朕？崔玄暐的回答很是意味深长："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臣只有这么做，才能真正报答陛下的大恩大德。

从这个意义上，狄仁杰推荐的张柬之等人，既是赶武则天下台的元凶，又是保护武则天安全走完最后一程的功臣。选人用人的厉害之处，可能正在于此。

女皇退位后，儿子中宗李显给她献上了一个则天大圣皇帝的称号，武则天这个名字，就是从这而来。失去权力支撑的武则天，身体彻底垮了下去，这年年底十一月初二， 八十二岁的武则天病逝在洛阳上阳宫仙居殿，留下遗言，不再让人称自己为皇帝，还回去做李家的媳妇，称则天大圣皇后。第二年正月，唐中宗护送武则天的灵柩回长安，五月和唐高宗合葬在乾陵，终究以李家媳妇的身份，去见大唐的列祖列宗。

武则天的一生，彪悍得不需要解释，只留个无字碑任凭后人评说功过是非。女皇的功绩主要有两个，前面我们都总结过，这就是经济上充分搞活，给后人留下一个较为充实的家底；政治上将普通地主官员扶上台，让整个统治阶层显得朝气蓬勃，给后人留下一支能干事的

干部队伍。同时也给后人留下几个问题：一是财政问题，中国经济重心逐步向江南转移，怎么把南方的钱粮运到北方，需要考虑。二是边疆问题，高宗末年和武则天时期，中国几乎四面开战，东北的契丹和奚族在崛起，北边的突厥又复兴起来，西南的吐蕃问题更是积重难返，武则天忙于在国内打怪升级清洗反对势力，腾不出手处理国防事务。要打仗，军队体制也得进行改革。可惜武则天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太成器，无法将改革进行到底，只有留给孙子唐玄宗李隆基去做了。

要说唐玄宗，就要先说他伯父唐中宗李显和父亲唐睿宗李旦，那么，唐中宗李显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具体原因才当了不到两个月的皇帝，就被武则天给踹下来的呢？中宗李显一生，究竟有多悲惨呢？将武则天拉下马的张柬之等五王，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第五章　唐中宗李显：妈妈不疼、媳妇不爱、女儿不孝

中国古代皇帝向来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后宫更是佳丽三千，春色无边。可唐中宗李显却是个例外，他可以说是唐朝最没有女人缘的皇帝，不但是一般的女人不喜欢他，就是最亲的女人也要把他抛弃，母亲不疼他，老婆不爱他，连女儿都要弄死他。李显一生，做皇帝浑浑噩噩，当丈夫窝窝囊囊，怎么就混得如此之惨呢。李显人生的这个“惨”字，是怎么写出来的 呢？

二度废立

李显是父亲唐高宗李治的第七个儿子，母亲武则天名义上的第三个儿子，为什么说是名义上的呢？因为他二哥李贤可能不是武则天亲生的。李显出生于显庆元年（655）十一月初五，作为老三，他本来是没机会当皇帝的。可是他的两个哥哥命都不好，大哥李弘身体不行，年纪轻轻就死了。二哥李贤因为太出色，成为武则天女皇之路上的绊脚石，被武则天顺理成章的做掉。

李显就成为命运之神眷顾的那个人，永隆元年（680）八月，他被册立为太子。三年后也就是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初四夜里，唐高宗驾崩。十二月十一，李显正式登基成为皇帝。

李显即位之初，外朝有宰相裴炎控制着相权，宫里有母亲武则天掌握着实权，“政事咸取决焉”，李显是一句话也说不上。这不是他当初想象的样子，当皇帝不是应该说什么就是什么吗？不应该是乾刚独断吗？李显不是太笨，他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这就是没自己的班底。以他的智慧，能想到的对策就是赶快把心腹培养起来，拉起一支队伍和母亲、裴炎对抗，夺回属于皇帝的权力。

李显觉得最可靠的应该就是老婆的娘家人，尤其是自己的老泰山。李显的岳父韦玄贞本来只是普州（今天四川安岳县一带）参军，

因为女婿当了皇帝、女儿当了皇后，就坐上火箭被提拔为豫州刺史。这升迁速度已经够快了，可李显觉得还是太慢，他要马上掌权，时间来不及，没几天又要让韦玄贞再坐一次火箭，调到中央当门下省长官侍中。门下省是唐朝中央朝廷的核心政务部门，负责审查皇帝的命令是否正确，如果认为不妥，门下省长官侍中、副长官黄门侍郎可以直接宣布皇帝命令无效作废。这还不算，李显又要在火箭上多拉一个人，封奶妈的儿子当五品官。

李显让岳父当侍中，在武则天和裴炎看来，是赤裸裸的夺权行动。李显刚说出这个想法，就被裴炎给顶了回去：皇上，有权不能任性，韦玄贞才当两天刺史就要越级当侍中，这不符合大唐的官员选拔制度。李显大怒："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别说一个侍中，朕就是将天下都给岳父又怎么了。朕是皇帝，有权就要任性，要你管！李显说得没错，在那个年代，有权是可以任性的，但关键是要看谁的权大，谁的拳头硬。他太高估自己这个挂名皇帝的实力了。裴炎听完李显的话，扭头就走，不再和皇帝理论，他知道，刚坐上皇位的李显太把自己当根葱，没必要跟这样的人费唾沫，直接下手就行。

不愿和李显多费口舌的裴炎，去找皇帝的老妈武则天告状：太后啊，您儿子太能折腾了，照这样下去您说话就不好使了。武则天很直接：那就废了他吧。公元684年的二月初六，武则天和裴炎控制羽林军禁军部队后，在乾元殿召开朝廷高级干部大会，宣布废掉李显的皇位，贬为庐陵王。

李显从皇帝宝座上被拽下来时大呼：朕到底犯了什么错，你们要这样对朕。母亲武则天一巴掌扇过去："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你个兔崽子败家子，娶了媳妇忘了娘，都要把江山送给岳父了，还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吗？

当然，这一切都是套路，都是借口。皇帝无罪，在位其罪。只是因为李显挡了武则天的道，才被废掉皇位。李显被废后，先是拘禁在均州（今天湖北十堰市），后来又关押到房州（今天湖北房县）。这一关，就是十五年。十五年的圈禁岁月中，李显几乎无时无刻不处于担惊受怕之中。从皇位上被踹下去的那天起，他就知道了母亲的手

段。每当听到有朝廷钦差大臣到房州的消息，李显都吓得瑟瑟发抖，以为是来杀他的，那索性就自己给自己来个痛快吧，就想着抹脖子自杀。这时夫人韦氏就来宽慰他："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遽如是"，我说夫君，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就算我们早晚都会有一死，那何必想着早死呢。好死不如赖活着，早死不如晚死，咱们活一天就赚一天。李显这才稍微坚定了活下去的意志。十五年中，韦氏一直是李显的精神支柱，他曾秘密承诺韦氏："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老婆啊，万一哪天咱们能有出头之日，我再当上皇帝你当上皇后，那时这江山就是咱俩的，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任何事都不会阻拦，绿帽子都能戴。李显没有想到，正是他的这句承诺，把自己最终送上了不归路。这是后话。

终于，十五年后，一代女皇武则天经过反复考虑，在狄仁杰等重臣的反复劝谏下，最终决定把江山还给李唐。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把李显接回皇宫，随后立为皇太子。但李显的接班人地位并不稳固，晚年的武则天，脑子有点不清楚，谁也信不过，只对身边的两个男宠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俩信任有加。

长安四年（704）底，武则天报病危，身边只有二张在伺候，不见宰相、不见儿子、不见太子。二张问题是这时朝廷政治斗争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以宰相张柬之为首，桓彦范、崔玄暐、敬晖、袁恕己五个忠于李唐，竭力维护李显接班人地位的大臣决定发动政变，为李显顺利接班保驾护航。桓彦范、敬晖在小黑屋向李显汇报了政变计划，李显"许之"，表示同意，让他们放手去干。当初老娘你把儿子踹下来，也别怪今天儿子照葫芦画瓢，也给你来这么一手。

但到关键时刻，李显有点怂了。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夜里，政变开始，张柬之等五人率五百羽林军打冲锋，派将军李多祚、李湛和李显的女婿王同皎等人去东宫接李显，为政变军队站台助威，扛起政变合法性的大旗。如果没有太子出面，这正义的政变就成反动的谋反了。

李多祚、李湛、王同皎到东宫后，招呼李显：革命了，革命了，太子同去同去。李显却闭门不出，他害怕了，万一不成功，以老娘的性格，只能让他去成仁。李显不出来扛旗，张柬之他们就被架在火

上。

王同皎说话了："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淇遭幽废，人神同愤，二十三年矣。今天诱其衷，北门、南牙，同心协力，以诛凶竖，复李氏社稷，愿殿下蹔至玄武门以副众望"，我说太子殿下岳父老泰山啊，您还记得二十三年前吗？当年您爹把天下交给您，您君临天下壮志豪情，刚要挽起袖子甩开膀子干事创业，是一点错误都没犯啊，就无缘无故的被人给赶下台，人神共愤，举国同悲，到现在都二十三年了。现在幸好有祖宗上天保佑，朝廷的正气又回来了，枪杆子刀把子又掌握在咱们手中，官员们也都站到咱们这边，大家都表示要同去参加革命，太子您不能就这么痿了。现在革命形势危急，还请殿下您为将士们扛起革命大旗，带领我们进攻玄武门，剁了张昌宗、张易之这俩兔崽子，夺了皇位，恢复李唐天下。

李显还是不敢上阵，拿出孝顺母亲当挡箭牌："凶竖诚当夷灭，然上体不安，得无惊怛！诸公更为后图"，我说哥几个，张昌宗、张易之那俩混蛋是该剁掉，可他们此时此刻就在我妈床头。我妈又生着病，病得很重，万一惊着了她老人家怎么办。咱们不要搞得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还是从长计议。散了吧，先都散了吧。李湛急了："诸将相不顾家放以徇社稷，殿下杯何欲纳之鼎镬乎！请殿下自出止之"，殿下，哥几个都已经子弹上膛了，家都不要了，脑袋都别在裤腰上了，拎着头跟着您干革命，您不能说撤就撤，把我们往油锅里扔。殿下您快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撞门了。

李显无奈，只得现身。王同皎一手把年过半百已经50岁的岳父抱上马背，到玄武门与张柬之等人会合。拿下玄武门后，进入武则天居住的迎仙宫，抓住张昌宗、张易之，剁了个稀巴烂。然后李显在张柬之他们的簇拥下，带着一队禁军，来到武则天的寝殿长生殿，将已经风烛残年的老太太，自己八十二岁的老娘保护或者包围起来。

武则天受惊了，赶紧起身，问道："乱者谁邪"，今天是谁谋反啊。你们要干嘛，一个一个来，不要一起上，朕这把老骨头受不了。张柬之回答："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陛下，张昌宗、张易之密谋发动反朝廷政变，所幸您有个好儿子，太子李显带领我们粉碎了他们的

阴谋，剁了这两个坏小子，挽救了朝廷和国家。怕惊扰到您老人家，就没事先汇报，臣罪该万死。

女皇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想翻牌，就没理张柬之的茬，直接对李显说：原来是你小子干的好事啊，既然剁了两个反朝廷分子，辛苦了，回东宫去吧。武则天的策略是先缓一缓，眼下保住皇位要紧，等喘过气腾出手来再收拾这帮混账东西。

武则天心眼转得快，张柬之他们也不傻。桓玄范赶紧上前："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陛下，太子怎么能再回去呢，回去洗干净脖子等着你砍啊。当初您老公，天皇高宗李治把太子托付给您，让您这个当妈的好好辅佐儿子当皇帝。谁知道您后来竟然干出那样的事，虽然您的吃相很难看，但都过去了，我们也不算旧账了。现在太子都五十岁的人了，早已经长大成人，老是住在东宫不接班也不是个事。朝廷国家军队都是当年太宗高宗一手创立的，大家的心都在李家，所以太子才能振臂一呼，我们都同去同去。今天事情都到这个份上，您就从了得了，把印把子交出来，让太子接班吧。

刀都架在脖子上，武则天不想退位也不行。天一亮，正月二十三，武则天下诏让太子监国，大赦天下。张柬之等人派出十个钦差大臣，奔赴全国各地稳住局势。第二天，正月二十四，武则天宣布传位给太子。二十五，李显正式登基，第二次当上皇帝。下发诏书，平反冤假错案，为当年被酷吏陷害的忠于李唐的忠臣恢复名誉。加封弟弟相王李旦为安国相王，升任太尉；加封妹妹太平公主为镇国太平公主，皇族子孙全部恢复政治待遇，愿意当官的逐级提拔重用。

二月初四，李显恢复大唐的国号，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全部恢复成老爹唐高宗李治在位时的样子，首都从洛阳迁回长安，把洛阳的神都名字改回为东都。经过武周王朝十四年的横插一杠，大唐王朝终于王者归来。

老娘武则天退了位，儿子李显上了位。但武则天的侄子梁王武三思等武家人在这次政变中几乎毫发无伤，势力还在，那李显要怎么处

理和武家人的关系呢？当年在房州，李显给患难老婆韦氏许下的想干嘛就干嘛的承诺，会兑现吗？兑现的后果有多严重呢？把大唐王朝从悬崖边拉回来的张柬之等五位功臣，最后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昏聩无能

神龙元年政变成功后，张柬之等人有些被胜利冲昏头脑，忘记一鼓作气彻底清洗掉朝廷中的武家势力。当时政变集团的成员之一薛季昶劝张柬之、敬晖斩草除根，将武家人连根拔起，杀个干干净净。张柬之、敬晖二人却气定神闲："大事已定，彼犹机上肉耳，夫何能为！所诛已多，不可复益也"，武三思他们都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一个也跑不了，不急不急，况且杀人太多了，也不好对天下交代。薛季昶长叹一声，"吾不知死所矣"！

后来在唐玄宗时候大放异彩的刘幽求，也劝桓彦范和敬晖："武三思尚存，公辈终无葬地；若不早图，噬脐无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留着武三思这个祸害，你们最后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还不赶紧动手，等着人家给你们打棺材送终啊，桓彦范和敬晖也不听。

张柬之等人"所以不诛诸武者"，不乘胜追击诛杀武三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想把武三思等人留着给皇帝练练手，让皇帝杀几个人，壮壮胆，立立威。岂不知，当年"时称勇烈"的英王李显，在经过母亲武则天十多年的凌虐后，已经变成了懦弱的中宗李显。

"五王政变"中宗反正后，张柬之他们这边动作比乌龟还慢，武三思却是快马加鞭，抓紧时间，迅速采取动作把中宗拉到自己这边。武三思和中宗本来就是儿女亲家，他的儿子武崇训娶了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更重要的是，武三思还搭上了上官婉儿这条线。

上官婉儿是武则天钦定案犯上官仪的孙女。当初唐高宗因事与武则天生嫌隙，遭武则天废黜的原太子李忠旧臣上官仪，趁机劝高宗废掉武则天，并为高宗起草废后诏书。不料事机不密，武则天大闹后宫。高宗武后重归于好，上官仪成替罪羊被杀，还在襁褓之中的婉

儿“随母配入掖庭”。

婉儿长大后，“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则天爱之”，从钦犯后代逆天改命为女皇心腹，“百司表奏，多令参决”。婉儿有次“忤旨”，依律当诛，武则天“惜其才不杀，但黥其面而已”。中宗复位后，婉儿“专掌制命，深被信任”，负责朝廷诏书文诰，进而成为中宗嫔妃，先后受封婕妤、昭容。

婉儿对中宗的影响力很大，当时唐朝刚从武则天“武周革命”大开杀戒的历史阴影中走出，人心不定。婉儿劝中宗“广置昭文学士，盛引当朝词学之臣，数赐游宴，赋诗唱和”，通过大兴文治安定朝局。宴饮之上，婉儿一人同时为中宗、韦皇后和安乐、长宁公主四人捉刀代笔，“数首并作，辞甚绮丽，时人咸讽诵 之”。

武三思搭上上官婉儿的手段就是给中宗戴绿帽子，和上官婉儿通奸。二人勾搭成奸后，婉儿觉得武三思不错，就推荐给了韦皇后。“上遂与三思图议政事，张柬之等皆受制于三思矣”，武三思把韦皇后、上官婉儿全部抓在手中，就等于抓住了中宗。这两个女人整天在中宗那吹枕边风，说武三思如何会来事，昏聩的中宗也就把武三思当成了自己人。

有种观点认为，中宗让韦皇后介入前朝政治垂帘听政，重新启用武三思，是为了引入外戚势力对抗张柬之等五人的相权，平衡五人的震主之高功，以重振皇权。类似于当年唐高宗让武则天参与政治，重用许敬宗、李义府等新贵，对抗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毕竟韦皇后是当时中宗唯一可以依靠信任的人；而武三思是五王政变的直接利益受损者，且在朝廷中拥有广泛的人脉力量和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其势力足以对抗五王；中宗可在五王与武三思之间居中掌控，坐收渔翁之利。即使中宗这些举措有向父皇高宗致敬以捍卫皇权的可能，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年高宗是能够绝对掌控武则天和许敬宗、李义府等人，而韦皇后的野心和武三思的跋扈，是懦弱的中宗无法制约的。

胆大包天的武三思和韦皇后通奸后，不但不赶紧离开后宫以避嫌疑，有时甚至还和韦皇后在中宗的龙床上玩一种叫双陆的赌博游戏，中宗就坐在一边给他们点筹码计算输赢点数。由此可见中宗和武三思

的感情有多深厚。等到醒过神来，张柬之等人赶紧劝中宗做掉武三思，可中宗的心早已被武家人抓走，反而任凭武三思去收拾张柬之。

神龙元年（705）五月，双方决战。五月十五，敬晖等人上联名状，要求清除武家人的势力。第二天，五月十六，武三思反击，通过李显下诏，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五人同日封王，表面上是风光无限，实际上却是明升暗降，被撤销宰相和实际职务，只有个王爵的虚衔。七月，张柬之见大势已去，告老还乡。之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也被贬到地方，赶出长安。

贬黜五王后，武三思“令百官复修则天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为五王所逐者复之，大权尽归三思矣”，朝堂之上一片乌烟瘴气，连不问世事的隐逸之人都看不下去了。神龙二年（706）四月左右，隐士韦月将“上书告武三思潜通宫掖，必为逆乱”，实名举报武三思与后宫嫔妃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包藏祸心，将来一定会发生谋反之事。

中宗头顶绿帽子，只要没人说，他也不以为意，现在韦月将竟然把事实说了出来，亮出了皇帝头上皇冠的颜色有多么环保。这下可捅破了天。中宗“大怒，命斩之”，脸上挂不住了，下令不准审问，立马将韦月将给剁了，免得从他嘴里再蹦出什么幺蛾子。解决不了老婆与他人通奸问题的中宗，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能力还是有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官府处理问题的惯用手法。

中宗的命令刚下，时任黄门侍郎宋璟马上将诏书顶回去，“奏请推按”，要求交由大理寺审问后再依律定罪。接到宋璟的奏疏，“上益怒，不及整巾，屣履出侧门”，中宗的怒气更加冲天，连头巾都来不及整好，鞋跟都没提上去，就拖拉着鞋，一路小跑去向宋璟咆哮，“朕谓已斩，乃犹未邪”，朕已经下令砍下韦月将的人头，怎么还磨磨蹭蹭没有动手？你竟然还要求审问，这种事怎能审呢。万一再审出什么东西来，让朕这张老脸往哪放，皇家颜面何在，这不是让天下人看我老李家的笑话吗！

说罢中宗“命趋斩之”，下令立即行刑。宋璟继续争辩，“人言中宫私于三思，陛下不问而诛之，臣恐天下必有窃议”，您亲家公武三思

和您老婆韦皇后那点事，天下人都知道，私下议论纷纷，就您不知道，真不清楚您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现在韦月将把这事给明明白白捅了出来，陛下您不加审问就要杀人，这不是越描越黑吗！

宋璟“固请按之”，坚持要求将韦月将移交大理寺审讯发落。“上不许”，中宗还是不允许。宋璟火了，“必欲斩月将，请先斩臣！不然，臣终不敢奉诏”，陛下您如果非要砍韦月将，那么就先把臣的脑袋剁了。要不然，臣宁可头断血流，也不在这诏书上签字。按照唐代行政法律制度规定，皇帝的诏书不经侍中、黄门侍郎签字，不能生效执行。中宗在发怒，宋璟在发火，君臣俩看谁拧过谁。

中宗、宋璟僵持不下之际，大理寺长官大理卿尹思贞出面了，转换个思路继续斗争。“思贞以发生之月，固执奏以为不可行刑”，尹思贞提出，就算皇帝您非要杀人，现在也不是时候，当下正是春夏之时，万物生长时节，根据咱们大唐法律，不能在春夏杀人，这有违天时法度。的确，按照唐律规定，除了恶逆和奴婢谋杀主人等罪行，其他罪犯从立春到秋分时节，都不能执行死刑。

在尹思贞和宋璟等人的再三劝阻下，“上怒少解”，中宗的雷霆之威暂时收了回去，“竟有敕决杖配流岭南”，将韦月将由死刑改为杖刑，打一顿后流放广东岭南。韦月将暂时解除了生命危险，但武三思仍然抓住此事不放，“令所司因此非法害之”，指示其他部门暗下杀手法外杀人。尹思贞收到风后，“又固争之”，要再次进宫请求中宗彻查此事。时任唐代中央最高监察部门，同时也是司法部门之一的御史台长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希三思旨”，坚决落实武三思的指示精神，“托以他事，不许思贞入朝廷”，借口其他事情弹劾尹思贞，不准他面圣见驾。

尹思贞“不得谒”，见不到中宗，只有当面抨击李承嘉：“公为天子执法”，李承嘉你身为朝廷大员司法大臣，手握宪章，替天子执掌法度，却为了拍武三思的马屁，竟然肆意践踏朝廷宪章法律。你们把忠良一个个除掉，是为了将来更方便的图谋不轨造反叛乱吗？李承嘉被批得面红耳赤、体无完肤，恼羞成怒，再次弹劾尹思贞，将其贬到青州（今天山东省青州市一带）任刺史。

只可惜，混乱的朝纲之下，尹思贞即使罢官也无法保住韦月将的性命，只是暂且推迟了受死之日而已。就在当年秋分的第二天，“过秋分一日，平晓”，太阳刚露出一点红脸，天刚蒙蒙亮，广州都督周仁轨“斩之”，就把韦月将拖出牢房斩首。“有敕舍之而不及”，中宗的赦免诏书快马加鞭也来不及刀下留人。无能的中宗不但无法保护韦月将，连五王也无法照顾周全。中宗虽然将五王先贬任地方刺史，再贬司马，但还不想干斩尽杀绝的事，毕竟当初他是靠着张柬之他们才重新上台。武三思看中宗下不了手，就动用了大杀器。

神龙二年（706）七月，武三思贼喊捉贼，“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派人到东都洛阳天津桥张贴大字报，揭发韦皇后淫乱后宫，面首成堆，“请加废黜”，要求废掉其中宫之位。武三思布置完此事，倒打一耙反倒诬告是张柬之等五人派人贴的大字报。“上大怒”，中宗暴跳如雷，下令李承嘉彻查此事。

李承嘉是武三思的心腹，自然按照主子的心意捏造事实，向中宗汇报道“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为之”，陛下您英明神武、圣明烛照、明察秋毫，这事果然是张柬之他们五个干的；“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而且臣进一步查明，他们表面上说的是废皇后，实际上却是造谣生事，营造舆论，要谋反做掉陛下，臣请将张柬之五人满门抄斩，诛杀九族！

在授意李承嘉上奏的同时，武三思还让儿媳妇安乐公主“谮之于内”，进宫去父皇那添点油；指挥御史台侍御史郑愔“言之于外”，在朝堂上继续加把柴。中宗痛下决心决定杀人，“敕大理结其罪”，下诏让大理寺结案定罪，以法律的名义诛杀张柬之等五人。

诏书下到大理寺后，大理寺大理丞（从六品上）李朝隐立马提出反对意见，“以晖等所犯，不经推穷，未可即正刑名”，认为此事一未经调查，真相未明；二未经审判，于法无据，不能论罪定型。继尹思贞之后担任大理卿的裴谈作为大理寺长官，直接将李朝隐的意见打了回去，代表大理寺作出裁断，“晖等宜据制书处斩籍没，不应更加推鞫”，究竟你李朝隐是长官还是我裴谈是长官，是你懂法还是我懂法，皇帝的命令比法大，知道不。皇帝都下令杀了，你还要查明什么真相。敬晖等人的事，不需要再调查审判了，不仅要杀还要抄

家。“朝隐由是忤旨”，因为此事，李朝隐一下子栽了。

中宗得知李朝隐一个小小的大理丞竟敢顶撞上司，对抗皇命，“令贬岭南恶处”，下令将其贬到岭南烟瘴之地，接接地气体验生活改造思想。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书省长官中书令李峤听说李朝隐之事后，决定拉兄弟一把，上奏中宗，“朝隐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李朝隐这个人历来清正廉洁，刚直不阿，所以这次说话办事有些过于固执。他在大理寺审理案件也没出过什么大错，执法向来公正公平，一直是朝廷宣传的模范法官典型。“一朝远徙岭表，恐天下疑其罪”，现在将他贬到岭南那么远的地方，倒显得朝廷的气量太小，容不下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臣。听完李峤的劝解，中宗“意解”，怒气消了一些，“出为闻喜令”，重新下诏给李朝隐挪个地，下放到闻喜县（今天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一带）当县令。

经过李朝隐的拼死进谏，中宗暂且摁下清洗五王的雷霆之怒。中书舍人崔湜向武三思言道，“晖等异日北归，终为后患，不如遣使矫制杀之”，劝武三思假传圣旨诛杀五王。武三思问谁可办此事，崔湜推荐五王的仇人周利贞。

周利贞磨刀霍霍去杀人，先是在路上遇见桓彦范。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周利贞用削尖的竹子做成竹刺，将桓彦范放在竹刺上拖来拖去，身上的肉被竹刺一片片地撕下，骨头都露出来，然后乱棍打死。抓住敬晖后，周利贞用刀子将敬晖身上的肉一片片地割下来，活活剐死。最后抓到袁恕己，逼他喝下毒药野葛汁，这种毒汁喝下去就如同铁钩钩住喉咙一样。袁恕己喝了几大升，却没有死，疼得在地上爬来爬去，双手抓地，指甲全部抓掉，最后被周利贞乱棍打死。只有张柬之和崔玄暐，在周利贞到来之前，已经去世，算是得了个善终。

周利贞送五王归西，回长安复命，武三思提升他为御史台副长官御史中丞。武三思杀害五王后，权倾人主，放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天下人皆侧目！

张柬之等功臣被干掉，中宗完全被武三思、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包围了。这几个人把朝政搞得混乱不堪，也把太子李重俊逼到了墙

角上。

李重俊本来和老爹李显一样窝窝囊囊，被武三思耍得团团转，甚至还参加了对张柬之等人的诬陷。但五王一死，武三思、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就把矛头对准了他。李重俊不是韦皇后亲生的，很不受待见。武三思怕将来李重俊上了台会清算自己。至于安乐公主和驸马武崇训，更是把李重俊当奴才一样使唤，有时当着面就叫李重俊家奴。

李重俊怒了，再这样下去他的太子地位迟早保不住。他虽然也干过不少坏事，不是一个合格的接班人，但性格还算果断，敢打敢干，就决定用刀把子捍卫自己的前程。神龙二年（707）七月初六，李重俊带领着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和300多禁军骑兵，发动政变。先去端武三思的老窝，在武家斩杀武三思、武崇训父子。然后从肃章门打进皇城，嚷嚷着要活捉上官婉儿。

李重俊本意只是干掉武三思父子、上官婉儿、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不对父皇下手。但上官婉儿为保命就挑拨离间，对着中宗大叫："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看太子的架势，是先做掉我，然后就是皇后和皇上了。中宗听后，赶紧带着婉儿、皇后、公主上了玄武门，随即调拨两千多禁军和京城卫戍部队保卫玄武门太极殿。

玄武门是唐代宫廷政变的关键枢纽，谁拿下玄武门，谁就基本上锁定胜局。李重俊应该是历史没学好，搞政变却不学太爷爷李世民那一套，直捣玄武门；而是先打肃章门，结果在玄武门那攻不动了。更重要的是，皇帝这个政变合法性的大旗在对手那一边。

双方先试探性进攻，交战中，中宗的贴身保镖太监杨思勖，一刀将李多祚的女婿、政变部队的前锋大将野呼利砍死，政变部队士气受挫。接着李显在玄武门上冲跟着李重俊造反的禁军喊话："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你们这些人吃我的喝我的，干嘛要跟着李多祚干造反这种死全家的事。朕念在你们昔日的功劳，现在给你们指条活路，只要能干掉李多祚这帮兔崽子，朕不但既往不咎，还保你们全家都富贵发财。那帮跟着李重俊、李多祚一起造反的人本来就是想富贵险中求，现在皇帝都许诺了富贵

前程，还不赶紧抓住机会，马上倒戈调转矛头，当场把李多祚的脑袋剁掉。

李重俊在一百多个死党的保护下，向终南山跑路，逃到陕西户县的时候，被反水的死党做掉。昏聩的中宗，竟然拿着儿子的头颅，到武三思灵堂上祭奠。

这饼有毒

太子李重俊的这次政变做掉了武三思父子，可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没伤着半根毫毛。安乐公主死了丈夫，很快又嫁给了武承嗣的儿子武延秀，反倒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除掉李重俊这个眼中钉，韦皇后、安乐公主更加恣意妄为，野心几乎要逆天。

韦皇后的人生榜样是婆婆武则天，她本来就是个不让须眉争强好胜的强女子，只是被武则天给压制住了。她恨武则天把她圈禁到房州十几年，但更佩服武则天能够日月凌空成为一代女皇。既然婆婆可以，她这个儿媳妇为什么不可以呢？何况丈夫中宗李显，比公公高宗李治不知差了几个段位。再加上在房州时李显对她“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想干嘛就干嘛的承诺，更加刺激了她的野心，她也要当一代女皇。每次中宗上朝，韦皇后也像当年的婆婆一样，在中宗后面挂个帘子垂帘听政。

上官婉儿看穿了韦皇后的野心，就为其出谋划策，一切照着武则天的模子来。当年武则天为营造女人也可以当家、提高女性地位的舆论，提出子女为亲生母亲守孝，要和为父亲守孝一样也要守三年。现在韦皇后更进一步，要求子女给继母后妈守孝，同样要守三年，这样天下所有有孩子的女人，都可以享受三年守孝的待遇。为收揽人心，韦皇后还对唐朝的男子工作制度和退休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前是男子二十一就算成人要给国家承担徭役，六十才能退休不再出义务工；现在改成二十三成人，五十九退休，等于提高了百姓的福利待遇。

景龙二年（708），韦皇后开始为自己宣传造势。二月二十七，

皇宫里传出特大喜讯，皇后经常穿的那条裙子上，竟然升腾起了五色祥云。李显赶紧让人把这一景象画下来，传阅给文武百官。韦皇后的党羽，当时任门下省侍中的宰相韦巨源马屁拍得啪啪响，要求向全国人民宣扬皇后感天动地的伟大精神，李显批准。

想当女皇的不止韦皇后，还有安乐公主，这是个被父亲宠坏了的女儿。安乐公主出生在李显和韦皇后流放房州的路上，刚生下来时，路上没有襁褓，李显就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小女儿裹起来，给她起的小名就叫李裹儿。因为这层缘故，李显对安乐公主异常宠爱，要什么给什么。安乐公主仗着父皇撑腰，干涉朝政，卖官鬻爵，拿地批条子。很多中高级官员都是走了她的门路，拜码头交银子才升官的，“宰相以下多出其门”。安乐公主有时甚至“自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自己写好诏书文件，用手盖住内容，不让父皇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让李显去签字。李显“笑而从之，竟不视也”，也只是哈哈一笑，就把皇帝的大名签上，大印盖上，看也不看一眼女儿到底要干什么事。

就这样，安乐公主还嫌让父皇盖章签字太麻烦，不如自己来拿印把子笔杆子，竟提出非分之想，“自请为皇太女”，让父皇册封自己为皇太女接班人，中宗显然还没昏聩到要把皇位传给女儿的程度，就没有答应安乐公主的要求，但也没有批评一句。

景龙二年（708）的时候，安乐公主看上了昆明池这块地，要开发成私家园林。“昆明池者，汉孝武所穿”，昆明池是汉武帝时开凿的人工湖泊，“有蒲鱼利，京师赖之”，长安城很多百姓都靠着这片湖水打鱼维持生计。李显不同意，“上以百姓蒲鱼所资，不许”，毕竟很多老百姓要靠在昆明池打鱼才能活下去。李显虽然昏庸，但也懂得，要是连京城的百姓都没饭吃，这大唐就真的要完了。考虑到这一层利害关系，李显就劝女儿，“前代以来不以与人，此则不可”，这昆明池自古以来就是长安人民的公共财产，咱们不能搞私有化，拨拉进皇家的钱袋子。

安乐公主才不管这个，一言不合就不高兴起来，“不悦，乃更夺民田作定昆池”。老爹你不给我百姓捕鱼的昆明池，那我再从百姓手里抢块地，挖个比昆明池还大的园林，“延袤数里，累石象华山，引水象天津”，面积广阔，用假山堆成华山的样子，园内水道纵横，宛

如天河。建成后取名“定昆池”，简直是与昆明池打擂台对着干，势必要压过昆明池一头。

定昆池装修完毕后，安乐公主请父皇去视察。你当初非不给我昆明池，我今天玩个大的给你看。景龙三年（709）八月二十一，“上幸定昆池”，李显带着文武百官赴昆明池一游。游览之后照例是赴宴吃喝，“从官皆预宴赋诗”，随从官员还要作诗一首以示留念。诗的内容不用想都能猜出来，几乎每个大臣都是在赞美昆明池的如画美景，这么好的地留给那些老百姓种简直是浪费，看看咱们敬爱的安乐公主多么慧眼独具，多会规划设计，寥寥几笔就创造出这么个大工程。如此才干放到政治上也是绰绰有余的，如果公主能更进一步那将是我大唐万民莫大的福分。反正已经有武则天牝鸡司晨的成例摆在前面，再来一次又何妨！不管这么写是否出自真心，不管将来万一公主倒台会不会被抓住把柄，这些诗会不会被整进黑材料，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中宗安乐公主上梁不正，大臣们的下梁只能歪得不成体统。

韦皇后和安乐公主这样大搞奢靡之风，钱从哪里来呢？她们自有妙招，那就是卖官，只要花钱30万，就可以从他们手中买到委任状，不经过吏部就可以做官，这种官被称为斜封官。幸亏李朝隐调回朝廷任职吏部后，利用官员考核的机会，开除掉1400多斜封官，这才勉强让官场清净一些，但也只是勉强而已。

景龙四年（710）五月十七，河南许昌一个叫燕钦融的基层干部，对朝政实在看不下去，就上了个万言书，抨击皇后淫乱，祸乱朝政，安乐公主和驸马武延秀，还有韦皇后党羽宗楚客等人招权纳贿，要将我大唐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李显让燕钦融当面对质，宗楚客却当着皇帝的面，让人抓住燕钦融的头，往石头上活活撞死。李显虽然没再追究此事，但已经不高兴了。

中宗的表情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看在眼里。这俩梦想大过智商、理想超越能力的蠢货，为了当女皇和皇太女，竟然把丈夫和父皇看成了绊脚石。要知道，身为皇帝的李显才是她们的护身符。当年的武则天，正是靠着有高宗李治在前面顶着，才能在背后一步步掌控朝政日月凌空。韦皇后、安乐公主母女却认为只要李显驾崩，她们就能顺利上位。岂不知，经过武则天女皇临朝的正反两方面教训，大唐百官和

百姓已经对再来一次女皇登基心有余悸，形势已经不允许再出现一个女皇。

可韦皇后和安乐公主非要大干快上，既然她们把李显当成前进路上的最大障碍，那就做掉吧。韦皇后、安乐公主洗手做羹汤，让人给李显做了个馅饼，然后温情脉脉的端上去。韦皇后说：夫君，吃吧。安乐公主道：吃吧，父皇，里面给您加了味佐料，保您满意。李显一口下去，大叫一声：这饼有毒。六月初二，李显毒发身亡，终年55岁。

李显一生，妈妈不疼，老婆不爱，女儿不孝，毁在最亲的三个女人手里。他表面上是唐朝的中兴之主，靠着他的第二次登基，因武则天改唐为周而走偏的历史轨道，被拉回到李唐王朝的正轨。但剥去这一层光环去看本质，李显却是昏于治国、慵于齐家的无能之辈。那么，韦皇后安乐公主毒死夫君父皇后，能顺利走上当女皇、当皇太女的人生巅峰吗？哥哥被毒死了，弟弟相王李旦和妹妹太平公主会如何给哥哥报仇呢？

第六章　唐睿宗李旦：高风亮节

唐睿宗李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高风亮节的皇帝，没有之一。别人为当皇帝，那是什么招都上，杀亲兄弟，干亲儿子，逼亲生父母，这都是老李家的保留剧目。可人家李旦是三让天下，先后三次让出皇帝宝座，一让母亲，二让哥哥，三让儿子。李旦怎么就这么视皇位如粪土呢，如此高风亮节呢，让我们一一道来。

刀光剑影

睿宗李旦和哥哥中宗李显一样，先后两次登基当皇帝。他出生于龙朔二年（662）六月二十二，是唐高宗李治的第八个儿子，也是高宗和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出生当年就被封为殷王，然后改封为豫王、冀王，直到后来封为相王。李旦长大后，性格是谦恭孝友，就是待人很谦虚，对人很恭敬，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睿宗的书法很好，尤其是草书写得更是龙飞凤舞，喜欢文字训诂的学问，就是孔乙己那套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之类的学问。从兴趣爱好上看，睿宗是个谦虚淡泊的人，对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开，包括对权力都是如此。

睿宗的这种性格对他后来的成长有很大影响，正是因为谦恭退让，他才能在几次险恶的政治斗争中生存下来，最终两次当上皇帝。正是因为谦虚淡泊，他才能三让天下。

公元684年二月初六，李显因为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被母亲给废成庐陵王。国不可一日无君，武则天这时还拿捏不准百官和百姓的人心向背，不敢直接篡朝夺权当女皇，就在第二天即二月初七，把小儿子李旦抬出来，立他当皇帝，册封李旦的妃子刘氏为皇后。当然，李旦只是名义上的皇帝，一个提线木偶而已，朝廷国家和军队的一切事务都由武则天做主，睿宗连坐殿听政的资格都没有，住在另一个宫殿，任凭母亲安排。

睿宗知道母亲的厉害，几个哥哥的教训近在眼前，他能做的就是

完全按照母亲的意志行事，让干嘛就干嘛。睿宗也清楚，自己的任务就是完成政权交接，把江山交到母亲手中。垂拱二年（686）正月，武则天表示她已经替儿子当了两年的家，扶上马送一程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把大权还给李旦，让其亲政处理国事。睿宗当然知道母亲绝非诚心诚意，只是在试探自己，就赶紧劝武则天，说自己年龄还小，还不懂事，稚嫩的肩膀扛不起江山的重担，天下的事还一切请母亲做主，辛苦辛苦。武则天对李旦的表现很满意，大大方方地继续临朝听政。

随着武则天顺利平定扬州徐敬业叛乱和李唐宗室叛乱，清洗掉朝中的反对势力，终于扫清了女皇道路上的一切障碍。李旦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该主动让贤了，马上给武则天写思想汇报，要求跟着母亲姓武，不再姓李，姓李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只有母亲开创的道路才是人间正道，只有姓武才能紧跟母亲的脚步，迎着武周天下的浩荡东风胜利前进。这是李旦第一次让天下，让给母亲。

公元690年九月初九，武则天宣布革唐命，建立大周。九月十二，百官给武则天献上圣神皇帝的称号。李旦从皇帝降为皇嗣，名字从李旦改成武旦。但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继续称呼他为李旦。

李旦搬回了东宫，但并不是接班人。他只是皇嗣，皇帝的后代而已，不一定要接班，只有皇太子才是正牌接班人。但皇嗣这个名字又意味着李旦和其他人还是不太一样，嗣就是继承的意思，意味着李旦在接班上有更多的竞争力。这就是武则天的政治策略，让你有接班的希望，又不给你名正言顺的接班人地位，从而有利于她全面操纵。

同时，武则天的侄子魏王武承嗣也在积极谋求接班人地位，他的名字里面也有一个嗣字，是要继承武家的事业，现如今武家坐了江山，那武家的事业就是朝廷和国家的事业，他武承嗣当然要以朝廷国家事业的接班人自居，就向李旦发起了一连串进攻。作为皇帝，武则天也很喜欢看儿子皇嗣李旦和侄子魏王武承嗣之间斗来斗去，两个有希望接班的人都有求于她，武则天就不怕任何一方坐大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双方的斗争中，李旦作为前朝李唐王朝的余孽，处于防守位

置，武承嗣作为本朝武周王朝的新贵，在武则天的纵容下，对李旦火力全开，几乎将李旦置于死地。

武承嗣先是效法姑姑发动民意，在天授二年（691）十月左右纠集一群政治无赖上访，以自古江山不传外姓人为由，要求立武承嗣当皇太子。虽然武则天在李昭德等人的劝阻下，没理这茬。但在长寿二年（693）正月新年的国家祭祀大典上，由武则天向上天敬第一杯酒，魏王武承嗣敬第二杯，梁王武三思敬第三杯，李旦完全被靠边站，连敬杯酒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样的政治态势下，李旦的处境更加险恶，刀光剑影接踵而来。武则天有个贴身丫头叫团儿，深受女皇的宠爱信任。团儿看上了李旦，自荐枕席要做李旦的小情人。李旦可不是种马，哪个女人想睡就能睡，就拒绝了团儿。恼羞成怒的团儿觉得是李旦的两个妃子刘妃和德妃窦氏挡了道，就向武则天诬告刘窦二人暗地里搞封建迷信活动，扎小人诅咒武则天早日去见天皇。

武则天大怒，正月初二，刘妃和德妃两个儿媳妇到皇宫给婆婆武则天恭贺新春，结果有命去，没命回。大过年的，见面时武则天还和她们嘘寒问暖，其乐融融，一家人天伦之乐。转身走出宫殿，就被武则天派出的杀手给抹了脖子。这次诛杀，简直是婆媳恩怨的最血腥版本。刘、窦二人被杀后，在宫里随便找了块地草草给埋了，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李旦想哭都不知道到哪找地哭去。媳妇被老娘给弄死了，李旦不敢说一句话，在武则天面前仿佛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该对母亲孝顺还是孝顺，这才涉险过关。

被杀的德妃窦氏，是唐高祖李渊的结发妻子、唐太宗亲生母亲窦皇后的堂兄窦抗的曾孙女，也是后来唐玄宗李隆基的亲生母亲。她的飞来横祸，更是牵连到娘家。窦氏的父亲窦孝湛当时在润州（今天江苏省镇江市一带）当刺史，竟然被一帮白眼狼家奴给装进去了。“有奴妄为妖异以恐德妃母庞氏”，先是有个家奴装神弄鬼，吓唬窦氏的母亲庞夫人。庞夫人被吓呆了，家奴们就顺势说咱们还是烧香敬神驱鬼吧。“庞氏惧，奴请夜祠祷解”，战战兢兢的庞夫人就照办了，结果那帮家奴向朝廷诬告窦家请人跳大神诅咒女皇，“因发其事”。武则天将此案交给当时还是其心腹的监察御史薛季昶处理，薛季昶“锻练成

其罪”，迅速捏造出事实“真相”，说庞夫人和女儿德妃一起烧香，不是祝愿女皇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而是诅咒她小命不长、江山不保。

为向武则天表达自己的绝对忠诚，薛季昶“先涕泣不自胜”，上奏之时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表演一番，“庞氏所为，臣子所不忍道”，庞夫人对陛下您的背叛侮辱行径，臣的赤胆忠唇实在是无法说出口。臣要说的只有一个判决结果，“庞氏当斩”，杀无赦。武则天对薛季昶的处置很满意，当即把他从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升为正五品上的给事中。

庞夫人就要问斩之时，儿子窦希瑊赶忙向司法名臣、时任侍御史的徐有功喊冤求救，“其子希瑊诣侍御史徐有功讼冤”。徐有功接到诉状后，“牒所司停刑”，赶紧发出正式公函，要求行刑部门刀下留人，然后紧急进宫要求武则天将庞夫人无罪释放，“上奏论之，以为无罪”。薛季昶亦不甘示弱，“奏有功阿党恶逆”，弹劾徐有功包庇逆党，“请付法”，要求将其交有关司法部门定罪论刑。武则天怒了，徐有功你忘记当初是谁把你提起来了的吗，还敢和朕对着干，是不是活腻歪了？武则天批准了薛季昶的建议，要处置徐有功。

女皇亲自交代的案子，司法部门必须顶满格去判，当即给徐有功判了死刑，绞刑处决。御史台的办事人员打探到消息后转告徐有功。徐有功长叹一声，人固有一死，今天我老徐就先走一步了。说罢就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没事人似的，“既食，掩扇而寝”，吃完饭就用扇子盖住脸该睡睡。身边人都以为徐有功是煮熟的鸭子，嘴硬而已，表面上装着若无其事，小心脏说不定已经瑟瑟发抖的受不了，就“密伺之”，这才发现人家真是表里如一，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早已经呼呼睡熟了，也不怕睡过这一觉就再也起不来。

徐有功这边进入深度睡眠，武则天却有些清醒过来，就“召有功”，召徐有功进宫。“迎谓曰”，劈头就问：“卿比按狱，失出何多”，你最近断案定罪，怎么越来越宽，老是重罪轻判，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朕的法网被你戳得漏洞百出。你故意放过那么多反朝廷案犯，置朕的威严于何在？徐有功没有和武则天在有没有故意放过所谓“坏人”的细节上较劲儿，而是讲起了大道理，“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就算错放，也只是臣的小过错；而救人一命胜造

七级浮屠，这才是圣人的好生大德。陛下您是圣人，佛陀在世，菩萨心肠，“愿陛下弘大德，则天下幸甚”，只要您秉持好生之德，那么百姓幸甚，天下也就真正太平！

徐有功这是把女皇架到圣人的位置上下不来了，武则天听后默默不语，“太后默然”。最终“庞氏得减死，与其三子皆流岭南，孝谌贬罗州司马”，庞夫人捡回一条命，和三个儿子一起流放岭南，窦孝谌连坐贬为岭南的罗州（今天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一带）司马。

不管是贬官还是流放，窦家人总算能在岭南继续生活，皇嗣李旦也不至于受这次事件牵连被拉下马。毕竟按唐律规定，庞夫人这样的“谋危社稷”即“谋反”大罪，必死无疑。既然免死流放，那就在事实上说明罪名不成立。如果妃子和丈母娘都犯下谋反大罪，李旦断然洗不清干系。而皇嗣李旦的平安，是徐有功用顶上乌纱换来的。因为此案他再次被免官，“有功除名为庶人”。

团儿除掉了情敌，还是得不到李旦的欢心。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毁了吧。团儿又在武则天面前告李旦的状，想把李旦也搞死。幸亏有知情人告诉了武则天事情的真相，团儿被武则天处死。李旦躲过一劫。

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两个月后，一月二十四，宫里两个大内总管尚方监裴匪躬、内常侍范云仙就因为见了李旦一面，被举报私下与皇嗣在策划见不得人的秘密勾当，被拉到街上当众腰斩。从此，再没有人敢上李旦的门，皇嗣开始被屏蔽在大众视线之外，百官和百姓再也看不见。

外围扫清后，李旦成为直接进攻目标。武承嗣指使人告发李旦私下发展反革命团伙，意图发动反朝廷政变，提前抢班夺权。武则天手下的著名鹰犬来俊臣前去调查，不辱使命，将李旦身边的秘书、警卫、服务员一顿拷打，有人受不了酷刑，要屈打成招。

关键时刻，李旦身边一个叫安金藏的人挺身而出，对来俊臣大呼，你小子如果不相信我安金藏的话，那就掏出我的心看看，用我的真心证明皇嗣的一片红心。

说罢，安金藏拿出佩刀，手起刀落，剖开腹部，五脏流出，鲜血

满地。来俊臣惊呆了，干了这么多年屈打成招的活，没见过这么不服软不要命的。

武则天震惊了，立马将安金藏接入宫中，派御医将他的五脏六腑重新放入肚子里，一线一线的缝好，敷上药。过了一夜，安金藏这才悠悠还魂，在鬼门关前捡回一条命。武则天亲自去看望忠心护主的安金藏，抚慰说我错怪自己儿子，连累你了。随即下令来俊臣停止审讯，李旦总算大难不死。

这之后，武则天在李昭德、狄仁杰等老臣的反复劝说下，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还是把江山交给儿子。圣历元年（698）三月，被废的庐陵王李显从湖北房州回到皇宫。两个儿子李显、李旦都在身边了，到底让谁接班呢？从当时的情况看，李旦没有李显合适。李旦是弟弟，而且在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和武家人结下梁子，可以说是血海深仇，武则天很怕将来李旦上了位，保不齐会将她娘家人斩尽杀绝。李旦也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就在圣历元年（698）九月，主动提出不当接班人。这是李旦第二次让天下，让给哥哥。

九月十五，武则天立李显为皇太子。第二年圣历二年（699）正月初六，武则天改封李旦为相王。到了十月左右，李旦的儿子们也都从圈禁地被释放了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此后，武则天让李旦担任左右羽林大将军，把中央警卫部队禁军的军权交给他，意在让李显和李旦哥俩相互制衡，便于自己掌控全局。

谁料两个儿子却联合起来对付老娘，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夜里，在李旦的支持下，张柬之等五王簇拥着太子李显带领禁军部队发动政变，武则天被迫退位，中宗即位，恢复大唐国号，加封李旦为安国相王，升任太尉，担任宰相。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事情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哥哥李显当上皇帝后，弟弟李旦就可以安枕无忧了吗，兄弟俩会反目成仇吗？李旦又是如何和哥哥一样梅开二度再次登基当皇帝的呢？李旦的第三次让天下，是如何让给儿子的呢？

三让天下

哥哥中宗登上皇位后，刚开始和李旦的关系还算融洽，毕竟李家的子孙们经过母亲一茬一茬的割韭菜，没剩几个，亲兄弟只有他们俩。神龙元年（705）二月二十一，在李旦坚决要辞去太尉和宰相的职务时，李显虽然批准，但要表示封李旦当皇太弟，百年之后让李旦接茬当皇帝。李旦坚决不同意，李显这才作罢。

这其实是李显对李旦的一次试探，当时最有资格挑战李显皇位的，身上同样流淌着天皇李治天后武则天纯正血脉，而且当过皇帝的，也只有李旦。太子李重俊政变未遂，被打成反朝廷分子后，安乐公主和宗楚客要把案子往李旦和太平公主身上扯，幸亏有大臣萧至忠和吴兢等人的拼死力保，劝李显：陛下，你睁开眼睛四周看看，掰开手指头数一数，你的亲兄弟还剩几个，当初相王李旦为了把皇位让给您，不惜用绝食来打动武则天，他怎么会谋反，你好好想想吧。李显一听，也是这个道理。就没再继续查下去。但却将李旦的三个儿子李隆基、李隆范、李隆业赶出京城，贬到地方上任职，分明是起了疑心。

李旦和李隆基等五个儿子住的地方有个面积达十来公顷的大湖，叫做隆庆池。公元710年四月左右的时候，有会看风水的人警告李显，说隆庆池那有一股天子之气，最近几天这股天子气越来越强。看来有人又想冲李旦打闷棍。李显就在四月十四亲自到李旦家里做客，张灯结彩，大宴宾客，在隆庆池上划划船，还玩起了大象表演的大马戏，想用自己的天子之身和大象的体重，压制住隆庆池里的天子气。

中宗李显明显高估了自己真气，隆庆池里的天子气没有压制住，他反而送了卿卿性命。不到两个月，六月初二，想当女皇的韦皇后和要当皇太女的女儿安乐公主，给夫君父皇端上一个馅饼。李显吃后大叫一声：这饼有毒，随即毒发身亡。韦皇后封锁中宗驾崩的消息，秘不发丧。六月初三，韦皇后先召集宰相到宫里开会，掌握了宰相班子；然后派娘家人接管长安城和周边的部队，握紧了刀把子。一切准备妥当，这才告诉太平公主，你哥这个短命鬼上天了，你看怎么办吧。

太平公主不傻，里面的内情不用打探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眼下刀把子和笔杆子都在人家手里掌握着，只能暂时就范，就和上官婉

儿一起起草皇帝遗诏，封温王李重茂当太子，请韦皇后参与朝政，满足她的权力欲望；让相王李旦摄政，辅佐皇帝，牵制住韦皇后，准备缓一段时间再说。

韦皇后的党羽宗楚客看穿了太平公主的计谋，就说：相王李旦是小叔子，韦皇后是嫂嫂。哪有小叔子和嫂嫂勾勾搭搭腻腻歪歪，在一起办事的道理，你不知道叔嫂不通问吗？扯出事来怎么办？三言两语就把引用李旦辅政的内容给删去，李旦的摄政位置就这么给忽悠没了。

六月初七，16岁的太子李重茂登基，这是第七个登上大唐皇位的皇帝，被称为少帝。但李重茂只当了十几天的皇帝，所以传统史家就没有把他列入唐朝正统皇帝的序列。

少帝即位后，韦皇后效仿婆婆武则天垂帘听政，下一步就是铲除对她女皇之路威胁最大的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势力。以韦皇后为代表的韦家帮要效仿武周革唐命夺大唐天下，以李旦、太平公主为代表的反韦势力要李唐江山万万年，双方的斗争尖锐起来。

在这场斗争中，李旦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唯一在世的儿子，而且还当过皇帝。所以当初太平公主要拉李旦辅政，韦皇后那边拼死不让李旦进来。由此可见韦皇后对李旦的忌惮，简直怕死了这个小叔子。但正因为李旦地位太重要，树大招风，太惹人注意，反而不方便出面活动。加上李旦性格比较平和，知进退，不贪权，知道当皇帝是个苦差事，就不太想拼个你死我活。李旦的大儿子李成器和二儿子李成义，又都是平庸之辈，担不起大任。集结力量，准备决战的任务，就落到了老三李隆基身上。

李隆基以拥戴父亲相王李旦当皇帝为号召，争取到了姑姑太平公主的支持，又拉拢了中央警卫部队禁军将领，于六月二十发动政变。当天夜里二更时分，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李隆基带人先攻占对大唐宫廷政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玄武门，然后攻入皇宫。韦皇后仓皇逃到禁军飞骑军大营，没想到飞骑军早已经被李隆基接管，韦皇后等于是自投罗网，顺理成章的被剁掉脑袋。安乐公主正在对镜梳妆，画眉抹粉，被政变部队一刀砍死，丈夫武延秀也死在乱刀之下。

李隆基带人杀进内宫后，上官婉儿不慌不忙，点亮蜡烛，下跪迎接，献上当初她起草的中宗遗诏，上面写着让相王辅政。上官婉儿告诉李隆基，姐姐当初也是支持你爹的，是你爹的人，你就放我一马吧。大将刘幽求也为婉儿求情，李隆基不为所动，认定婉儿是韦后一党，将其“斩于旗下”。李隆基虽杀婉儿，却爱其才，即位后编纂婉儿“文集二十卷”，由文坛领袖张九龄亲自作序。

宫里搞定后，李隆基派兵分头把韦家人和韦皇后党羽杀了个干干净净。六月二十一天一亮，李隆基就到相王府汇报工作，请求老爹原谅自己先斩后奏。李旦抱着李隆基大哭：儿啊，是你把朝廷和国家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关键时刻挽救了朝廷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大唐军队，你这一搞，可是大唐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随后，李旦进入皇宫大内，辅佐少帝李重茂处理朝廷国家军队一切重大事务。

少帝李重茂好像还没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是政变，还在那把自己当根葱。当时刘幽求留守太极殿，六月二十二，李重茂的几个贴身宦官和宫女，竟然让刘幽求起草文件，立李重茂的母亲为皇太后，当即被刘幽求给怼了回去。

李重茂马上就知道到底是什么状况了。第二天，六月二十三，太平公主以李重茂的名义下发诏书，要把皇位让给相王，李旦推辞了一番，经过李隆基、李成器、刘幽求的再三劝说，李旦才勉强同意。二十四，就在老哥中宗的灵柩前，太平公主对正在守灵的李重茂说：侄儿啊，你还小，太嫩，这天下的事你担不下来，还是让你叔叔干吧。李重茂不吭声。太平公主问群臣：大家说这样办好不好啊。刘幽求代表刀把子军队当即表态：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名义，让相王登基做皇帝主持大局，自然是极好的。

大事就这么定了。可李重茂还是赖在御座上，就是不肯下来。太平公主哄李重茂：大侄子小乖乖，这个位置可不是你能坐的，天意民心现在都在你叔叔那。快下来，别闹了。说完把李重茂给提溜下来。李旦就此二进宫，再次当上皇帝。李旦登上承天门，宣布大赦天下，封侄子李重茂继续当温王。这里插句话交代一下李重茂的后事，他先是在景云二年（711）的时候改封襄王，开元二年（714）到当年老爹李显被流放的房州当刺史，当年七月去世，年仅二十岁，谥号是殇

皇帝。

李旦能够再次登基当皇帝，主要是靠了儿子李隆基的功劳，所以就没有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选择老大李成器当接班人，而是论功行赏，于七月二十七，立李隆基为皇太子。在此前后，李旦又把姚崇、宋璟调回朝廷当宰相，让他们分别负责吏部和兵部两个部门的事务。

睿宗李旦在太子李隆基、宰相姚崇、宋璟等人的辅佐下，励精图治准备大干一番。首先是拨乱反正，清理中宗朝韦皇后安乐公主祸乱朝政时留下的遗毒，首当其冲的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先是清理整顿，八月份的时候，把几千个花钱买上来的，不干事还乱搞事的斜封官赶出各个部门，朝廷得到了初步整顿。然后恢复正常的选官用人秩序，朝廷文武百官的任命，必须通过吏部和兵部的考察选拔，其他任何人不得干涉。组织路线扭转，朝廷和官场也就风清气正，大唐开始往正确的轨道上运行。

但好景不长，仅仅过了一年多，治理整顿工作就被迫停了下来。上层出了问题，太平公主和李隆基这姑侄俩联手把韦皇后一党搞下台，刚和和美美没多久，就开始内讧窝里斗。

太平公主身上流淌着母亲武则天的血，性格和武则天也很像，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诛杀二张、韦后两次政变，她都深度参与其中，并且立有大功，先后拥立两个哥哥李显、李旦当皇帝，在景云年间的政治格局中权势无边，炙手可热。太子李隆基也是英明神武，能力无边，作为接班人肯定也要开始掌权。有权任性的太平公主，自然容不下性格强势的李隆基，开始在李旦那里说李隆基的坏话，挑拨父子俩的关系。更有甚者，太平公主竟私自召集宰相班子开会，要求废掉太子，换个接班人。在太平公主的阻挠下，姚崇、宋璟这两个李隆基阵线上的宰相被迫停止了治理整顿工作。

一边是亲妹妹，而且是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一个亲妈生的亲人；一边是亲儿子，而且是立过大功把自己给扶上皇位的亲儿子。李旦被夹在了中间，只能在妹妹、儿子之间走钢丝玩平衡。处理国事时都尽量考虑到妹妹、儿子两个人的意见，每当和宰相商议朝政时，睿宗都要

问：这个事和我妹妹商量过吗？和我儿子说过吗？然后再做决定。但在内心深处，李旦还是倾向于儿子的。毕竟父子情深要大过兄妹情谊。

睿宗这个人虽然性格淡泊或者说相对软一些，但是思想并不糊涂。他二次登基后重用姚崇宋璟，说明他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但他这一生经历的政治风险太多，早年目睹了李弘、李贤两个哥哥的遭遇，三哥中宗被废后，他当了母亲的傀儡皇帝，接着被降为皇嗣。中宗即位后，他又当相王。现在又当上皇帝，人生起起伏，养成了他与世无争的性格，他对一切都看淡了，在整顿朝纲受到挫折时很快就退了回去。他清楚儿子和妹妹的矛盾，但又不想用骨肉相残的办法去解决矛盾。他决定尽量满足妹妹的要求，同时把权力交给太子。交权的时候也是一点点的交，既想让儿子当上皇帝，又不过分伤害妹妹。但这只是睿宗善良的愿望，有些矛盾注定只能用武力来解决。

景云二年（711）四月十三，李旦下诏由太子李隆基处理朝廷日常事务，他只听取死刑判决和五品以上官员任命事宜的处理。第二年景云三年（712）八月初三，正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旦退位当太上皇，同时保留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和对军国大事的最后决定权。

事已至此，太平公主还是不服输，在先天二年（713）夏秋之间策划政变要弄死李隆基。此时已经是皇帝自带合法性光环的唐玄宗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在七月初三铲除太平公主一党，太平公主被赐死。第二天七月初四，太上皇李旦下诏把所有权力交给李隆基。父子之间的权力移交，至此完成。从此睿宗专心去当逍遥快活的太上皇，颐养天年，直到开元四年（716）六月十九在百福殿安然去世，终年55岁。

睿宗作为一个过渡性皇帝，很想有一番作为，也有干大事的能力，但受制于形势和性格，只能选择退让，选定接班人后，就把事情交给后人去办。他三让天下，在中国古代帝王中绝无仅有，每次让位都稳定了当时的政局。李旦这种坐在皇帝宝座上，却不为皇权所诱惑，以朝廷大局为重而不是个人进退为重的高风亮节，在中国古代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那么，李旦选定的接班人李隆基，是如何带领大唐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开启新征程，打造出让中国人永远怀念，永远引以为豪的开元盛世的呢？李隆基一手打造出来的盛世，又是如何被他一手毁灭的呢？唐玄宗和杨贵妃千古畸恋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第七章　唐玄宗李隆基：盛世的创造者与毁灭者

李隆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功业政绩最分裂的皇帝。

他先后发动两次宫廷政变，诛杀祸国殃民的婶婶韦皇后和姑姑太平公主，把朝廷和国家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朝廷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军队，成为大唐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然后又励精图治，善作善成，撸起袖子甩开膀子，终于打造出让中国人永远怀念，永远自豪的开元盛世，实现了中国古代中华民族最为辉煌的一次崛起。

但也是李隆基，又亲手将这盛世毁灭，他一手拉爆的安史之乱将大唐踹进万劫不复的深渊，一直没能恢复盛世荣光。

他一手推进了唐朝历史上最彻底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改革，为开元盛世的形成破除了体制机制的障碍，但有些改革又走得过了头，成为引发安史之乱的制度原因。

他大胆起用了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臣名相，又被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奸臣小人包围。

他一直致力于防止后宫干政，避免再出现奶奶武则天、婶婶韦皇后、姑姑太平公主那样的女强人，却又和儿媳妇杨贵妃堕入情网，被一些传统史学家指责为红颜误国。

那么，这两个分裂的极端，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李隆基呢？开元盛世的终结，安史之乱的爆发，到底是因为用人不当，政策失误，还是红颜祸水呢？

唐代诗人元稹有首叫《行宫》的诗，里面写道，“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让我们借着元稹的这首诗，从唐玄宗的少年王子时期说起。

英武少年

唐玄宗李隆基，又被称为唐明皇，在位45年，是大唐第7个皇帝，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李隆基出生于垂拱元年八月初五，公元685年9月8日，是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所以又被称为三郎。李隆基出身的这一年，大唐建国已经67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势蒸蒸日上，一派和谐社会景象。但是政治却不稳定，最高政治集团为争夺权力屡屡发动政变，时不时爆出的大新闻，让人都不相信这年的大唐是个成熟的国度，而是还处在烦恼成长期，不是在建设改革而是在继续革命。

在李隆基出生的前一年，光宅元年（684）二月初六，伯父中宗李显被奶奶武则天踹下皇位，废成庐陵王。第二天，二月初七，父亲睿宗李旦即位成为武则天的提线木偶，傀儡皇帝。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皇帝，但皇帝就是皇帝，名分还是要有的，李隆基由此从王子升级为皇子，人生跨越了一大步。

垂拱三年（687）闰正月初二，三岁的李隆基被封为楚王。伴随封王而来的不是李唐皇室的枝繁叶茂，而是腥风血雨的灭顶之灾。垂拱四年（688），奶奶武则天为扫除女皇路上的障碍，对李唐皇室发动了大屠杀，除了武则天自己的两个儿子和孙子，其他的皇族几乎被杀了个干干净净。人没了，江山也就守不住了。公元690年九月初九，李隆基五岁，67岁的奶奶武则天终于日月凌空登基称帝，成为一代女皇，将国号改为周。父皇李旦被降成皇嗣，成为父王，被严密监视起来。李隆基和兄弟们也关进皇宫大内，不能自由活动。

两年后，事情出现一点转机。如意元年（692）八月二十四，武则天宣布她练成绝世神功，返老还童，长出了两颗新牙。女皇万寿无疆，永远健康，能为大周人民健康工作万万年，这真是喜大普奔普天同庆的事情。九月初九，武则天宣布改年号为长安，大赦天下。奶奶的心情好了，孙儿们就能稍微舒展一下手脚。十月的时候，武则天把睿宗的儿子们从大内放出来，可以到外面居住，能自由活动放放风。

这年李隆基七岁，有次进宫拜见奶奶，带着的随从都是精神抖擞，坐的车马都是整整齐齐，显得十分拉风。当时负责皇宫警卫工作的武懿宗，是武则天伯父的孙子，刚被封为河内郡王，架子很大，想挫挫李隆基的锐气。就上前挑衅，非得让李隆基按照他规定的路线和

方式走。李隆基当即怼了回去：你小子睁开眼睛看看，这可是俺奶奶的朝堂，你在这算哪根葱，赶紧滚球去。本想在李隆基身上找点尊严的武懿宗，被碰了一鼻子灰。武则天听说后，很是惊讶，觉得这孙子行，有种。

还有次，武则天把所有的孙子都叫到一块，旁边摆了一大堆西域进贡的用上等玉石打造的好玩意，让他们随意去拿，拿到的都是自己的。其他人都撒欢的去抢，只有李隆基站那不动，一个也不拿。武则天又是吃惊，看来这孙子志气不小，就把李隆基抱在怀里：孙子啊，你以后会当个太平天子的。说完就把一个玉龙赐给李隆基。

这是李隆基和奶奶难得的温情时刻。没过多久，阴影就笼罩在他身上。我们在说睿宗李旦的时候讲过，长寿二年（693）二月初二，李隆基的母亲窦妃，因为被人诬陷扎小人诅咒婆婆，被武则天弄死在宫里。一个月后，睿宗的儿子从亲王贬成郡王，李隆基从楚王贬为临淄王，再次被软禁在深宫中。这一次，李隆基不仅失去了母亲，还失去了自由，此后便由他的姨妈，窦氏的妹妹窦姨抚养。

终于，六年后，到了李隆基14岁的时候，圣历三年（700）九月，武则天下定决心将江山传给儿子，重新册立李隆基的伯父李显为皇太子，封李隆基父亲李旦为相王。李隆基这才重新被放出来，此后居住在长安东北的兴庆坊。因李隆基五兄弟都在这住，也被称为五王宅。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夜里，李隆基的伯父李显在张柬之等老臣的簇拥下，发动政变，从武则天手里夺回江山。大唐天下王者归来，李隆基也过上了一段舒心的生活，当了从四品上的卫尉少卿。这期间他喜欢上了打马球，而且球技相当高超。有次吐蕃球队与大唐皇室球队打比赛，李隆基等四个人对阵吐蕃对十来个人，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这样打球斗狗的日子没多久，李隆基又被牵连到政治斗争中。神龙二年（707）七月初六，皇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要诛杀祸乱朝政的武三思、韦皇后、安乐公主等人，结果没成功。在城门放了一把火的李重俊，殃及了堂兄弟李隆基这条无辜的小鱼。有人要把案子往相

王的身上扯，中宗虽然没继续查，但仍在景龙二年（708）四月的时候，把李隆基等三个侄子赶出京城。李隆基被贬了一级，发配到潞州就是今天山西长治当五品的别驾，就是州刺史的副手。

在潞州的时候，李隆基一点也没闲着，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到处视察工作，接触基层社会，体会底层百姓的生活，积累了从政的经验，他决定从政；二是结交各路英雄豪杰，网罗人才，组建自己的班底，其中的王毛仲和李宜德成为后来他发动政变时的左膀右臂；三就是游山玩水，泡妞找女人，娶了潞州一个歌手的女儿，这女子长得漂亮，能歌善舞，李隆基登基后封她为赵丽妃。在潞州的时候，赵丽妃就给李隆基生了个儿子，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太子李瑛。

潞州是李隆基从政的重要节点，在潞州期间，曾经出现过黄龙飞天、紫气东来等19件祥瑞之事，被人记录在册，由此可见李隆基年轻的时候，就很好封建迷信这口。两年后，景龙三年（709）九月，朝廷传来命令，让李隆基冬天返回长安，参加祭祀大典。李隆基不知是福是祸，因为从他奶奶开始，朝廷就经常干这种会上抓人的事，去京城开会说不定就回不来了。李隆基决定算一卦，找一根草问问前程，结果这根草直直的立在地上，算卦的人说这是大吉大利，是将来李隆基要坐火箭直冲云霄的节奏。

李隆基大喜过望，当即收拾行装，十月二十五，经过潞州城南二里的金桥，踏上返回长安的路。当时潞州有童谣唱道“圣人执节度金桥”，隋唐时一般用“圣人”指那些手握大权的人。李隆基从金桥出发，也是想借这个吉言。

回到长安参加祭祀大典的时候，李隆基愤怒了。这次大典，伯父中宗李显向上天敬第一杯酒，第二杯酒却是由婶婶韦皇后敬上，第三杯酒是韦皇后的重要党羽宰相韦巨源敬给上天。韦家帮的势力如日中天，韦皇后要当女皇的想法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李隆基要为保卫李唐天下而斗争，李唐皇族子孙本来就被他奶奶武则天杀得没剩几个，再不挺身而出就要被婶婶韦皇后给包圆。李隆基开始集结力量，准备干大事，主要是争取枪杆子刀把子的支持，把守卫宫城北门的最接近皇帝，也最精锐的万骑禁军将领和中坚力量拉

拢了过来，这个工作是通过李隆基的贴身警卫王毛仲去落实的，无非就是吃吃喝喝，加上赏赐金银财宝，酒肉朋友就慢慢发展成心腹力量。

这边李隆基在磨刀霍霍，那边要当女皇的婶婶韦皇后，和想当皇太女接班人的堂妹安乐公主也在大干快上。景龙四年（710）六月初二夜里，这俩脑残竟然把夫君和父皇中宗李显给毒死了，紧接着召集宰相班子开会起草遗诏，把相王李旦排除在辅政大臣之外，又紧急调集5万军队进入长安，由韦家子弟统帅。一手握着枪杆子，一手拿着笔杆子，韦皇后自以为已经胜券在手。

韦皇后有婆婆的理想，却没有武则天的实力和政绩。中宗在世，她幕后主管朝政，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政治腐败，经济下行，民不聊生，失去民意支持；当时大唐刚刚从武则天武周革命十来年的动乱中走出来，干部们都人心向唐，人心思定，不想隔几年再来这么一回女皇革命，韦皇后没有官心的支持；韦家人看似掌握了刀把子，但对军队的控制并不牢固。

韦家人应该有共同的脑残基因，对禁军万骑部队将领非打即骂，经常是一顿杀威棒打得将士皮开肉绽，想用这种办法树立威信。韦家人用棒子打，李隆基用金子拉，人心向背立马明了。葛福顺、陈玄礼等禁军大将跑到李隆基那，扒开衣服：大哥，你看看兄弟的身体。这青一块紫一块的，都是被韦家那帮小子给打的，这日子没法过了。李隆基一边抚摸伤疤一边说：他们打你，你不会打回去吗，刀把子在你手上，想砍谁还不是你说了算。李隆基的手摸得陈玄礼他们身上痒痒的，李隆基的话说得他们心里也痒痒的。陈玄礼等人当即表态站队：跟韦家帮那帮王八蛋干到底！

为保护父亲，李隆基没有把政变的具体计划告诉李旦，但李旦对政变的大方向是默许支持的。太平公主也明确表示支持政变，还派了儿子薛崇简等人直接参加行动。那么，李隆基是怎么打赢与婶婶韦皇后堂妹安乐公主的决战的呢？和姑姑太平公主联手政变成功后，姑侄俩怎么分蛋糕呢？李隆基的大唐梦，仅靠这一次政变就能实现吗？

连环政变

李隆基准备好了政变的核心团队和基本力量，握紧了刀把子磨刀霍霍向婶娘。长安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韦皇后的死党之一兵部侍郎国防部副部长崔日用倒向李隆基这边，政变发动已经是人心所向。

公元710年六月二十日傍晚，太阳刚落山，月亮刚露头，李隆基乔装打扮，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带着一干人等来到政变的指挥部——皇家禁苑总监也就是皇家园林管委会主任钟绍京家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计，唐玄宗这边也有人动摇了，掉链子撂挑子不干了，一个是贴身保镖王毛仲，这小子在政变前两天找个地方猫了起来，不知道跑哪去了，不过这并无大碍，没了张屠夫，猪也照杀不误。

另一个人动摇却有了大麻烦，这就是钟绍京。政变指挥部就设在他家里，他却堵着门不让李隆基他们进去。得，搞政变呢，指挥部都进不去，还怎么搞。李隆基一个劲的敲门：兄弟乖乖，把门开开，哥哥要进来。政变在即，钟绍京心惊胆寒，怕了，想往后退，就是不开门。关键时刻，还是钟绍京的老婆许氏深明大义，劝夫君：我说老公啊，你跟着李隆基干的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一定会有神灵保佑，不要害怕。就算你现在往回退，能撇得清干系吗。所以大胆去干吧，一个大老爷们别扭扭捏捏得像个娘们，站直了别趴下，就是干不要怂！钟绍京在老婆的一再鼓动下才最终开门让李隆基他们进来，然后带着两百多园丁一起参加政变队伍。

当天夜里二更时分，政变正式发动，天上下起了流星雨，流星散落四处。将士们壮志豪情，天意如此，机不可失。李隆基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玄武门。玄武门是决定唐代宫廷政变成败与否的关键地点，谁拿下玄武门，就拿下了通往九五之尊的入场券。葛福顺拔剑出鞘，带人进入驻守玄武门的羽林军大营，当场剁掉韦播、韦璇等韦家子弟，掌握了羽林军，玄武大门顺利开启。葛福顺他们继续转攻玄德门，到达凌烟阁时放出信号，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李隆基立马率军从玄武门进入宫城，拿下中宗停灵的太极殿。韦皇后跑进禁

军飞骑军大营，被飞骑军将士砍了脑袋。安乐公主刚起床，正对着镜子描眉抹粉，听说政变赶紧想溜，被政变军队一刀捅死。李隆基完全拿下皇宫，政变取得决定性胜利。

六月二十一，天一亮，李隆基下令关闭长安各个城门，血洗城里的韦皇后党羽和韦家人。以前娶了韦家女人的那些大臣，赶紧剁了老婆，提着老婆的脑袋去见李隆基，纳上投名状。韦皇后家是强宗大族，在长安城南的杜曲聚族而居，平时可以守望相助，这会可就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崔日用带兵去血洗杜曲韦家庄，男女老少全部杀完，甚至连婴儿都一个不留。

长安城乱成一片，相王李旦赶紧带着中宗的儿子自己的侄子少帝李重茂登上安福门，告诉百姓们，没事没事，就是政变而已，清洗几个反朝廷分子，不要怕不要怕。杀人不能杀红了眼，李隆基和李旦又通过李重茂下诏，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李隆基从临淄王改封为平王，合法拥有了中央警卫部队的控制权，并当上宰相。六月二十三，在太平公主的主持下，少帝李重茂把皇位让给相王李旦。二十四，李旦正式再次登基，改元景云。

李旦即位后，就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按照传统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本来应该是大儿子李成器当太子。可无论是李旦还是李成器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大唐江山能够转危为安，他李旦一家能够再度问鼎天下，完全靠的是老三李隆基的功劳。

还没等李旦下决心，李成器就哭了三天三夜，拼死拼活不要当这太子，说什么太平盛世可以考虑嫡长子继承制，现在国家刚从危难中走出来，还不太平，必须让立有大功的人当太子，要不然人民不答应。老爹你非要我当太子，我宁可一死。李成器明白，他要表现出半点想接班的念头，非被三弟给生吞活剥了不行。李旦也清楚，非要按嫡长子继承制立老大当太子，弄不好会再来一次玄武门之变。既然李成器主动表示不当接班人，李旦不再犹豫，六月二十七，册立李隆基为太子。

诛杀婶婶韦皇后堂妹安乐公主的这次政变，李隆基把父亲李旦拱上了皇位，自己也如愿以偿成为太子接班人。但革命之路从来都不是

一帆风顺的，尤其是在大唐，太子在一脚踏进接班人位置同时，也往往一脚踏进鬼门关。大唐的太子，几乎没有几个能顺利接班，即使能当上皇帝，靠得也不是太子宝座，而是自己的奋力拼杀。有这样一条路，在路上，你是孤家寡人。路的尽头，你将称孤道寡。李隆基的先辈们，李渊李世民武则天走的是这条路，他也将继续走下去。

李隆基要想顺利接班，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以前的政治盟友姑姑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是高宗与武则天唯一的女儿，“特承恩宠”，外形干练，“丰硕，方额广颐”，前额宽广，颧骨突出，“多权略”，深谙权谋之道，武则天“以为类己”。在武则天改唐为周的历史进程中，太平不但是母亲的小棉袄，更发挥了政治助手的作用，“常与密议天下事”。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中，“二十余年，天下独有太平一公主，父为帝，母为后，夫为亲王，子为郡王，贵盛无比”。按照朝廷制度，公主采邑不得超过350户，但太平采邑却多达3000户。太平深知母亲皇权不容包括女儿在内的任何人染指，“亦畏惧自检，但崇饰邸第”，故在武则天时期只以享受生活为主，“未敢招权势”。

在迫使武则天还位中宗的神龙政变中，太平预谋“有功”，进封号为镇国太平公主，采邑增加到5000户，“赏赐不可胜纪”，开始深度参与朝政。当时操纵中宗的韦皇后、上官婉儿“皆以为智谋不及公主，甚惮之”。太平“进达朝士，多至大官”，穷困文人才子“造其门者”，太平亦“遗之金帛”，天下士人“翕然称之”。

因此，武则天之后，太平公主就是唐朝政坛上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景云政变中，太平“又预其谋”。政变成功商议大位归属时，众人议论纷纷，不能决断。太平果断“提下幼主”，拽着韦后所立小皇帝李重茂的衣领，把他从御座上提溜下去，一手将四哥睿宗李旦推上皇位。太平“频著大勋，益尊重”，采邑增至一万户。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孩子中，此时在世的只有太平公主和睿宗李旦。所以公主的地位格外惹眼，她又是个揽权贪权的人，“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当初太平参加李隆基诛杀韦皇后的行动，更多的是为了保住个人权位。因为韦皇后一旦当上女皇，必定要对她下

手。政变成功后，公主与李隆基姑侄俩平分秋色，一起处理军国大事。睿宗对公主也很尊重，“常与之图议大政”，很多事都和她商量，李旦每次听取宰相的工作报告时，都问宰相：这件公主知道吗？问过太子吗？太平公主有时候甚至直接把宰相叫到家里，听她发号施令。

李隆基是个英明干练的太子，肯定不希望有人去分他的权。太平公主又是个凡事非要插上一手的主。双方矛盾很快激化，太平公主觉得，李隆基这个侄子太不懂事，不是她一手能够掌握的，看来得换人了，换个听话懂事的，才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于是乎，太平公主开始捣鼓李隆基的太子之位，要把侄子拉下马，到处散布舆论，说李隆基不是嫡长子不应该当太子，弄得满朝官员议论纷纷，还以为又要换太子呢。惹得睿宗李旦在十月二十二还专门下发诏书，维护李隆基的接班人地位。太平公主就在李旦那说李隆基的坏话，调拨父子关系，还收买李隆基的手下，掺沙子，打棍子，搞得李隆基这边人心惶惶。

景云二年（711）正月，太平公主公然召集宰相班子开会，提出废掉接班人换太子的主张。这等于是彻底和李隆基撕破脸，宰相们听了，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大汗淋漓，宋璟率先抗议：公主，太子可是为朝廷国家立过汗马功劳的，您怎么能说废就废。然后姚崇、李日知、刘幽求、郭元振、张说等支持李隆基的宰相一拥而上，集体反对太平公主的提议，把公主给怼了回去。

事后，姚崇、宋璟秘密建议睿宗李旦把太平公主送到洛阳生活，免得在长安多事。面对妹妹和儿子之间的斗争，睿宗李旦很是苦恼，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毕竟是父子情深，他还是倾向太子的，就接受了姚崇、宋璟的建议，但不同意送太平公主到洛阳，路途太远，他只有这一个妹妹，一奶同胞，不忍心，送到近一点的山西蒲州倒可以。

不久，太平公主指示算命的放出风，说宫里有血光之灾，会有兵变发生。睿宗找姚崇、张说商量。张说、姚崇指出，这肯定是有人想离间陛下您和太子的父子之情，只要您让太子监国，臣敢担保毛事都没有。睿宗下了决心，逐步向太子移交权力。二月初一，睿宗下诏把公主送到蒲州去住。初二，下诏让李隆基监国，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免

和有期徒刑的判决，全部由其决断。这次公主狐狸没逮着，反倒惹了一身骚。

太平公主接到让她到蒲州住的诏书后，当即哭天抹泪地到哥哥那去闹，说是李隆基指使姚崇、宋璟要加害她。李隆基此时还不能正面与太平公主对抗，就赶紧上个折子，说这都是姚崇、宋璟私下搞的，和他没关系；为划清界限，李隆基还要求把姚、宋二人处以极刑。睿宗手下留情，把姚崇、宋璟贬到地方上当刺史。

但睿宗转移权力的进程并没有停止，四月的时候提出要传位给太子，因为太平公主党羽的反对只有作罢，但还是于四月十三下诏，让太子处理朝廷和国家军队日常事务，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和死刑的判决，才需要和睿宗商量。

太平公主的记性好像不太好，景云三年（712）七月，再次玩起封建迷信那套把戏，告诉哥哥李旦，彗星在天上出现，你儿子要搞你。李旦说：那我把皇位让给儿子，不就没事了吗。就于七月二十五下诏传位给太子，八月初三李隆基正式登基当皇帝，改元先天。李旦退位当太上皇，只保留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权和军国大事的最后决定权。太平公主又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景云二年（711）正月那次，太平公主没能把李隆基从太子宝座上给踹下来，关键是没掌握宰相，接下来她就在改组宰相班子上下功夫。由于姚崇、宋璟、张说、李日知等人被贬，此时的七个宰相中，有五个都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支持玄宗李隆基的只有两个，力量对比失去平衡。更严重的是，太平公主也掌握了一定的兵权，中央警卫部队的一些将领都支持公主。刘幽求、张暐，要求动用军事手段做掉太平，玄宗表示同意，但张暐竟然走漏了消息。没办法，玄宗只有把刘幽求、张暐贬到地方上当官。

太平公主这边也在抓紧时间准备刀把子，计划在先天二年（713）七月初四动手。李隆基收到风，决定以快打慢，先发制人。七月初三夜里，李隆基带着弟弟岐王、薛王，郭元振、王毛仲、高力士等人出兵，先做掉太平公主在禁军中的心腹大将，控制了羽林军。紧接着大肆搜捕太平公主的党羽，公主跑路到山上的寺院，三天后才

出来，被赐死在家中。

政变第二天，七月初四，睿宗李旦宣布把军国大权全部交给李隆基，自己专心去当太上皇。唐玄宗自此成为真正的大唐皇帝，对太平公主的政治势力进行了全面清洗，“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

在妹妹和儿子之间的斗争中，睿宗李旦在内心深处是站在儿子这边的。睿宗在政治上是成熟的，他深知，只有稳定儿子的接班人地位，才能真正把大唐稳定下来。太平公主却把四哥睿宗李旦看成和三哥中宗李显一样昏聩，天真地以为四哥会偏向自己这个妹妹，这是她失败的重要原因。唐玄宗身为皇帝，处置太平公主这个臣子，天然具有合法性正当性。而且提前动手，有时机上的优势。先干掉公主在军队中的力量，搞定刀把子再收拾公主的政治势力，手腕也很成熟，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历经几十年的动荡不安，大唐终于迎来一个坚强的领导皇帝。

那么，接下来，李隆基是如何锐意进取，进行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深度改革，啃下硬骨头，打造出开元盛世的呢？跟随者他政变打江山的那些功臣们，后来都是什么结局呢？

盛世开元

李隆基掌握绝对权力后，接下来就是干事创业。公元713年十二月，唐玄宗下令将年号改为开元，一个新的时代开启。

开元年间的李隆基，是非常勤政的，经常每天不到四更就起床。但这年他还不到30岁，搞政治斗争很成熟，但治国理政不一定顺手，亟须调整宰相班子作为助手。李隆基决定重新起用当年为他挡了太平公主一箭的，已经63岁的老宰相姚崇。此人曾经两度出任过宰相，长期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政治经验丰富，为人刚直不阿，看问题一针见血，处理政务如快刀斩乱麻。

起用姚崇之前，十月十三，李隆基在长安近郊的骊山举行了有20万军队参加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然后检阅部队。在演习中，玄宗以“以军容不整”为借口，要将宰相、兵部尚书郭元振军法处置。刘幽

求、张说等大臣立马“跪于马前”磕头死谏，劝玄宗，“元振有大功于社稷，不可杀”，郭元振可是将您扶上皇位的重要刀把子，不能卸磨杀驴。玄宗借坡下驴，“乃流新州”，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兵部尚书就不要当了，流放到新州（今天广东云浮市新兴县一带）。

大臣们提着的心吊着的胆刚放下，玄宗又发威了。玄宗这次瞄上了阅兵总指挥唐绍，“以其制军礼不肃”，以拟定的口号不够响亮、军中礼仪不够严肃为名，要将其斩杀。

其实，无论是斥责郭元振还是怒骂唐绍，玄宗都没有真心想杀的意思。对郭元振，玄宗只是想借此解除其兵权，不再假手他人，而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刀把子。对唐绍，“亦无杀绍之意”，只是“上始欲立威”。只是唐绍比较悲剧，玄宗刚嚷嚷着要杀，还没等刘幽求、张说等人再来劝谏，未能体察圣心的金吾卫将军李邈动手太快，“遽宣敕斩之”，立马将唐绍给剁了。弄假成真，玄宗傻眼了。木已成舟，玄宗只有将怒气撒向李邈。“寻罢邈官，废弃终身”，将李邈开除公职，终身不再录用。

玄宗骊山大阅兵，显示他已经牢牢掌握了大唐军队，再次确认他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除为巩固皇位外，玄宗骊山讲武，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目的，就是摆脱姚崇的对头张说等人的干扰，为与姚崇见面创造时机。

骊山讲武的第二天，十月十四，玄宗“猎于渭滨”，到渭水岸边打猎，下诏让姚崇同行。姚崇到后，玄宗问道，“卿颇知猎乎”，姚卿打猎怎么样？姚崇回道，臣少时“唯以射猎为事”，长大后“折节读书”，如今虽然“官位过忝”，窃居高位，但“至于驰射，老而犹能”，还是可以施展一下筋骨的。说罢，已经63岁的姚崇“呼鹰放犬，迟速称旨”，左擎苍，右牵黄，弯弓射箭，身姿矫健。玄宗见此，“大悦”。玄宗此举，意在观察年过花甲的姚崇是否还有足够的身体素质和旺盛精力任相。玄宗见姚崇的身体还能继续为大唐健康工作，当即任命其为兵部尚书，并拜为宰相。姚崇却不谢恩，没有接受任命。玄宗“顾讶焉”，十分惊讶。

等到君臣下马落座休息，姚崇才说“欲以十事上献，有不可行，

臣不敢奉诏”，除非玄宗在治国上答应他十件事，否则他坚决辞任。于是，在渭水长风起秋色的风景中，君臣二人深入探讨治国之道。姚崇提出稳定政局、不允许皇亲国戚幸臣宦官干预朝政、结束酷吏政治施行仁政、整顿吏治、赏罚分明、礼敬大臣、听言纳谏、改善财政、安定边疆、禁止滥建寺观等十条建议，史称“渭水十事要说”。姚崇所言十事不但是救时之策，更是对即将到来的盛世的全面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玄宗闻之，“潸然良久”，泪流满目，条条应允。渭水两岸一年一度秋风劲，而开元元年的渭水黄花却分外香。玄宗姚崇君臣一老一少决心携起手来，共同为大唐梦而奋斗。

军队刀把子握在手中，智囊笔杆子拿在手上，玄宗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政治方面，首先是要维护李隆基的皇帝地位，使动荡的高层政治局势尽快稳定下来。从武则天神龙元年（705）正月，到开元元年（713）七月，唐朝高层政治动荡不安，短短八年时间发生五次政变，换了武则天、中宗、少帝、睿宗、玄宗五个皇帝。当时比较喜欢搞政变的有两种人，一种是皇亲国戚宗室子弟，另一种就是元老功臣，这些人经常是一言不合就政变，真把造反当成请客吃饭、家常便饭。唐玄宗排行老三，不是嫡长子，不是天然的接班人，皇位的合法性少了那么点意思，所以他非常重视处理好与兄弟堂兄弟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软硬兼施，恩威并重。首先是加深感情，强调手足之情，经常和兄弟们一起打球斗狗喝大酒，喝醉了几兄弟就盖一张被子睡觉。感情到位了，兄弟们再想搞事就得掂量一下。其次是不给诸王兄弟任何权力，严格限制他们和大臣交往，严厉处罚那些不听招呼还和诸王来往的大臣。

由于连续发动诛杀韦皇后太平公主两次政变，唐玄宗身边集聚了一批参加过政变的功臣，被称为“唐元功臣”，这帮人以前都是四五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只是因为站对了队，跟对了人，一下子升迁到两三品的高官，封侯拜相，掌握大权，往往居功自傲，这些人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富贵守太平。

唐玄宗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功臣的包围，他重用姚崇、宋璟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姚宋二人并没有直接参与政变，只是属于支

持唐玄宗的基本盘，但不是功臣。所以唐玄宗一即位，就把姚崇、宋璟召回朝廷，用来压制功臣。没多久，因为一些事，唐玄宗把张说、刘幽求、钟绍京等人给贬了官。一旦发现功臣太过冒头，唐玄宗马上就打压，罢官夺权。但玄宗对功臣的感情还是有的，终结其政治生命后，一般都会保全他们的肉体生命，不会杀头。除了王毛仲因为卷入了军队谋反案，才被赐死，其他都能善终。

安抚好宗室和功臣后，接下来就是整顿吏治。中宗时期，幕后掌权的韦皇后、安乐公主为实现当女皇和皇太女的野心，大肆破坏既有官员序列，用高官厚禄网罗亲信死党收买人心，也用卖官鬻爵来搜刮钱财以便挥霍享乐。朝廷正式编制官职不够卖，就另外设置斜封官、员外官，花钱30万就可买到。这些人道德品行低劣，能力素质低下，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

中宗被韦皇后、安乐公主毒死，睿宗即位后，姚崇、宋璟、陆象先等宰相曾整治选官秩序，免去一大批斜封官、员外官，情况有所好转。但不久，太平公主又干政弄权，将罢免的斜封官、员外官全部恢复原职。官场上仍是任人唯亲、贿赂公行那一套。玄宗从睿宗手里接过来的，可以说是一支冗员众多、素质不良、行政效率极低的官员队伍，必须进行大力整顿，才能让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创造出开元时代的新盛世。

姚崇出任宰相前后，奏请玄宗“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有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实行禁止皇亲国戚出任朝廷部门长官，将斜封官、员外官、待阙等候补官员全部清理出官员队伍。

玄宗答应了姚崇的建议，但斜封官、员外官等群体人员众多，且历经多年，不能在短时期内全部停废，否则会引起人心不安，发生政治动荡。而且玄宗在整顿一事上亦有反复。第二年，即开元二年（714）闰二月，玄宗亲弟弟、申王李成义任人唯亲，要求将其府上从九品上的录事阎楚珪，连升五级，破格提拔为正七品上的参军。玄宗因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承皇位，对兄弟亲王甚为友爱放纵，就“许之”。姚崇坚决抵制玄宗这一行为，上书言道，“先尝得旨云王公、驸马有所奏请，非墨敕皆勿行。臣窃以量材授官，当归有官；若缘亲故之恩，得以官爵为惠，踵习近事，实紊纪网”，要求坚决贯彻整顿斜

封官、墨敕官的既定方针，在用人上排除一切亲情故旧关系干扰，真正任人唯贤、唯能。在姚崇的坚持下，“事遂寝”，玄宗收回破格提拔阎楚珪的成命，“由是请谒不行”，选人用人上的请托干扰大为减少。

三个月后，即开元二年五月初三，玄宗“以岁饥，悉罢员、试、检校官”，以遭遇天灾庄稼歉收，国库入不敷出，养活不了太多官员为由，下令撤销所有员外官、代理官、虚职官、斜封官等。“自今非有战功及别敕，毋得注拟”，以后除非征战沙场有功，或者皇帝下达特别指令，不准设斜封官、员外官。

整顿冗员取得重要进展后，姚崇开始把选贤任能工作提上日程，首先是补齐台省郎官即中央部门的中级官员。这些人承担着朝廷政务的日常运转工作，其素质高低关系各项政策能否顺利落地。在具体的用人上，玄宗对姚崇给予了充分的信任，放手让其选用。

有次上朝，姚崇拿着拟提拔任命的郎官名单去找玄宗签字。谁料玄宗眼睛朝上看屋顶，默不作声。姚崇以为玄宗走了神，连续再三奏报，玄宗还是一声不吭，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姚崇摸不清玄宗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好踉跄退出。

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看不下去，就在下朝后给玄宗提意见：陛下您刚上来，和宰相大臣们还没有充分磨合到位，现在正是借着上朝和他们多沟通的时候，怎么姚崇奏事您理都不理？玄宗回道：“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邪”，我让姚崇当宰相，就是把日常事务全部都交给他全权打理，他只向我汇报重大政务即可，用几个郎官这样的小事，他姚崇自己定就得了，还用得着和我商量吗？后来高力士把玄宗这话传达给姚崇，姚崇转忧为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听说这件事的人都为玄宗的在用人上识大体而赞叹。

玄宗把用人权交给姚崇的事情传开后，想走姚崇门路的人就越来越多。时任左拾遗张九龄就给姚崇写封信，劝他“远谄躁，进纯厚”，弃用浮躁谄媚之人，重要纯正敦厚之士。张九龄认为：“任人当才，为政大体，与之共理，无出此途”，选官用人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只有与有才能的人一起奋斗，各项事业才能欣欣向荣。“而向之

用才，非无知人之鉴，其所以失溺，在缘情之举”，中宗、睿宗时期，朝廷的选官用人工作出现重大失误，不是因为用人者识人不明，不分忠奸善恶，而是打招呼请托的人太多，不得不顾及情面，他们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张九龄提醒姚崇：“自君侯职相国之重，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自从您主管选官用人工作以来，那些热衷名利的蝇营狗苟之辈，一个个挤到您面前，伸长了脖子，翘首企盼。“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容，其间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拍您亲戚的马屁以求得推荐，巴结讨好您的亲朋好友好让他们帮说句话，这些人中可能会有一两个能干的人，可惜就是太厚颜无耻，这样的人能用吗？姚崇欣然接受张九龄的建议。在选人工作中注意摒弃投机取巧奔走逢迎之徒，重用厚德淳朴之人。

当初在玄宗和姑姑太平公主的政治斗争中，新兴王李晋因为站错队依附太平公主而被诛杀。李晋受刑后，王府属官全部作鸟兽散落荒而逃，只有负责王府人事管理工作的李撝，为李晋收尸送终，尽到了下属对长官的礼节。姚崇听说后，指出这种忠诚精神必须提倡，拜相后即任用李撝为尚书省郎官。

姚崇在整顿官员队伍的过程中，很注意保护真抓敢管的官员。开元三年（715），负责尚书六部纪律监察工作的尚书左丞韦玢，在姚崇的支持下，将一些工作能力较差的郎官调离岗位。不久，韦玢被外放为刺史，姚崇和其他宰相准备让他去冀州（今河北省中部一带）大州，玄宗不知何故下诏让韦玢去小州。姚崇劝玄宗：前段时间韦玢将不称职的郎官调离台省，完全是出于公心为朝廷着想；郎官们刚被裁汰，韦玢就从中央下放到地方，人们都说这是那些被调离的郎官在暗中下黑手。臣恐怕以后尚书左丞和右丞都不敢再从严管理下属，还请陛下您再重新考虑韦玢的任命，鼓励敢于从严治省的政治风气。唐玄宗幡然醒悟，同意韦玢任冀州刺史。

在任用姚崇的同时，玄宗也很注意宰相班子的搭配。如司马光所言，“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

和姚崇搭档的宰相是卢怀慎。此人道德品行俱佳，为官清廉为人

简素，俸禄都分给亲朋好友，自己和妻子粗衣淡饭。可卢怀慎虽然品德很好，办事能力却比较一般。有次姚崇因儿子去世，请假几天回家办丧事。宰相办公室积压的政务堆积如山，结果卢怀慎束手无策，呆若木鸡，不会处理。好在卢怀慎还有自知之明，主动去找玄宗请求处分。

玄宗很是宽宏大量，对他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宰相班子里你和姚崇各有分工，朕用姚崇是让他办事的；朕用你，是要借重你的人品和声望，来引领道德人心，淳风俗，化天下。姚崇办完丧事回来上班，"须臾，裁决侧尽"，三下五除二就把积压政务处理得一干二净。卢怀慎自认理政能力不如姚崇，每次遇到繁杂政务都不发表意见，全部推给姚崇处理，被人讥讽为"伴食宰相"。

其实，这有些冤枉卢怀慎，更无视玄宗在组建宰相班子上的煞费苦心。姚崇、卢怀慎各有不同所长和术业专攻，二人一德一才，正可和衷共济。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此事的"臣光曰"所言，"夫不肖用事，为其僚者，爱身保禄而从之，不顾国家之安危，是诚罪人也。贤智用事，为其僚者，愚惑以乱其治，专固以分其权，媢嫉以毁其功，复戾以窃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贤相，怀慎与之同心勠力，以济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同僚之间，班子之中，不讲原则的随声附和与倾轧夺权，都是不可取的。

卢怀慎的无所作为，其实是有德有识，识大体、顾大局，谦慎大度，正可为姚崇的放手干事提供空间，让其有所作为。而姚崇最缺的，恰恰是卢怀慎的清廉之德，这正是他后来栽跟头的重要原因。

事情是由姚崇的儿子和亲信引发的。当时姚崇的两个儿子姚彝和姚异，分别任光禄少卿和宗正少卿，仗着姚崇的权力，拉帮结派，收受贿赂，影响极坏，可姚崇就是听之任之。姚崇的亲信赵诲在中书省任负责机要事务的主书，收受胡人贿赂，被人告发。因为是姚崇的亲信，玄宗对这个案子很是重视，怕把姚崇给卷进去，就亲自进行审问。查明案情后，玄宗亲手将赵诲送进监狱，准备处死。这可是皇帝亲自办结的铁案，可姚崇竟然上下活动多方营救。

几件事情叠加在一起，玄宗怒了，姚崇你连自己的儿子和亲信这

些身边人都管不好，还怎么替朕打理朝政。正巧朝廷在长安进行大赦，赵诲本应在赦免之列，可玄宗下达特别指示，专门把赵诲从赦免名单中剔除出去，还杖打一百棍棒，然后流放岭南烟瘴之地。政治敏感性极强的姚崇意识到，玄宗对他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再不急流勇退就骑虎难下，遂主动辞去相位。唐后期重臣杜佑曾为姚崇感叹，“因赵诲赃犯所累罢相，可哀哉”。姚崇辞职时，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任宰相。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姚崇举荐宋璟高度评价，认为是“唯贤知贤”之举。

开元四年（716）十二月，玄宗将宋璟调回朝廷任刑部尚书，闰十二月二十七正式拜其为相。和让性格柔和的卢怀慎给强势的姚崇搭班子一样，玄宗也给宋璟选了个好搭档，这就是苏颋。二人配合非常默契，“颋遇事多让于璟，璟每论事则颋为之助”，苏颋对宋璟很尊重，对政务处理有分歧时，苏颋总是尊重宋璟的意见；宋璟发表对政务的处理看法时，苏颋也总是表示肯定予以相助。姚崇、宋璟能够成为开元名相，不止靠个人能力，也和玄宗为他们搭配了合适的搭档，以及宰相班子其他成员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宋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把选贤任能作为头等大事，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合适的官职，使得每个人都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最大作用。

宋璟用人，注意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相配合。当时东突厥复兴，再次成为唐朝的心腹大患。但以唐朝在开元初年的实力，还不足以和其全面开战。开元四年（716）六月二十九，东突厥大败拔野古部落，大胜班师后不加戒备，反倒被拔野古部落一个不知名的小兵颉质略，单枪匹马突袭直取可汗默啜首级。此时唐朝将军郝灵荃正出使草原，颉质略把默啜首级送给郝灵荃。郝灵荃带回唐朝，希望借此封官拜爵。宋璟怕玄宗由此放弃韬光养晦与民休息的既定国策，在战略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提前与东突厥决战，遂大幅度压低对郝灵荃的赏赐，一年之后才授予其郎将的军衔。

宋璟用人，敢于严管，推进官员能上能下，发现官员能力不足，就及时予以调整。开元六年（718），时任大理卿元行冲虽“素称才行”，符合官员选拔各项指标，刚上任时也没有辜负朝廷期望。但任

职一段时间后，发现他并不是很称职，宋璟就奏请让他改任非领导职务左散骑常侍，用敢于惩治黑恶势力的河南尹李朝隐接替大理卿。而陆象先“闲于政体，宽不容非”，行政经验丰富，对人宽和却不容作恶，宋璟推荐他接任河南尹。

宋璟严格依据朝廷选官制度，不徇私情，从不为家人等身边人开后门。有天一个叫宋元超的候补官员，大摇大摆走进吏部，要求对自己特殊优待照顾，选个肥缺给他。此人为何如此自信，原来他自我介绍说是宋璟叔父。宋璟听说此事，马上指示吏部：宋元超确实是我的三堂叔，但他常住洛阳，我和他来往不多。本相对个人事项从不瞒报漏报，不回避宋元超和我的亲戚关系；本相选官用人，亦是公道正派，不会因为宋元超是我三叔就特殊照顾。宋元超如果不说他和我这层关系，那就可以根据他的政绩资历和朝廷的选官制度进行选用，一切按规矩办；但既然今天拿是我三叔这事去吏部说事，那本相必须矫枉过正，不能让人打着我的名义跑官要官，还请吏部免去宋元超的候选资格。

对来自皇亲等权贵的请托，宋璟亦能顶回去。有次玄宗的亲大哥、当年把太子位置让给玄宗的宁王李宪，奏请玄宗让候选人薛嗣先插队获得官职。玄宗批示宰相处理此事，宋璟予以反对，说这事好比当年的斜封官死灰复燃，陛下您难道忘记即位之初整顿斜封官的艰难了吗？怎么今天还要犯和韦皇后、安乐公主同样的错误。自陛下您登基以来，“行一赏，命一官，必是缘功与才，皆历中书、门下”，选官用人都是靠功业与才干，而且都要和宰相们商量着来。薛嗣先的事也不能破例，就让吏部按规定办吧。玄宗予以同意。

甚至有时候玄宗亲自打招呼用人，宋璟也能严词拒绝。开元七年（719）十一月十八，玄宗给宋璟写了个条子，推荐当年他未登基之前的故旧岐山（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县令王仁琛（从八品下），“墨敕令与五品官”，要求吏部开绿灯，连续破格提拔其为五品官。宋璟一道折子上去：陛下您是皇帝，拥有最高的用人权，想特殊对待您的故旧，可以理解。但是，前段时间王仁琛已经因为您的老关系而获得提拔升迁，这才多长时间，您又想推他更进一步，就有些说不过去了。而且王仁琛又是王皇后家的族人，您和皇后都得避嫌。最

好还是让吏部对他深入考察，如果王仁琛确实在岐山很快就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就可以提拔；如果能力平平，政绩一般，还是算了吧。不过为照顾陛下您的颜面，毕竟您开口了，可以对王仁琛稍微优待优待。玄宗听从了宋璟的建议。

在维护朝廷选官制度的同时，宋璟还动手革除各种选官弊政。中国古代，每年年终，地方官府都派朝集使进京汇报工作并进贡土特产，这本是正常制度。但开元初年，朝集使进京时，往往携带大量金银，在朝廷上下打点走动，花公家的钱跑自己的官。等到开春要打道回府时，大多会被留在朝廷中央部门任职，极大的败坏了官场风气。宋璟奏请将他们全部调回地方任原职。

之后，玄宗要进一步推进政治经济军事体制改革，而宋璟书读得相对少一些，理论不行，他的能力只是在具体办事上，不太适合操刀深度改革。

唐玄宗让宋璟过渡一段时间后，换上政治理论和组织办事能力都很突出的张说来主持改革，于开元十一年（723），对中央的决策执行审核机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改变了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机制。中书门下既是最高决策机构也是最高执行机构，同时掌握决策和执行大权，三省制名存实亡，相权得到集中和加强，减少了扯皮现象，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进一步推进各方面改革。

在经济上，唐玄宗的主要改革是清查户口，扩大税源。早在武则天时期，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农民脱离本地户籍，逃亡到其他地方种地打工的现象，这些逃亡农民没有户口，不给国家交税，但不脱离生产，反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武则天对此基本上采取的是放活政策，一方面放手让普通地主去兼并土地劳动力，另一方面放手让逃亡农民去开垦荒地。这样普通地主手里和社会上的财富大大增加，他们成为武则天执政和放活政策改革的最大支持者，也是改革的受益者。但是随着农民逃亡，普通地主与国家争夺劳动力，国家手里掌握的户口和土地，也就是税源在减少。税收不上来，财政收入自然就下降。唐玄宗要干大事，方方面面都需要钱，肯定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就决定在经济上由放活转为收紧，进行清查户口的括户改

革。

普通地主是武则天时期放活政策改革的受益者，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自然成为唐玄宗时期收紧政策括户改革的反对者。普通地主的代表人物张说就极力抵制这项改革，唐玄宗只有换上宇文融等人搞括户。为方便清查户口，减少普通地主把持的尚书六部行政机关对改革的阻挠和干预，唐玄宗就在尚书六部之外，另外设立了一套行政系统，这就是使职差遣体制，也可以说是议事协调机构领导小组之类，负责处理某一项具体工作，这种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宇文融的改革下，唐朝清查出来八十多万家逃亡农民，占全国当时总户口数的11.3%左右，连带还有他们耕种的土地，国家掌握的户口和土地增加了，财政收入自然就上去了，宇文融也步步高升。后来张说和宇文融搞党争，彼此不对付，两人都被玄宗赶出朝廷。

张说不愿意清查户口，却愿意搞军事体制改革。唐朝初年实行的是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国家分给农民一块土地，农民平时种地，打仗时自备兵器粮草去上战场，国家不用掏那么多的军费。但随着高宗时期战争的增多，和农民负担的加重，越来越多的农民逃亡，没有人再愿意当兵。

张说就将府兵制改成募兵制，即由国家出钱招募百姓当兵，士兵不分土地也不承担皇粮国税，专心打仗就行。这就给逃亡农民提供了一个当兵的出路。农民逃亡后，普通地主就顺势兼并了他们的土地，还不用担心农民回来找碴。所以普通地主的代表张说支持并大力推动这项改革。同时，张说还在边境地区设置十路节度使，统一指挥管理辖区内的各路军队，完善了边防体制。同时扩大屯田，大规模的养马训练骑兵。

募兵制的改革和节度使的设立，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唐玄宗又是个雄心勃勃的皇帝，当时唐朝的边疆，北边东突厥复兴，东北奚和契丹坐大，西北西南吐蕃称雄，西面阿拉伯大食也处于强盛阶段，这个形势也逼玄宗必须四面出击。政治上皇帝地位绝对巩固，经济上握紧钱袋子，军事上磨好刀把子，他就开始动手了。

首先是重点打击突厥。早在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太宗就派

大将李靖、李勣打败东突厥，使之归附唐朝。但唐高宗末年，东突厥摆脱了唐朝的控制，重新建国。武周时期，突厥经常打进河北内地，逼得武则天祭出大杀器狄仁杰出征，才勉强将其赶走。更危险的是，北面的东突厥和西南的吐蕃有联合夹击唐朝的倾向。玄宗即位初期，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东突厥身上，在开元八年（720）大败东突厥后，又在朔方、河西等地设立节度使，以隔断东突厥和吐蕃的联系。开元十三（725）年玄宗封禅泰山，害怕突厥趁机犯边添堵，就邀请突厥可汗派重臣前来观礼，又大量购买突厥战马，向其输送经济利益，才换来边境上的安宁。

开元二十二年（734）、二十九年（741），东突厥连续发生两次政变，两任可汗都被自己人干掉，内乱不已，实力急剧下降。天宝三载（744）八月，东突厥又是窝里反。玄宗下令王忠嗣抓住时机发动决战，终于将其彻底灭亡。

东突厥退出历史舞台，唐朝解除北顾之忧。唐玄宗就一路向西，与吐蕃大食争夺西域。

吐蕃地盘主要在今天西藏，唐朝初年开始崛起，太宗曾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吐蕃本来对唐朝威胁不大，因为他背后有印度在牵制着。可贞观年间位于今天印度的中天竺国杀害唐朝使者，抢夺使团财物，被唐朝王玄策从吐蕃和尼泊尔借了八千多兵马给灭了。王玄策灭中天竺后，带回个印度神婆给唐太宗炼金丹，结果把李世民给吃死。更严重的后果是，吐蕃没有了印度这个后顾之忧，开始集中力量向东与唐朝死磕。

吐蕃和突厥不同，他不但放马游牧，还种田搞农业，是草原农耕复合政权，可以长期作战。一直到唐玄宗初年，唐朝基本上处于防守状态。吐蕃一直想从青海甘肃交界处打进西域，但是唐朝防守力量比较强大，吐蕃攻不动。就想着从西面的小勃律进去。

小勃律位于今天克什米尔东北部吉尔吉特雅辛河流域，是吐蕃避开唐朝在河西陇右的强大兵力，从青藏高原沿唐朝力量薄弱的西边进入西域，攻打唐朝安西四镇的唯一通道。

而唐朝从关陇地区起家，实行关陇即西北本位政策。要想保住关

中长安腹心之地，必须守住甘肃青海，要想守住甘肃青海，必须拿下西域，要想守住西域，必须扼守小勃律，并通过小勃律隔断吐蕃与大食的联系，堵死吐蕃北上的通道，避免吐蕃、大食同时在中亚方向形成对唐朝的联合夹击。所以小勃律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经过几个回合的你来我往，天宝六年（747），玄宗派安西副都护、安西四镇副节度使高仙芝打败了吐蕃，俘虏了小勃律国王，唐朝控制了帕米尔高原和更西的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稳定的畅通了几十年。这一仗，唐朝国威大振，中亚七十二国归附，罗马、大食等国也派遣使者通好。

经过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的深度改革，和政策的持续调整，开元天宝年间唐朝的社会经济国力基本上处于一个持续的上升状态。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唐玄宗在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宣布大唐梦初步实现。到了开元末年天宝初年，盛世局面终于来临。天宝年间唐朝有耕地大约在八百万到八百五十万顷，每家每户平均占有土地有70亩左右，人口大约有1300万户，8000多万人，人均粮食达到700斤上下。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要知道，1949年建国初期的人均粮食才418斤，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达到633斤，直到2005年才稳定在700斤以上。从南方向北方转运粮食的漕运通道打通，南北经济的循环更加顺畅，南北一体化加速。南方的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到北方，为北方抵抗外族入侵提供经济支持，成为战略大后方；而北方则顶住国防压力，抵御草原民族入侵，为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成为国防大前线。

更重要的是，整个大唐的社会心理都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科举制度的全面实施，进士录取人数和范围的扩大，能力一般的官员可以通过循资格这种熬资历的方式逐年升迁，能力突出的官员可以通过科目选、制举这种公开选拔考试得到快速提拔，每个人都有了跨越阶层的希望，只要努力读书，都会有满满的获得感。这是中国历史上让人向往的盛世，西汉汉武帝盛世是国富民穷，清朝康乾盛世政治极其黑暗，只有开元盛世，国家富强，百姓富裕，精神向上，开心舒畅，政治充满活力，阶层流通顺畅。

中国古代百姓，最希望出现太平盛世，但有时候也怕盛世出现。

因为盛世之后，往往会出现乱世。所谓盛极而衰，乐极生悲，几乎是古代历史逃脱不了的魔咒。开元天宝年间也是这样，盛世的背后，衰败的因素在潜滋暗长。内政国防外交问题都勾连在一起，太子宰相将军后宫拧成一团乱麻，几乎是无法破解的死局，尤其以朝堂上“文学”“吏治”两派政治集团的党争为 甚。

朝堂党争

李隆基励精图治，在姚崇、宋璟、张说等大臣的辅佐下，对政治经济军事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啃下了很多以前啃不动的硬骨头，办成了很多以前想办没办成的大事，终于打造出开元盛世，在唐朝大地上实现了国家强盛百姓富裕社会安定阶层流动顺畅的大唐梦。但正是在盛世开元时期，因为用人上的文学吏治之争，朝廷中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集团。两派为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的党争。

宋璟用人，虽然不务虚名，只求实才，但对文学之士有些排斥。开元六年（718）三月间，有人推荐山林隐士范知璇，说此人文章写得不错，并献上其代表作《良宰论》，建议宋璟特殊起用。宋璟阅后批示：“观其良宰论，颇涉佞谀。山人当极语谠议，岂宜偷合苟容”，此人文章满篇都是阿谀奉承之句，拍马溜须之词，一个隐士，远离庙堂，不置身是非，对朝政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怎么能以曲意逢迎为意。“文章若高，自宜从选举求试，不可别奏”，既然自认文章不错，那就去考科举吧，那条路宽得很，不要想着走旁门捷径。几句话将范知璇打发回去。

时任括州（今浙江省丽水市一带）司马、行书碑文大家李邕，仪州（今山西省左权县一带）司马郑勉，“并有才略文词”，也是以文章闻名于世。但宋璟认为他们“性多异端，好是非变”，性情不稳，经常喜欢搞花架子改变现状，在言辞上与人辩论是非争高低。“若全引进，则咎悔必至”，如果直接把他们调入朝廷中央部门，则他们的能力不一定够；“若长弃捐，则才用可惜”，如果不予起用，则有失才之名，就让他们分别去渝州（今重庆市一带）、硖州（今湖北省宜昌市一带）当刺史。

从宋璟对这三个人的态度上，尤其是对李邕、郑勉的任用上，可以明显看到他对“文学”之士的偏见。而这，又牵涉到玄宗时期在用人标准上著名的“文学”“吏治”之争。

姚崇、宋璟并称良相，唐后期宰相崔植言，“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姚崇更善于因时应变，勇于改革；宋璟长处在严守法度，秉公处事，《新唐书》对二人的评价是“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有相似评价，“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 焉”。

毛主席则认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在《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一文中认为，“经过（毛主席）这样一改，使人耳目一新，看出了本质。姚崇比较注意变易和柔道，讲出的道理使玄宗容易接受，而宋璟则侧重于刚正和义理。这些均属于方法问题，不影响他们相同的政治原则”。

毛主席指出的“二人道同”，在用人之道上还有另一层深意，这就是姚宋二人性格虽各有千秋，但都长于吏干，即具体办事能力强，属于“吏治”一派。而当初反对姚崇拜相的张说等人，以及姚崇任相时排斥的魏知古、刘幽求等人，虽然文学政事俱佳，但都以文学才华见长，而且政事方面都以谋篇布局为主，行政办事能力要亚于姚崇宋璟，属于“文学”一派。

从武则天晚年尤其是开元初年开始，由于用人标准和个人喜好的差异，朝廷中逐渐形成了“文学”和“吏治”两派。“文学”是指通过科举考试尤其是其中的进士科目起家，长于文学之士；“吏治”指的是长于吏干，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很强的人才。“文学”“吏治”两派各自按照自己的用人标准奖掖后进，提拔官员，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政治矛盾。

姚崇的举荐者、“吏治”派先驱狄仁杰曾直言“文士龌龊”，“文学”派领袖张说则认为大臣应“以精学为先”“以无文为耻”。“文学”“吏

治”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选官制度科举制的压制与推崇。有学者根据徐松《登科记考》统计，唐朝从中宗神龙元年（705）到玄宗开元元年（713）的九年间，平均每年录取进士52人，张说居相位的开元元年更是录取多达77名进士。而在姚崇拜相将张说挤出朝廷的次年即开元二年（714），进士录取人数骤减到17人，仅相当于上年的22%。从开元二年到开元七年（719），姚崇、宋璟相继任相的六年间，平均每年录取进士仅22人。开元八年（720），宋璟罢相，进士录取人数猛增到57人，是开元七年25人的两倍多。张说随后任相的七年间，平均每年录取进士35人，明显高于姚崇宋璟为相时 期。

玄宗开元初期，朝廷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吏治、恢复经济，“文学”和“吏治”两派所承担的任务也大致相同，因此矛盾还不明显。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唐朝逐步出现新的生机，开元之治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同时也面临着制度调整和政治转型的大问题，突出表现在财政改革和大兴文治。如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所言，“明皇（玄宗）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

开元八年（720），宋璟因处置犯罪官员出手过重，搞得官场中人官不聊生；又在货币改革问题上操之过急，出现严重失误，弄得民间百姓怨声载道，以致玄宗后来评价宋璟，“彼卖直以取名耳”。开元八年正月十八，宋璟罢相，一代贤相退出历史舞台。玄宗为解决财政和文治问题又亟须用人，遂于开元九年（721）二月初十，任命“吏治”派宇文融主持清查全国田亩户口赋税的括户工作，充实国库解决财政问题。开元九年（721）九月初三，姚崇去世。十六天后，玄宗于九月十九将文坛领袖张说从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大都督府长史任上，调回朝廷任兵部尚书并拜相，让其推行军事体制改革，并构建唐朝礼仪价值体系，推行文治。张说改府兵为募兵，完成兵农分离的军事体制改革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兴文治上。

同时任用张说和宇文融，唐玄宗摆出了“文学”“吏治”并重的用人格局，多少有将两派官员地位摆平的意思，说明他此时在用人上还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两派的矛盾斗争还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斗争的主要手段是通过选官用人打击对方阵营。

宇文融主持括户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人反对，而总后台是张

说。后宇文融因括户有功，在年度考核时被定为很高的“上下”等级，属于张说一派、主持考课事务的卢从愿硬是不同意。开元十三年（725），宇文融括户取得重大成功，朝廷手里掌握了大量的新增户口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国库充裕。张说奏请封禅泰山，以彰显文治之功。十二月十二，张说在泰山成功主持封禅大典，显示出其在知识渊博、文采出众之外杰出的组织协调能力。按照唐代选官制度规定，跟随玄宗一起登顶泰山参加祭祀的官员都可破格提拔为五品。而张说借用主持大典的机会，带着登顶泰山的都是他分管的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和亲信。张九龄劝他不要把选人用人范围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张说不听，招致许多官员不满，玄宗亦有耳闻。

宇文融利用官员的不满情绪，发动对张说的进攻，张九龄劝张说多加提防，张说却不以为然。封禅大典结束回朝后，玄宗怀疑张说主管的吏部选官不公。而此时离吏部统一任命候选官员的时间已经很近，宇文融就密奏玄宗，将候选官员按类别分成十个单元，另行派人进行选任。十二月二十五，玄宗让宇文融、苏颋等十人分别主持一个单元的选官事宜。完成选拔程序后，拟任名单直接报玄宗审阅，吏部尚书、侍郎均不得插手。

大臣吴兢上书对玄宗的做法表示反对：“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凡选人书判，并请委之有司，停此十铨”，皇上就要有皇上的样子，您是马球场上的裁判员，不能直接下场打球，怎么能以天子的身份直接干涉吏部选官事务呢？还请停止十人分管选官撇开吏部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做法，把用人权还给吏部。玄宗不听，仍然坚持十人分选，但这一做法确实扰乱了选官秩序，致使这年的选官工作极为混乱。第二年，玄宗就恢复了吏部的用人权。

此后，张说、宇文融的斗争愈演愈烈，玄宗为平衡两派心力交悴，索性两罢之。开元十四年（726）四月十二日，张说罢相。开元十五年（727）二月初二，玄宗勒令张说退休，贬宇文融为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一带）刺史，将二人全部赶出朝廷。张说在相位上时，于引用徐坚、韦述、贺知章、孙逖、王翰等文学之士的同时，着意提拔了张九龄作为接班人和未来“文学”派的领袖；而“吏治”派这边，李林甫逐渐崭露头角。李林甫是唐高祖李渊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

按辈分来说还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叔叔，和当年的刘皇叔刘备有得一比。“文学”“吏治”两条用人路线的斗争，正是在张九龄、李林甫手上达到顶峰。

二人之中，玄宗首先重用的是张九龄。张说、宇文融被废之时，开元前期的各项制度调整初步完成，玄宗的中心工作就是粉饰太平，长于文治的张九龄自然成为玄宗心仪的主要对象。经过逐步提拔，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九龄拜相，第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成为首辅大臣执掌朝政。同一天，李林甫也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宰相班子。

担任首辅后，张九龄专意提拔“文学”之士的用人原则，屡屡引起玄宗的不满。开元二十三年（735）正月间，唐玄宗因幽州（今北京市一带）节度使张守珪大破契丹，缓解了东北边境的紧张局势，要任用其为宰相。张九龄反对，“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宰相这个位置是处理国家大事的，不是用来赏赐功臣的。玄宗又说只给张守珪宰相的名头，不让他有宰相的权力，可不可以？张九龄还是不同意，玄宗无奈放弃此议。

不久，在牛仙客的使用问题上，张九龄代表的“文学”用人路线和李林甫代表的“吏治”的用人标准，进行了激烈交锋。

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朔方（今宁夏灵武市一带）节度使牛仙客因政绩卓著、忠于职守、节俭用度、修缮守备、仓库充实、器械精利，进入玄宗视野，玄宗要给他加个尚书头衔。张九龄直接反对，说尚书自古以来就是有德有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是小吏出身，只会办差不识大体，要让其担任尚书，非羞死一朝廷的人不可。玄宗退一步，说给牛仙客封爵。张九龄还是不同意，说爵位是用来赏赐功绩的，牛仙客那点事根本不算什么功业，陛下要是觉得他干得还行，赏点零花钱就好，封什么爵，他一个小吏配吗？玄宗被怼得默不作声。

李林甫说话了：牛仙客是陛下您看准的人，还能错得了，臣看他不仅能做尚书，就是宰相也能做得。张九龄一个文士，书生之见，不识大体，根本不懂什么叫选官用人。玄宗笑逐颜开。

第二天上朝，玄宗又和张九龄商量牛仙客的事，张九龄继续反对，玄宗怒了：凡事都必须你说了算吗？张九龄叩首：既然您把我放到宰相这个位置上，有什么话我必须实话实说，牛仙客确实不符合出任尚书的标准。玄宗说：“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阀阅”，既然说到用人标准，你说牛仙客出身寒微，不配当尚书，那你祖上又是何方神圣？玄宗突然提出祖上家世这个早已被废弃的南北朝用人标准，并不是说用人要以家世为先，而是为了堵住张九龄的嘴。既然你张九龄可以凭文治之长任首辅，那他牛仙客为何不能借吏干之长当尚书？

张九龄仍然是死不松口，说臣祖上确实不值一提，但在朝中任职多年，深得用人之要，牛仙客这个边陲小吏出身的人，大字不识几个，书都没读过几本，这样的人都去当尚书，那让天下读书人怎么看？

李林甫又在退朝后找玄宗私谈：“苟有才识，何必辞学”，朝廷用人不能一味看学历看文采，有真才实干就行，何必会写文章；陛下您掌握着最高用人权，想用谁就用谁。在李林甫的支持下，十一月二十三日，玄宗虽然没有给牛仙客加尚书头衔，但仍封爵为陇西县公。

在这次人事斗争中，张九龄提出“文学”标准，李林甫提出“才识”原则，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合二为一正是以才学为重的用人路线的一体两面。张九龄和李林甫各执一端，恰巧反映了当时官员尤其是“文学”派官员的素质缺陷，以及官员队伍的内在矛盾。

张说、张九龄虽是“文学”派出身，但他们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起来的，经历过多次复杂政治斗争的考验，解决过很多急难险重的问题。因此，他们除具有卓越的文学才能，也拥有突出的经世致用治国才能。张说“有公辅之材，怀大臣之节”，出将入相，对政治军事都很熟悉，毛泽东评价他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九龄虽然整体素质不如张说能文能武，但还是有较强的政务处理能力，“文学政事，咸有所称”。而他们提拔的文士，除了具有文学才能，起草诏书较为在行，政治才能就比较缺乏了。而且只学诗词歌赋，吟诗作对，不读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对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一概不知。

此时的唐朝已经进入开元晚期，朝廷的各项制度在前期改革的基

础上需要进一步调整，政事日益繁杂，边境形势日益严峻，玄宗迫切需要加强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掌控，尤其是提高朝廷的财政汲取能力充实国库，以便应对周边国家民族集体崛起的全面挑战，进而在西方与大食、吐蕃争夺中亚，巩固唐朝腹心地带关陇地区的国防安全。张说、张九龄提拔的文士们根本无力处理这些事务。而且“文学”派大多出身在社会上占据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的上层地主家庭，他们希望朝廷在经济政策上实行放纵政策，以便继续扩张势力，反对玄宗损害大地主经济利益的收紧政策。

因此，“文学派”的政治取向和行政能力，都无法适应玄宗解决复杂国内外矛盾的需求。玄宗在用人上只有完全倒向李林甫为代表的“吏治”派，以便将开元初年以来朝廷的各项改革事业全面推进下去。朝廷政治路线的转向，必须通过用人方针的调整来落实，而其爆发点，就在牛仙客事件的四天后。张九龄根本没有想到，这次人事调整会来的这么快。

李林甫曾经提拔党羽萧炅为户部侍郎，而萧炅文字水平很差，曾当着张九龄下属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伏腊”二字读成“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报告此事，说朝廷中不能有“伏猎”侍郎的容身之处，张九龄遂把萧炅贬出户部当刺史。李林甫盯上严挺之，终于抓住把柄诬告严挺之干预司法，又诬陷张九龄是总后台。

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下诏免去张九龄的宰相，改任其为此时已经是荣誉性虚衔、没有任何实权的右丞相；擢升李林甫为首辅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提拔的牛仙客，则任工部尚书并拜相，填补张九龄空出的宰相位置，简直是绝大的讽刺。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十七日，张九龄旧部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非才”，没有才干，不配当宰相。这明摆着是批评玄宗识人不明，玄宗大怒，下令在朝堂上当众乱棍毒打周子谅，几乎打死，后在流放路上走到长安边上的蓝田时去世。李林甫又把事情往张九龄身上扯，说周子谅是受张九龄指使。四月二十日，玄宗把张九龄赶出朝廷，贬为荆州长史。“文学”派彻底失势，李林甫为代表的“吏治”派从此掌握中枢大权长达十五年之久。

这十五年中，李林甫“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他“谨守格式”，严格按照法律规章办事，帮助玄宗继续构建以中书门下为依托的决策执行合二为一的集权型政治体制，同时大刀阔斧对经济、军事、法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财政上，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推行户税、地税改革，提高税收比例，扩大税赋覆盖面，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朝廷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军事上，完成军事体制的最终变革，全面推行募兵制，将唐朝军队改造成职业兵，狠抓战斗力建设，提高打赢能力。法律上，对唐朝开国以来尤其是玄宗登基以来的律令格式进行全面清理。将原有的七千多条律令格式，删去一千多条，修改两千多条，最终修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以适应政治社会经济的变化，加强对各个层面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将唐朝行政制度法令大部收入其中的《唐六典》，在李林甫手上最终完成。《唐六典》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但具有行政法典的性质，至少是一部便于查阅的行政法规工具书，彰显了有唐一代的行政法令盛况。李林甫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绕不去的法治人物。英国学者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因此评价李林甫，“是一个精明的行政官员和制度专家”。李林甫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唐朝经济持续发展，边防得到加强，国力大幅提升，声威远播四海，助推了开元盛世的最终形成，唐朝的繁荣昌盛达到顶峰。

但是，“文学”派的缺失，使得开元盛世蒙上了一层阴影。“文学”派大臣的行政能力虽然较差，但其政治操守很强，谋划政事善于从全局着眼，顾全大局，不会因贪图一时之利而放弃长远根本；更重要的是敢于直言极谏，敢于和皇帝硬碰硬据理力争指出政策失误；他们有着独立的政治主张，从道不从君，使得皇权不至于过分伸张。玄宗虽罢黜张九龄，但仍为其风度而折服，“终爱重其人”，每次有人向玄宗推荐人才，玄宗都要问“风度得如九龄不？”

而“吏治”派官员虽然理政能力极强，但推行所有改革的唯一出发点就是玄宗的意旨，唯一的落脚点就是玄宗是否满意欢喜，而非百姓的冷暖安危。他们处理事务只从一隅一处着眼，不考虑制度变革可能带来的长久隐患，导致中书门下决策执行合一政治机制，和边防军区体制节度使制度的改革均走过了头；而且大多政治操守不行，贪赃受

贿倒是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政事上一切惟玄宗旨意是从，从不敢抗拒李林甫的任何指示。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玄宗全面起用“吏治”派官员后，改变了之前遇有大事和宰相班子集体讨论的决策方式，遇到问题就任命具有这方面能力的人担任使职、差遣，让其组建办事机构，授予全权处理。而担任使职、差遣的官员，往往越过宰相班子直接对玄宗或李林甫负责。朝廷的权力完全集中到玄宗和李林甫手中，改变了唐朝自太宗以来就形成的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决策机制。

开元前期，玄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十分勤政，频繁调换宰相和节度使，以防止其专权，并通过人事调整推动朝廷政策及时转型。开元后期和天宝年间，玄宗逐渐老迈，倦怠政事，贪图享乐安逸。玄宗曾公开表示，“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把朝政全部交给李林甫打理，以致出现以李林甫为代表的久居相位的权相。

李林甫欺上瞒下，逢迎上意，杜绝言路，嫉贤妒能。他掌握朝政后，将用人权牢牢抓在手上，“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其以巧谄邪险自进者，则超腾不次，自有它蹊”。能力品行俱佳的官员，如果不走他的门路，也会老死在底层岗位上。那些谄媚奉承之人，则另辟蹊径，飞黄腾达，而这蹊径便是走后门拉关系。李林甫还经常打压那些敢说真话和有才华的人，一出手就要搞死不可。弄得没人再敢说话，朝廷万马齐喑，死气沉沉。

天宝二年（743），李林甫以宰相身份兼任吏部尚书，具体选官工作由侍郎宋遥、苗晋卿负责。这年候选的官员有万人之多，但只给64人补了官缺。当时御史台副长官御史中丞张倚正得玄宗宠幸，风头正劲，宋遥、苗晋卿为巴结张倚，竟然把第一名的位置留给了张倚的儿子张奭。选官公示一贴出，众人愤愤不平，舆论失控。玄宗得知消息后，亲自考试64人。张奭拿着试卷一整天写不出一个字，众人称之为“白卷”狗熊。玄宗虽然严惩了宋遥、苗晋卿、张倚，将他们贬出朝廷，外任刺史，但李林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天宝六载（747），“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诣京师”，玄宗想对全国人才进行一次摸底，看有没有可用之人，就下令

招贤，只要有一项特殊技能就可以到长安参加面试。李林甫害怕那些腰杆子比较硬、说话无所顾忌的人才揭露他的奸恶面目，就设置了极其严格的筛选程序和极其乖僻的考试题目，导致考试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合格。李林甫竟然还大言不惭的恭喜玄宗贺喜玄宗，野无遗贤，天下太平。

在李林甫的百般忽悠下，玄宗几乎完全被其蒙蔽，连高力士都不敢再和他说真话。如司马光所言，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甚奸；妬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在这种情况下，重大决策失误的出现几乎成为必然，而唐朝历史上的保留剧目太子危机，这时又再次上演。

天宝之乱

高层政治的剧烈动荡，尤其是围绕着接班人进行的激烈斗争，往往是盛世转向乱世的先兆，开元盛世也不例外。唐玄宗的皇后没有孩子，长子李嗣真因为打猎时被野兽抓伤了脸破了相，不方便当接班人，就在开元二年（714）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时候，立二儿子李瑛为太子，李瑛的母亲就是李隆基当潞州别驾时勾搭的赵丽妃。后来赵丽妃年龄大了，不招人喜欢了，李隆基宠爱的武惠妃就想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取太子而代之。玄宗也有此意，就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间找宰相张九龄和李林甫商量这事。张九龄当面就把玄宗给怼了回去，反对换太子，理由是太子没毛病，换接班人会引发政治动乱。李林甫当面没表态，暗地里却支持玄宗废太子。不久张九龄被罢相，再没有人保护李瑛。

第二年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武惠妃的女婿杨洄诬告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人要搞反朝廷政变抢班夺权，宰相李林甫表示这是陛下您家里的事，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四月二十一日，玄宗下诏废李瑛、李瑶、李琚为庶人，当天又逼迫他们一同自杀。一日杀三子，在唐朝历史上绝无仅有。

武惠妃把李瑛给拱下去，李瑁似乎就要入主东宫。但到年底，做了亏心事的武惠妃，经常梦见李瑛等三人的冤魂敲她的门，竟然给吓死了。李林甫一再要求立李瑁当太子，唐玄宗却冷静下来。他已经把外朝的相权交给李林甫，如果李林甫拥立的寿王李瑁上了台，太子和宰相勾搭在一起，就没他李隆基说话的份了。经过反复考虑，加上高力士的建议，决定按顺序立年龄最大的三儿子忠王李亨当太子。李亨之前一直处于被冷落的境地，没有个人班底和势力，比较好控制。

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立李亨为皇太子。从此，李亨就被李林甫视为眼中刺肉中钉。在天宝五年、六年连续发动两次攻击，拼命要把太子掀下马。太子只有小心翼翼地应付父皇的猜疑、奸臣的攻击，还不到40岁就两鬓斑白。

唐玄宗之所以要死死摁住太子，主要是因为他身体还很健康，并且整天修道炼丹找神仙，还想永远健康下去，自然不想交权。打造出太平盛世后，唐玄宗骄傲起来，精神松弛下来，开始感到空虚寂寞冷，后宫里可人的武惠妃没了，自己儿子寿王李瑁的老婆，儿媳妇杨玉环进入了李隆基的视野。

杨玉环的家族很显赫，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出自同一个杨家，加上长相美貌能歌善舞，所以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嫁给了李瑁当王妃。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经过高力士牵线搭桥拉皮条，唐玄宗把杨玉环从儿媳妇变成媳妇，此后李隆基后宫生活的主要节目就是与杨贵妃一起养生享乐，冬天去骊山华清宫泡温泉，春天去长安郊外踏青，宫里还有花样百出的娱乐活动。“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唐玄宗再也不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地为大唐百姓服务，而是专心为贵妃服务。

至于朝政，唐玄宗在天宝年间，先后交给李林甫和杨国忠去打理。杨国忠是武则天男宠张易之的外甥，也是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从祖兄弟。杨国忠和杨贵妃的亲二姐虢国夫人关系走得比较近，二人是情人关系。天宝四载（745）的时候，杨国忠到长安，通过虢国夫人引线，搭上杨贵妃这条线，然后贵妃姐妹把他引荐给唐玄宗。之后，杨国忠短短七八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八品到三品的升迁，这一升迁即使是享受特权的权贵子弟也要二十五年才能实现。

杨国忠虽由杨贵妃引荐，但他的快速升迁和杨贵妃并没有太大关系，他主要因善于理财而被唐玄宗委以重任。杨国忠蹿升的那几年，正是玄宗在财政问题上思想压力最大的时期。当时的唐玄宗，手脚越来越大，钱越来越不够用，迫切需要一个能帮他捞钱的理财之臣。杨国忠恰巧具备这种能力，他把大唐的经济金融财政工作都一手抓了起来，改革财税征收办法，改善漕运物流体系，使得国库收入增速空前，所以能走上升迁快车道。玄宗由此有了足够的军费，推动节度使边将在国防线上采取积极的进攻行动。

所以杨国忠这口锅，不能让杨贵妃来背。杨国忠理财的主要做法就是把全国的人头税、土地税和各地的储备粮食，全部换成金银布帛，运送到长安国库。天宝八载（749）二月十三日，李隆基率领百官去参观国库，看到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堆积得像山一样，彻底解除了开元以来在思想上不断承受的财政压力，觉得钱再怎么花也不会花完，奢靡之风是越刮越大，对杨国忠也更加信任。杨国忠也因此逐步取代李林甫执掌朝政，玄宗把行政、财政、用人大权全部交给了他。

杨国忠坐大之后，开始进攻李林甫，诬陷他谋反。恰巧李林甫的身体此时也不行了，很快就去世了，杨国忠就取代了李林甫的宰相位置。这样，玄宗给杨国忠的权力，比李林甫还要大。当初李林甫手里只有行政权和用人权，现在杨国忠手里除了行政用人权还有财政权。当然，李林甫、杨国忠对唐玄宗个人是忠诚的，这也是玄宗除了没给军权，几乎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他们身上的重要原因。

但是，忠诚于玄宗，不等于忠诚于大唐。杨国忠和李林甫一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天宝十一载（752）年底，杨国忠以宰相身份主持并启动第二年正式开展的选官工作。按照惯例，选官具体事务由吏部和兵部侍郎以下的官员负责，要经过三次反复审核、征求意见、公示名单才能通过。由于候选人众多，选官工作从春天开始，一般要历经数月，到秋天才结束。杨国忠为显示自己精明强干，办事效率高，不经吏部高层官员集体讨论，就让吏部办事文员提前到自己府上秘密拟定名单。

第二年正月二十，杨国忠将陈希烈和中书省、门下省参与选官工作的高官召集到一起开会，拿出事先拟定的名单上会。陈希烈等人唯

唯诺诺，一句反对的话也不敢说。于是一天之内，杨国忠就走完了所有选官程序。“其间资格差缪甚众，无敢言者”，中间自然是错误百出，很多候选人的履历、资格、信息都弄错，却无一人敢指出。杨国忠还得意扬扬地对他们说：今天陈希烈和中书省负责审核名单的给事中都在，就不要再过门下省审核这道程序，直接发文任命就行。

天宝十三载这次选官之后，门下省失去了对选官工作的监督审核权，吏部侍郎也失去了对选官工作的发言权，只是组织考试而已。吏部侍郎韦见素等人像办事员一样被杨国忠呼来喝去，根本说不上话，一切全由杨国忠一人决定。

更可笑的是，天宝十三载选官之后，在京兆尹鲜于仲通的授意下，通过这次选官获得官职的官员们为杨国忠立碑颂德，歌颂杨国忠提高选官效率的先进事迹。鲜于仲通起草文稿，玄宗亲自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特意把那几个字用金粉装饰。

还是在天宝十二载（753），杨国忠儿子杨暄参加科举中相对容易的明经科目考试，因水平实在太差，连及格水平都没达到。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达奚珣畏惧杨国忠权势，不敢不录取，又想在杨国忠那卖个人情，就让儿子达奚抚趁杨国忠上朝时去报信。

达奚抚跑到杨国忠跟前，杨国忠以为达奚抚是来报喜杨暄高中的，面露喜色。谁料达奚抚却说，杨暄按成绩本来是不能中举的，可家父看在您的面上，一定会让他中举，大人您就放心吧。杨国忠听后大怒：我儿子靠什么途径当不了官，还得要你们这些鼠辈卖人情，说罢扬长而去。达奚珣无奈，不但让杨暄中举，还把名次排在前列。杨暄参加科举时，达奚珣已经是礼部侍郎；等到杨暄做到户部侍郎时，达奚珣才调任吏部侍郎。而杨暄还嫌自己提拔得太慢，达奚珣升迁过于迅速。杨国忠对天宝年间选官秩序的破坏，由此可见一斑。

杨国忠和李林甫对安史之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两个人办事搞钱还行，但是读书不行，没有长远眼光和全局观念，搞改革往往走过了头，尤其是在军事体制改革和节度使设置方面。唐朝募兵制取代府兵制的最终过程是在李林甫手上完成的，他完全用募兵取代了府兵，猛将士卒大都集中在边疆，京师长安几乎没有像样的部队，这就

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出现了内轻外重的局面，中央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震慑住地方。随着边疆战争越来越紧张，为了调动一切力量争取胜利，玄宗李林甫又把辖区的财政权、用人权交给节度使，方便他们调粮调人，解决后勤问题，节度使最终发展成一个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随着节度使权力的膨胀和军事力量的增强，反叛中央的危险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李林甫又出了个馊主意，大量提拔胡人担任节度使。本来节度使大多是汉人，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是朝廷的文武重臣，能够出将入相，当完节度使就回朝廷当宰相，不会对中央有不臣之心。但李林甫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建议玄宗说胡人比汉人能打，且在朝廷没有势力，容易控制。玄宗也怕汉人节度使和太子大臣勾结影响到自己的皇位，再加上此时的大唐和平了几十年，汉人确实没有胡人能打，少了一茬战将，青黄不接。玄宗就同意了李林甫这个建议，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高仙芝这些人就是这样提拔上来的。

在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大规模提拔胡人当节度使的这些年，唐朝的经济确实在向前发展，对外战争也打了很多胜仗。但三个危机也在潜滋暗长。

第一个危机是制度的收紧。玄宗和李林甫杨国忠把权力高度集中到一两个人手里，确实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人都是会死的，就算永远健康也不能保证永远英明正确，如果换了一个没有能力驾驭住这套复杂机构的人；或者是形势突然发生变化，都会使整个统治机构出现失灵。政治经济军事政策由放活转为收紧，促进了开元盛世的出现；但过度收紧，也带来了天宝之乱。

第二个危机是没有人敢说真话。李林甫杨国忠大肆打击那些敢说真话的大臣，玄宗皇帝再也听不到正确的意见，独断专行，唐朝初年以来那种开放的兼听纳谏、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的决策机制逆转，朝廷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几乎成为必然。第三个危机就是节度使尾大不掉，朝廷却没有任何防范制约措施。

而唐玄宗仍然沉浸在盛世的虚幻之中。天宝十三载（754）六七

月间，71岁的李隆基曾对高力士说，朕现在年纪一大把了，把内政交给杨国忠，边防上的事委托给安禄山，这天下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高力士还能有两句真话，直接对玄宗说：前段时间杨国忠在云南打了几个大败仗，死的人海了去。安禄山那人狼子野心，手握重兵，请问陛下您有什么办法制衡他？将来一旦大祸发生，根本无法挽救，陛下您怎么能高枕无忧！

玄宗皇帝听罢，“卿勿言，朕徐思之。”你不要再说了，容我慢慢想一想。高力士的话，玄宗不是没有听进去。高力士指出的危局，李隆基亦是圣明烛照，明白其中厉害。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矛盾长期积累，天下已是危如累卵。玄宗已经没有心气，也没有精力，更没有智慧和激情去解决。国事已然如此，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着矛盾爆发的那一天来得晚一些，再晚一些，别在我活着的时候爆发。我死之后，哪怕他洪水滔天，哪怕他天下乱世纷纷，这一切已与我无关。

只可惜，玄宗皇帝多活了几年。就在第二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带15万兵马，以讨伐奸臣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起兵造反。“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将大唐王朝踹入万劫不复深渊的安史之乱就此爆发。

安禄山是唐玄宗一手养大的狼崽子，他本是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寒门出身的杂种胡人，因作战勇猛受到节度使张守珪的赏识，短短三年就从小兵当上左骁卫将军，成为高级武官。开元二十四年（736）四月初二，安禄山在作战中轻敌冒进，以致大败，张守珪将他解送长安，请求玄宗发落。张九龄认为安禄山败军丧师，依律当斩，且此人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玄宗却珍惜安禄山之才，予以赦免，让其戴罪立功，铸成大错。

天宝元载（742）正月，安禄山凭战功当上平卢节度使，然后入朝得到玄宗赏识，后来又兼任范阳节度使。天宝九载五月进封东平郡王，成为第一个封王的节度使。十月入朝认了杨贵妃当干娘。很多历史传说都说安禄山杨贵妃关系暧昧，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这样记载，其实是冤枉了贵妃，杨玉环对玄宗的爱情是忠贞的，玄宗让她收安禄山当干儿子，只是按照少数民俗的习俗加以笼络。天宝十载二

月，安禄山又兼任了河东节度使，掌握了东北、河北、山西广大地区的军事、财政和人事行政大权，力量已经能与其他所有节度使硬碰硬对抗。

玄宗对安禄山的重用超过了唐朝开国以来任何一个节度使，是有深刻原因的。安禄山是胡人，能打；寒门，易受控制，易于笼络。而且东北地区形势复杂，大小少数民族部落杂居，胡人逐渐成为东北边防军队的主要来源。安禄山是胡人，其父是粟特人，其母是突厥人，能有效笼络各个民族的兵士。故玄宗重用安禄山，和东北边疆民族分布、边防部队军人成分、边防形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但问题在于，安禄山利用玄宗的信任和交给他的用人权，大肆扩展个人势力，而玄宗却没有对其实施有效的制衡。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直言，“玄宗不宠禄山而禄山何藉？”

当年李林甫在的时候，还能用强有力的手腕压制住安禄山。安禄山非常害怕李林甫，见到他就满身大汗。到了杨国忠执掌朝政，也想压安禄山一头，却没有那个能力，就整天说安禄山要造反，二人的矛盾迅速激化。安禄山有造反的能力，又有造反的心思，还整天被杨国忠往头上扣谋反的帽子，那索性就不枉担这个虚名，真的想反了。

天宝十三载（754）二月二十三日，安禄山请求玄宗对其部将不拘常格，破格提拔，超资赏赐，直接发给他盖好章的空白委任状，带回军中任其选用。安禄山一次就委任三品将军五百余人，四品中郎将两千多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点评道，“禄山欲反，故先以此收众心也”，安禄山要用官位收买人心推动造反大业。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二十二日，安禄山又奏请用三十二名胡族将领取代汉族将领。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属于明目张胆明火执仗的要谋反，可玄宗当即答应，立马下令兵部办理任职手续。第二天，杨国忠、韦见素紧急进宫，试图说服玄宗取消此议。韦见素坚决反对用胡将代替汉将，玄宗顿时不高兴，杨国忠见状不敢言语。安禄山由此完成对军队人事的最后改组，胡将与其属于同一种类，自然唯安禄山之命是从。安禄山由此顺利发动叛乱，兵锋直指中原。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陶醉于盛世开元中的玄宗对内政国防的一

系列处置出现重大决策失误，终于将开元盛世酿成安史之乱的苦酒。安禄山反了，接下来就是平叛，那唐玄宗怎么不但没能平定叛乱，反而把皇位给弄没了呢？马嵬之变，杨贵妃的死到底冤不冤？从四川回到长安后，唐玄宗的晚年有多凄凉呢？

悲凉晚年

安禄山起兵的消息传来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泡温泉，刚开始还不相信，以为还是谣言，没想到兔崽子这次玩真的了。直到十一月十五，安禄山造反七天后，朝廷才得到确切消息，玄宗和满朝文武都惊慌失措，只有杨国忠一个人最高兴，看来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安禄山果然反了吧。杨国忠还满嘴跑火车，说什么不出十天，叛军就会内讧，不用朝廷出兵，就会有人把安禄山的项上人头送到长安。唐玄宗竟然听信了杨国忠的鬼话，只让进京述职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到洛阳招兵买马，然后继续在华清宫泡温泉，等着安禄山的人头。

泡了四天温泉后，唐玄宗好像有点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回到长安，进行了一些布置。十一月二十二，任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统兵增援洛阳，东征安禄山。但为时已晚，安禄山的速度太快了，还没等高仙芝赶到，封常清就丢了洛阳。然后高、封二人在长安的门户潼关建立防线，挡住叛军。潼关天险，道路狭窄，易守难攻，在安禄山兵锋锐不可当的时候，高仙芝、封常清依托潼关进行抵挡的部署是正确的。唐玄宗却听了监军宦官边令诚一面之言，以打败仗丢地盘还贪污军饷为名，将高仙芝、封常清斩首，然后派和安禄山有仇，正在长安养病的老将哥舒翰出马。

哥舒翰到潼关前后，形势发生了两个有利于朝廷的变化：一是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退了叛军对甘肃的进攻，解除了安禄山从北边对长安的威胁；二是安禄山的后院着火，河北的颜真卿举兵讨伐安禄山，失陷的河北23郡有17郡重新归附朝廷。叛军军心动摇，安禄山都在考虑放弃洛阳，回范阳老巢。

面对大好形势，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前线将领建议坚守潼关，拖住安禄山主力，然后由郭子仪李光弼从西北向东北直捣安禄山

范阳老巢，捉住叛军家属，再东西夹击叛军。可唐玄宗很善于把有利形势转化成不利态势，听信了叛军在潼关的部队只是老弱残兵的假情报，加上杨国忠的鼓动，一道又一道金牌强令哥舒翰进攻。哥舒翰号啕大哭，无可奈何，只有在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初四东出潼关，初八在河南灵宝与叛军会战。结果一战下去，哥舒翰二十万大军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只有八千人捡条命回来，几乎全军覆没。哥舒翰被俘，潼关失守，长安门户大开。

大敌当前，玄宗出现一系列决策失误不是偶然的，他晚年长期不见大臣，前线将帅和正直大臣的话他既不想听，也听不进去，只有杨国忠的话爱听，这样他根本无法对局势进行全面的估计，完全丧失了正确决策的能力。六月初九晚上，从潼关到长安的平安火没有点燃，玄宗知道大事不妙，杨国忠建议逃到四川，玄宗同意。六月十一日，杨国忠召集百官开会，百官惊慌失措，没一个人能出个像样的主意，杨国忠竟说出闹出今天的乱子不是宰相过错的话，把责任全部推到玄宗身上。玄宗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朝廷各个部门机构，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没有采取任何应变措施，天宝年间权力高度集中的恶果充分显示出来。除了玄宗和杨国忠，没有人能作出决定，而皇帝和宰相只想跑。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三日，天刚泛白，玄宗带着杨贵妃，几个皇子皇孙，太监宫女，个别大臣，在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领的几千禁军护卫下从长安城延秋门向西逃亡。走过渭水便桥时，杨国忠下令烧桥，以免安史叛军过桥追击。玄宗心善，言道，“士庶各避贼求生，奈何绝其路”，百姓逃避兵灾全靠这桥，不要断人生路，说罢派高力士将火扑灭。

在便桥上眼望滔滔渭水的玄宗，不知是否想起那年姚崇在渭水岸边的苦口婆心。当年的玄宗意气风发，当年的姚崇精神矍铄，当年的大唐朝气蓬勃，当年的渭水秋日胜春朝。而今这盛世是否会如脚下渭水一样东流不复回，玄宗不知，也不敢想。

皇帝抛弃了朝廷，那百官也就没有必要保持忠诚。宰相陈希烈，张说之子张均、张洎（玄宗驸马），时任河南尹达奚珣等朝廷百官大量投降安禄山，全部接受了安禄山的官职，加入叛军政权。这些人的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都受过李林甫、杨国忠等主政大臣的压制、排挤乃至陷害、打击。他们在安史之乱中的表现，无疑是在选官用人上受到不公待遇而积攒怨气的发泄。天宝年间朝廷分裂的本来面目，至此完全暴露。

李林甫、杨国忠执政二十多年间对唐朝选官用人工作的破坏，导致玄宗竟然找不出一个政治上绝对忠诚、军事上绝对过硬的人去带兵平叛，河南、河北地区官员几乎全部望风而降。以致玄宗哀叹：河北二十四郡，难道没有一个人是我大唐的忠臣吗？

玄宗这话说得太绝对，忠臣还是有的，只是他没发现而已。平原郡（今山东省德州市陵城区一带）太守颜真卿就起兵断了安禄山后路，很多郡群起响应。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曾评价颜真卿，“颜鲁公忠义大节，照映今古，岂唯唐朝人士罕见比伦，自汉以来，殆可屈指也”。

玄宗听闻颜真卿起兵之事，大喜过望，一不小心说了句实话：“朕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朕连颜真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都没见过他，他却能对我大唐如此忠心耿耿。玄宗眼里看到的，重用的，都是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些乱臣贼子；他没看到的，不受重用的，边缘化的，被排挤的，却是颜真卿这些绝对忠诚之人。文天祥为此写诗叹息道，“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开元末年天宝时期玄宗的用人失误，在安史之乱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六月十三日中午，唐玄宗一行到达咸阳，竟没有一个人出来迎驾。杨国忠到街上买了几个胡饼给玄宗吃，又有老百姓送来一些饭，皇子皇孙们这才勉强吃了口东西。有村野老人郭从谨和玄宗谈起国事，说“臣犹记宋璟为相，数进直言，天下赖以安平”，我还记得当年宋璟当宰相，能和陛下说实话真话，天下才能太平；可后来，后来的事没法说啊，陛下您用的都是些什么人！覆巢之下，玄宗才认识到错误，承认朕的眼睛瞎了，用错了人，后悔也晚了。

六月十三日晚上，唐玄宗到达金城也就是今天陕西兴平，见到了刚从潼关前线归来的哥舒翰部将王思礼，才知道哥舒翰已经被俘。王思礼在潼关的时候，曾劝哥舒翰派骑兵把杨国忠劫持到前线杀掉，此

时出现在金城，对扈从将士的情绪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六月十四日中午，玄宗终于走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马嵬驿。连续几天赶路，禁军将士又累又饿，愤怒异常，把怨恨都集中到了杨国忠身上。恰巧这时杨国忠正被一同出逃的吐蕃使者围住要吃的，禁军将士趁机大呼：杨国忠和吐蕃人一起谋反，当场把杨国忠父子等人砍死，接着把玄宗团团围在驿站之中。

玄宗接受了禁军将士做掉杨国忠的事实，对将士们表示慰问，让他们各自归队。但士兵们就是不回去，陈玄礼提出必须诛杀杨贵妃才能平息事变。玄宗不听，迟迟不做决断，高力士急了，劝玄宗：贵妃确实不是和杨国忠一伙的，没有罪过，但是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虽然您赦免他们无罪。但贵妃还在您左右伺候，万一吹了枕边风，您秋后算账怎么办？将士们怕的就是这，只要贵妃在一天，将士们就没有安全感。禁军没有安全感，那陛下您还能安全吗？

玄宗必须在他本人的安危和贵妃的生死之间作出抉择，在生命和爱情之间选择，最终无奈地与贵妃诀别。杨贵妃在佛堂上完最后一炷香后，让高力士用三尺白绫勒死了自己。马嵬驿事变，最冤的莫过杨贵妃，她二十一二岁离开寿王来到玄宗身边，陪伴三郎已经十七八个春秋。她从来没有过问过什么政事，没有插手过任何朝政，始终把陪伴玄宗作为唯一的职责和乐趣。杨国忠是经过她引荐的，但玄宗重用杨国忠却和杨贵妃没有半毛钱关系，杨国忠的祸国殃民事也牵扯不到杨贵妃身上。她最终以38岁的无辜生命，换取了三郎的平安。陈玄礼和禁军将士看到杨贵妃的遗体后，立马归队上路。

马嵬驿之变的策划者众说纷纭，太子李亨、陈玄礼、高力士都有可能，但也有可能是禁军将士的自发行为，而陈玄礼因势利导，把士兵的愤怒引向杨国忠和杨贵妃，却是对玄宗的最大保护。仍“潜怀去就，往往流言不逊”，心怀愤懑，不愿护驾远行，言辞之间甚至颇为激烈。

禁军将士射杀杨国忠，逼玄宗赐死杨贵妃后，面对禁军的压力，玄宗被迫公开承认“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承担起因用人失误引爆安史之乱的责任。

在马嵬驿，玄宗不仅失去了贵妃，还失去了对太子李亨的控制，马嵬驿兵变最终演化成了政变。第二天出发时，太子李亨借口被百姓围住不让走，与玄宗分道扬镳，父子俩各走各的路，太子去今天宁夏的灵武，玄宗去成都。这之后的事态发展，就不是玄宗能控制的了。马嵬驿是玄宗晚年悲剧的开始，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点，却又是大唐重建和复兴的起点。

七月二十八日，玄宗到达成都，刚振作一下精神准备重整旗鼓平叛，八月十二日就传来了太子已经于七月十三日在灵武称帝的消息。李隆基听到后，心情是矛盾的，太子把烂摊子接了过去，他不用再背平叛的包袱。但失去了皇位，去当太上皇，他又是很不情愿的。现在他终于能够体会到老祖宗高祖李渊当年的心情，接班人位置不稳定，皇位传承不固定，注定是老李家永远的魔咒。

玄宗逃到成都大后方后，曾和大臣裴士淹论及开元天宝年间所用大臣，认为“若姚元崇在，贼不足灭”“是子（李林甫）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士淹反问玄宗，“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玄宗听后“默不应”。

在成都，玄宗经常想起当年张九龄在安禄山问题上的先见之明、逆耳忠言，“为之流涕”。遂派人专门去张九龄的老家曲江（今广东省曲江县一带），到九龄坟前祭奠，并抚慰赏赐其家人。昨日的识人不明，终于酿成今天的大祸临头。

太子即位，唐朝的平叛大业有了一面高扬的旗帜，朝廷可以统一指挥各路军队，很快就在至德二载（757）九月收复长安。十月二十三日，玄宗从成都出发，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达长安。此时已经是肃宗的儿子李亨脱掉皇袍，穿上太子的紫袍迎接玄宗，李隆基又亲自给肃宗穿上皇袍，算是承认了太子即位的合法性。

此后肃宗多次表示要退位当太子，让老爹继续当皇帝，玄宗都拒绝了。经过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他知道肃宗这是在以退为进，他手里没刀把子，更是被自己一手惹出来的安史之乱搞得灰头土脸，哪还有颜面再去当皇帝，现在只想像当年老爹睿宗李旦一样，当几年逍遥快活的太上皇。

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大明宫的宣政殿正式把传国玉玺交给李亨，这才算完成了父子权力交接的最后一道手续。玄宗搬回年轻时住的兴庆宫，度过了两年半难得的平静生活。肃宗时不时的去探望，身边还有高力士、陈玄礼、妹妹玉真公主等人伺候着，有梨园子弟经常唱唱曲儿，弹弹琴，日子还不算寂寞。

乾元元年（758）十月十五日的时候，已经75岁的玄宗又来到骊山脚下的华清宫，这里有太多的回忆。年轻时他经常在这打猎，很多父老乡亲都见过他。当地的百姓碰到李隆基，问他为什么不再像过去那样打猎，玄宗说：我老了，打不动猎了。说完太上皇和老乡都无限感伤，当年的玄宗是年轻的，当年的大唐也是朝气蓬勃的，现在人老了，国家烽火狼烟，在往下坡路上走，安史之乱还要过几年才能平定。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只能是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

到了华清宫，李隆基故地重游，最想念的就是杨贵妃。他把过去经常在宫里跳舞，和杨贵妃关系很好的新丰舞女谢阿蛮请到华清宫。谢阿蛮跳了一支她最擅长的《凌波曲》，然后拿出珍藏很久的手环——金栗装臂环，告诉玄宗，这是当年贵妃赐给她的。玄宗手捧手环，睹物思人，老泪纵横。

华清宫里伺候李隆基的宫女，大都还是以前的旧人，李隆基看到她们，不由得又想起贵妃。就让一个叫张野狐的梨园子弟，吹奏了一曲《雨霖铃》。这是玄宗当年逃奔四川时，在路上听到雨声铃声交相呼应，触景生情谱的一首曲子，以寄托对贵妃的哀思。张野狐的《雨霖铃》刚吹一半，玄宗就控制不住，号啕大哭。左右宫女也跟着落泪。

李隆基是个多情皇帝，他对杨贵妃的爱情虽然有悖人伦，却是真实的。杨贵妃给玄宗带来了晚年的欢乐，重新唤醒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生命的激情，更用自己的死换来了三郎的平安。在香消玉殒之后，还背上了红颜祸国的骂名，为李隆基承担了引爆安史之乱的责任，使得玄宗多少挽回了一点脸面，能够体面地回到长安做太上皇。但玄宗对贵妃的怀念，却不仅是对爱情的留恋，更多是对一个时代的不舍。当年太平盛世，能够与他同欢同乐的，只有贵妃的似水柔情。大乱来

临，让他失去江山的马嵬驿兵变，也是和贵妃的香魂飘散联系在一起的。玄宗想起一去不返的盛世开元，自然会想起贵妃，把一腔哀怨都寄托在贵妃身上。

华清宫待得越久，玄宗的心情越沉重。十一月初八，就回到了兴庆宫。在长安时，玄宗经常登上长庆楼，远望山河，楼下的百姓看到他往往高呼万岁，这本无可厚非。但玄宗在长庆楼宴请郭英乂，却引起了儿子肃宗强烈的警觉。郭英乂是玄宗在位时一手提拔的陇右节度使郭知运的儿子，此时担任羽林大将军，掌控着禁军。我们前面说唐朝的几次政变时都讲过，谁掌握了禁军尤其是羽林军，拿下了玄武门，谁就锁定了皇位。此时唐朝正在和安史叛军处于相持阶段，平叛胜利遥遥无期，肃宗身体又不好，玄宗的身体还很健康。玄宗宴请禁军大将郭英乂，自然让肃宗疑心，当年父皇对他的迫害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他知道父皇的手段，不能不防。

在肃宗的默许下，大太监李辅国发兵挟持玄宗从兴庆宫搬到太极宫甘露殿，又把伺候玄宗的高力士、陈玄礼赶出长安，只留下几十个老弱病残照顾，完全隔绝了玄宗与外界的联系。

失去自由的李隆基，心情更加低落郁闷，他开始辟谷，不吃肉，不沾荤腥，也不吃粮食，只想早日见到贵妃。玄宗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终于在宝应元年（762）四月初五去世，终年78岁。若杨贵妃还在，这年应该是43岁。曾经许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一切，去成就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相守。

自从宣布退位当太上皇，玄宗基本上就不问政事。那么，儿子肃宗李亨是怎么给父皇收拾烂摊子，与安禄山死磕的呢？当年玄宗对太子李亨的防范手段，有多狠呢？据说李亨还没出生的时候，李隆基就想用一副堕胎药把他打掉，是真的吗？

第八章　唐肃宗李亨：朕就是给父皇收拾烂摊子的

作为唐朝的第8个皇帝，唐肃宗李亨可以说是唐朝历史上最悲情的皇帝，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当太子时整天担惊受怕，被父皇唐玄宗李隆基和权相李林甫折磨得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刚当上皇帝就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叛乱，给父皇收拾烂摊子；直到去世，也没看到安史之乱平定、天下重归太平的那一天。

艰难即位

李亨出生于景云二年（711）九月初三，是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杨氏。他这个小生命来到世上可真不容易，不但要和十来亿的精子兄弟竞争，去拥抱母亲的卵子。还要在成为受精卵后，与父皇的魔爪斗智斗勇。

李亨在娘胎里的时候，正是身为太子的父亲李隆基，与姑奶奶太平公主的斗争愈演愈烈之时。李隆基怕太平公主会拿杨氏怀孕的事大做文章，说他整天沉迷酒色，只会好色播种，担不起大任。为避免授人以柄，李隆基就想着把这个孩子弄死在娘胎里，于是让张说去找堕胎药。

李隆基拿到药后，为避人耳目，就亲自去煎药。但在煎药时，他竟然睡着了，恍恍惚惚梦见一个金甲神人把药罐子打翻。被吓醒后，李隆基继续往炉子里添柴煮药，过一会又睡着了，又梦见那个金甲神人打翻了药罐子。如此折腾了好几次。这下李隆基可不淡定了，就找张说解梦。

张说掐指一算，看来你老婆肚里的孩子有天命在身，既然上天保他，咱们也不能逆天而行。太子不要有太多顾虑，干脆生下来吧。就这样，李亨才躲过那碗堕胎药，顺利来到人世。此事虽然有传说附会成分，但也预示了李亨后来的命途坎坷，他的人生道路不会一帆风

顺，要像小强一样去战斗。

作为三儿子，李亨本来没有机会当太子。但是父皇的王皇后没有孩子，大哥李嗣直在打猎时被野兽抓伤，脸破了相，不适合当接班人。二哥李瑛当太子后，又被父皇的宠妃武惠妃和李林甫一起踹出东宫。武惠妃此举是想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上位，李林甫也支持李瑁当太子。

唐玄宗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如果李林甫拥立的李瑁入主东宫，太子就有可能与外朝宰相勾连在一起威胁皇位，这是他断然不能允许的。唐玄宗就把目光投向了一直谨小慎微，不与人交往，没有任何班底势力的李亨。玄宗怕说服不了外朝大臣，犹豫不决，就找高力士来商量。高力士旁观者清，说长子优先，按照年龄顺序，谁年龄大就立谁，看谁敢反对。高力士一语点醒玄宗这个梦中人。的确，年长是老三李亨上位最过硬最客观的理由，玄宗定下决心，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初三，立28岁的李亨为皇太子。

入主东宫后，李亨前几年的生活还算平静。但从天宝四载（745）开始，大风大浪接连而来。

在玄宗之前，父亲睿宗和伯父中宗都活了55岁，爷爷高宗56岁，太宗52岁，只有大唐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活了70岁。玄宗认为60岁是他李唐皇室的魔咒，岁月不饶人，自己可能会步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祖宗的后尘，活不到六十岁。所以到天宝初年，56岁的玄宗就开始安排后事，重用李亨的小舅子韦坚主持漕运，征收江南赋税，处理财政事务，掌握财经大权；任用李亨的东宫旧部皇甫惟明、王忠嗣为西北边防节度使，灭掉东突厥、对抗吐蕃，执掌西北军权。玄宗此举，是在给李亨培养班底，准备全面向太子交权。

可天宝四载，玄宗轻轻松松就闯过了六十岁大关。而且身体还倍棒，吃嘛嘛香，不信去问杨贵妃。当年正月初六，玄宗在宫里亲自向上天祈福。恍恍惚惚听见天空飘来四个字，“圣寿延长”。这本来是一种幻觉，可玄宗偏偏就信了，觉得应该是上天神仙对他的承诺，要让他至少再活五百年。不但如此，玄宗还喜大普奔，广而告之。太子李亨、宰相百官纷纷上表，恭喜玄宗万寿无疆，贺喜玄宗永远健康。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面向未来的光辉岁月，玄宗更加精神焕发，充满再立新功的信心。身体还很硬朗的他自认有神仙的加持，定会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就不再考虑交班之事。太子羽翼日渐丰满，玄宗又不再准备全面交权。父子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这一切都被李林甫看在眼里。李林甫瞅准苗头后，开始攻击李亨，监视其一举一动。玄宗也想有人牵制着李亨的精力，以免他抢班夺权。

天宝五载（746）正月十五夜里，李亨秘密与手握财权的韦坚相见。然后韦坚又在道观见了西北大将皇甫惟明，嘀嘀咕咕不知说了什么事。李林甫发现后，诬告李亨勾结军队，要发动政变，提前上位。玄宗当即将韦坚、皇甫惟明贬到地方上当刺史，后来又将他们赐死。李亨为撇清干系，被迫与太子妃韦氏离婚。父子关系开始紧张。

到了年底，李亨又被老丈人牵连进去。另一个老婆杜良娣的父亲杜有邻，被女婿柳勣告发勾结东宫，图谋不轨。案子被李林甫揽下来，拼命往太子身上扯。李亨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又将老婆杜良娣抛了出来，和她脱离夫妻关系。杜良娣被废为庶人，老爹杜有邻被活活打死。

第二年，天宝六载（747），波澜再起。为进攻唐朝吐蕃对抗前线的石堡城，收复黄河九曲之地，玄宗让王忠嗣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决心倾四镇之力攻克。王忠嗣老成持重，建议厉兵秣马见机行事，要求暂缓进攻。玄宗很生气，李林甫乘机诬告王忠嗣要带兵进京拥立太子登基。幸亏玄宗及时醒悟，把李亨给摘了出来，只处理了王忠嗣，太子这才躲过一劫。

通过这三次大案，李林甫虽然没把李亨给掀下马，但几乎把李亨的班底给清除干净，太子刚刚长出来的一点羽翼，被人拔得毛都不剩，成了一只没毛鸡。李亨的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从此更加小心翼翼，隐忍不发，不到40岁就已经两鬓斑白，他只有耐心等 待。

这一等就是18年。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今天北京市一带）起兵造反，玄宗一手拉爆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年间太平盛世的幻镜被彻底打碎。由于玄宗指挥失误，叛军势如破竹，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初四，长安门户潼关失

陷，玄宗只有西行跑路。六月十四日，玄宗走到马嵬驿时，随行禁军发动政变，禁军卫士张小敬一箭射死祸国殃民的杨国忠，也把调整组织人事路线进而重整力量收复河山的机会射给了大唐。

太子李亨趁机脱离玄宗的掌控，与父皇分道扬镳，独立北上，于七月十三日在灵武（今天宁夏银川市一带）宣布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肃宗改元至德，遥尊逃到成都的玄宗为太上皇，从此不再被玄宗摆布，但也接过了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开始为父皇擦屁股的苦命皇帝生涯。大唐终于打出了一面可以号召全国的大旗，开始了重建和复兴的艰难历 程。

肃宗刚即位时，文武官员不满30人，控制的地区只有河西、陇右、扶风、天水等西北偏远地区。肃宗广发英雄帖，要各路军队到西北集合，向关系比较好的回纥借兵。直到七月底郭子仪带五万兵马到灵武，才算有了一点实力。此时肃宗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平定叛乱，恢复秩序。而平叛又是和这几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一是由谁挂帅出征，二是平叛方略的制定，三是如何处理与太上皇玄宗的关系。

当时天下板荡，群臣流离失所，大部分跟随玄宗到了成都，肃宗就想起了发小李泌，遂“遣使访召”。

李泌相助

李泌字长源，出生于开元十年（722），其六世祖李弼，与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祖父李虎，当年同为西魏八大柱国将军。但祖上的荣光并不能代代遮蔽后人，李家到李泌这代已经没落，没有太多祖上人脉可供利用。李泌要上位，只有靠个人努力，而非政治资本。

李泌自幼聪慧，七岁便能写诗作文。开元十六年（728），玄宗听闻李泌之才，召他进宫见驾。当时玄宗正和名臣张说下棋，就以“方圆动静”为题让李泌赋诗一首。张说技痒，先写出“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李泌随后吟出“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材，静若得意”。张说见七岁小儿李泌之诗气度意蕴远在

己之上，当即恭贺玄宗，国有奇童，野无遗贤。玄宗亦惊奇李泌见识不凡，“是子精神，要大于身”。

张说一党的张九龄对李泌“尤所奖爱，常引至卧内”，经常亲自指点教导。张九龄时任宰相，大臣严挺之、萧诚是其左膀右臂。严挺之反感萧诚巧言谄媚，经常劝张九龄与其划清界限。有次张九龄和李泌评价二人，“严太苦劲，然萧软美可喜”，认为严挺之过于严苛不近人情，如三九寒冬；而萧诚却身段柔软长袖善舞，让人如沐春风。李泌当即劝张九龄，“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软美者乎”，你从一介布衣做到当朝宰相，靠得就是直道而行；如今怎能却忘记初心，喜欢与一些柔媚之人为伍？张九龄大惊，当即拜谢李泌的提点，从此不再把他当作学生，而是称其“小友”，二人成为忘年交。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李泌自小便在识人断事上有近乎天赋的才能。正是凭借这种才能，他日后方能在安史乱局中辅佐肃、代、德三朝皇帝振衰起弊，为唐朝筑就大底，推动国运逐步回升。

长大后，李泌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易学上，一心向道，在嵩山、华山、终南山来往隐居，“慕神仙不死术”。李泌看似逍遥遁世，“操尚不羁”，实则仍心系庙堂。天宝年间，李泌给玄宗上了一道《复明堂九鼎议》，直陈朝政得失。玄宗阅后召其进宫讲授《老子》，后让他进入翰林院并充当东宫政治顾问。李泌由此和太子李亨有了重要交集，成为其重要班底。

李亨很看重李泌，虽年长他十一岁，却称其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态中，掌控了太子，也就掌控了未来。李泌被太子如此欣赏，表明其已经拥有了清晰可见的远大前程。但面对天宝年间朝廷复杂的政治斗争，李泌还稍显稚嫩，不久，他就被太子的另一个死对头杨国忠盯上。杨国忠“忌其才辩”，弹劾李泌曾写《感遇诗》，对时政多有讥讽。日渐昏聩的玄宗一道诏书把李泌发配到蕲春郡（今天湖北省蕲春县一带）。李泌见朝纲不振，也就借此就坡下驴，“潜遁名山，以习隐自适”，暂时到颍阳（今天河南省登封市一带）隐居。由此可见李泌对人事斗争退避三舍的处事方式和恬退淡泊的从政性格，这种处事之道伴随其一生，即使后来大功在身、名满天下时亦是如此。

肃宗灵武即位，派使臣征召李泌前来相助。使臣刚走到半路，李泌就已经主动从颍阳投奔而来。

君臣二人在灵武相见，一番唏嘘慨叹后立马投入到紧张的平叛工作中。肃宗和李泌“出则联辔，寝则同榻”，和当年在东宫一样。在政事上，肃宗对李泌言听计从，“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肃宗欲任命李泌为右丞相，李泌婉拒，表示相比于位高权重的右相，他更看重与肃宗的布衣之交。

李泌首先帮助肃宗解决了将军事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按照唐代政治传统，皇帝一般不会御驾亲征，这样会束缚住前线将士的手脚，大军出征一般由皇子挂帅。众多子嗣中，肃宗对广平王李俶和建宁王李倓比较看重。李倓“性英果，有才略”，跟随肃宗北上时，都是他披坚执锐，充当开路先锋。北上之路很是艰苦，难免粮草困乏，有时肃宗都不能按点吃饭，李倓这时就“悲泣不自胜”，深得肃宗欢心。由于李倓会打仗，军事才能突出，“军中皆属目向之”，军队对他也很支持。肃宗就“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

肃宗就此征求李泌意见，李泌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肃宗，“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若单纯从军事上看，李倓挂帅最合适不过；但是李俶是长子，是未来的接班人，如果李倓平叛成功，掌握了军权，陛下您能让李俶拱手让位吗？肃宗不以为意，认为“广平，家嗣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李俶是长子，乃天然的接班人，即使不当元帅，也能顺利即位。李泌继续点拨肃宗，“广平未正位东宫。今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既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天下大乱，刀把子的分量最重，待到李倓立下平叛大功，就算他不想做太子，他手下那些将军们答应吗？当年太宗皇帝和如今太上皇，不都是这样上位的吗？

肃宗幡然醒悟，随即任命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统一指挥各路人马，统帅诸将平叛。李倓和李俶兄弟情义很深，和李泌关系也很不错，故对李俶挂帅之事很是理解，还就此事向李泌表示，“此固倓之心也”。后来肃宗宠妃张良娣和权宦李辅国联手倾轧李泌之时，李倓还自告奋勇要替李泌除掉二人。李泌竭力劝阻，可惜李倓不听，反被

张良娣、李辅国陷害以致死于非命，后来还是李泌在肃宗面前为李倓洗刷冤屈。

李俶任天下兵马元帅后，肃宗坚持让李泌出任侍谋军国、元帅府行事长史，负责元帅府的日常事务。李泌无奈，只得接受。当时军国重事，都由李泌和李俶先行讨论，提出处理意见后再由肃宗最后决断。

天下兵马元帅人选确定，解决了最为迫在眉睫的军事指挥权问题，肃宗得以抽出精力思考如何处理与太上皇玄宗的关系。如前文所言，当年肃宗被立为太子后，一直受到玄宗的猜忌打压，这是唐朝皇帝父子关系的政治传统。如果不是安史之乱爆发，肃宗能否接班都成问题。避乱成都的太上皇玄宗对肃宗心头的怨愤了然于胸，就主动示好，派人送给肃宗宠妃张良娣即后来的张皇后一副七宝鞍，想借机修复父子关系。但肃宗不为所动，急于对玄宗朝政治进行清算。而首当其冲的，就是李林甫问题。

李林甫当初主张立寿王李瑁为太子，反对肃宗李亨入主东宫，更是充当了玄宗打压太子的急先锋，先后掀起几次大狱，拼命要把肃宗拉下马。肃宗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有次肃宗和李泌私下谈话，“欲敕诸将克长安，发其冢，焚骨扬灰”，准备下令前线众将，收复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刨李林甫的坟，开棺鞭尸，踏上一万只脚，然后再挫骨扬灰，必欲使李林甫永世不得超度。

肃宗话还没说完，李泌就连连摇头，不可不可。肃宗很纳闷，李林甫那条狗当年差点没把我生吞活剥，你李泌作为朕的发小和爱卿，还替他说话，李泌你是属圣母的吗？

李泌只得把问题挑明，你这样只会让天下人说你小肚鸡肠，没有容人之量和天子胸怀；而且让那些被迫跟随安禄山造反的人怎么看，他们还敢洗心革面，投奔朝廷重新做人吗？更重要的是，李林甫后面是谁，陛下你还不明白吗？李林甫和玄宗是一体的，解决李林甫，就必然会涉及玄宗。清算李林甫，等于打倒玄宗。恨李林甫，就等于恨玄宗。这让避乱在巴山蜀水凄凉地的玄宗，情何以堪？此举更会将朝

廷最高领导集团的内部矛盾公开化。现在天下乱成这副熊样，你父子二人还相亲相杀窝里斗，还怎么凝聚人心，团结一致去平叛？

李泌话还未说完，肃宗就幡然醒悟，明白了其中利害，向李泌作揖，“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感谢李泌的点拨启发，“遂抱泌颈泣不已”，抱着李泌哭了个昏天黑 地。

在命帅和玄宗问题上，肃宗对李泌言听计从，但制定平叛方略时，二人却发生了重大分歧。肃宗刚开始急于收复长安、洛阳两京，竟然交给不懂军事又满嘴跑火车的宰相房琯四万大军，让他去攻打长安。房琯一败涂地，损兵折将，河南河北的许多郡县又被叛军占领。肃宗这才回过神后，问李泌怎么办？

李泌认为，在朝廷已经失去平叛良机的严峻现实下，必须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以迅速收复长安、洛阳为目的。首先要让郭子仪、李光弼率领军队灵活出击，牵制住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叛军骁将在范阳、常山和长安的主力，再不断派兵骚扰，消耗其兵员和战斗力，使叛军在几千里的战场上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接着对叛军老巢范阳形成合围之势，命建宁王李倓率军经塞外从北，李光弼率军自太原出井陉从南，先攻击河北范阳，捉住叛军家属并摧毁其巢穴，使叛军失去根据地，然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南北夹击将叛军主力在河南围剿歼灭。最后再大军四面出击，收复两京，彻底平定叛乱。

李泌平叛战略的主旨，是以时间换空间，一步一个脚印地夺取最后胜利。表面上看比较缓慢，需要较长过程，但却是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行的，且较为稳妥的平叛策略。这一战略排除了根本后患，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叛乱和其背后的地方节度使尾大不掉问题。肃宗刚开始也对此非常赞同，但不久，形势发生若干变化，肃宗的心焦急起来。

首先是肃宗的皇位并不稳定，永王李璘在江南公然起兵割据，意图与肃宗争夺皇位。而玄宗虽然表示退位当太上皇，但还保留了听取工作汇报的权力，仍然在任命宰相，没有放弃对朝廷事务尤其是人事任命的最高决定权。这两件事表明，肃宗尽管即位，但皇位并不稳

固，玄宗仍有翻盘的可能，而永王也在觊觎大位。肃宗迫切需要以收复两京作为政治资本来巩固皇位，用平叛政绩向天下证明他自立即位的政治合法性。

其次，前线也发生了若干有利于朝廷的变化。地方上对安史叛军的反抗斗争如火如荼，鲁炅先后坚守南阳襄阳，张巡死守睢阳（今天河南商丘一带），堵住了叛军南下进攻江南的通道，保住了唐朝赖以生存的江南财富基地，使得肃宗可以征调江淮地区的赋税粮食，保证平叛的军需供应。随着战局的胶着，叛军开始内讧，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掉。郭子仪攻占了河东，李光弼也解除了叛军对太原的包围。肃宗从灵武移驻凤翔（今天陕西凤翔县一带），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各路大军云集，江淮地区的钱粮也运到。长安城的百姓纷纷投奔到凤翔，充当官军向导。

肃宗对形势过分乐观，又加上稳固皇位的压力，就放弃了李泌的既定战略，急切命令唐军向两京和中原腹地进攻，想尽快打下长安，用政绩巩固皇位，再把把父皇接回来，将玄宗和他这两个权力基本点，转变成自己一个权力中心。

肃宗不明白，这些形势的变化是对朝廷有利，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敌我力量对比。不把叛军有生力量消灭，仅仅收复长安，是不能彻底平定叛乱的。结果长安虽然收复，但洛阳不久就得而复失。且在收复两京的过程中，朝廷精锐部队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而叛军从容退回河北地区，保存了有生力量，可以在长时间内继续对抗朝廷。一场按照李泌谋划本可以在两年左右平定的叛乱，因为肃宗的短视，结果拖泥带水的打了八年，终究欲速而不达，这和肃宗急功近利急于证明自己有很大关系。更严重的是埋下了节度使拥兵自立的重大政治军事隐患，中央朝廷再也无法形成对节度使的绝对权威。这一后果，也从反面证明了李泌平叛战略的先见之明和算无遗策。

以当时肃宗的智慧，显然无法预料到急于收复两京的后遗症，他仍然执意要求军队向长安进攻。至德二载（757）九月十二日，肃宗命令广平王李俶带领回纥援军和各路兵马共计15万人号称20万，向长安进发，二十八日收复长安。然后继续追击叛军，十月十五日击溃安庆绪从洛阳派来的15万援军。十月十八日收复洛阳。十二月，玄宗回

到长安，在大明宫宣政殿正式把传国玉玺交给肃宗，李亨的皇位才算真正巩固下来，成为大唐百姓的名义，历史进程的选择。

收复长安后，李泌帮助肃宗处理好玄宗回銮事宜，协调好父子二人关系，稳定住肃宗皇位，随即请求归隐山林。肃宗不舍，李泌言其有五不可留，即“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五不可留只是台面上的理由，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此时张良娣和李辅国均已把李泌当成对手，必欲排之。二人当初都能冤杀李倓，何况李泌。急流勇退是李泌保身全功的唯一选择。临走前，李泌苦劝肃宗一定确保李俶的接班人地位不动摇。肃宗应允，李泌遂归隐衡 山。

死不瞑目

肃宗虽然收复了长安洛阳，证明了自己，巩固了皇位。但是并没有消灭叛军的主力部队，安庆绪退回河北邺城，继续与朝廷对抗。安史之乱的另一重要角色史思明此时留守范阳，不愿受安庆绪的摆布，便以所部13郡和8万军队投降了朝廷，肃宗封他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只是在表面上投降，肃宗对他也不放心，就于乾元元年（758）四月，根据李光弼的建议，收买了史思明的心腹乌承恩，让他暗地里除掉史思明。不料消息走漏，史思明收到风后，做掉乌承恩，反要求肃宗杀李光弼。

九月，肃宗派郭子仪、鲁炅、李光弼等九路节度使围攻安庆绪。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肃宗却因为不愿把军队统帅权集中到一名大将手上，怕郭子仪、李光弼功高震主，竟然不设元帅，派了个宦官鱼朝恩去监军。十月，郭子仪等包围了邺城，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再次反叛，发兵13万攻陷河北大名，在乾元二年（759）二月开到邺城城下。三月，官军六十万人马与史思明决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鱼朝恩又自以为是，屡出昏招，九路节度使被打得落花流水，郭子仪退回河阳，李光弼还军太原。不久，肃宗以打了败仗为由，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让李光弼上位。战争还没结束，肃宗就开始猜疑大将。

邺城之战后，史思明干掉安庆绪，并于四月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九月，史思明从范阳南下，占领开封，攻下洛阳，形势急转直下。李光弼退到河阳，击退了史思明的两次进攻，才算勉强稳定住战线。

上元元年（760）春天，李光弼开始进攻，在河南怀州大败史思明叛军，平叛战争有所进展，但也没看到胜利的希望。到了九月，肃宗想起李泌当年的战略规划，就准备重新起用郭子仪，让他率七万军队从朔方直取范阳，拿下河北，然后与李光弼在河南南北夹击史思明。但诏书刚下达十天，就被鱼朝恩阻挠。这样重大的军事决策，肃宗竟因为一个宦官的谗言而中途停止，彻底平定安史之乱的机会就这样又一次溜走，化为泡影。

朝廷和叛军两边，好像都在玩比烂游戏。看谁最不烂，谁最后胜出；看谁先崩溃，谁被人抄底剪羊毛。到了上元二年（761）二月，鱼朝恩根据洛阳叛军军心涣散的假情报，忽悠肃宗派兵收复洛阳，李光弼虽然反对，但在肃宗一道又一道金牌的催促下，被迫出兵攻打洛阳，结果没有打下来。三月，史思明先烂了一步，被儿子史朝义做掉，叛军连续上演父子相杀的内讧，力量削弱一蹶不振，朝廷在比烂游戏中终于占据上风。平叛事业的最终成功，似乎露出一线曙光，但肃宗也即将走到人生的尽头。

肃宗晚年，和他的父皇、皇爷爷以及其他祖宗一样，陷入接班人问题的泥潭之中。他虽然立了长子广平王李俶为太子，但李俶不是皇后的儿子，张皇后一直想把他给踹下去。张皇后是肃宗的患难夫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跟着他颠沛流离。马嵬驿之变后，肃宗能作出和父皇分道扬镳北上灵武的决定，和张皇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一路上，晚上睡觉张皇后都睡在外面，以便万一有危险掩护肃宗先走。肃宗灵武即位后，张皇后生完孩子刚三天，就下床给士兵缝补衣服。因此肃宗对她很是宠爱。张皇后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就加紧陷害李俶，可惜这时她的大儿子不巧死了，二儿子又太小，广平王李俶在平叛中又立有大功，张皇后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肃宗时期开了宦官专权的先河。上元元年（760）五月，宦官马上言伸手拿了人家钱财，要替人办事，给宰相、兵部副长官兵部侍郎

吕諲打招呼，要吕諲任用某人为官。吕諲一看马公公亲自说情，立马照办，给那人安排了个好职位，谋了个好前程。谁料没过几天，这事被人给揭发出来。肃宗二话不说，下令将马上言用棍棒活活打死。而吕諲，则因为顶不住请托打招呼的压力，于五月二十三日被免职罢相，改任没有实权的太子宾客。

对付马上言之类的小太监，唐肃宗可以乱棍打死，但对李辅国这样的大宦官，肃宗皇帝就要掂量一下。李辅国是当年李亨北上灵武的重要参与者，随即开始干预政事，竟然当上兵部尚书，口含天宪，手握重权。上元二年（761）八月，李辅国还想更进一步当宰相。肃宗虽然要用李辅国制衡父皇太上皇李隆基留在朝中的班底，但也不能任由他如此倨傲。可肃宗也不好直接一口回绝，毕竟李辅国这只他当年捂活的小蛇已然修炼成龙，手握兵权，万一反咬一口，任他肃宗是皇帝也受不了。

肃宗只有虚与委蛇："以卿之功，何官不可为，其如朝望未允何"，以爱卿你为朕和大唐立下的功勋，还有你卓越的工作能力，当什么官不行。但是宰相这个位置，不光需要能力强，还要有很高的威望。爱卿你长期在朕的身边工作，在朝堂上历练不多，人望也不够，这事恐怕有些难办。

李辅国觉得也是这回事，就托人给朝廷元老裴冕带话，让裴冕向肃宗和朝臣推荐自己任宰相，想借着裴冕的威望上位。肃宗一看李辅国要多方运作大干快上，赶紧找宰相萧华密谈："辅国求为宰相，若公卿表来，不得不与"，李辅国这厮想当宰相，把我大唐官员队伍当成菜市场了，他够格吗？因为你懂得的一些原因，朕不能明着反对，只能和他打哈哈。听说他这几天正在找裴冕推荐，如果元老重臣的推荐表章奏上来，朕就没办法了，不同意也得同意。你赶紧去问问裴冕，他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萧华从宫里出来，直接去找裴冕，问到底是个什么情况。裴冕义正词严："初无此事，吾臂可断，宰相不可得"，没有的事，李辅国是想让我给他写推荐信来着，可我没答应，这种事情能答应吗？我宁可手臂被砍断，也不给他李辅国写推荐信。他李辅国要想当宰相，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听闻裴冕此语，萧华赶紧回宫面圣，让肃宗放心，

李辅国过不了裴冕这一关。肃宗笑逐颜开，总算有重臣替他分担了压力。

李辅国早先和张皇后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干了不少坏事。宝应元年（762），肃宗病重，张皇后和李辅国因为争权夺利反目成仇。张皇后刚开始想利用太子李俶除掉李辅国，被李俶拒绝。后来又在四月十六日假传圣旨召太子入宫，想趁机杀掉李俶。不料计划被李辅国的党羽程元振得到，李辅国就在进宫的路上带兵截住太子，李俶这才保住性命。

当天夜里，李辅国、程元振带兵进宫，张皇后赶紧跑到肃宗的寝宫长生殿躲避。李辅国竟然带兵进入寝宫，在肃宗的病榻前，当着皇帝的面把皇后抓走。肃宗受到惊吓，病情加重，两天后于四月十八日去世，终年52岁，在位6年。

肃宗到死，也没能看到天下太平的那一天。最终平定安史之乱，带领大唐从战乱中走向复兴的重任，只有历史性的落到了广平王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肩上。

第九章　唐代宗李豫：筑底大唐

唐代宗李豫，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子，也是唐玄宗李隆基的长孙，是唐朝第一个以长子的身份继承大位的皇帝。李豫出生于开元十四年（726）十二月十三日，刚开始的名字叫李俶。

平定叛乱

由于是第一个孙子，玄宗很是喜欢李俶，就亲自给他做三天洗儿礼。李俶的生母吴氏身体一直不太好，李俶刚生下来比较虚弱，小胳膊小腿，没那么白白胖胖。奶妈怕小王子万一有什么闪失，就私下做主狸猫换太子，用宫里同日出生的一个又白又胖的小男孩代替。

抱出来后，玄宗一看就觉得不对，当即对奶妈说这不是我孙子。奶妈只有从实招来，玄宗正沉浸在得到皇长孙的喜悦中，也没有怪罪。等到奶妈把李俶抱出来，玄宗龙颜大悦，抱在怀里左看右看，说这才是我的亲孙子，这小子有福啊，将来的富贵，可要比他老爹强。玄宗还对高力士说，“此一殿有三天子，乐乎哉！”今天这大殿之内，有三代皇帝，真是可喜可乐。

当时王府里只有李隆基、李亨、李俶，三天子只能是指这爷三个。但此时玄宗已经立了二儿子李瑛当太子，不可能说出这么不吉利的话，因为这意味着三儿子李亨要取老二李瑛而代之，所以这件事的传说成分很大。玄宗可能说的是三代同堂，后人以讹传讹，给传成了三天子。加上后来李亨、李俶父子也确实当了皇帝，这个传说就更有人信，就流传得越来越广。

尽管“一殿三天子”的事只是传说，但玄宗对李俶喜爱有加却是历史的真实。《旧唐书》明确记载，李俶小时候聪明好学，喜欢读《周礼》和《周易》，“玄宗钟爱之”。李俶长大后，被封为广平郡王，电视剧《大唐荣耀》里面的广平王，就是这么来的。李俶性格与父亲李亨很像，心思缜密，为人宽厚，办事果断，喜怒不形于色。

李俶在史书上第一次崭露头角，是在深刻改变了大唐王朝和父亲爷爷命运的马嵬驿之变中。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十五日，马嵬驿之变的第二天，建宁王李倓和太监李辅国劝当时还是太子的李亨脱离玄宗的西逃队伍独立发展，李俶对此也表示赞成。李亨下决心单干后，就派李俶代表他去玄宗那去做思想汇报。李亨知道，自己的几个儿子中，父皇最喜欢的就是皇长孙李俶。所以李俶出马，马到成功，不管情愿不情愿，玄宗都同意了李亨的请求，还拨出两千御林军和飞龙军骑兵交给李亨。

李亨决定留下，但却东西南北不知道往哪走。李俶就主持前线会议，说此地不可久留，天马上就要黑了，大家说说下步往哪走？建宁王李倓建议往西北走，去朔方。李俶和李亨同意了这个建议，这才有了肃宗在灵武的即位登基。

肃宗当皇帝后，要在皇子中选个大元帅，统筹平叛事务，本来是想用有勇有谋的建宁王李倓。但听了李泌的一番分析，认识到如果用李倓当元帅建立不世之功，那广平王李俶作为长子，就没法坐稳接班人位置，兄弟俩不免又是一场厮杀，还会来一次玄武门之变，就最终以李俶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倓、李俶虽然不是一奶同胞，同父异母，但兄弟俩感情很深，可以说是唐代皇子中少有的齐心兄弟。加上李倓也深明大义，父皇安排大哥上位，他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亲自去给李泌道谢。

李俶任元帅后，军国大事都是先交他过目，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然后送给肃宗做最终决定，实际上起了监国的角色。李俶的地位在上升，又有好兄弟李倓的支持，自然就有贼惦记，这就是肃宗的宠妃张良娣和太监李辅国，这二人狼狈为奸，李辅国想掌权，张良娣想让自己的儿子上位，就在李俶、李倓之间制造摩擦。

至德二载（757）初，张良娣和李辅国二人假意劝肃宗立李俶为太子，然后把兵权交给李倓，让二虎相争。李俶在李泌的提醒下，识破了张良娣、李辅国的奸计，主动提出不当太子。一计不成，张良娣、李辅国意识到了李俶、李倓之间真是插不进一根针，基情太深了。而李倓为保护李俶，多次向父皇报告张良娣、李辅国的种种恶行。二人决定先做掉李倓，卸掉李俶的左膀右臂，就向肃宗状告李倓

因为没当上元帅，要谋杀李俶。肃宗最害怕儿子之间兄弟相残，也怕压不住能打的李倓，竟然下令李倓自杀。失去兄弟的李俶，悲痛万分，当即就要带兵做掉张良娣、李辅国，在李泌的劝说下才收手。一旦动手，是非成败真不好说，只有暂时忍耐。

当年九月十二日，回纥亲王叶护带的援兵和唐朝各路人马齐集凤翔，李俶遂以大元帅的身份率领大军攻打长安，九月二十八日收复帝都，至此长安已经落入叛军手中一年零三个月。

唐朝从回纥借兵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打下长安后，土地和男人归唐朝，女人儿童和金银珠宝全部给回纥。现在人家回纥要求唐朝履行承诺，长安刚被朝廷收复，就要再被刮一次地皮。为避免长安父老再遭毒手，也给大唐留一点颜面，李俶在叶呼马前低声下气，弯腰作揖，说兄弟，长安先不抢了。你这一抢，洛阳那边听说了，就不好打了，咱先忍一忍，到洛阳再说。洛阳那花花世界，比长安要水灵得多。叶护在李俶的一番忽悠下，答应了。

十月十八日，唐朝回纥联军收复洛阳，叶护问李俶：兄弟，现在可以抢了吧。李俶无奈，毕竟拿人手短，实力不行，还要靠人家回纥军队去砍安史叛军，就让洛阳父老凑了一万匹绫罗绸缎，送给回纥，这才了事。

收复洛阳长安后，李俶先后被加封为楚王、成王，之所以没有立即被立为太子，是因为当初的张良娣今天的张皇后要让三岁的小儿子上位，肃宗反复犹豫，但最终还是在乾元元年（758）五月十九日，册立李俶为皇太子，在当年十月初五的册封大典上，李俶正式改名李豫。

这之后，张皇后还要对李豫下手，幸亏她和李辅国闹翻，要分出精力对付李辅国，李豫这才转危为安。宝应元年（762）四月，肃宗病重，张皇后想利用李豫对付李辅国，被拒绝，又想直接做掉太子。李辅国收到风声后，决定把宝压到李豫这边，就和手下程元振一起将李豫保护起来，四月十六夜里发动兵变，当着躺在病床上的肃宗的面做掉张皇后，肃宗受此惊吓两天后去世。四月二十日，37岁的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

李豫登基后，首要任务就是完成皇爷爷和父皇的未竟事业，平定安史之乱。先是于四月二十五日任命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又向回纥借兵，于十月份组织各路兵马收复曾再度失陷的洛阳。这次回纥打进洛阳后，可算是抢了个够，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更可恨的是官军，也把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当匪区，抢了三个月。洛阳家家户户全部被抢得一干二净，家徒四壁。不管官民贫富，男男女女的衣服都被抢光，只能用纸裹到身上。

后来河南河北地区之所以经常反叛中央，和官军的这次洗劫有很大关系。朝廷不把百姓当人看，百姓也就没必要对朝廷忠诚。

拿下洛阳后，官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把史朝义围在莫州也就是今天河北任丘。第二年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被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人出卖，想去投奔契丹却被追兵追上，无路可逃，只得走进小树林上吊自杀。正月三十，史朝义人头送到长安，至此，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安史之乱总算拖泥带水的平定。

安史之乱结束，但叛军叛将的势力并没有消灭，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这些人仍然保留着完整的部队建制，占据着以前的地盘。他们只是用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对他们承认，朝廷任命他们当节度使，换取表面上的服从。

不是代宗不想彻底解决问题，而是没钱再打了。安史之乱期间，北方打成一锅粥基本收不上税，只有靠江南。朝廷在江南是横征暴敛，地皮刮得一干二净。官逼民反，江南爆发了农民袁晁大规模农民起义，直到四月才被压下去，此后小股起义一直不断，持续了十几年。

江南刚稳住，西北又出大事。安史之乱，朝廷在西北的边防军都调到内地平叛，吐蕃乘虚而入，占据了陕西凤翔以西的河西陇右地区。七月，吐蕃进入今天甘肃清水的大震关，宦官程元振竟然封锁消息。直到十月初一吐蕃打到陕西彬县，代宗才收到风。但第二天，吐蕃就打到了长安边上的奉天和武功。代宗立即起用被夺了兵权靠边站的郭子仪为副元帅，组织抵抗。还没等郭子仪调集军队，吐蕃就过了长安护城河渭水上的便桥，代宗赶忙跑到河南陕县。初九，吐蕃打进

长安，立唐高宗的长孙邠王李守礼的孙子李承宏当皇帝，在长安是一顿哄抢。

幸亏郭子仪采用忽悠战术，白天击鼓打旗，夜里高举火把，用区区四千人弄成千军万马来相见的架势，加上长安的几百个流氓少年在城内朱雀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的位置大呼小叫，吐蕃真以为唐朝大军过来包饺子，赶紧在十月二十一日全部退出长安。十一月，郭子仪率军进入长安。十二月二十六日，代宗回到长安。

回到长安后，代宗开始努力稳定局势，重用郭子仪和李光弼等元勋大将加强边防。利用吐蕃与回纥的矛盾，保持与回纥的长期合作关系，牵制住吐蕃，让其不敢有大的动作，巩固西北战线。

铁腕反腐

初步稳住国防局势后，代宗开始整理内政，首先是打掉内廷大太监李辅国这个和外朝大老虎元载。

元载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权相，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巨贪之一。他的发迹与倒台，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一生令人唏嘘慨叹，警醒不已。元载是个苦二代，其父“不理产业”，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巴。但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自幼嗜学，好属文，性敏惠，博览子史，尤学道书”。元载苦学读书有个特点，博览经史子集之外，在“道书”也就是道家典籍上下功夫最多。原因无他，皇上喜欢道家。

到了参加科举的时候，元载因为“家贫”，只能徒步去参加考试，估计是路上消耗体力精力太多，到了考场发挥不出真实水平，以致“累上不升第”，连续几年都是名落孙山。直到天宝初年，玄宗皇帝为弘扬道教，下令在科举中开设道家典籍专场。对“道书”滚瓜烂熟的元载，这才有机会鱼跃龙门，科场得意。

中举之后，元载任长安周边的新平县县尉，后调到大理寺，先后出任大理评事、大理司直，主要职责是“出使推按”。大理寺受理州府重大疑难案件时，除将犯人押解至长安审讯外，还可以派遣法官到当

地推鞫。专门出使审案的法官，就是大理司直和大理评事。他们出使巡回时，很是威风，有权将案件涉及的地方官员停职待罪。地方三品、四品诸侯大员对六品、八品的大理司直、大理评事，一般都不敢怠慢。不出使的时候，大理司直和大理评事在寺内参与疑难案件的审理工作。主要的审讯升堂和判决文书的起草工作，由大理评事来做，大理司直负责审核把关，并在判决书上连署签字。所以坐到大理司直这个位置时，元载已经有了一定的权力。

但尽管如此，元载在玄宗时期，基本还处于边缘化的阶段。他在仕途上的大踏步跃进，是在玄宗的儿子肃宗时期。肃宗即位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平定安史之乱。打仗实际上就是打钱，招兵买马、粮草后勤，都需要用钱。元载凭借理财能力，得到肃宗信用，在洪州刺史等地方诸侯岗位上过渡后，接连出任户部度支郎中、户部侍郎、江淮租庸使、句当度支、铸钱、盐铁并诸道转运使等朝廷财经要职。

元载理财的妙招，是刮百姓。他任江淮租庸使期间，看江南百姓日子过得还不错，就下令百姓补缴自安史之乱八年来所欠朝廷的租税。补缴税款只是名义，实际执行中，不管有没有偷税漏税，不管实际有多少财产，全部上缴朝廷一半，甚至八成、九成。不愿补缴税款的百姓，直接抓到官府大刑伺候。就这样，元载替肃宗筹措了大量财税军费，朝廷这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平叛所需的粮草军需。

元载的奋斗成功，除了安史之乱的历史进程外，还有李辅国的提携。元载有个同宗女子，嫁与李辅国为妻，元载就顺杆往上爬，搭上李辅国这条线。李辅国身为大内总管，也乐得有人帮自己处理外朝事务，二人遂勾搭成奸。

肃宗上元三年（762）三月二十一日，经李辅国提名，肃宗任命元载为京师长安地区最高长官京兆尹。按说一般人肯定是感激涕零，赶紧上任。可元载的梦想很大，直接跑到李辅国那先表示谢意，然后给拒了。李辅国何等精明之人，当即猜中元载心思，就让他且等几天。八天后，三月二十九日，在李辅国的强烈建议下，肃宗免去贤相萧华的职务，任命元载为宰相，同时继续主管财经工作。

代宗刚即位时为稳住李辅国，不惜像当年周武王姬发尊称姜子牙

那样，也尊称李辅国为尚父，毕竟禁军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朝廷文武百官进宫，都要先拜见李辅国，然后觐见代宗。李辅国“恃功益横”，甚至直接对代宗说：“大家（即代宗）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皇帝你在里面坐着就行，外面的事就交给老奴去吩咐。代宗虽然“内不能平”，但“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礼之”，先后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

权势大到一手遮天的人，自然不能为天子所容。随着李辅国地位上升头衔越来越多，实权尤其是军权逐步被其党羽太监程元振接手。代宗趁机在公元762年六月，解除李辅国的一切职务，用程元振取其而代之，并把李辅国赶出皇宫，搬到外宅居住。

李辅国倚老卖老，老泪纵横地对代宗说：我老了，没资格伺候您了，只有追随先帝而去。代宗决定满足李辅国这个愿望，指使程元振派出杀手，于十月十七日夜里剁了他的人头，还卸了一条胳膊，扬长而去。当时元载已经察觉到形势的变化，赶紧改头换面，落井下石协助代宗刺杀李辅国。史载：“盗杀李辅国，载阴与其谋”。立下如此大功，元载更得代宗信用。

在向权力巅峰攀爬的过程中，元载不忘培植势力，将朝廷命官改造成元氏家奴。元载为相多年，门生故吏遍天下，在京城和地方州县遍插亲信。以其为中心，打造了一个囊括三省六部台省各司官员的腐败集团，这个贪腐圈子攫取了朝廷的人事权、财权，甚至部分兵权，已经成为大唐重要不稳定因素。

元载有个老叔，曾经想借他的门路谋个差事，可元载觉得老叔不堪大用，想把他打发走，就写了一封信，让老叔带信给河北节度使。老叔以为是推荐信，结果走到半路，拆开信一看，上面没写一个字，只有元载的签名。老叔大怒，但已经到了河北，就把信交给节度使。节度使看到元载的亲笔签名，立马将老叔接到当地最豪华的客栈，好吃好喝伺候了好几天，临走时，还送了上千匹绢布。《资治通鉴》对此评论，“其威权动人如此”，元载的威势，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在为朝廷理财的同时，元载也吃下巨额贿赂。他在长安的大宁里、安仁里兴建两处豪华宅第，在长安城南购置肥美田庄，在东都洛

阳营建园林式私宅，都是阡陌交通，绵延数里。元载还借着建议代宗在河中府（今天山西省永济市及其周边地区）兴建中都的机会，先派亲党到当地把地价给炒起来，大赚一笔。元载家里积攒的名贵西域调味香料胡椒有八百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多吨。收集的炼丹药材石钟乳，有五百两之多，要知道当年唐太宗赏赐名臣高季辅的石钟乳，也仅仅是一剂几两而已。胡椒和石钟乳在当时市场上的流通地位，足以比肩今天的茅台和千年老参。由此可见元载的贪腐生意搞得多么热火朝天、兴旺发达。至于家里的金银珠宝，更是稀松平常之物，数不胜数。

元载的贪腐，是典型的家族式腐败。其妻王韫秀在其中推波助澜，功不可没。身为大唐名将王忠嗣的女儿，王韫秀称得上是将门虎女，她自幼凶悍凶戾，霸道霸蛮，连元载都对她颇为忌惮。王韫秀放任几个儿子仗着元载的权势，欺男霸女，聚敛财货，贪污受贿。贪官陈少游带病提拔为桂管观察使（今天广西桂林市一带），嫌距京师太远，当地民贫，穷山恶水，刮不出油水。遂送给元家二少爷元仲武一份大礼，没几天，就改任油水丰厚的宣歙观察使（今天安徽省宣城市一带）。元家上下还纵情声色，男女老少甚至在家里集体观看少儿不宜的风流歌舞。如此家风，元载的倒台已属必然。

代宗对元载家族的所作所为，早就圣明烛照，只是念在元载护驾卫主有功，欲全君臣之分，不忍处置。永泰元年（765）十二月的时候，华原县（今天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一带）县令顾繇举报元载的儿子元伯和等人招权纳贿，代宗为保护元载，于十二月十一将顾繇流放锦州（今天湖南省麻阳县一带），暂且放其一 马。

大历五年（770），代宗找元载谈话，劝他不要太过分，吃相不要太难看！元载竟然不为所动，谈话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继续我行我素。代宗由此下决心要动元载。不久，元载一个门客写了《都卢寻橦篇》，告诫他所处的危局。元载读后大哭，但已无法回 头。

大历六年（771）四月，成都司录李少良上书举报元载贪腐，代宗将其接进大内，亲自接访。可惜李少良事机不密，将此事告诉了友人韦颂，韦颂又告诉了友人陆珽，偏偏陆珽是元载的党羽。元载闻知后，要求代宗就此事表态。由于时机不成熟，代宗被迫将李少良杖

毙。同年八月，在没有同元载商议的情况下，代宗调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回朝，任命为负责监察百官、惩治贪腐的御史大夫。

大历八年（773）五月，李栖筠不负代宗厚望，拿下元载党羽吏部侍郎徐浩、薛邕，将其贬到地方。随后，元载长子元伯和贬任扬州。代宗的网越收越紧，但由于此时河北藩镇叛乱，代宗的精力全部被牵扯到前线战事上，一时腾不出手对付元载；加上元载在朝中经营多年，盘根错节，树大根深，代宗必须通盘考虑，确保万无一失。一直等到四年后才正式收网。

大历十二年（777）三月，有人举报元载夜里在家中设坛祭祀，请和尚道士念经祈祷，似有非法图谋。在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这是足以致人死地的举动和罪证。

代宗当机立断，于三月二十八日派舅舅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带兵，将正在宰相办公场所政事堂工作的元载拿下，并分派兵丁搜捕元载家人及党羽。元载和妻子王韫秀，已经贬任扬州兵曹参军的长子元伯和，任职祠部员外郎的次子元仲武，任职秘书省校书郎的三子元季能，并被赐死。

元载倒台后，家产充公。大宁里、安仁里的府邸，被分配给京城百官办公居住。家藏的五百两石钟乳，分给中书门下和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的官员集体享用。百官从代宗对元载的反腐中获得了极大的物质实惠，朝廷因此风平浪静，没有出现大的人心波动。

元载的官声遗臭万年，其死相也很臭。代宗赐他自尽，但元载可能是因为对自己下不了手，就让刀斧手帮忙，还要求刀斧手下手利落点，一刀毙命，给他个痛快。刀斧手估计听不得元载的哼哼唧唧，就脱下自己的臭袜子，塞进元载嘴里，这才送他上路。

元载死前，应该有无数悔意浮上心头。他有无数次可回头的机会，大历五年被代宗警告时，如果及时悬崖勒马，可平安落地。大历六年如果不逼迫代宗杀掉李少良，代宗或许可以饶他性命。但更为根本的是，如果第一次面对钱色诱惑时不伸手，不被拖下水，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整理财政

代宗闪转腾挪，用奸臣对付奸臣，清除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元载等内廷外朝贪腐反动集团后，总算把朝廷收拾得稍微干净一点。在整顿朝纲的同时，代宗进行了财政改革，到处找钱。任用理财大臣刘晏修复了从江淮向长安运粮的漕运通道，进行了盐业改革，增加了盐税收入，朝廷才算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

刘晏是曹州南华县（今山东省东明县一带）人，出生于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左右，家庭出身较为低微，其父刘知诲为南华县丞。刘晏自幼“聪悟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七岁便考中科举考试中专为少年儿童应试设置的科目“童子举”。

开元十三年（725）十一月，玄宗东封泰山，十岁的刘晏献上《东封书》，盛赞玄宗功德。玄宗“奇其幼”，惊奇刘晏小小孩童便能写出如此文章，就让宰相张说测验其学识。张说测试完毕，叹道，“国瑞也”，视刘晏为国之祥瑞。刘晏由此获得“神童”称号，玄宗授予其秘书省正字职务，负责校正典籍中的文字讹误。十岁刘晏入仕刚起步，就得到了其父穷其一生也只能做到的九品官职，“名震一时”。

在秘书省的十多年间，刘晏勤学苦读，将省内所藏典籍基本上翻读一遍，为后来的大展宏图打下了深厚的学术根基。天宝初年，刘晏外放夏县（今山西省夏县一带）县令。他宽仁爱民，“未尝督赋”，从来不严声厉语催逼百姓交纳赋税。百姓感念恩惠，“而输无逋期”，都会及时在规定期限内完税交粮。刘晏后又通过唐代科举中允许在职官吏参加的制举“贤良方正”科目考试，破格提拔为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一带）县令。刘晏为温县百姓做了大量实事好事，“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百姓将其惠民事迹都刻在石碑上，为其树碑立传。因为“有能名”，政绩卓著，刘晏上调中央监察机关御史台任侍御史。

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逃奔蜀地，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一带）即位，刘晏到襄阳一带避乱。

出镇江南的永王李璘，企图割据自立，招揽李白等各方英才入其幕府，亦向刘晏伸出橄榄枝。刘晏看出李璘不臣之心，“固辞”，予以拒绝，同时写信给宰相房琯，指出“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认为玄宗派诸王出镇四方，不利于稳定肃宗皇位和统一指挥平叛。刘晏此信，对当时根基不稳的肃宗是莫大支持。肃宗遂下诏任命刘晏为户部度支郎中、“领江淮租庸事”，负责征收江南赋税钱粮，供应中原平叛军需。

刘晏刚走马上任，李璘就公开起兵造反，刘晏和江南官员一起将其叛乱平定。后经过彭原太守、陇州刺史、华州刺史几个平台的历练，升任河南尹。但当时包括洛阳在内的河南大部都被叛军史朝义占据，刘晏的河南尹实际上是有名无实。

上元元年（760）五月，肃宗将刘晏调回朝廷任户部侍郎，兼“度支铸钱盐铁等使”，监管财政收支、货币铸造、盐铁专卖等事务，不久又兼任京兆尹。任职期间，刘晏“总大体不苛，号称职”，将各项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渐有“善治财利”之名。

随着刘晏进入朝廷高级官员序列，仕途起伏受高层政治斗争影响越来越大。上元二年（761）十一月，刘晏被人诬告泄漏朝廷机密，外贬为通州（今四川省达州市一带）刺史。

宝应元年（762）四月，代宗即位，于六月二十七为刘晏雪冤，恢复其户部侍郎、京兆尹的职务，并“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当年十一月，朝廷收复河南河北，当月十四日，刘晏又兼任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负责河南地界的漕运管理。广德元年（763）正月初九，代宗任命刘晏为宰相，统领朝廷财经事务。几天后，叛军首领史朝义被杀，人头于正月三十送到长安，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平定。

正当刘晏要发挥其理财之能，为刚从战乱中走出的唐王朝纾缓财政困局的时候，又栽了个跟头。广德二年（764）正月二十五，刘晏“坐与程元振交通”，因与遭罢黜的权宦程元振过从密切，被解除宰相职务，调任没有实权的虚职太子宾客。

刘晏因官场倾轧被罢相，但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困境依然

如故，其间关键在于“自丧乱以来”，沟通江南与关中的经济命脉——漕运梗阻。

漕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是指朝廷将从各地征收的田赋粮食通过水路运输到京师或其他指定地区。故许慎《说文解字》有言，“漕，水转谷也”。

隋唐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成为主要粮食产地。“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八百里秦川经过几百年开发，地利渐尽，且耕地有限，无法供养官民所需。唐朝开始从江南大规模调运粮食到长安，漕运成为关系朝廷安危的重要生命线。

安史之乱后，唐代漕运废弛。尤其是位于河南地界、连接淮河与黄河的漕运大通道汴水，因年久失修，“堙废”淤塞不能行船。从江南启程的粮船只能从长江绕道汉水，到达梁州（今陕西省汉中市东部一带）、洋州（今陕西省洋县一带），然后下船改走陆路，用马拉车运的方式翻越秦岭山路，才能运抵长安。

这条运粮之路“迂险劳费”，不但路远，而且沿途险象环生，耗损极大，时间、运输成本直线上涨，由此导致关中地区粮价高企，一斗米卖到一千钱，而贞观年间一斗米才三、四钱。朝廷内外、官民上下都为生计发愁。田里的麦穗还没成熟，就被捋下来充作禁军军粮，百姓更是无粮可吃。皇宫御膳房也没有足够的粮食储备，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代宗在将刘晏罢相不到两个月后，于广德二年三月十二任命其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负责从江南到河南的漕运事务，“议开汴水”，筹划疏浚汴水河道。第二天，代宗又下令刘晏与各地方节度使商讨筹集整治汴水所需经费之事，允许他根据实际需要，无需请旨即可先行实施，事后再行奏报。

刘晏得到便宜从事之权后，“以转运为己任”，着手恢复从江南到关中之间的漕运通道。他亲自带领属下实地勘测从淮河、泗水到汴水、黄河的各条漕路河段。“右循底柱、硖石，观三门遗迹；至河阴、巩、洛，见宇文恺梁公堰，厮河为通济渠，视李杰新堤”，深入

考察三门峡的栈道石渠，河口、洛口的堤堰仓库。全面总结前人办理漕运的经验教训。

刘晏深知，疏通汴水、重修漕路在工程技术上并不难，难在“为人牵制”，即被从朝廷到地方的各种势力所掣肘。刘晏遂上书时任宰相元载，系统提出了整理漕运的全盘思路和整体方案，主要是“四利”“四病”之论。

刘晏认为，整理漕运有“四利”。“一利”是关中地区百姓税负尤其是田赋过重，从江南调粮到关中，至少可以减轻百姓一半的赋税徭役；“二利”是战乱期间，东都洛阳几乎毁于兵火，民生凋敝，漕路恢复后，可招引流民落户定居，渐次恢复经济；“三利”是安史之乱后朝廷权威不振，地方节度使尾大不掉，周边政权虎视眈眈，修复漕运可以充实国库，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防安全；“四利”是安史之乱扰乱了唐朝原有的经济秩序，物流贸易不畅，商品交易受阻，漕运水路打通后，可以重构全国统一的商品流通网路，活跃城乡交易，将经济恢复至战前水平。

从刘晏分析“四利”可见，他不止是把恢复漕运当成是打通粮运通道的手段，而是要以整理漕运为基础，恢复整个大唐经济体系内的商品流通，逐渐医治战争创伤，进而在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强朝廷财力的基础上，扭转中央在与地方藩镇和周边强邻关系中的弱势地位，收拾旧河山，重建大一统，重现当年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荣光。

刘晏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在当时满目疮痍的战后环境中，仅仅是整理漕运一项，就已经是困难重重。他对此亦不讳言，直言漕运有“四病”即四方面的困难。“一病”是受长期战乱影响，漕运河道所经方圆五百里地区人烟稀少，有如无人之境，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可以支撑如此浩大工程；“二病”是黄河、汴水因战乱无人整修，泥沙沉积，河床淤塞，千里河道到处是浅水滩，满载粮食的重船吃水很深，根本无法通行，即使勉强通航，漕运速度也是相当缓慢，不能解关中缺粮燃眉之急；“三病”是大规模叛乱虽然初步平定，但漕路沿线还很不太平，经常有小股乱兵袭击没有驻军防守的黄河沿线，粮船航行安全得不到保障；“四病”是对漕运最大的威胁还不是匪军，而是官军，在从江淮到关中长达三千里的水路运输线上，藩镇林立，朝廷政

令不行，地方骄兵悍将往往借口军粮不足，抢夺朝廷漕粮。

刘晏上书元载，意在取得朝中重臣支持，故一再剖白心迹，“惟小子毕其虑奔走之，惟中书详其利病裁成之”，请元载挂名总揽其事，自己具体负责做事。刘晏在书中坦言，宦途坎坷，事不成，名未就，唯愿用一生所学报朝廷于万一。欲身体力行修整河道，身先士卒负重转输。

当时元载“方内擅朝权”，正全力巩固朝中权势，无暇外顾，“尽以漕事委晏”，就把改革漕运之事全权委托给刘晏。“晏得尽其才”，刘晏这才获得尽展所学、一显身手的机会。

在实地勘测水情，全面分析利病的基础上，刘晏采取了多项措施，对漕运进行了系统性改革，重新打通了从江南到关中的输血大通道。

首先是重新疏通河道。安史之乱后漕运不畅，直接原因在于汴水航道不通。刘晏在时任河南副元帅李光弼的帮助下，借助驻扎河南地界的官军人力，并发动两岸百姓下水淘挖淤泥，对以汴水等淤塞河道进行疏浚，恢复其连接淮河黄河的功用，各河道得以畅通无碍。

为保证漕运所需水利，刘晏还“分黄河水入通济渠”，又“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灌”，分派官员管理位于今天皖南地区的古丹阳湖，禁止沿湖百姓随意取水灌溉，“自是河漕不涸”。为避免沿岸寇匪甚至节度使军队劫掠漕粮，刘晏还组织护粮军队，“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每十艘船为一队，由军将带领300军士武装护航。

疏通汴水是刘晏改革漕运的首要关节，各段河道由此恢复了航运能力，江南租赋重新源源北上。著名诗人岑参为此还有诗云，“刘公领舟楫，汴水扬波澜”。

其次是完善分段运输。唐代漕运刚开始沿用传统的直运方式，即从江南直接运输到长安。由于各段河道水力不同，水情不一，涨落时间各异，漕船辗转进入各条河道时往往需要长时间等候，导致运速慢，运粮少，不能满足关中地区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开元年间，裴耀卿调整运输方式，由全程直运改为分段运输，江南漕船到黄河后卸粮即回，然后再由黄河漕船分送到长安和洛阳。此举提高了运输效

率，但裴耀卿的改革很不彻底，尤其是经安史之乱，分段运输法基本上废弛。

刘晏在裴耀卿的基础上，对分段运输方式进行优化升级，沿各条河道设置粮仓，分地储存粮食，分段接力运输。刘晏分析，“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将漕运航线划分为长江、汴水、黄河、渭水四个河段，“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江南漕船运粮到扬州粮仓，然后由汴水漕船输送至河阴（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北一带）粮库，接着由黄河漕船运输至渭口（今陕西省潼关县渭水注入黄河处）仓库，最终由渭水漕船运送到长安太仓。各河漕船均可根据具体水情择机行船，节省了等候时间，运时缩短，运力提升。“漕卒”即船工对所属航道水情也更加熟悉，往来自如，不易出事，运输稳定性得到保障。

刘晏之前，漕粮都是散装散运，装卸麻烦，损耗严重，且给贪官污吏偷窃提供了便利。刘晏改为袋装整运，“囊米而载以舟”，把漕粮装进麻袋，再装船起运。此法不仅便于分段转运时装卸运输，还减少了损失，即使翻船落水也可打捞。

第三是变水陆联运为全程水运。从黄河转漕至渭水，最为危险的是三门峡。黄河进入三门峡峡口后，河道从700米骤然收缩至400米，水势险恶。尤其是河道中耸立的两个石岛将黄河分为三道激流，俗称“三门”，南为鬼门，中为神门，北为人门，这就是三门峡之名由来。三门之中，神门、鬼门均万分凶险，只有人门可以行船，但此处亦是水情复杂，暗礁遍布，危石林立，险情多发，漕船逆流上行，稍不留神就翻船，以致粮沉人亡。当年裴耀卿调整漕运路线时，为避三门峡天险，在从洛阳含嘉仓到陕县太原仓一段放弃水运，改走陆路，实行水陆联运。此举虽然避免了漕船倾覆，但三百里的陆路分八段接力，需用牛车千八百辆，征发民夫成千上万，不但费时劳民，而且成本极高，以致有“斗钱运斗米”之说。

刘晏将三门峡一段从陆路改回水运，实行全程水运以降低成本，提高时效。为避免在三门峡翻船，刘晏筹资打造坚固耐用漕船即“上门填阙船”，同时“调巴、蜀、襄、汉麻枲竹筱为綯挽舟”，从巴蜀购买

大量竹子麻皮，研发制作坚韧绳索用来挽舟拉纤。纤绳定期更换，确保绳坚不断。刘晏还雇佣经验丰富的纤夫船工，漕船通过三门峡时，30纤夫拉纤，5名船工撑篙，齐心协力，互相配合把漕船拉过三门峡险峡激流。

第四是变私人承办为朝廷操办。刘晏应对三门峡天险的重要手段是打造坚固漕船，这就需要从源头抓好造船事务。之前的漕船基本上是由私人所造，设备简陋、载重较小，遇到小风小浪就容易倾覆，更不用说三门峡的激流险滩。

刘晏将漕船建造统一收归朝廷，“于扬子置十场造船”，在扬州设立了十个官办造船厂。根据不同河面水情，制造相应功用船只。“歇艎支江船”船型肥阔，浅仓平底，载重大，可装四五十吨粮食，适合在江南水流平缓的河道航行。“上门填阙船”尖底小腹，船底坚实笨重，船头船尾高翘，船身两侧配有较高的护舷板，适宜在黄河三门峡等水流湍急、路狭礁险的河道航行。

在造船上，刘晏不惜工本狠抓船只质量，“每艘给钱千缗”，每艘船造价达一千缗。有人说造船成本实际上五百缗就够用，“虚费太多”。刘晏不以为然，“论大计者固不可惜小费，凡事必为永久之虑”，做大事不能只算小钱，还要考虑将来长远。船厂新建，各方面人员都比较多，“当先使之私用无窘，则官物坚牢矣”，必须在人工成本上给够给足，才能保证所造船只坚固牢靠。刘晏此举颇具先见之明，唐朝后期漕运管理部门将造船经费大幅压减，“船益脆薄易坏，漕运遂废矣”。

在朝廷出面开办造船厂的同时，刘晏还改变了私人组织漕运的方式。刘晏之前，漕运由两岸富户组织无偿服徭役出义务工的贫民进行，贫民叫苦不迭，富户从中牟利。刘晏实行漕运官办，用官营盐业获得的利润雇用水性好、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船工水手，付给他们丰厚的工资，“未十年，人人习河险”，取得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而劳力充裕的良好效果。

经过刘晏对漕运体系的全面改革，从江南到关中的运输时间从八九个月削减至四十天左右。运粮成本大幅下降，每斗米从镇江运至长

江对岸扬州的运费从19钱降至4钱，从扬州到郑州的运费从120钱降至30钱，其他商品从扬州到开封的综合运输成本从2200钱降至1300钱，“岁省十余万缗”。通过漕运每年可向长安调粮110万石左右，“无升斗溺者”。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长安粮价很快被平抑。当年第一批漕粮运到长安时，代宗亲自派皇宫卫士敲锣打鼓赴东渭桥码头迎接，并派人传口谕“卿，朕鄼侯也”，将刘晏比作贤相萧何。

刘晏对漕运制度的深度改革，不仅解决了关中粮荒，更是重新沟通了南北经济，打通了唐朝战后经济复苏发展的任督二脉，进而重构财政体系，为大唐实现中兴、再次延续一百多年的荣光奠定了财经基础。

陈寅恪先生曾有言：“唐代自安史之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而八道钱粮赋税的北上转运通道，走的就是刘晏重新疏通的漕路；江南财富效应之所以能够有效转化为关中朝廷的治理能力，无疑与代宗任用刘晏对唐代漕运的系统改革密不可分。正如岑参诗所言，从此“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皇后失踪

处理国事的时候，代宗最放心不下的那个人，就是少年夫妻沈氏。沈氏出身江南名门，开元末年与还是广平王的李俶成结发夫妻。安史之乱长安沦陷，沈氏来不及逃跑成为俘虏，后关押在洛阳。第二年即至德二载（757）十月，官军收复洛阳后，夫妻才团聚。但不知何故，李俶一直没有将沈氏送到大后方长安。乾元二年（759）九月洛阳被史思明攻陷，沈氏至此下落不明。

代宗是个重情之人，即位后对沈氏念念不忘。当年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等了好久终于等到把梦想实现的今天，我如今贵为天子，你本应母仪天下，可你在哪，沈氏？就派人四处寻找，可一直没有找到。

到永泰元年（765）七月初九，代宗突然听到有人报告：大喜

了，回来了，陛下，您的沈氏找到了，皇后回来了！

代宗激动不已，马上出门相见，没想到却是个尼姑。这个尼姑来自寿州也就是安徽寿县崇善寺，法号广澄，自称就是当年的沈氏。洛阳落于史思明之手后，为免遭叛军毒手，她辗转到崇善寺削发为尼。青灯黄卷五六年，听闻夫君即位，这才千里奔夫，回到长安相见。陛下，贫尼这些年想你想得好苦啊，您当了皇帝，可不能忘记我这个患难老婆，皇后的位置您可得给我腾出来！广澄师傅一把鼻子一把泪的哭泣。

看着广澄师傅泪落如雨的花容，代宗心里一紧，这是朕当年的沈氏吗？如今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代宗的疑惑是对的，他虽与沈氏半路分离，但毕竟夫妻一场，恩爱情深，难道还记不起爱妻的模样？这个死尼姑，当朕是个连人也看不准的昏君吗，当朕是个连老婆也认不出的负心汉吗？诈骗竟然骗到朕的头上，来人，给我大刑伺候，问问她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敢如此大胆！一番审问下来，事情很快水落石出，广澄师傅脱掉马甲，露出本来面目。

广澄师傅确实是出家人，却是耐不住古刹寂寞、受不了红尘诱惑的出家人。都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但广澄师傅却是吃了佛祖的心菩萨的胆，竟敢去忽悠皇帝。要说她一点皇宫背景没有，也说不过去。她“乃故少阳院乳母也”，原本是大明宫内少阳院中，李豫与沈氏的长子，即当今太子李适的乳母。安史之乱中逃到崇善寺出家。后来听说皇帝在到处找皇后，觉得是个好机会，曾经有过皇宫生活经历的她可以赌一把，赌赢了说不定就能母仪天下，成为人生赢家。

可广澄师傅只想着赌赢了的华丽转身，根本没想万一被戳破，那可是欺君之罪。她也白痴得可怜，人家代宗可是与沈氏双宿双飞的夫妻，虽说五六年过去了，但音容笑貌是牢记心间。当年同床共枕的亲老婆都认不出，还怎么当皇帝坐江山！验明正身后，代宗怒不可遏，把朕当凯子耍了，遂“鞭杀之”，下令左右用鞭子将广澄师傅活活打死！

从此，终代宗之世，再没有人敢冒充沈氏来见皇帝。而寻找皇后的队伍，也一直在路上。直到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二十一日驾

崩，代宗也没能再看到皇后一眼。太子李适即位后，沈氏又出现了，那这次是不是真的呢？代宗的死比较突然，他在内政国防外交上的许多设想还没来得及落实，也没给太子李适进行任何安排，那李适能扛过代宗的大旗，实现大唐的伟大复兴吗？

第十章　唐德宗李适：朕的智商不在线

德宗李适是唐朝的第十个皇帝，代宗李豫的长子，母亲就是代宗一直苦苦寻找的沈氏。他出生于天宝元年（742）四月。安史之乱期间，曾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指挥各路人马，收复二度失陷的东都洛阳。广德二年（764）正月十七被立为太子，大历十四年（779）五月二十三日即位。

由于父皇代宗走得很突然，从生病到去世仅仅七天，根本没来得及给李适安排班底。李适继承了皇位，也接过了虽经父皇初步整顿，但仍然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江山，一切都得他独自摸索，重新打理。

德宗即位时已经37岁，很有一番积极向上的新气象，大力整顿宫里的奢靡之风，撤销多余的皇家乐团舞女和宫女编制，平反冤假错案，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改变了将国库收入当皇家私人财产的制度。几把火烧下来，大唐人民一片欢呼雀跃，山呼万岁。一直对抗中央的平卢藩镇士兵甚至扔了武器：如此英明伟大的皇帝出现，我们还能造反和中央对着干吗？

德宗的理想是削平藩镇，重现大唐荣耀。打仗就得有钱，德宗即位不到三个月，就于建中元年（780）正月初五任用杨炎推行了税收制度改革，将以前按人头征税的租庸调制度，改变成按财产和土地面积征收的两税法。对地方财政支出进行审计，量出制入，各州收的税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送交国库，一部分送节度使，一部分留本州使用。

两税法的改革，改变了从秦汉以来以人头税为主的收税方法，扩大了纳税面，减轻了农民负担。这项改革是中国古代历史税收制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改革增加了国库收入，这一制度实行刚一年，国家财税收入就达到上年的三倍。更重要的是，两税法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为削藩进行了财政经济的准备。

手里有了钱，德宗开始动手。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地区的卢

龙、成德、魏博三镇节度使都由安史旧将担任，中央没有人事任免权，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建中二年（781）正月初九，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翘辫子，儿子李惟岳想按照老规矩接班。德宗就拿成德开刀树立新规矩，拒绝李惟岳当节度使。五六月间，李惟岳与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山南节度使梁崇义，四镇联合起兵反叛朝廷，这是安史之乱以来最大的地方叛乱事件，史称“四镇连兵”。德宗坚决镇压，刚开始取得了很大战果，胜利在望。

但由于德宗缺乏战略眼光，猜忌多疑，加上奸臣卢杞的忽悠，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没有笼络好在平叛战争中出力最大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结果把朱滔给推到反叛阵营，也反了。接着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加入造反队伍，胜败形势马上逆转。

危急时刻，德宗调5000泾源兵马前来救援，结果泾源兵路过长安时，因为没有赏赐，朝廷又让他们吃糠咽菜，发的军粮伙食都是糙米饭，发生哗变，直接打进长安。德宗召集禁军护驾，竟没有一个人来保卫领袖，只有窦文场、霍仙鸣两个大太监带着一百多个小太监护送德宗狼狈出宫，逃到咸阳，然后朝廷一些大臣赶到，一同去了奉天。叛军立朱滔的哥哥，曾经当过泾源军统帅的朱泚当皇帝，藩镇之祸达到极点。

大乱之下，德宗终于意识到，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把叛乱平定。兴元元年（784）正月初一，德宗在奉天下了罪己诏，专讨朱泚，其余不问。诏书一发，立马见效，只有朱泚、朱滔兄弟和李希烈继续反叛，其他人都上表谢罪。一线生机即将到来，德宗脑袋又被驴给踢了，把李怀光给逼反。

当初朱泚几次围攻奉天，德宗朝不保夕。是李怀光千里迢迢，率领朔方军赶来救驾，德宗这才死里逃生。李怀光是个武夫，不懂政治，要求杀掉奸臣卢杞等人，引起德宗的猜疑，又与中央军李晟的部队发生矛盾受到排挤，索性也反了，加入朱泚的造反队伍，德宗被迫继续逃到梁州也就是今天陕西汉中。

这样，从建中二年（781）五月开打的削藩战争，经过两年到兴元元年（784）二月，在德宗被驴踢了的脑袋指挥决策之下，高开低

走，先胜后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乱成一锅粥。朝廷威信扫地，唐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史称“奉天之难”。

德宗达到汉中后，还想继续往成都跑，被大臣劝住，这才停下脚步。关键时刻，德宗想起此时李泌。当年李泌在灵武时，就教导还是奉节王的德宗读书写字，德宗当太子时也和李泌保持密切来往。

前面我们说过，李泌在帮助德宗的爷爷肃宗稳住朝局后功成身退，隐居衡山。代宗除掉李辅国后，召李泌回朝，本欲拜他为相，奈何宰相元载嫉妒李泌才华，借机把李泌赶到江西任观察使府判官。元载因贪腐揽权被杀后，代宗再次调李泌到朝廷欲予重用，又被宰相常衮阻拦。李泌只有继续在地方历练，于大历十四年（779）正月出任澧州（今天湖南省澧县一带）刺史，后转任杭州（今天浙江杭州市一带）刺史。兴元元年（784）七月，德宗急召李泌赴梁州，任命其为左散骑常侍，随驾参议军国大事。

李泌到梁州后，首先稳定住德宗的情绪，接着劝德宗放手使用李晟等大将，不要疑心前线将帅。五月二十八日，李晟抓住战机，收复长安。七月十三日，德宗回到长安。此后又历经两年，到贞元二年（786）四月间，随着李怀光、李希烈的先后败亡，这场削藩战争才算结束。

叛乱平定，车驾回到长安后，李泌又导君以正，对德宗循循善诱，逐步稳定政局。

奉天之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德宗一手造成的，这和德宗猜忌多疑、恩怨睚眦必报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德宗的性格，影响到他在内政中处理与将相、太子的关系，也影响到他在外交上的抉择。

李泌首先从恢复德宗对将相的信任开始。奉天之难期间，浙江东西观察使韩滉为确保东南半壁不受战乱影响，封锁关口桥梁，修筑石头城，在加强防区守备的同时，也为德宗南渡长江做准备。但奉天之难平定后，韩滉的这一行为却被德宗视为企图谋反割据，要将其罢官免职。朝野内外谣言四起，以致韩滉不敢进京面圣，其在朝廷吏部任考功员外郎的儿子韩皋也不敢回乡省亲。李泌劝谏德宗，韩滉之举实为朝廷着想，并无半点非分之想，并签字画押愿以全家百口性命担保

韩滉不会造反。消除德宗疑心后，李泌又劝德宗派韩皋回家探亲。韩滉对朝廷感激涕零，随即发船往长安运粮百万斛，同时带动江南其他藩镇入贡。此时关中正闹粮荒，长安米价一斗千钱。若不是韩滉贡米及时运到，关中粮荒势必演变为饥荒进而导致动乱。随后，韩滉又帮助朝廷平定了淮南王韶变乱，德宗高兴地对李泌说，“卿可谓知人”。

德宗贞元三年（787）六月，德宗正式拜李泌为宰相。六月二十一日，李泌第一次以宰相身份履职，与将军李晟、马燧进宫面圣。李泌表示要与德宗定下君子之约，“愿陛下勿害功臣”，具体就是不要听信外人对李晟、马遂的谗言，“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同时劝诫二人勿要心怀疑虑，要相信德宗对他们是信任的。德宗当即表示李泌这番言论是“社稷之至计也”，以后“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李泌此举，斩断了德宗与将军之间的猜疑链，大体上确保了德宗年间不再发生大的政治动荡。

德宗的疑心病甚至还会在太子身上发作。贞元三年（787），太子妃母亲诰国大长公主被人举报生活不检点，且搞迷信活动诅咒皇帝，德宗怀疑太子李诵也参与了非法活动，竟然想用侄子舒王替换儿子当太子。李泌苦口婆心地劝德宗汲取当年肃宗在李倓问题上的教训，提醒德宗，“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预外事，安有异谋乎”。在德宗仍不为所动的情况下，李泌跪地叩头痛哭流涕，表示“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必不知谋”，终于促使德宗三思，还太子以清白，维护了太子李诵的接班人地位。

德宗睚眦必报的性格在吐蕃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当时唐朝的主要敌人是西南方向的吐蕃，论单打独斗，唐朝不是对手，正确的战略应该是联合传统盟友回纥搞好关系，共同对抗吐蕃。但德宗早年还是雍王的时候曾被回纥可汗羞辱，没有被以礼相待，遂怀恨在心。回纥多次向唐朝提出和亲，德宗均予拒绝。

德宗后来因为被吐蕃接连暴揍，才在李泌的苦苦劝说之下，采取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外交战略，共同对付吐蕃。德宗将亲生女儿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给回纥改名回鹘，并与之签订盟约，史称“贞元之盟”。和亲后，回纥可汗向德宗表示，“昔为兄

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

经过李泌的一番运作，回纥开始在西北地区替唐朝抵挡吐蕃兵锋，唐朝在陇右方向的国防压力大为减轻。同时云南王恢复南诏的国号，接受唐朝的册封，主动表示世世代代向唐朝尽忠，断了吐蕃的右臂。这样，吐蕃在西北、西南两条战线上都失去盟友，孤军奋战，接连打了败仗。此后吐蕃贵族因为争权夺利而内讧，陷入分裂，西藏高原一片混乱。大唐开始在与吐蕃的比烂和对抗中取得主动，占据上风，解除了心头大患。

在稳定高层政治和调整外交战略的同时，李泌帮助德宗全面整理内政，强力推进政治经济改革，精简冗员，增补精干吏员；大幅增加朝廷官员俸禄，提高工作效率；改革州县财税上缴朝廷制度；重新打通陕州陆路交通，恢复江南向关中地区转运钱粮的交通线；调整藩镇辖区，确保江淮漕运畅通等等。从而扭转了唐朝国运自安史之乱以来的持续下跌趋势，最终筑就大底，止跌回升。在这一系列布置之后，贞元五年（789）三月初二，李泌病逝，终年68岁。

李泌一生，崭露头角在玄宗时代，建功立业、大放异彩在肃、代之际，而封侯拜相功业圆满在德宗时期。正是有了李泌在德宗时期的运筹筑底，唐朝才能在德宗儿子顺宗时期推行永贞革新，进而在德宗孙子宪宗时期强力削藩，全面中兴。他是唐朝屈指可数的杰出战略家，一生山水庙堂任遨游，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来去自如。国家危如累卵则高居庙堂力挽狂澜沧海横流，天下转危为安则远处江湖归隐山林道骨仙风，寄托了中国古代读书人出山扭转乾坤，功成神龙无形的济世情结。其一生功业，可以说是对“功成不必在我”的最好唐代注脚。

德宗后期，性情大变，颓废起来，因为奉天之难的心理阴影，不敢再轻易得罪藩镇，开始喜欢钱财，每天琢磨的就是怎么搞小钱钱，经常派人到朝廷各衙门和地方政府公开索贿，谁送的多谁就升得快。德宗甚至还劝宰相陆贽要通些人情世故，该拿的尽管拿。

更危险的是，德宗疑心病再犯，不再相信大臣。陆贽被罢相后，德宗连宰相也不信任，而是重用宦官。当然这和他的经历有关，当初他从皇宫逃亡奉天时，身边只有一百多个太监跟着，别说是大臣就是

禁军警卫部队也没人跟上来。回长安后，他决定建立自己的近卫军，并将军权交给窦文场和霍仙鸣两人，从此禁军部队神策军的指挥大军由太监掌控。宦官专权局面终于在德宗时期形成，并最终制度化。

德宗登基后，继续寻找母亲沈氏的事业。即位第二年，即建中元年（780）七月，封还没有找到的母亲沈氏为皇太后，“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同年十月，李适派出睦王李述为“寻母特使”，工部尚书乔琳为副使，升平公主为后勤总管，沈氏家族四人为判官，带领大内宦官，再次掀起天子找妈妈事业的高潮。四个月后，即建中二年（781）二月间，还真有了好消息，“吉问至”。

洛阳宫的女官李真一向李适报告，大喜了，皇上，您娘找到了！就在洛阳城内！接到奏报，“上大喜”。李适顾不得皇帝逢双日不上朝的规矩，在二月初二这天“御殿，群臣皆入贺，诏有司草仪奉迎”，召集百官，下令筹备迎接皇太后回宫的大典。

李适的小心脏那个激动啊，妈妈啊，你终于回来了，儿要常伴您膝下为您尽孝，让您纵享天伦之乐！可有人偏偏不想让李适兴奋的心情多飞一会，非要给他泼一盆冷水。朝会刚结束，就有人要求觐见皇帝上访：陛下，臣有罪，臣罪该万死，那人不是您的母亲沈氏，而是臣的姐姐！

来人名叫高承悦，是德宗李适的太爷爷唐玄宗亲信宦官高力士的养子，被称为姐姐的是高力士的养女高女士。

原来，高女士因为和高力士的父女关系（唐朝宦官可以收养养子养女甚至养孙），“颇能言宫中事”，对宫里的事是如数家珍。洛阳宫女官李真一估计是立功心切，听说洛阳城里有这样一个老太太，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沈氏。

而此时和沈氏同时代的人，都已经去世。李适派去查证的宦官宫女都没见过沈氏，只是觉得年岁相当，容貌也有皇家气度，人家毕竟是大唐第一宦官高力士的养女，于是就认定高女士是沈氏。

高女士刚开始还主动辩解说自己不是，“高氏辞称实非太后”，但“验视者益疑之，强迎入居上阳宫”，李真一和前去查验的宫女宦官愈发坚定这就是沈氏的信念，强行把高女士送进洛阳宫城上阳宫服

侍。

当然，洛阳的这一切，是远在长安的李适不知道的，他只沉浸在找到母亲的喜悦中，立马派“宫女百余人，赍乘舆御物就上阳宫供奉”，一百多个宫女带着皇太后的行头去侍候。

皇太后的御辇坐着，皇太后的衣服穿着，皇太后的首饰戴着，一百多个宫女伺候着，李真一和宦官们都在旁边忽悠着：您就认了吧，承认您是沈氏，这一切都是您的了！高女士很快怦然心动，“高氏心动，乃自言是”，那好吧，看在你们孝心的份上，本宫就承认了：我，哦不，本宫就是当年的沈氏，当今天子的亲娘，本朝的皇太后！

高女士一说出这话，李真一等人就立马向李适报告确切消息：没错，这个老太太就是皇上您的亲娘！李适赶紧在二月二日召集百官筹备皇太后回宫大典。此时，真正知道、并且愿意承认内情的只有高女士在长安的弟弟高承悦，“恐不言，久获罪”，怕摊上大事，犯下欺君之罪，这就有了高承悦向李适报告高女士假冒皇太后的那一幕。

李适听闻，大吃一惊，立马让高力士的养孙樊景超去亲眼证实。樊景超一见高卧深宫、被左右侍从卫士团团围绕的高女士，立马大喝一声，“姑何自置身于俎上！”姑妈您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到剁肉板上，还不现出原形来，难道忘记当年代宗皇帝用鞭子活活打死的那个冒充沈氏的尼姑了吗！

高女士这才承认，“吾为人所强，非己出也”，大侄子，我这都是被他们逼的啊！事情就此水落石出，高女士被侄子樊景超用牛车拉回家，德宗继续当没娘的娃。

李适没有像老爹打死假冒沈氏的广澄师太那样处置高女士，而是“恐后人不复敢言太后，皆不之罪”，怕以后再没人敢帮他找娘，对李真一、高女士等人没有做任何处罚。因为这事，李适对臣下说，“吾宁受百欺，庶几得之”，宁可假太后虐朕千百遍，朕也要寻太后如初恋，宁可错信百人，也不放过一人。

后来，又有三四次找到太后的喜讯，但最终查证都不是真的，“自是四方称得太后者数四，皆非是，而真太后竟不知所之”，沈氏最终杳无音讯！找不到妈妈的李适，遂把对妈妈的爱全部转发给姥

爷家。追赠已经去世的姥爷沈易直为太师，舅舅沈介福为太傅，表哥沈世衡为太保，“沈氏封赠拜爵者百余人”。由于沈家直系亲属全部在安史之乱中为乱兵所害，李适又封和沈氏血缘关系最近的沈房为金吾将军，“主沈氏之祀”，主持母亲的祭祀事宜。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没有找到母亲又把朝政弄得混乱不堪的德宗，在64岁的年龄去世。刷新政治，革除弊政的重任只能留给后人，但太子李诵显然不是这个人。

第十一章　唐顺宗李诵：朕这一家太奇葩

唐顺宗李诵是唐朝的第11个皇帝，是德宗长子。德宗刚当上皇帝没几个月，就在大历十四年（779）十二月十九日，立他为皇太子。德宗朝贞元时期，皇帝不信任正直的大臣，朝廷上奸臣当道，宦官专权，已经到了一个必须改变的关口。

顺宗当时已经45岁，正值壮年，本该担起改革的重任，但他却在父皇去世之前几个月，突然得病，不能开口说话，成了哑巴。德宗驾崩当天，宦官就想另外立个新君，这是唐朝宦官第一次干预皇帝废立，结果被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人给怼了回去。顺宗才在父皇去世后的第三天，即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六日，即位登基。

顺宗的家庭生活比较奇葩，先说婚姻，他娶了爷爷代宗李豫的女人当皇后。当年唐高宗李治娶父皇唐太宗李世民的武才人当皇后已经逆天，顺宗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直接把李治武则天拍死在沙滩上。他的皇后王氏，本来进宫是要给爷爷代宗皇帝李豫当才人。可是年龄太小，只有13岁，代宗不是萝莉控，也没那么禽兽，就随手把王氏转发给孙子李诵，顺宗这才有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

再说儿子，顺宗和亲生儿子李謜，竟然是兄弟关系。李謜本来是顺宗的儿子，因为聪明可爱，被爷爷德宗李适看上，非要把孙子过继过来当儿子，顺宗只能忍痛割爱，就这样和亲儿子多年父子成兄弟。

顺宗即位前后，朝廷中形成了一股改革思潮。一些具有变革意识，想在政坛上施展抱负的年轻人通过科举制度进入官场，这些人主要有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元稹、令狐楚、李绛等。他们因为生活经历，对社会下层都有所了解，关心和同情普通百姓。他们十年寒窗苦读，熟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善于把历史经验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对治国理政理论进行比较深刻的探讨。他们的异军突起，给唐朝政治带来了中下层的愿望和呼声，也带来了改革的生机与活力。这些人因个人意气形成了不同的集团，在政治上可能会互相攻击，但在政见上是相同的，都要求改革。

因为说不了话，顺宗没法上朝处理国事，也不能直接和大臣讨论朝政，就通过宠信的王伾、王叔文等人对外发号施令。这两个人出身寒门，对底层社会的情形和百姓的苦难都有很深的了解，也知道政策失误在什么地方。在二王身边，还有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少壮派官员，他们在顺宗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番政治革新。

首先以反腐为突破口，将横征暴敛的京兆尹即长安地区最高行政长官李实贬到通州当刺史，此举一举赢得民心，人们拍手称快。李实走的时候，长安百姓一人手里一块砖头要拍他，李实从小路走才跑掉。接着将百姓拖欠朝廷的皇粮国税一笔勾销。三月，把陆贽等大臣请回朝廷；五月，任命范希朝为神策军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准备夺取宦官的兵权。

这几板斧下来，确实大快人心，也得到社会上的支持。但王叔文等人过于急躁，且心胸狭窄，朝廷中其他倾向改革，只是和他们不是一个集团的人都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别人在孤立他们，他们也在孤立自己，改革就失去了朝廷大多数大臣的支持。而王伾、王叔文等人本来就缺乏权力基础，只有一个不能说话的顺宗在为他们站台。

很快，顺宗也顶不住压力了。宦官俱文珍等人反对范希朝、韩泰统率神策军，和王叔文有矛盾的地方大员如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直接要求顺宗传位给太子李纯。在宦官和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夹击下，顺宗被迫于八月初四下诏，传位给皇太子，退位当太上皇。第二年公元806年正月十九日，顺宗李诵生病去世，终年46岁。

顺宗的改革努力昙花一现，那接班人李纯会将改革事业进行到底吗？李纯是如何接过唐朝复兴的大旗，开创了元和中兴新时代呢？王伾、王叔文和柳宗元、刘禹锡他们的最终命运如何呢？依然下落不明的沈氏，还会出现吗？李豫和沈氏生前不能再度牵手，那死后能不能永远相守呢？

第十二章　唐宪宗李纯：伟大复兴

宪宗李纯是唐朝第12个皇帝，顺宗李诵的长子，出生于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公元778年三月十七日。李纯六七岁的时候，爷爷德宗皇帝把他抱在怀里逗着玩，问李纯：你这个小赤佬，是谁的儿子啊，怎么会在我怀里坐着？李纯当即自信满满地回答："是第三天子"，我是第三个皇帝，是大唐事业的光荣接班人，将来要接爷爷和父王的班。

李纯这个回答，很是得体到位。从代宗开始，唐朝的皇位传承基本上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模式稳定下来，李纯的父王李诵是德宗的长子，他又是李诵的长子，按照正常接班顺序，皇位应该传到他手里。所以听到孙子的这个回答，德宗既惊讶又满意，对李纯更加喜爱，孙子不错，我老李家后继有人。

贞元四年（788）六月，李纯被封为广陵王。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六，父皇李诵即位成顺宗后，任用王伾、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刷新政治，但这些人有些党同伐异，热衷于权力斗争搞小圈子，而且过于急躁，很快就被孤立起来。反对派就把目光投向李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顺宗不能说话，刚即位就想早点立太子稳定人心，但王伾、王叔文等人为了长期把持大权，就一拖再拖。直到四月初六，李纯才在宦官俱文珍和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人的支持下，被立为皇太子。册封大典上，文武百官看到李纯仪表堂堂，有领袖风度，都是欢欣鼓舞，有的甚至流下激动的泪水，只有王叔文满脸不高兴。王叔文他们失去人心，也把顺宗拖下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在宦官和地方实力派的联手施压下，被迫让太子全权处理军国大事，八月初四，传位给太子。

李纯一接过大位，立马将当初反对自己接班的王伾、王叔文贬到四川开州和渝州当司马司户，王伾不久病死。王叔文也在第二年，被李纯下令自杀。八月初九，28岁的李纯正式登基为宪宗皇帝，王伾、

王叔文成为斩首祭旗的牺牲品。接着，王伾、王叔文集团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人，也被贬到偏远地方当司马，这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

宪宗严厉打击了王叔文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改革的反对者，要否定父皇改革的决策。事实上，在改革方面，宪宗比顺宗，比王叔文他们看得更远些，手笔也更大些，他才是大唐中期改革事业的总设计师，敢于啃硬骨头的决策者。宪宗和王叔文他们的矛盾，只是权力之争，而不是改革之争，换句话说，是谁来主持改革的问题。宪宗一上台，取得改革的主导权后，立马挽起袖子甩开膀子，推进了大唐各项事业的改革。

宪宗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那些尾大不掉的藩镇节度使。这里需要系统介绍一下什么是唐朝中晚期的藩镇割据。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州县之上，都设置了节度使、观察使等。这些区域可以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是长期与中央对抗的河北藩镇和效法他们的少数北方藩镇，如卢龙、范阳、平卢、成德等。第二种是其他节度使地区，这又可以分成两类，军将出镇的方镇，有时候也会与朝廷搞摩擦，但节度使的任免基本上由朝廷掌握，不能看成是割据状态；另一类是剑南、东西川、凤翔、淮南这些方镇，节度使基本上都能回朝廷当宰相，对朝廷没有二心，是心腹之地。第三种是设置经略使、观察使的地区，都被中央牢牢控制。

德宗时期想直接打击力量最强大，对中央最离心离德的河北藩镇，结果碰得灰头土脸，从此对藩镇姑息纵容，把以前还算老实的内地节度使也惯得脾气大起来。宪宗刚上台，四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陕西的夏绥节度使和浙江的镇海军节度使，就想从中央手里拿回人事任命权，自己做主。剑南西川是节度使死了，副手想上位；夏绥是想把节度使传给外甥；镇海军是拒绝朝廷调动，直接把朝廷任命的新手给剁了。既然你们要和朝廷掰腕子，挑战中央权威，那别怪皇帝不客气。宪宗立马下诏讨伐，将三个地方诸侯收拾得服服帖帖。不是宪宗好战，他不得不如此。西川是关中的大后方，又是防御吐蕃的前线；夏绥是长安的北大门，浙西是朝廷的钱袋子，必须镇住。要是连这几个地方都收拾不了，其他藩镇尾巴更要翘上天。

第一把火烧成功后，宪宗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幻想彻底解决所有藩镇，而是致力于内部改革，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恢复和宰相共商国是的制度。

宪宗有次与宰相班子讨论国事，问道："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玄宗皇帝开元时期把国家治理得兴旺发达，天宝之时转眼间又跌入悬崖，到底是为什么？

宰相崔群回道：这都是用人的原因，当年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就能打造出开元盛世；用了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天下焉能不乱？所以选官用人，关系天下安危。人人都认为安禄山造反的天宝十四载那年，是大乱的开始；臣却认为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李林甫升任首辅专掌朝政，就已经种下安史之乱的种子，那年才真正是治乱之间的分水岭。

治国之要，首在得人，用人是关于家国兴衰的第一要务，这个道理好讲，却不好做，尤其是要保持对大臣的信任和进行适当的制衡，做好信任与制衡的平衡。德宗疑心病不信任宰相，顺宗用王伾、王叔文这两个翰林学士架空了宰相。为了合理划分皇帝和宰相的职权，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改革，既不过头也不回头，宪宗和宰相们首先进行了集体学习，学习当年唐太宗贞观、唐玄宗开元年间君臣同心的历史经验。

学完后，宪宗对宰相们说：当年太宗创业，玄宗治国，都不是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像太宗玄宗那样的伟大领袖，都需要宰相辅佐，何况朕的能力还远远不如列祖列宗，怎么能乾纲独断呢！

既然皇帝如此虚心诚意，那宰相也不能端着，也要敢于说话。宰相杜黄裳当即提出：当皇帝，就要励精图治，朝乾夕惕，但也要抓大放小，学会弹钢琴，您只要抓干部，出主意就行，剩下的一些具体事务，没必要插手，放心让大臣们去干。皇上您要以诚待人，不玩虚的，别猜来猜去的瞎琢磨，像您爷爷一样疑心病上身。您万万不可管得太深入，只要用对人，办成事的赏赐提拔，搞砸了撸乌纱帽。谁敢不尽心尽力，全心全意为大唐百姓服务！

经过这几次集体学习讨论，宪宗和宰相就合理划分皇帝、大臣权

力，明确各自地位达成了一致意见，为充分发挥宰相作用，恢复宰相制度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宪宗时期宰相制度的恢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权的回归，元和年间朝廷的重大决策和方针政策，都是皇帝和宰相们共同商量决定的。二是具体事务处理权的回归，军权方面，元和年间的几次重大军事行动，都是宰相们主持进行的；财权方面，一些重大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都是宰相们提出的；人事权方面，大量地方长官的任命，都是宰相们亲自操刀提出方案的。

宪宗时期，封驳制度仍然在朝廷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封驳的具体方式更加激进。在唐朝前中期封还驳回诏书的基础上，还出现了“涂归”方式，即宰相等官员直接批阅皇帝诏书，并在上面写上具体修改意见，要求皇帝按照宰相的意见让中书省重新起草诏书。每季度将封还驳正回去的诏书进行梳理，对封驳工作进行总结，并上奏皇帝。

大约在元和四年（809）的时候，李藩出任门下省给事中，掌封驳之事。“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诏敕有不符合法规不便于民的地方，李藩直接在诏敕所用的黄纸末端写上修改意见，要求皇帝照此重新令人起草。旁边的小吏看到后，连忙说大人万万不可，您不能直接在诏敕黄纸上写字，要再用一张白纸写上意见后，附到诏敕黄纸后面，以示对皇帝圣旨的尊重。

李藩不为所动，回答道，大人我若是用白纸写上意见奏上去，那是给皇帝写折子，哪里是批阅诏书封驳圣旨呢？给事中干的是批圣旨的活，不是橡皮图章。

宪宗朝名相裴垍听说此事后，觉得李藩够胆够劲能用，遂“荐藩有宰相器”，说李藩有宰相的见识和器度，这样的干部得提拔，要大用。宪宗二话没说，就于元和四年（809）二月二十一日，将李藩提升为门下省副长官门下侍郎即黄门侍郎，并出任宰相。李藩不但敢直接在诏书黄纸上写反对意见，拜相后更是“好丑必言”，什么话都敢说，报喜更报忧。宪宗认为李藩这样不隐瞒事实真相的官员，才是对朝廷对皇帝绝对忠诚的典范，“甚重之”。

拜相后，李藩仍以门下省副长官的身份领导封驳事务。元和五年（810）十一月左右，时任河中节度使（总部设在今天山西省永济市一带）的王锷花了几千万打点宪宗身边人和朝廷重臣。钱送到位了，要求就可以提了，“求兼宰相”，上马治军烦了，王锷想下马治民，回朝担任宰相，以成出将入相佳话。重臣和身边人一吹风，宪宗觉得这个事可以办，当天下午就下密旨给宰相，“王锷可兼宰相，宜即拟来”，王锷这个人我看行，会办事，可以担任宰相，你们赶紧动起来，把起草正式诏书、封驳审核通过、副署画圈同意这套流程走完。

当时李藩和另一名宰相权德舆正在宰相办公场所政事堂值班。李藩看罢二话不说，这次也不在诏敕文末写修改意见了，毫不客气地涂抹起来，直接把“宰相”等几个字都抹除，然后在旁边写上“不可”二字。随后“还奏之”，直接把密旨给退了回去。

权德舆见此大惊失色，对李藩说，就算李相你不同意这个任命，也要写个折子呈上去，至少也像以前那样在文末写上意见，请求皇帝收回成命，怎么能直接就在上面涂抹修改呢？李藩回答，情势危急，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今天不能把王锷那厮挡住，明天我们就要和他一起办公了。而且天已经晚了，快到下班的点，哪有时间再写折子。办完这事，你我赶紧收工回家，让皇帝想骂我们也找不到人，让他干着急。最后王锷拜相之事不了了之。估计是宪宗看到李藩涂成大花脸的圣旨，脸都绿了，既然宰相们不同意、不批准朕的想法，那就罢了，听宰相的。十一月十三日，宪宗给王锷挪了个地，调整为河东节度使（总部设在今天山西省太原市一带），算是对其有所交代。

除了宰相，宪宗在进行重大决策和处理日常政务时，也注意听取中低级官员尤其是监察部门官员的意见。有次白居易和宪宗一起讨论朝政，直接对着皇帝说了三个字：陛下错！当场把宪宗搞得下不来台，虽然宪宗当时脸色很难看，但还是接受了白居易的批评。时间一长，宪宗每天不被怼几次还不舒服，有时候直接问大臣：这几天你怎么不批评朕怼朕了啊，是不是对工作不上心了！皇帝如此能听进去批评意见，君臣关系如此和谐，政治生态如此健康，使得宪宗时期的政治生活呈现出开元盛世之后难得的生机与活力，为伟大复兴的实现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在推进政治体制和各方面制度改革的同时，宪宗没有忘记快磨刀把子。他知道，大唐事业的伟大复兴，不是靠吹吹打打就能实现的，必须刺刀见红，只有刀把子才能砍出新时代。宪宗大力加强了中央警卫部队神策军的建设。

神策军建军于玄宗天宝年间，刚开始驻扎在青海，安史之乱调到陕州平叛。代宗时期吐蕃打进长安，代宗跑到陕州，在神策军的保护下返回长安，从此留守帝都成为禁军。德宗时期对神策军进行了扩充。由于神策军待遇优厚，很多地方部队都要求成为神策军的下辖部队，称为“神策行营”，神策军总数达到15万人。这支军队既是禁军，又统率野战军，既能拱卫京师防备吐蕃，又对藩镇形成很大震慑。神策军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将领，如李晟和其子李愬等人。宪宗时期，神策军又大大扩充，控制了更多的地方部队。朝堂上君臣一心，军队里刀把子已经磨好，宪宗皇帝的复兴大业走向高潮。

早在元和四年（809）二月，宪宗就拿成德节度使练过手，由于时机不成熟，白居易等人反对用兵，求成心切的宪宗非打不可，结果打了两年碰了一鼻子灰，无功而返。元和七年（812）八月，宪宗听从宰相李绛的建议，兵不血刃，利用魏博更换节度使的机会，收复魏博，在河北三镇中打开了一个缺口。

元和九年（814）九月，割据淮西的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翘辫子，儿子吴元济不听朝廷号令自己接班。宪宗在宰相武元衡、裴度等人的辅佐下，决定出兵讨伐。

元和十年（815）正月，宪宗命令十六路大军围攻吴元济。刚开始进展不大，六月份的时候，就在帝都长安，天子脚下，力主用兵的宰相武元衡被对抗朝廷的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杀身亡，裴度身受重伤，成德节度使王承宗也加入叛乱队伍。宪宗顶住压力，继续对淮西用兵，同时派兵讨伐王承宗。元和十二年（817）七月，战争进行到最艰苦的时候，裴度亲自到前线督战。十月，在裴度的指挥下，李愬在大雪之夜拿下淮西的大本营蔡州，生擒吴元济。

魏博的收复，淮西的平定，极大地增强了朝廷的影响力和向心力，中央权威由此树立，河北地区的藩镇纷纷主动要求回归朝廷。元

和十三年（818）初，世袭河北沧州的横海军节度使上折子要举家入朝，地盘交给中央。李师道、王承宗和幽州的刘总都表示要归顺朝廷。后来李师道反复无常，再度叛乱，七月份的时候，宪宗下令讨伐。第二年元和十四年（819）二月，攻破山东东平，李师道兵败被部将做掉，淄青十二州收归朝廷。

至此，整个河南河北全部被朝廷收复，彻底改变了安史之乱以来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天下再度一统，中央集权深入地方，宪宗终于实现了大唐事业的伟大复兴。但是，宪宗也已经走上事业的转折点，即将迎来人生终点。

平定吴元济是宪宗事业上的转折点。宪宗有大梦想，大胸怀，总也感觉大把的时间不够用，想要长生不老，再活五百年，就祈求神仙相助。元和十三年（818）十月，宪宗开始广求大仙，炼制丹药。不但如此，还迷上陕西法门寺里的一块佛骨。这块佛骨相传是释迦牟尼的手指头，三十年一开光，开则国泰民安。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初一，宪宗派大队人马到法门寺恭迎佛骨，刑部侍郎韩愈早晨上了一道折子劝宪宗不要玩得这么大，晚上就从长安被贬到八千里外的潮州，这就是韩愈诗中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元和后期，宪宗开始脱离宰相，听不进不同意见，宰相裴度都被赶出朝廷，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宪宗让宦官参与决策，甚至让他们担任决策核心部门首脑枢密使。正是在宪宗晚年，宦官完全掌握了中央禁军的统帅权。朝廷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君臣离心离德。而宪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会死在最信任的宦官手里。

宪宗晚年，得到一个叫柳泌的大仙，会炼长生不老药。结果宪宗吃了柳泌的药，没见身强体壮，脾气却越发暴躁，喜怒无常，对身边伺候的宦官是又打又骂，有的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活活打死。太监们活不下去了，就在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日夜里，被宦官内常侍陈弘志抹了脖子。然后对外宣称宪宗是吃长生不老药吃死了。

由于此时宦官已经刀把子在手，朝中没有任何力量能与之抗衡。不管大臣们信不信，反正宦官信宪宗是吃药死的。您要不相信，那就

上天入地找大行皇帝问一问，您到底是怎么升天的，恐怕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去问。唐朝历史上足以与唐太宗、唐玄宗媲美的宪宗，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死了。

说完唐宪宗的一生，我们该把前面挖的关于沈氏的大坑填上了。唐宪宗李纯即位后，掐指一算，觉得按照自然年龄，沈氏此时应该已经过世，就在公元805年九月停止了对沈氏的寻找，昭告天下，为沈氏发丧。十一月，举国哀悼后，李纯在太爷爷唐代宗李豫的陵庙内，摆上太奶奶沈氏的灵位。当年的少年夫妻李豫和沈氏，这才终于在陵庙老来相伴，不负患难一生！

唐宪宗去了，他一手打造的大唐复兴事业元和中兴还在。那么，宪宗的接班人能把父皇的事业继续下去吗？刚刚平定的河南、河北藩镇，能老老实实听中央训话吗？陈弘志究竟有多大的胆儿敢杀皇帝，他背后没有其他人吗？

第十三章　唐穆宗李恒：当皇帝不要太累

穆宗李恒是唐朝的第13个皇帝，宪宗李纯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于贞元十一年（795）七月，母亲是郭子仪的孙女郭氏。郭氏虽然地位高贵，但宪宗和她的夫妻感情很一般，一直没有立她当皇后，所以刚开始李恒没能以嫡长子的身份成为太子。

元和四年（809）闰三月二十一日，宪宗立了纪美人给他生的大儿子李宁当太子。李恒似乎与皇位无缘，但人有旦夕祸福，两年后，元和六年（811）闰十二月二十一日，太子李宁因为生病去世。

宪宗悲痛万分，只有继续选择接班人，他和宦官吐突承璀等人想按顺序立老二李恽当太子，但李恽的母亲出身实在太低微，在史书中甚至连姓氏都没留下来，朝中大臣们死活不同意。当时的宪宗，还是一个凡事喜欢和大臣商量着来的英明皇帝，就听从了大臣的意见，尽管和老婆郭氏不对眼，还是选择了郭氏的儿子李恒。元和七年（812）七月十九日，宪宗立李恒为皇太子。

虽然被立为太子，但宪宗并不喜欢李恒。一是因为和李恒母亲郭氏感情不好，恨屋及乌，自然影响到和儿子的关系。二是宪宗和郭氏是近亲结婚，郭氏还是宪宗的姑姑，生的儿子李恒身体素质和智商都不行，性格比较温和，办事优柔寡断，和敢打敢拼的父皇很不像，所以宪宗多次想改立李恽当太子。

在东宫战战兢兢的李恒难免没有其他想法，一直没有当上皇后的郭氏对夫君也满腔怨恨，所以元和十五年（820）正月二十七夜里，宪宗突然死亡，确实是宦官陈弘志所为，但也难保太子李恒和母亲皇后郭氏没有默许甚至暗中参与。人是陈弘志杀的，但陈弘志背后的指使者，极有可能是李恒和郭皇后。

几天后，闰正月初三，李恒正式登基升级为穆宗。不管他和父皇的关系如何，李恒上位后，首要问题就是巩固宪宗的削藩政绩中兴大业，并发扬光大。他确实也想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无奈智商着急，一不小心就给搞砸了。即位的第二年长庆元年（821）正月，穆宗下诏

将两税法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推广到河北地区，还开始收以前不收的盐业税。穆宗此举是想通过收回财税权力，加强对河北的控制，但却动了河北军人地主集团的奶酪。

更有甚者，穆宗还下令在河北实行“销兵”政策，就是强制性的裁军，规定每年每一百个士兵中可以自然减员八个不再替补，给将军们每年百分之八的退伍裁军指标。穆宗的算盘打得很如意，觉得这样坚持十年，就可以裁掉河北藩镇百分之三四十的军队。

穆宗的理想很丰满，却没有想到他一手收钱一手裁军，已经把河北军人往绝路上逼。河北地区本来就刚刚平定，人心尚未归附，既然皇帝不给活路，那也别怪人家给你玩命。恰巧这时穆宗又用人失误，刚任命的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处事乖张，对将士非打即骂，还克扣军饷，惹了众怒。卢龙军人就绑了张弘靖，推举将军朱克融上位。河北的反抗之火一下子点燃。

不久，成德发生动乱。当初穆宗死活不听劝，非要派曾经两次带兵攻打成德，和成德军人有血海深仇的田弘正去当成德节度使，没多久，田弘正和家属亲兵300多人就被成德军人杀掉，被裁撤的退伍军人纷纷加入叛乱队伍中，推举王庭凑上台。穆宗派当年帮助父皇削平藩镇的老臣裴度率15万军队前去讨伐，但又听信奸臣谗言，不给裴度任何临机专断之权，处处掣肘，导致平叛没有任何进展。到了年底，军费困难，就赦免朱克融，专砍王庭凑。

成德还没消停，魏博又乱了，田弘正的儿子，当时任魏博节度使的田布压不住军人，被逼自杀，史宪诚被推上台。至此，河北三镇全部再次叛乱，史称“河朔再叛”，从此朝廷就与河北一直处于若即若离的僵持状态。但是，除了河朔三镇外，其他地区的藩镇还在朝廷的控制之下，宪宗的削藩成绩总算没有完全付之东流。

除了把父皇的河北削藩大业搞砸，穆宗还把宪宗晚年的奢靡之风发扬光大。公元820年闰正月二十四日，给父皇的守孝期刚结束，穆宗刚脱下丧服，就在二月初五，在宫里搭戏台唱大戏，看杂技，赶紧吃喝玩乐。二月十五日，又去神策军看胸口碎大石和掰腕子表演。八月二十四日，调集神策军两千人马，不是搞军事演习，而是去给他修

皇家园林，挖鱼池。九月重阳节，又要搞个大趴。大臣们苦苦劝说，皇上，虽然您已经脱下丧服，但三年守孝期还没过，现在搞这个不合适。穆宗根本不听，照样是马该跑、舞照跳，一片太平盛世无忧天子的模样。

皇帝不关心朝政，大臣们没有了主心骨，也就失去向心力凝聚力，开始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互相倾轧。正是在穆宗时期，持续四十多年，历经六朝皇帝，将朝廷几乎所有大臣都卷进去的牛李党争正式形成气候。

早在宪宗元和三年（808）的科举考试中，牛李两派就结下梁子。当年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考卷中抨击朝政，宰相李吉甫认为两人是在含沙射影攻击自己，就在分配工作时，把本来成绩很优秀，可以留在翰林院培养重用的牛僧孺、李宗闵给发配到地方基层，让他们改造思想。李吉甫下手太狠，引起了朝廷大臣的强烈反弹，学生们说了几句实话，就被如此打压，以后还有没有人敢说话了。大臣们一致为牛僧孺、李宗闵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压制言论，搞一言堂，宪宗只有把李吉甫贬到淮南当节度使。

13年后，到了穆宗长庆元年（821）三月，朝廷又发生了一起科场案。此时李吉甫已经去世，儿子李德裕成长起来，在朝廷任翰林学士，李宗闵也当上了中书舍人，都是负责给皇帝写大材料并参与机密决策的红人。在科举考试中，主考官开后门，录取了李宗闵的女婿等权贵子弟，想走后门却没走成的其他大臣不干了，向穆宗举报考试不公平。穆宗就问李德裕是不是这回事。李德裕对李宗闵当年攻击自己父亲李吉甫的行为怀恨在心，当即就说：确实如此，科举考试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风向标，李宗闵却敢这样干，这股歪风邪气必须刹住。穆宗就下令重新考试，将李宗闵的女婿等人全部刷下去，还把李宗闵赶出朝廷。李德裕、李宗闵就此势不两立。

长庆三年（823）三月左右，朝廷空缺出一个宰相。当时牛僧孺已经当上户部侍郎，李德裕也做到御史中丞，两人都有资格当宰相。李德裕父亲李吉甫的死对头李逢吉，在此事上拥有发言权，自然推荐了牛僧孺，还把李德裕赶到浙西当观察使，这一去就是八年没能调回朝廷。这下李德裕和牛僧孺的仇恨也就被点燃了。两边阵营形成，以

牛僧孺、李宗闵为一方，被称为牛党，以李德裕为另一方，被称为李党。牛李党争正式上场。

朝廷分裂、牛李党争局面的出现，穆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长期不关心国事，没能以强有力的手段控制住朝局，才搞得文武百官四分五裂，再也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穆宗对此不以为意，当皇帝嘛，不要那么累，有些事不必放在心上，依旧心安理得，我行我素。

长庆二年（822）十一月二十四日，穆宗在宫里和一群太监打马球。正打到兴头上，一个太监突然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个太监摔得怎么样倒不重要，关键是他这一摔，却把穆宗给吓了一大跳，当时就中风走不了道，连续多天深居内宫，大臣们都不知道皇帝到底怎么样。宰相裴度、李逢吉连续上了三道折子叩问圣安，皇上，如果您真不行了，就早点安排后事选接班人吧。

十二月初五，穆宗身体勉强恢复一些，召见文武百官。李逢吉、裴度请求立嫡长子李湛为接班人，穆宗表示同意，并于两天后即十二月初七，正式下诏册立李湛为皇太子。

此后穆宗病情有所好转，但一直没有完全康复，又像老爹一样迷上了长生不老药，金丹吃来吃去，就在长庆四年（824），他而立之年的正月二十，旧病复发。两天后，正月二十二夜里，穆宗驾崩，留下一个日渐崩坏的江山给16岁的太子李湛。

第十四章　唐敬宗李湛：当皇帝就是要玩

唐敬宗李湛，是唐朝的第14个皇帝，唐穆宗李恒的长子，出生于元和四年（809）六月初七。公元824年正月二十四即位登基，从皇太子升级为皇帝。

敬宗刚即位，就对父皇穆宗有样学样，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打球、听戏、喝酒、开大趴，出手还特别大方，动不动就给宦官、戏子赏赐大量金银绸缎，谁让人家把他哄得开心呢！

李湛即位时才16岁，年龄小，欲望却很大，每天夜里在龙床上和妃子们折腾到很晚，第二天上早朝精神不振，呵欠连天，更多的时候直接迟到甚至不上朝。

三月十九日，太阳已经升的老高，敬宗还没出宫上朝，文武百官在紫宸门外傻傻等待，有年老体弱的大臣坚持不住，直接晕倒在地。负责给皇帝提意见的谏议大夫李勃当时就爆了，对宰相说：我昨天才给皇帝上了个折子，说上朝太晚，结果今天不但没早点，还比昨天更晚，看来是我的意见提得不到位，我有罪，没劝好皇帝，不配当这个官，只有去监狱坐牢。说完就甩掉乌纱帽，去了牢里等候发落。

敬宗最后总算出来上朝，退朝后，另一个负责提意见的大臣左拾遗刘栖楚单独留下，又是苦口婆心：陛下，当初您爷爷和爸爸当皇帝的时候，年龄都很大了，可天下还是很不太平。您现在才十几岁，如果不五加二白加黑的干事创业，怎能扛起天下的重任，镇住四方那些心怀鬼胎的刁民，万一出了乱子怎么办！说完刘栖楚砰砰砰地跪下磕起头来，把头给磕得血流满地。敬宗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立马承认错误，说以后就改，派人去牢里把李勃放出去，还升了刘栖楚的官。但说归说，还是该干嘛还干嘛。

刘栖楚竟然一语成谶，不到一个月，四月十七日，敬宗养的算命大师苏玄明和给皇家洗衣服的工人张韶，突发奇想，要尝尝坐在皇帝宝座上吃饭是什么味道，就纠结了一百多流氓无赖，杀进皇宫大内。当时敬宗正在宫里打马球，眼看乱民就杀到跟前，赶紧在宦官的保护

下，跑到左神策军大营，中尉马存亮哭着把敬宗背进军营保护起来，这才躲过一劫。苏玄明和张韶在御座上吃了一顿饭，还没消化完，就被神策军一网打尽。

按说遭此大难，至少为保命，敬宗也该收敛一些。可人家偏不，当皇帝就是要玩。宝历元年（825）十一月二十一日，敬宗要去骊山华清宫泡温泉。大臣劝着不让去，还吓唬他：陛下，你知道不，去骊山的皇帝都没好下场。当年周幽王去骊山玩，被犬戎做掉；秦始皇在骊山，国破家亡；本朝玄宗去泡温泉，泡出安史之乱，咱大唐到现在还没缓过气；您爹去骊山，回来没多久就上天。敬宗大吃一惊：骊山原来这么凶险，朕好怕怕。为了避免不明真相的百姓误入骊山歧途，朕作为大唐百姓的勤务员，更要亲自去体验一把，看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说完，当天敬宗就去了趟骊山，晚上回来，对身边的宦官说：看看朕平安无事吧，那些书呆子说的话，朕一句也不信。

敬宗越玩越大，又喜欢上一个新游戏，这就是夜里带人出去捉狐狸，宫中称之为“打夜狐”。由于穆宗和敬宗两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所以这一时期，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敬宗也很宠信他们，放手让他们干预朝政。敬宗性格又暴躁，太监们祸国殃民他不管，但一旦不卖力满足他的玩性，不能让他玩得尽兴，那就少不了一顿毒打，有时甚至还会被流放到蛮荒之地，搞得身边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初八夜里，敬宗又出去捉狐狸，深夜才回宫，也不睡觉，就和经常一起打马球的禁军将领苏佐明，太监刘克明等二十八人，一起喝酒消夜。喝大后，敬宗起身去放水，苏佐明等人突然把房间里的灯全部熄灭，伸手不见五指，在一片漆黑之中弄死了18岁的敬宗。然后刘克明假传圣旨，让宪宗李纯的儿子，敬宗李湛的叔父绛王李悟主持军国大事。

那么，李悟能顺利掌权登基称帝吗？苏佐明、刘克明他们弄死了敬宗，会像当年做掉宪宗的陈弘志一样，不了了之吗？牛李两党又会掀起什么纷争呢？大唐最不佛系的皇帝武宗，到底有多不佛系呢？

第十五章　唐文宗李昂：朕还不如汉献帝

文宗李昂是唐朝的第14个皇帝，穆宗李恒的第二个儿子，敬宗李湛的二弟，出生于元和四年（809）十月初十。禁军将领苏佐明和宦官刘克明联手干掉了敬宗，要让敬宗的叔叔绛王李悟上位。

从穆宗敬宗朝开始，不但朝廷中的大臣分成两个集团，宦官集团也开始分化成不同势力，刘克明属于宦官中混得很一般的，没有什么实权，能趁月黑风高干掉皇帝纯属侥幸，再想从其他宦官手中夺权就超出能力范围。

宦官中掌握实权的王守澄等人一看，刘克明这小子竟敢蹬鼻子上脸要夺权，立马发兵将刘克明、苏佐明等人剿杀，和朝中的元老大臣裴度等人一起，拥立当时还是江王的李昂当皇帝。公元826年十二月十二日，李昂正式登基升级为唐文宗。

与整天只想快乐玩耍的父皇和皇兄都不同，文宗非常喜欢读书，还大力推动古文运动，文化素质在唐朝皇帝中是比较高的。还在当王爷的时候，他就喜欢读记载唐太宗治国理政经验的《贞观政要》。即位后，经常和宰相们讨论天宝以后的政治得失，很有当年太宗皇帝的模样。敬宗一个月上两三次朝就不错了，可文宗却是从不缺课，每次上朝的时间都特别长。下朝后也不搞打球看戏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书。即位后，立马削减了三千个宫女编制，把宫里养的走狗宝马、戏子大师全部赶出去。

文宗确实给中晚唐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一股新气象和新希望。但是，他并不具备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才能。登基时他年仅17岁，之前一直长在深宫王府之中，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只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而已。后人评价文宗“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也就是有理想、有情怀，就是没能力、没办法，这就决定了他个人的命运悲剧。

文宗即位初期，在宰相裴度等人的辅佐下，大力整顿干部队伍，平定了横海节度使的叛乱，有效遏制了藩镇势力在穆宗敬宗时期的扩展，收回了部分节度使的任免权。但到大和三年（829）七月以后，

情况就变化了。裴度毕竟年纪大了，干不动了，平安落地要紧，就推荐了浙西观察使李德裕，调回朝廷当兵部侍郎，准备下步提拔为宰相。

新一轮党争由此开始，当时任吏部侍郎的李宗闵怕李德裕拜相，就走了宦官的门路，抢在李德裕之前当上宰相，接着就在九月的时候，把李德裕外放到滑州当节度使。第二年正月，李宗闵又举荐当时任武昌节度使的牛僧孺入朝当宰相。牛党一时炙手可热，牛僧孺李宗闵把李德裕派系的人全部赶出朝廷，连举荐李德裕的裴度也被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开创了一派上台，就对另一派进行大规模清洗的恶劣先例。

李德裕稍后调任西川节度使，大和六年（832）十一月，在西川监军宦官的帮助下，李德裕回朝任兵部尚书，第二年二月拜相。六月，李宗闵被免去宰相职务，李党得势。

但形势瞬息万变，李德裕上台刚二十个月，李宗闵就在大和八年（834）十月复出，再次出任宰相，把李德裕赶到河北沧州当横海节度使。两派斗得如此激烈，一党上台除了清洗对方派系，还要把政策全盘推倒重来。文宗的小心脏都受不了，长叹一声，“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文宗大和年间，朝廷大臣和大内宦官事实上已经连为一体，两党领袖都与宦官头目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大臣要靠宦官保持官位，宦官也要用大臣去办事，两者一拍即合，把文宗给排挤出去。文宗自然不甘心，想来想去，决定拿宦官开刀。

当时朝中的宦官头领是拥立文宗上台的王守澄，文宗刚开始想用为人忠厚，且没有派系色彩的宰相宋申锡去剪除宦官，宋申锡去找京兆尹长安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王璠商量。毕竟要动手，长安最高长官的支持是少不了的。可王璠把宋申锡给卖了，竟然将风透给王守澄，宋申锡被赶出朝廷，文宗撞了个南墙。

此后，文宗学乖了，开始在王守澄身边挖墙脚，起用依附于王守澄的郑注和李训。郑注是个政治投机家，哪边好处多就往哪跑。李训出身名门，是前朝宰相李逢吉的侄子，虽然也是靠宦官起家，但却是

当时对唐朝的命运有着沉重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的少数人之一。

在文宗的支持下，李训、郑注先清除朝廷中的朋党势力，连续将牛李两党的头面人物李德裕、李宗闵等赶出朝廷，避免他们与宦官夹击文宗。接着分化宦官集团，造成王守澄派系内部分裂，最终各个击破，大和九年（835）十月初九，王守澄被一杯毒酒了却性命。稍早前的九月二十一日，杀害宪宗的宦官陈弘志也被文宗派人乱棍打死。文宗对宦官的斗争取得空前胜利。

关键时刻，文宗和李训、郑注君臣三人的急功近利毛病同时发作，要大干快上，试图一举消灭全部宦官势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上朝，大将军韩约奏报皇宫里有棵石榴树夜降甘露，大吉大利可喜可贺。文宗命令宦官头领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带着大小太监去看看是不是真的。

此时韩约已经布置好刀斧手，准备等太监们聚齐就一网打尽。但韩约胆小如鼠，陪着仇士良他们到石榴树下的时候，已经满身大汗，脸色苍白。恰巧一阵风刮过，卷起珠帘，仇士良看见了帘子后的伏兵，立马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马上一路狂奔，把文宗从朝堂上劫持到大内。

至此胜负已定，谁掌握了皇帝，谁就拥有了发令权。仇士良下令神策军见人就杀，长安城血流成河，李训、郑注、韩约全被诛杀。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文宗清除宦官的努力功败垂成，他的全部政治理想都化为泡影。甘露之变后，被李训、郑注赶出朝廷的牛李两党头面人物，纷纷被重新启用，党争再次开始，这次牛党占了上风。文宗没了心气，只能听之任之。

文宗后期，朝廷又出现接班人危机。文宗只有一个儿子李永，在被立为太子后可能觉得将来天下一定是他的，就“颇好游宴，昵近小人”，无所事事吃喝玩乐，整天和一群不三不四的小人混在一起。文宗的宠妃杨贤妃曾在后宫宫斗中，害死了太子生母王德妃，怕有朝一日太子即了大位，找她拉清单，就“日夜毁之”，不分白天黑夜的在文宗耳边吹枕边风，给太子上眼药，非要把李永踹出东宫。

开成三年（838）九月初七，文宗召开朝廷高级官员会议，要废

掉太子。众臣反对，狄仁杰后人、大臣狄兼谟“论之尤切，至于涕泣”，痛哭流涕的劝文宗，太子还小，缺少辅导，只要加以教导，定能改过变好。而且太子是国本，“今天下之本也，本不可摇”，接班人一废，定会引起政治动荡。加之太子是独子，父子亲情血脉相连，今日废之，保不齐明天就会“有望思之恨”。“望思”的典故即西汉武帝刘彻在“巫蛊之祸”中冤杀太子刘据后，幡然悔悟，在刘据自杀之地湖县（今天河南省灵宝市一带）修建了一座归来望思之台，望而思之，想让儿子的灵魂得到安息。

狄兼谟维护接班人制度稳定的政治立场，和当年狄仁杰竭力维护李家子孙接班人地位的政治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劝文宗的那几句话，可谓面面俱到，情真意切，从东宫教育、政治稳定、父子情深三个层面说明了不能贸然废太子的道理。一言以蔽之，就是废了太子，朝局会动荡，文宗会后悔。可惜文宗听不进去，加上太子“犹不悛”，继续我行我素，为非作恶，实非人君之相。一个月后即十月初七，太子在宫里“暴薨”，非正常死 亡。

狄兼谟竭力保护不称职的接班人太子李永，主要是从维护朝廷政治稳定大局出发。因为文宗就这么一个儿子，李永的太子地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一旦废掉，只能从其他皇族成员中挑选接班人。大家都是李唐子孙，地位平等，都有接班的资格，势必引发新一轮争夺接班人的政治斗争，朝中又是你死我活，乌烟瘴气。

果不其然，李永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年后，开成四年（839）十月十八日，文宗立哥哥敬宗的儿子陈王李成美为皇太子。十月十九日，文宗在宫里看杂技，见到有个父亲因儿子表演高空行走而紧张得满头大汗。此情此景，文宗不由得想起独子李永，“泫然流涕”，流下悔恨的泪水，“朕贵为天子，不能全一子”，人家平头百姓都如此疼爱儿子，我大唐天子竟不能保全唯一的儿子。此事过后，龙体本就欠安的文宗又因思念李永“感伤”过度而病情加重。

文宗在政治上的失败，除了他个人原因外，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从宪宗被杀开始，唐朝皇帝已经丧失了驾驭政局的能力，完全成了朝臣和宦官之间妥协的产物，只有依托这两大势力才能有一点点政治上的发言权。皇帝完全成了一个摆设，没有他，天下照常转，甚至

连皇帝的生死也操纵在宦官手里。

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文宗没有政治能力，就算他是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灵魂集体附体，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无法挽回大唐不可逆转的衰落。如果文宗能像父皇穆宗和皇兄敬宗那样昏庸，他还能活得快乐一些，可惜他不是那样的人，他非常重视青史留名，不想做一个平庸的帝王。既然历史的风口浪尖把他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他不能白在御座上坐这一回。

所有努力都失败后，文宗郁郁寡欢，每当与大臣谈起天下大事，感觉国事无法挽回，就泪流满面，长吁短叹。回到宫里，或是凭栏眺望，把栏杆拍遍，或是独自徘徊，自言自语。无可奈何花落去，大唐似曾相识的盛世繁华无法再归来，他只能借酒消愁。但喝酒也是偶尔，他放不下，不甘心，不能让自己有一分一秒的放松，可终究只能如此。

开成四年（839）十二月二十七日，文宗和学士周墀煮酒谈历史，问周墀“朕可方前代何主”，你说说后世会给朕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评价，把朕和前朝那些皇帝相提并论。周墀恭维文宗，“陛下尧、舜之主也”，陛下您的功业足可比肩尧舜。读书多的文宗很有自知之明，“朕岂敢比尧、舜！所以问卿者，何如周赧、汉献耳”，尧舜朕是比不上的，要比也只能是和周赧王、汉献帝半斤八两。

周墀赶紧下跪，“彼亡国之主，岂可比圣德！”周赧王是东周最后一个国君，汉献帝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那两位爷可是亡国之君，怎能比得上陛下您的文成武就，咱们大唐还没有要亡呢，还轮不到您给大唐送终。周墀此语意在宽慰文宗，可文宗却更加痛苦，“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当年周赧王、汉献帝是被秦国、曹操等权臣强国控制，朕今天却是被太监家奴胁制。要这么论，朕还不如周赧王、汉献帝。说完，文宗“泣下沾襟”，周墀“伏地流涕”，君臣抱头痛哭。

说完，文宗“自是不复视朝”，从此再也不上早朝。不是他想撂挑子，而是真的累了，心力交瘁，身体彻底垮了。这次君臣谈话七八天后，他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开成五年（840）正月初二，一向和文宗不对付的以仇士良为首的宦官集团发动政变，矫诏改立文宗弟弟李瀍（后改名为李炎，为行文方便，下文均称李炎）为皇太弟。正月初四，文宗这个唐朝最具悲剧色彩的皇帝病逝。正月初六，仇士良诛杀杨贤妃和太子李成美。仇士良恨文宗恨到了极致，竟然直到文宗去世十一天后，才于正月十四，让其遗体入棺大殓。

文宗驾崩时，年仅33岁，在位15年。接下来就看弟弟武宗如何重整江山待后人了。

第十六章　唐武宗李炎：朕最不佛系

唐武宗李炎，是唐朝的第15个皇帝，是唐穆宗李恒的第5个儿子，唐文宗李昂的五弟，出生于元和九年（815）六月十二日。和哥哥文宗一样，武宗本来也没机会继承皇位，是被宦官给抬上去的。文宗只有一个儿子李永，早就被立为太子，却毁在了文宗宠妃杨妃身上。杨妃先是把李永的母亲害死，然后整天劝文宗废太子。

开成三年（838）十月初七，李永突然不明不白地死亡。第二年十月，文宗立敬宗的儿子陈王李成美为太子。但掌握兵权的宦官仇士良、鱼弘志考虑到李成美不是他们选的，不一定听话。就在公元840年正月初二文宗病重时，假传圣旨，立李炎为皇太弟，当天夜里就派兵把李炎接进宫中。两天后，文宗驾崩。正月十四，李炎登基升级为武宗皇帝。

武宗的性格和哥哥敬宗、文宗都不同，他身材高大，性情豪迈，要聪明实在得多。年轻时信仰道教，整天和一群道士打得火热。他通过这些道士，对社会现实也多有了解。文宗整天忧心忡忡，放不开，不会玩，武宗却是经常打猎斗狗看戏，但和敬宗不同，武宗没有玩物丧志，没有让娱乐活动耽误朝廷政事。他书没有文宗读得多，但更懂得用人，更会办事。

武宗刚上位时，大权被仇士良、鱼弘志把持。武宗要摆脱被动局面，必须从前朝打开缺口，而此时是和仇士良关系密切的牛党人物在控制朝政。在此情况下，武宗大胆启用了李党李德裕，将他从地方上调回，担任宰相，入朝辅政。在武宗的支持下，李党人物纷纷上台，牛党大佬都被挤出朝廷。

年少便知为相之道的李德裕，成年后顺理成章拜相。李德裕很能干，武宗也保持了对李德裕的绝对信任，对李德裕几乎所有的主张都表示赞同，让他放手去干。君臣二人齐心协力，使唐朝安然度过会昌年间内忧外患的险关，史称“会昌中兴”，李德裕也因此誉为万古良相。

武宗初年最大的外患，来自关系最好的传统盟友回鹘。不是双方闹翻脸，而是回鹘内讧，最终土崩瓦解，分裂成几支势力，难民一部分往西走去了新疆，大部分则往南越过戈壁沙漠，来到唐朝的边境。

唐朝此时虚弱得像一头肥牛，分崩离析的回鹘像一群饿狼，稍微处置不当，极有可能重新上演西晋时期的五胡乱华。武宗和李德裕胡萝卜大棒并用，先用怀柔之策稳住回鹘部落，好吃好喝地招待着，就是不让他们踏进唐朝国境线一步。接着挥舞大棒，调集军队，在回鹘提出向唐朝借几块地盘安身并先动手的时候，毅然果断地出兵反击，大破回鹘，斩首一万俘虏两万，从此回鹘不足为患。

外患是回鹘，内忧是藩镇。穆宗河朔再叛之后，朝廷对收复河北三镇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只求守住其他地方。但经过穆宗敬宗的瞎折腾，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西部的昭义镇也想尝尝独立的滋味，开始反叛朝廷。武宗和李德裕坚决镇压，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昭义镇平定，重新收归朝廷。

武宗是被宦官扶上台的，他清楚地知道，宦官能立他也能废他，所以即位后就小心翼翼地限制缩小宦官权力。选了两个胆小怕事、老实巴交的宦官来当枢密使，尽量减少他们对朝政的干预。最终在李德裕的帮助下，会昌三年（843）六月十六日把仇士良这个大太监给赶出朝廷，没几个月仇士良就一命呜呼。

在位期间，武宗还发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唐朝的皇帝虽然姓李，把老祖宗老子李耳的道教奉为国教，但也比较热衷佛法无边，对佛教也很抬举。毕竟意识形态这玩意，还是兼容并包比较好，不管您是什么分子，总有一款适合您。

但武宗偏偏是唐朝最不佛系的皇帝。从即位开始，武宗就开始拆寺庙。会昌五年（845）七月，灭佛运动进入高潮，武宗下诏将全国寺庙关停并转，长安洛阳各保留四座寺庙，一座庙30个和尚。地方上一个州县保留一个，大庙20个和尚，中庙10个，小庙5个，其他寺庙全部限期拆除，和尚尼姑还俗，铁制的佛像烧毁炼铁打农具，铜制的回炉铸成钱币。

武宗灭佛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这一时期的佛教寺院已经不

再是青灯黄卷，木鱼声声，而是变身大财团、大庄园，侵占了大量劳动力和土地，和政府争夺人口税源，极大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经过武宗灭佛，全国拆掉大小寺庙44600多所，没收良田几千万亩，26万多和尚尼姑还俗，寺庙的15万奴婢回到朝廷手中。政府的腰包一下子鼓起来。

武宗灭佛也和他迷信道教有关。会昌五年（845）九月，他开始服用道士炼的长生不老仙丹。年底感到不舒服，道士告诉他是在脱胎换骨。武宗就没看太医，继续吃仙丹，病情加重。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武宗和哥哥文宗一样在33岁的年龄驾崩，在位7年。

武宗勉强撑住了大唐的危局，继任者能将他的事业发扬光大吗？武宗有五个儿子，哪个能上位登基呢？武宗驾崩了，李德裕还在，他的命运最终如何？牛李两党是哪派笑到最后呢？

第十七章　唐宣宗李忱：回光返照

唐宣宗李忱，是唐朝的第17个皇帝，出生于元和五年（810）六月二十二日，是宪宗李纯的第13个儿子，敬宗、文宗、武宗哥仨的叔叔。这是唐朝皇位继承中一个比较奇怪的意外，皇位经由侄子传到叔叔手中。

李忱因为母亲是宫女出身，地位低下，从小就不招人待见，文宗、武宗经常拿他当猴耍。他由此变得沉默寡言，默默地冷眼旁观世事，也得以对当时朝廷中的各种复杂关系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忍受着别人对他的猜忌打压，却从没有消沉，曾经在江淮一带游历，和禅师吟诗作对。禅师出“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的上联，他对出“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的下联。此语一出，佛光满地，前程似海！

武宗时，宦官的权力虽然有所收缩，但只是在面上而已，他们手里的兵权基本上没受触动。刀把子在手，想让谁当皇帝就让谁上。武宗有五个儿子，但年龄都还小，就一直没立太子。会昌六年（846）三月，武宗病重，宦官决定把武宗的儿子排除在皇位继承人之外，立看上去比较容易控制的李忱为接班人。三月二十日，宦官通过武宗下诏，立李忱为皇太叔。二十三日，武宗驾崩。二十六日，李忱即位升级为唐宣宗。

一旦权在手，宣宗立马一副人君气度，处理朝政井井有条，接人待物应对得当。太监们这才发现看走了眼，这孙子真是太能装了。大臣们自然是拍手称快，山呼万岁，只有李德裕愁容满面。

四月初一，宣宗正式上朝听政，第二天，四月初二就把李德裕赶出朝廷，任荆南节度使。李德裕在武宗朝大权在握，李党处于全盛时期，一个个鸡犬升天。李德裕的政治生命是和武宗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依赖武宗他才能继续执政。武宗虽然留下遗嘱，让李德裕辅政，但武宗一走，茶就凉了，遗嘱自然作废。加上李德裕执政时期，排斥异己，尤其是对牛党人士大加报复，搞得天怒人怨，被大臣们孤立。想

巩固权力的宣宗，趁势把李德裕扳倒，然后一贬再贬，一直流放到海南岛，李党立马树倒猢狲散。八月，宣宗将被武宗李德裕贬为循州司马的牛僧孺提拔为衡州刺史，被流放的李宗闵提拔为郴州司马，其他牛党成员也各有封赏。

牛党似乎要卷土重来，但宣宗提拔牛党只是拨乱反正而已，并不想让牛党掌握朝政，再出现一个李德裕，他想要的是亲手掌握大权。加上没过多久，牛僧孺、李宗闵就去世了，几年后李德裕也老死海南，延续四十多年的牛李党争终于在宣宗手上终结。李德裕虽家世显赫，却致力提拔孤寒学子。唐宣宗即位后，李德裕被贬崖州（今海南省），病逝之时，“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 州”。

宣宗手握大权，但并不打算事必躬亲。列祖列宗里，他最欣赏的是唐太宗和父亲唐宪宗。他认真实践了唐太宗的治国手段，充分发挥宰相的作用，让宰相参与决策，自己保留最后决定权。所以在宣宗朝，宰相们虽然会因为争权夺利而明争暗斗，但在执行宣宗重大决策重要决定上，却是坚决贯彻，这在唐朝中后期是非常难得的。因为欣赏父亲，加上他是以宪宗十三子的身份继承的皇位，宣宗特别喜欢重用宪宗朝贤臣的后裔，并把他们作为自己执政的班底。

在发现人才尤其是优秀地方官上，唐宣宗很有一套。大中八年（854），唐宣宗外出打猎，路上遇到一个砍柴的樵夫，就聊了起来，算是深入基层来了次小调研。

唐宣宗问樵夫，是哪里人啊？樵夫回道，是泾阳县（今天陕西省泾阳县一带）人。问问家里几口人几亩地几头牛后，唐宣宗问你们县的县令是谁？樵夫回答，我们的父母官是李行言。

唐宣宗又问：李行言在你们那干得怎么样？樵夫拉开了话匣子：李县令办事讲原则，有底线。有次县里抓住几个强盗，中央禁卫军神策军非说是县里抓错了他们的人，要把强盗带走。你猜我们李县令怎么办？坚决顶住了压力，一个也没让神策军带走，把这些强盗全部依律处死。

唐宣宗听完，默默记住了李行言的名字，回宫后，“帖其名于寝殿之柱”，把李行言的事迹材料贴到寝宫的柱子上。到了这年冬天十

月，吏部发布选人公示，将李行言由泾阳县令（正六品上），直接破格提拔为海州（今天江苏省连云港市一带）刺史（正四品上）。李行言入宫谢恩，唐宣宗又赏赐了他只有三品以上官员才有资格佩戴的金鱼袋和穿着的紫色官服。

唐宣宗问李行言：爱卿你知道你为什么会直接从县令提拔为刺史，朕还要赐你三品官的服饰待遇吗？李行言哪能知道，老老实实回答，“不知”。唐宣宗让身边侍从取下寝宫柱子上的李行言事迹材料给他看，李行言这才知道皇帝圣明烛照，不会辜负优秀县令的政绩。

又有一次，唐宣宗还是外出到渭水边上打猎，有十来个父老乡亲在寺庙前焚香祷告。唐宣宗赶紧带人上前查问，别是在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要聚众闹事还是干嘛。

唐宣宗问，你们这些人都是哪里的，来这干什么？父老回答，我们都是醴泉县（今天陕西省礼泉县一带，县令为正六品上）的百姓，父母官李君奭在醴泉干得不错，全心全意为我们醴泉百姓谋幸福。现在他任期到了，马上就要离职，我们就到州府请愿，请州里让李君奭在醴泉留任。听说这个寺庙很灵验，我们就来烧香祈祷，想着能心诚则灵，州府能答应我们的请求。希望佛祖能成全我们的心愿，让李君奭继续为我们服务。

唐宣宗了解事情原委后，就去继续打猎。等到大中九年（855）二月，怀州刺史出缺。按照唐代正常的用人制度，应该由宰相集体商议讨论人选，然后提交给皇帝批准。但这次唐宣宗不等宰相提名，就直接指示要用李君奭为怀州刺史（正四品上）。

诏书一出，宰相们都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等到李君奭入宫进行任前谈话，唐宣宗向他道出事情原委，宰相们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原来如此。估计当初唐宣宗和醴泉父老对话完毕，就已经在心里默念小九九，决不能让李君奭这样的好官继续留在醴泉，要让他在更高的平台上，为更大范围内的百姓服务。

因为能知人善任，加上对宰相充分放权，所以宣宗朝被认为有贞观遗风，宣宗也被称为“小太宗”。

宣宗时期，边境上也比较太平。一直对唐朝形成巨大威胁的吐

蕃，因为内部斗争搞得四分五裂，走上了不可逆转的下坡路。大中三年（849）二月，唐朝出兵收复宁夏甘肃的七座关城，宣宗在长安接见了沦为亡国奴多年的河陇百姓代表，让他们脱去胡服，剪掉辫子，穿上汉服。十月，唐朝又收复四川维州和扶州。从唐高宗开始，困扰唐朝一百八十年的西南边境吐蕃威胁，就此解除。

在吐蕃衰落的大背景下，甘肃河西走廊沦陷区的汉人反抗斗争也日渐高涨。从大中二年（848）开始，吐蕃任命的沙州刺史汉人张议潮联合当地的豪强起兵，驱逐吐蕃，恢复中华。收复沙州、瓜州后，张议潮立马派人向宣宗报告。由于和唐朝还隔着吐蕃控制的凉州，张议潮怕报告送不到长安，特地派了十队人马分头行动，其中两队到达内蒙包头的天德军，第二年正月报告送到长安。宣宗随即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

大中四五年间，张议潮又收复了兰州、甘州等地，派老哥将河西十一州地图送到长安。大中五年（851）十一月，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河西节度使。沦陷百余年的河西走廊就此回归大唐，丝绸之路经济带再次被打通。

其他民族方面，回鹘也彻底衰落，不再对唐朝构成挑战。党项虽然在崛起，但力量还很弱小，只对唐朝有过几次小规模的骚扰行动，很快被唐军击败。党项的威胁要在北宋的时候才能充分显现，那就不是唐朝关心的事了。在和吐蕃、回鹘等周边民族政权的比烂游戏中，唐朝终于彻底打爆或者说是耗死对手，取得胜利。

这一时期唐朝内部也比较稳定，平素桀骜不驯的藩镇变得乖起来，不主动去找朝廷的麻烦，朝廷也懒得去管他们，宣宗时期极少见到中央砍藩镇和藩镇互砍的战争。宣宗腾出手来，想收拾宦官，首先是切断宦官和朝中大臣的联系，避免他们联手对付自己。其次是想利用对朝臣的掌控，发动朝臣斗太监。他曾和宰相令狐綯商量将宦官斩尽杀绝，令狐綯怕动作太大反而不好下手，就上了个密折，出了个主意：依法治宦，用法律手段解决宦官问题，宦官犯了罪坚决惩罚绝不宽恕，宦官年龄大退休后直接撤销编制，不再招新人，这样只出不进，时间长了宦官就没了。且不说这个主意可行性有多大，关键是令狐綯的密奏竟然被宦官发现，从此宦官集团和朝中大臣势同水火，宣

宗想解决宦官问题的打算也不了了之。

宣宗清楚地知道，掌握了刀把子的太监，也掌握了皇帝的废立权。他只能在不触动宦官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辗转腾挪，苦撑天下。做不掉宫里的死太监，宣宗的壮志雄心也就慢慢消失了。他也不想选接班人，说如果立了太子，自己就成了闲人。谁提立太子他就罢谁的官，直到去世都没有明确太子。

宣宗晚年，也迷上了长生不老，到处去找道士炼仙丹。大中十三年（859）八月初，宣宗吃了道士的丹药，毒性发作，背上生疮溃烂而死，享年50岁，在位14年。

宣宗一朝，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国防安全，被称为大中之治，勉强算得上是中兴局面。但这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吐蕃、回鹘衰落，是他们自己作的；河西走廊回归，是张议潮的功劳，唐朝属于坐享其成；藩镇不找茬，完全是他们之间互相牵制，加上中央怕事不干涉的结果，实际上根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大唐社会矛盾在激化，宣宗只治标不治本，天下太平的表面之下，社会动荡的火山在积聚能量。这一切，只能让儿子懿宗李漼去背锅了。

第十八章　唐懿宗李漼：见光死

唐懿宗李漼，是唐朝的第19个皇帝，唐宣宗的长子，出生于大和七年（833）十一月十四日。作为皇长子，李漼本来是板上钉钉的接班人。可父皇不喜欢他，让他一个人住在皇宫外面的十六宅，而其他儿子都和老爹住在宫里。

宣宗最喜欢的，是老三李夔，就托孤给几个心腹宦官，让他们拥护李夔上位，但掌握刀把子的宦官左神策军中尉王宗实不干。宣宗刚咽气，王宗实就带兵闯进宫里，用宣宗的名义立李漼为皇太子。宣宗一直想避免宦官干预皇帝废立，结果自己和儿子都是宦官给扶上马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玩笑。

公元859年八月十三日，李漼即位登基升级为唐懿宗。从文宗开始，连续三个皇帝都是宦官立的。到懿宗时，宦官已经尾大不掉，不但掌握了皇帝，还对朝政进行干预和渗透。双方矛盾更加激烈，权力斗争愈演愈烈。官僚们的生活也更加荒淫无度，奢靡之风大行其道，宫里光为懿宗唱戏的戏子就有五百多人。懿宗喜欢到处游玩观光，每个月至少要出去十来次，每次出去前呼后拥十来万人，花费不计其数。

咸通十年（869）正月初九，懿宗最宠爱的同昌公主出嫁，光嫁妆就花了500万缗钱，一缗就是一千文，婚礼奢华超过之前唐朝任何一个公主。一年后，同昌公主去世。咸通十二年（871）正月初九，公主下葬，每种陪葬品都有120车，光做地毯就用了800匹布。官僚们在歌舞升平，大唐王朝已经是山雨欲来，风雨飘摇。

从宣宗后期开始，因为无法撼动以朝廷大臣为代表的官僚地主阶层利益，唐朝开始把农民作为搜刮的主要对象，税收和徭役负担都落到了农民头上。农民为躲避苛捐杂税，纷纷逃亡。官府为完成并超额完成税收任务，以便创造政绩快速升迁，就把逃亡农民要交的税，摊派到日子勉强过得去还没逃亡的农民身上，结果农民越跑越多，形成恶性循环。这种情况在江南尤其严重，因为北方到处是藩镇，朝廷搞

不动。只有江南还算听话，是朝廷的势力范围。

江南的经济重心浙东受到的压榨最狠，受苦人最多。而浙东又是唐朝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只有不到三百兵马。矛盾就从这里爆发。懿宗刚上位，当年十二月，浙东裘甫发动了农民起义，很快攻占象山，占领剡县，建立根据地，江南大批逃亡农民加入起义军队伍。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即天下兵马大元帅，一时威震中原。

东南动荡，好在懿宗用人得当，派王式任浙东观察使。王式釜底抽薪，对症下药，打开粮仓赈济百姓，缓和了社会矛盾，从根本上削弱了起义军的群众基础。又把之前被唐朝安置在江南的部分回鹘、吐蕃移民组织起来，建立骑兵队伍，对付起义军。起用当地地主子弟参军做向导当带路党，集中优势兵力把起义军包围，最终在第二年即咸通元年（860）六月十二日，将起义军包围在剡县。二十一日晚上，裘甫投降，历时半年多的起义这才被镇压下去。裘甫送到长安后，八月被斩首示众。

镇压完浙东农民起义，徐州节度使麾下的兵马又发生哗变，又是王式出马才弹压下去。朝廷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江淮一带尤其是徐州地区不太和谐，维稳形势严重，百姓不好惹，逼急了给你玩命。恰巧这时唐朝南部边疆形势紧张起来，位于今天云南的南诏屡屡犯边，四次打进四川，唐朝费了好大力气才把南诏赶过大渡河收复失地。这种情况下，朝廷想出一个“两全之策”。请注意，“两全之策”这四个字是要加引号的，这是个什么政策呢，就是调徐州的百姓到南边当兵打南诏。一方面徐州人能打，战斗力不错，解决了对南诏开战的兵源问题；一方面把彪悍的徐州人调走，消除当地不稳定因素，还可以用战争慢慢的把徐州百姓消耗殆尽。可谓一石二鸟，一举两得。

朝廷的理想很丰满，历史的现实更骨感。从徐州招募的2000名军人中，有800人分配到桂林当兵。本来朝廷许诺的是三年期满就把他们调回，可六年了还是不让回家，而且还要再延长一年。这下徐州子弟彻底炸了锅，咸通九年（868）在庞勋的带领下发动起义，决定不要朝廷的车票，自主走路回家。

起义军一路北上，占领徐州。当时淮北发大水，大量灾民加入队

伍，起义军发展到20万人，截断了从江淮到长安的航运线。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财政主要依靠江南，江南的钱粮北运，主要就靠这条航运线。为重新接上生命线，朝廷采用剿抚并用的招数。先抚，让庞勋幻想着可以当个节度使割据一方。然后调集各路大军，借沙陀、契丹等外族骑兵，一起去砍汉族农民同胞，终于在咸通十年（869）十月，将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的庞勋起义镇压下去，庞勋最终死在沙陀骑兵手里。庞勋掀开了唐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序幕，所以《新唐书》有“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评价，唐朝亡在黄巢手里，但导火索却是庞勋在桂林的怒吼。

面对无法预知的未来，懿宗祈求佛祖的保佑。咸通十四年（873）三月二十九日，懿宗要像爷爷宪宗一样，去法门寺恭迎佛骨。有大臣劝他：皇上，你还记得您爷爷吗，他去法门寺接佛骨，没多久就崩了，你也要有样学样吗？懿宗说“朕生得见之，死亦何恨？”朕只要看佛骨一眼，死了都值，见光死都不怕。

皇帝是金口玉言，说了的话是不能反悔的。佛祖决定满足他这个愿望。四月初八，佛骨到达长安，懿宗看了好多眼，佛光普照沐浴了全身。三个月后，七月十六日，懿宗病重。三天后，七月初九就驾崩了，享年41岁，在位15年，最终得了个佛光见光死的结局。

懿宗走了，留下如履薄冰的大唐。面对即将到来的大乱，唐朝的皇帝们，如何应对呢？是爱怎怎样还是力挽狂澜；那些操纵大唐皇帝废立的死太监们，最终命运如何呢？

第十九章　唐僖宗李儇：大厦将倾

唐僖宗李儇，是唐朝的第19个皇帝，是懿宗的第五个儿子，出生于咸通三年（862）五月初八。咸通十四年（873）七月十六日，懿宗病重，宦官们想立一个年龄小的皇子接班，方便控制，就杀了懿宗的大儿子，七月十八日通过懿宗下诏立李儇为皇太子。十九日，懿宗驾崩，当天李儇就即位升级为僖宗皇帝。

僖宗登基时，只有12岁，手里却握着一个病入膏肓亟待挽救的大唐。既然重病缠身无法挽回，那就爱咋咋滴，随他去吧，朕抓紧这最后的时光及时行乐，整天在宫里斗鸡打球听戏。

僖宗自认为球技还行，有次对一个戏子说：如果科举考试设一个打球科目，朕一定能中进士。那个戏子还算有点良心，就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对僖宗说：如果要是尧舜当皇帝，就会任用大禹当礼部尚书主持科举考试，那样陛下您可能就名落孙山了。这句话是在劝僖宗，稍微收敛一点吧，还是国事重要。皇帝您好好干，也做个尧舜禹汤那样的好皇帝。僖宗听后，嘻嘻一笑，根本不放在心上。

僖宗不理朝政，宦官们经过权力斗争，大权逐渐落到田令孜手上。田令孜本是宫里的一个小太监，可点踩得正，跟对了人，从僖宗小时候就开始伺候。僖宗即位后，将田令孜提拔为神策军中尉，放手让他操纵朝政，甚至尊称他为“阿父”。

僖宗刚即位，全国就是灾荒不断，朝廷不但不救灾，反而大幅度增加农民负担，以便挥霍享乐。僖宗的手很大，钱不够花，田令孜建议他公开抢劫，把长安东西两市做买卖的商人的钱财，全部强制征收到国库，谁敢告状，立马乱棍打死。既然官逼民反，那百姓就不得不反，为了活路，只能革命。

乾符元年（874），王仙芝率领农民在河南长垣发动起义，第二年乾符二年（875）五六月间，连续攻占山东濮州和曹州，山东人黄巢也在菏泽聚众响应。

这次起义和以前不一样，底层知识分子开始大规模加入起义队

伍。以前朝廷牛李党争的时候，为了显示各自派系的开放性，还能在科举考试中录取几个寒门子弟点缀一下。宣宗朝牛李党争平息后，朝廷的官僚地主开始团结一致地压制下层知识分子，科举考试录取名额全部被权贵子弟把持，连装模作样都省去了。黄巢就是这样一个落第秀才，几次进科场都没有被录取，愤而留下一首诗扬长而去：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他不再祈求朝廷的施舍，自己要开创一个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农民兄弟的力量结合起来，将让天地为之变色。

王仙芝、黄巢在山东会师后，转战河南，黄河流域震动。朝廷先诱降王仙芝，虽然没有成功，但却引起起义军分裂，黄巢、王仙芝分手。乾符五年（878）二月，王仙芝在黄梅战役中牺牲，大将尚让带领剩下兄弟到河南与黄巢会和。起义军回到山东经过休整后，想西进洛阳，被朝廷堵了回去，就南下江南，迅速渡过长江，攻克广州。然后在乾符六年（879）十月北伐，一路上农民纷纷入伙，队伍发展到六十多万。广明元年（880）九月渡过淮河，十一月十七日攻克洛阳，十二月初二攻占潼关，初五打进长安。长安城终于“满城尽带黄金甲”。

长安失陷当天夜里，僖宗在田令孜带领的五百神策军保护下，逃出长安，和祖宗唐玄宗一样，向四川跑去，第二年广明二年（881）正月二十八日，到达成都，总算歇一口气。之后朝廷调集各路人马围攻长安，诱使起义军大将朱温也就是后来的朱全忠反水，又招来沙陀贵族李克用的4万骑兵，终于在中和三年（883）四月收复长安。六月，黄巢在狼虎谷悲壮自杀。中和五年（885）三月十二日，在成都躲了四年多的僖宗回到长安。

黄巢起义虽然平息，但天下已经是换了人间。以李克用为代表的军阀，和以朱全忠为代表的起义军叛将，迅速成长为新的割据势力。尤其是李克用的崛起，标志着沙陀力量开始在中原站住脚。后来的五代十国，北方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中，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这无异于又一次外族入侵。

回到长安后，朝廷收不上来税，没有钱花，田令孜就想把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盐业专卖权收归中央。王重荣当然不干，田令孜就去

砍。王重荣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乘机起兵进逼长安。

中和五年（885）十二月二十五日，刚回到长安九个月的僖宗，又一次出逃，先到凤翔，后到宝鸡，最终在汉中落脚。中间经历一系列狗血兵变，历经磨难，过了两年多，才在文德元年（888）二月二十一日回到长安。

僖宗回到长安后一病不起，三月初六驾崩，年仅27岁，在位15年。僖宗的儿子还小，只能让弟弟昭宗李晔再为大唐续几年命。

第二十章　唐昭宗李晔：有心杀贼

唐昭宗李晔，是唐朝的第20个皇帝，唐懿宗第七子，僖宗的同母弟弟，出生于咸通八年（867）二月二十二日。公元888年三月初五，僖宗病重，宦官杨复恭等人决定选择李晔当接班人，通过僖宗下诏立李晔为皇太弟。初六僖宗晏驾，李晔登基升级为唐昭宗。

昭宗和皇兄僖宗关系很好，感情很深。僖宗逃跑路上，李晔一直在身边伺候，手中还握有部分禁军保护着僖宗。即位之初，22岁的昭宗年轻气盛，想扭转乾坤，重振朝纲，削平藩镇，再度实现大唐复兴。他深知刀把子的力量，在长安大量招募军队，组织了一支十万人的武装，以为可以凭此荡平天下。

大顺元年（890），昭宗不顾实际决定动手削藩，先去砍李克用。昭宗认为去剁李克用这个沙陀人，会得到内地汉族节度使藩镇的支持，所以他志在必得，结果其他人只在那看热闹，昭宗被李克用打得满地找牙，只得罢兵。

李克用打不动，昭宗又要夺宦官杨复恭的兵权。杨复恭不但不交权，反而和侄子山西南道节度使杨守亮一起发动叛乱，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趁着平叛控制了朝廷，还要求扩大地盘。昭宗不允许，又要收拾李茂贞，结果被李茂贞一顿狂揍，从此彻底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成为任凭藩镇摆布的傀儡。

乾宁二年（895）五月，李茂贞、邠州节度使王行瑜、华州刺史韩建因为朝廷不满足他们升官和抢地盘的要求，带兵进京恐吓昭宗。李茂贞想劫持昭宗到凤翔，王行瑜要抢昭宗去邠州，两人相持不下。

七月初六，昭宗跑路到终南山，长安十多万百姓跟着皇帝一起跑，由于天热，三分之一的百姓中暑而死。幸亏李克用不计前嫌勤王救驾，昭宗才返回长安。李克用立有大功，昭宗怕他不好制约，就把他给赶了回去，还幻想用李茂贞牵制李克用，拒绝了李克用讨伐李茂贞的请求。自作孽，不可活。第二年乾宁三年（896）七月，李茂贞又来逼宫，昭宗只有跑路。七月十四日到达陕西富平，十五日又被韩

建给忽悠到华州。

昭宗左勾拳右勾拳，不但没有任何成效，反而惹出了一波又一波的乱子。为了保全大唐，昭宗使出了大杀器，让自己的兄弟儿子们掌握兵权，出使四方结交藩镇，想通过皇室亲王控制天下。

昭宗这点小心思岂能瞒过那些比猴还精的宦官大臣节度使，刚有动作就被他们给怼了回去。更严重的后果是，此举给诸王带来灭顶之灾。

乾宁四年（897）正月初八，韩建要求解除诸王的兵权，昭宗不同意，但被迫遣散了好不容易招募的两万多近卫军。就这样，昭宗还想御驾亲征去砍李茂贞报仇，被宰相们好不容易劝住。此时他好比掉进沼泽中，越挣扎陷得越深。韩建再次要求罢免诸王兵权，昭宗还是不听。韩建就勾结宦官刘季述假传圣旨，带兵将昭宗身边的11个儿子全部杀死。昭宗彻底绝望了，从此沉溺于酒色之中，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几回月当头。

光化元年（898）八月二十五日，流亡将近三年的昭宗回到长安。光华三年（900）十一月初五，昭宗出去打猎，回来后喝得大醉，发酒疯亲手砍死了几个宦官和宫女。刘季述怕了，以为昭宗下个就要砍他，在初六发动政变，把昭宗赶下台关起来，立太子李裕当皇帝。直到第二年正月，宰相崔胤发兵诛杀刘季述，昭宗这才复位。

之后，朱全忠和李茂贞的矛盾尖锐起来，两人都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宰相们结交朱全忠，宦官们结交李茂贞，互相斗得你死我活。天复元年（901）十一月十四日，李茂贞将昭宗抓到凤翔。天复二年（902）六月十三日，朱全忠带七万人围攻凤翔抢皇帝。

凤翔城被围了几个月，到冬天弹尽粮绝，开始人吃人，一斤人肉卖100钱，狗肉却卖到500钱，乱世之中，人命比狗命还不值钱。昭宗都把衣服拿到街上去卖了换粮食，然后自己在宫里用磨磨粮食做饭吃。重兵围困之下，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

天复三年（903）正月二十七，朱全忠挟持昭宗返回长安。因宦官们勾结李茂贞对付朱全忠，到达长安的第二天，正月二十八，朱全忠把宫里的几百个宦官全部杀死，接着发令让各地节度使诛杀监军宦

官。玩惯了刀把子的宦官集团，这回总算尝到了刀把子的酸爽滋味。至此，宦官专权的局面彻底结束，朱全忠的权力也开始走上巅峰。

天佑元年（904）正月二十一，朱全忠要求将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洛阳，昭宗被迫同意。二十八走到陕西华县的时候，沿途百姓见到昭宗，高呼万岁。昭宗泪流满面，告诉百姓不要再喊万岁，朕已经没法再当你们的皇帝。然后对身边的大臣说，这一去，可能就真的回不来了。君臣相对痛哭流涕。昭宗知道，大唐气数已尽，任谁也挽不住这欲坠的夕阳，东逝的大江。

闰四月十一日，昭宗到达洛阳，人生也走到了尽头。朱全忠此时已经初步统一了黄河流域，改朝换代是早晚的事，昭宗在手上成了累赘，万一被李克用他们利用，就成了无法控制的威胁。

八月十一日，朱全忠派人把38岁的昭宗砍死。昭宗在位17年有心杀贼，垂死挣扎，终究回天无力，只有让儿子李柷送大唐最后一程。

第二十一章　唐哀帝李柷：大唐走好

唐哀帝李柷，是唐朝的第21个、也是最后一个皇帝，是昭宗的第九个儿子，出生于景福元年（892）九月初三。天复三年（903）二月，昭宗曾让李柷挂了个全国武装部队大元帅的头衔，朱全忠任副元帅。李柷由此和朱全忠有了致命的人生交集。

天佑元年（904）八月十一日，昭宗被朱全忠杀害。十二日，朱全忠假传遗诏，立李柷为皇太子。八月十五日，13岁的李柷登基，唯一的历史使命就是把江山让给朱全忠。

为加紧改朝换代，朱全忠大肆清洗朝中的反对力量，于天佑二年（905）六月初一，将30多个大唐忠臣全部处死，扔进黄河。大唐王朝彻底被打断脊梁骨，整个朝廷完全被朱全忠控制。

天佑三年（906）朱全忠去幽州、沧州抢地盘，结果不但没拿下，反倒被李克用夺走了潞州。脸面上挂不住，就加快了篡朝夺权的步伐，想用称帝来提高威望。

天佑四年（907）三月二十七日，李柷将皇位禅让给朱全忠。大唐王朝走完跌宕起伏的一生，289年的大唐荣耀就此落下帷幕。第二年公元908年二月二十二日，17岁的李柷被朱全忠派人用一杯毒酒了却性命。他用生命送了大唐最后一程。